

拾穗

第一八四期
五十四年八月號



訪問非洲九十高齡的史維哲醫生

目錄



184期

五十四年八月號

文 粹

- ✓ 訪問非洲九十高齡的史維哲醫生.....1
- ✓ 海底探寶記.....15
- 從你身體裡的一粒炭原子說起.....28
- ✓ 美國歷史上位最偉大的黑種女人——蘇絲娜屈羅絲.....33
- ✓ 太空人訓練記.....42
- ✓ 數學遊戲.....53
- ✓ 最遲鈍的動物——蝸牛.....56
- ✓ 世界最大的賭場老闊.....62
- ✓ 刪掉萬里(四).....69
- ✓ 科學小說和科學事實.....96
- ✓ 飛碟是否存在?.....102
- 談談今日的抗生素.....112
- ✓ 科學會為我們發現一種安全香煙嗎?.....121

音 樂

- ✓ 樂器的故事(十八).....126

小 說

- ✓ 雨夜.....140
- ✓ 死亡.....147
- ✓ 死亡的追蹤(下).....153
- ✓ 義士魂(六).....175

拾 穗 專 欄

- 科學新知.....198
- 體壇拾零.....204
- 環球企業.....209

上柴油引擎最佳的潤滑油



WORLD'S BEST DIESEL ENGINE LUBRICATING OIL.

德士古石油產品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延長機械壽命

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ASIA)LIMITED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十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〇·五三七二七

訪問非洲

九十高齡的

史維哲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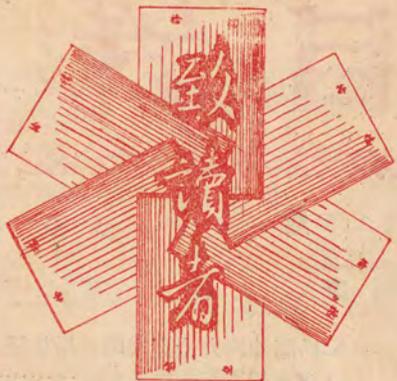
Hugh Moffett 原著
文 淵 譯

在史維哲醫生九十大壽前一晚，離開他的醫院不遠樹林的路上發生了慘重的車禍，重傷者立即被送往醫院裡的外科室去急救，五十多年以前，史醫生剛到加旁（Gaoan），那時受傷的人總是些被鱈魚咬到的，被河馬咬了的，或是給大蟒壓傷的，如今，傷人的已經不是野獸，而是機器了。然而土著們却仍舊和以前一樣的信賴這個「偉大的白人」和在他周圍的醫生護士，相信他們能創造奇蹟，車禍後有人跑回現

奇才史維哲

史維哲醫生 Dr. Albert Schweitzer
出生於一八七五年一月十四日的亞爾薩斯。他是一位博學多才之士，一身而兼音樂家，宗教家，哲學家，但正當他聲譽日隆，前程如錦之際，他拋却以往三十載的學業與成就，轉向醫學，並投身叢莽荆棘的非洲，從事濟世活人的仁術。這是二十世紀中最偉大的人物，貢獻自己的一生為人類服務，始終緊逐着人生的兩大目標，求真與愛人，他於一九五三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金。拾穗四十五期第一五三頁曾刊出他的自傳。

編者



在現代的人物中，以真正的基督精神服務於蠻荒瘴癘之區，不計名利，但却獲致盛譽者，當首推史維哲博士。十餘年前，我們曾將節譯的史維哲自傳刊出於拾穗，向讀者們介紹這一位傑出的人物，這一期我們又選擇了這位九十高齡老先生在非洲的近況，向讀者們作一次較詳盡的報導。我們從這一期的封面上可以看到他依然矍鑠如故，他那溫暖的面容似乎可以將人世間的一切戾氣轉變為慈和。我們希望這一位二十世紀的完人能給予人類以更多的人生啓示。

讀者們愛好的幾個拾穗專欄，我們又一加以恢復了，上期的體壇拾零和這一期的環球企業是其中之一。以後假如有適合的材料，我們是準備每期刊出的。

這一期的篇幅超過了預算，但是我們認為多數讀者在暑期中也許有更多的時間來閱讀你愛好的書刊，所以我們還是如數刊出了，拾穗是很少計較成本的。

發行者 張明哲 編輯者 於曉月刊誌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六號 印刷所 高雄校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半年六期三十元 全年十二期五十一元

國外訂閱每期另加郵費新台幣四元

零售價目：台幣六元 美金三角六分 港幣一元五角 日幣一二〇元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2587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購買拾穗譯叢。本社接獲通知後約十天內可以寄達尊址，但務請用正楷書寫姓名地址。如有更改地址，請於每月二十日前函示。



在醫院附近的樹林裡，靜坐
沉思中的史維哲醫生，他在非洲
已服了五十年。

護他的或是反對他的人都經常爲他而開會集宴，有人批評他不懂得應用新醫學技術，指責他的醫院設備過於簡陋，更有人斥責他對土著的态度是全然不瞭解非洲人民的需求，但也有些對他不知道得並不太清楚的人却將他比喻聖賢。

薄海同歡，世人蒙澤

前些時我和攝影家蕭克 (George Silk) 兩人，沒經史醫生的邀約去探訪他，我們被好奇心所驅使，最令人奇怪的是這麼一個遠在叢林密佈的荒蠻異域的人，數十年來竟然一直使舉世矚目。我們來到阿都連 (Adolmanungo) 適逢其時——在遙遠的地方，在史醫生的故土阿爾薩斯裡的人，這時也正要替他祝壽。從藍巴蘭挪 (Lambarene) 村沿奧戈維河 (Ogowe River)，經程十分鐘即可抵達史醫生的小王國——是一排排紅頂白壁的房子，坐落在靠岸的樹林裡，那兒有醫務人員白人三十六位 (包括醫生護士與助理)，約有病患五百人，病者家屬及許許多多的土著工人——包括附近瘋徒置區內的一切隔離病人，阿都連的人口可能有一千至一千五百，實際上沒有正確的統計。

史醫生誕辰的那天早上七時，他的一些來自世界

場去替一個傷者找尋一條撞掉了的腿，找了整晚毫無所獲，他們深信史醫生的人一定能把那條腿縫回到傷者的身上去，他們對史醫生的期望太大了。

是的，整個世界都對史醫生期望很高，而且在好些方面，如音樂、醫學、文學、哲學及傳教的工作上，人們已從他那兒尋獲靈感，他幾乎贏得了所有獎勵濟世救民的榮譽，也受許多書籍的歌功頌德，但現在他已屆日暮之齡時，却遭到了部分人仕的挑剔批評，這些人以挑他的缺點，評他的落伍爲時髦，不論是擁各地的友好與醫院裡的醫生護士們開始聚集在餐廳和那所狹長的小屋中間的庭院裡，這所小屋，史醫生已經在裡邊寢讀了四十個寒暑了。他的狗也都到齊，阿毛那條大黑狗，頸上掛着一條白絲帶，灰斑狗皮魯掛的是紅的，加藍巴那隻小黑，在這好日子裡也掛上條紅絲帶了。

七時三十分，這些人在老醫生的房門前排成兩列，醫生護士們以德文唱阿爾薩斯聖詩：「啊神佑我靈魂」及「祈神與我同在」，葛曼 (Mathilde Kottmann) 餵的鸚鵡，也在迴廊上的鳥欄裡同聲歡唱，葛曼護士已追隨史醫生四十年了。

這老人穿着白襯衫，領上繫着黑色的蝴蝶領結，他慢吞吞的，幾乎有些煩的樣子，從黑暗的房子裡走進喜氣洋洋的生日慶典的場合裡，打從歡呼中的醫生護士群裡，他慢步踱過，他那天藍色的眼睛裡也許有些模糊了，他到餐廳去吃早點，坐在他平常的老位置上，是在靠南邊桌子中央的座位，桌上放着燭台，燭台上插着九枝大蠟燭，燭光搖曳，他的禱告和平常沒有兩樣：「感謝主賜給我們食物及其他一切」；然後才開始進餐，他吃的東西很少花樣；麥片或粥，一隻蛋捲，法國式炒馬鈴薯、扁豆、咖啡和水菓。

早餐後，日常的早課只得因慶典而取消了，整天

的慶祝活動中，史醫生只有那麼直截了當的說了幾句話，他說的是德語：「好久以前，在這所醫院開辦之初，日子很不好過，由於世界各國人仕的支持，才使我們的工作得以實現，我對這些人深爲感激，我生平最大的願望是在求以樸實的方法來經營這所醫院，在求創造出一種精神使這醫院能永垂不朽，今天我還有這些同事，我要感謝他們，但我還想特別的頌謝兩個人，很久以前他們奉天主教的派遣來此，他們名叫蘇利 (Menen Solly) 和巴那 (Basil)，其中一位的太太病重，另一人也罹大病，我救了他們的命，那完全是出於爲善之心，他們兩人領我到河上然後對我說：「你應該在這裡辦所醫院，但不是辦在天堂，而要把它建在塵世上。」

「起初我不能領會他們的意思，過了一會兒，我才曉得他們有意爲黑人們辦所醫院，這兒的人並不需要高樓大廈，他們需要的是建在地面上的房子，能讓他們在房子外邊燒飯，我們開始了這項計劃，總算是成功了，世上給予我指引最多的就是這兩個平凡的人，他們活在我的腦海裡。」

「我還要感謝諸位和我在一塊兒工作的同仁，也感激一切出錢出力支持我們的人，他們使我們的工作獲得驚人的成就。」

「這一切的恩賜，以及這麼一個好的機會能讓我表示自己內心的謝意，這些都是我最喜愛的生日禮物了。」

話就那麼說完了，然後老醫生走到庭院裡和朋友们歡談，他的朋友中有外交官，醫生，金融家——他們為參加此慶典而來自西德，捷克，法國和美國。這邊的人在聊天；那邊的狗在吠，鸚鵡在叫，似乎都湊起熱鬧，胖胖的白火鷄却大搖大擺的在踱方步。

從瘋瘋區裡來的小孩圍在大樹下為老醫生歌唱。「可憐的孩子，可憐，啊，這些可憐的孩子！」史醫生那樣的說着。

他回到自己的小房間裡，拆閱世界各地來的生日賀卡，一封來自美國總統詹森的賀電：「欣逢閣下九十生辰，薄海同歡，世人蒙澤，閣下委身於真理與服務人群之精神，已感動並深植於千萬人之心，本人謹代表美國人民向閣下致崇高之敬意。」

早上十時左右，老醫生又從房子裡出來了，這次是準備到三里外的藍巴蘭那去接受官式祝壽慶典。至今他仍舊不喜歡機動船和汽艇，同着幾個醫務人員，他們踏上了一艘長而寬的「皇家艇」，這艇是由一個瘋瘋病人划的。

在藍村的獨立廣場上，有喇叭與合唱演奏，還有

一隻蜜蜂匆匆的從中央C上跑下來，吃完甜品、水果（喝過咖啡後，大家便取出了阿爾薩斯聖詩，史醫生告訴大家翻到第三百二十四首，從德文翻譯過來大意是：「讓神庇佑之人」，房子裡漸漸的靜下來，老醫生離開自己的座位，走過去，坐在琴椅上，他奏出了這首詩，指法很純熟，只是不太靈活了，平實的琴聲還顯示出這位舉世聞名的音樂家晚年的氣魄，他們以德語唱着：

讓吾主庇佑之人

無時不事奉主，

然後聖蹟將現：

在悲痛之時，

只要全心奉主，

家園不會建在沙土上。

當最後一個音還沒唱完的時候，老醫生就站起來回到自己的座位去，他面前的桌上擺着兩本聖經，一本德文，一本法文，他先翻開德文本，誦讀腓利門書，其後施露華又把法文本遞給他，他再以孩提時的言語誦讀同一篇聖經，讀過後再以德語和法語對所讀的略加解釋。

我上過不少的主日學，聽過的該不算少了，但總覺得不夠，說得是否動聽，完全看主講的人，我見過

各種節目和演說，全部活動約一小時，老醫生就一直坐在正午的烈日下，村長的一段演說，使報界為之愕然太息。

「一年前有位報界人仕到此間，訪問回去後他寫文章說史醫生每天早晨好像猴子一樣爬到樹上去採椰子，我們希望世人知道史醫生來此為的是要扶助黑種人，他在歐洲大可以安居樂業，大家都曉得……」

在藍村耽了好久，史醫生才回到醫院，回到他的家，回到他那愉快的生活裡。晚餐時，氣氛很好，客人多了，使餐廳裡的人增到六十位，燭光跳動，壁上的人影隨着搖晃，紅色、黃色的樹葉流連桌上，成了生辰裡的點綴。施露華 (Ali Silver) 坐在老醫生的右側，她是個荷蘭籍的護士，早在一九四七年就來到醫院工作，另一側坐着的葛曼·連珍德 (Maria Aangerdyk) 也坐得很近，她也是個荷蘭人，在這兒做護士也有二十六年了，到這醫院服務的人各有原因；也許是與上帝有關，與史維哲其人有關，或者是故意和自己過不去吧，但是從史醫生的晚禱中每個人又似乎獲得不少的力量與滋潤了。

晚餐快完時，鈕費特 (Sigrfried Neufeld) 先起來準備好鋼琴，鈕是個加拿大人，他把琴上的煤油燈點着，另置一盞在琴架上，然後打開琴蓋，只見不下數十個傳播福音的各種新教徒，單就台風而言，別的不談，史醫生就要比他們高明多了。

生日慶祝過後，第二天，醫院裡的病人多了，每年醫院中大約有九百五十次手術，接生嬰兒三百至四百個，史醫生現在已經不再主持手術或治病了，其他那六位醫生可夠忙的，可是有的時候還要修路，砍柴，灌園、洗衣、漆屋、和存木儲材以備風雨季節之用。

仁民愛物

史醫生到房子前面的階梯下那羚羊柵去看看，「你猜我們為什麼要在這兒養羚羊和山羊嗎？」他問我，接着又說：「這個，是因為園子裡的植物的需要堆肥才能有好收成。」

史醫生的哲學思想總是徘徊在「生命之尊嚴」的老問題上，他希望人們知道，山羊非為一己之活而生，更為扶持熱帶植物之長而生。

老醫生頭戴白通帽，在巍峨的橡樹間走下山坡，「你猜我們這兒的房子為什麼都是東西走向？」他問，然後又自問自答的說：「為的是要防陽光，這樣建房子，只有頭尾兩間在早上和晚上的時候會曬到太陽，這兒靠近赤道，房子的南北兩翼是絕不會受到強風的，屋頂是波浪形，離開天花板四吋，這樣可以減低

熱的傳導。」只見一家曬熱了的屋頂上有個女孩在涼曬手術用的繃帶，另一家屋的頂上有個人在加補紅漆。

史醫生指給我們看白人的病區，然後想了一下又特別指出衣物所以在盆子，水管和小梳子間的地上洗的原因。

「這些是病人的妻子，她們伴着丈夫來的，」他說：「這樣，她們可以幫忙照顧病人，太太有病的，就丈夫工作；所以每一家人對醫院都是有所貢獻的。」

史醫生從衣袋裡掏出了一個布袋，解開繩子，拿把米撒到地上去餵那些東跑西跑的鷄。

「你要寫到有關鷄的事，可要把牠們寫好一點呀，」他那麼說。

岸邊也是一樣的熱鬧——河面上有好些艇，有的已靠岸，這些艇帶來了魚，訪客，病人和死了的；也把治好的人帶回家，有的時候也會帶死的回去，病人與工人們有時會把夜壺倒到河上，我們從一排長長的房子下經過，那是醫生們的辦公廳，也是他們的診所和手術室。許多黑人排在一個牌子下，牌上以法文寫着「初診」，這些人在等候診病。

診病的醫生問一個病人什麼地方不舒服，

耳朵上割下一塊肉來做眼簾，病人的眼是被一片飛來的木塊打壞了，等到新眼簾長好後薛醫生還要替病人裝上一隻眼珠。

我們又朝西面的路走去。兩旁都是病房，病人的家屬來往其間，燒飯做活，火整天是生着的，樹林裡有的是木柴，鍋子裡煮着的是魚，蔬菜，或無名的百味，史醫生忽然停下來，臉有怒色，面前的路上有一塊板，他叫附近的一個非洲人把木塊拿走，那人給嚇壞了，似乎也聽不懂法語，施露華很快的把木塊移去，後來老醫生又大叫起來，不知誰又在窄路中央放了個桶子，他並非嫌不夠整潔而生氣，老年人都怕給東西拌倒，跌倒了會受傷，時間對他是實在太珍貴了。

史醫生又掏出小米袋來餵

鴨子。

「醫生，您吃過鷄鴨嗎？」

「從沒吃過。」



史維哲醫生與追隨服務十八年的施露華護士。

史醫生又領我們去看兩幢新的建築，這些房子的兩側是用金屬做的，還在建造中，有一幢上面用法文寫着「日本小屯」，旁邊的日文顯然是同樣意思，無疑的這房子是日本人出錢建造，新房子的後面是鐵絲網，這兒就是醫院範圍的盡頭，老醫生凝視着籠外的景物，就是這些景色使他寫出了好些感人的作品。

病人回答：「給虫咬了，」

「大條的還是小條的？」

「小的，」病人說着臉帶笑容的把傷口指出。

史醫生看到那傷口雖腐爛了，但並無惡化蹟象，也就不太在意。

史醫生說：「我們這兒從未拒絕過任何一個病人。」

和我們在一起的施露華接着說：「這裡的一切從沒有計算過，」但有人估計這所醫院五十二年來治療過的病人為數幾乎有五十萬。

史醫生很引以為榮的指給我們看他的外科室，這所平淡無奇的小房子，和其他的並沒有什麼兩樣，而裡面却有着整潔的開刀儀器，五年以前史醫生才停止替病人施手術，在這小房子裡他不曉得救活了多少人，如今他一定要看着別人動手術，看到他們做得和他一樣好的時候才安心。

那天早上外科室裡就有兩次手術——當日排定的尚有八次，其中一個手術是由瑞士籍的賴茲醫生(O. Rudolph Ritz)主持，將病人頸上的患有結核性的腺剷除——開刀後病人縛着厚厚的繃帶就自己走回家了，另一個是巧奪天工的手術：由薛雷士醫生(O. Caroslav Sedlger)主持的整容手術，從病人的

「你們看，那些就是原始林，」他說着以手向那些參天的古木橫掃了一下。

「那邊的菓樹已結實了，這兒原來只有鳳梨，我們帶來了香蕉，葡萄，芒菓，蘋菓。」

在「日本小屯」的對面，「矮女」正在享文明福，沒有人知道她來自何方，也沒有人會說她的話，可是現在這裡已成了她的家，護士許納德（Virginia Schneider）教會她怎樣跑到河上一隻翻過來的艇上洗衣，我們經過時，她正赤身露體的坐在地上，用很多肥皂在洗着她那黃色的身體，洗得好高興，但樣子很嚇人。

我們行經一堆腐朽了的木塊，有些已成粉屑，史醫生說：「我們用這些作三合土中的沙石，」忽然他舉起手，高聲叫着：「小心！」

從這兒我們就可以看到史醫生的「生命之尊嚴」的哲理，原來前面有兩隊螞蟻橫路而過，這個老哲人不希望朋友們踏上，螞蟻看來有一吋或更寬，成群結隊的走得很快，到處還派有哨兵，帶信的一忽兒前一忽兒後的跑來跑去。

「牠們是我們最奇妙的朋友，」英籍女護士克蘭（Joan Grant）後來告訴我們：「牠們清除了一切髒東西，是人類的清道夫，要有什麼野獸屍體，牠們

可就忙了，自然囉，咬起人也很痛的，但牠們還是我們的朋友，要有人隨地吐痰，牠們就會圍過來，一下子就清除得乾乾淨淨了，要以人去作這些事，不知要多少人才夠哩！所以我們盡可能不殺一隻螞蟻。」

離開那些螞蟻，老醫生指給我們看園子裡的一棵麵包樹，樹下拴着兩頭猩猩，醫生告訴我們黑的叫巴林，大的一頭叫克里奧。

這園子裡到處都是癡瘋病的隔離病人，他們在砍柴以供燒開水和嗽口水用，幾個熟手的癡瘋人在編籃子，這兒的面積也有幾個馬戲團表演場大，偶爾也有人作表演過。一隻黑猩猩不知怎樣把縛着牠的繩子弄斷了，一隻母鷄追着牠滿場跑。史醫生八十歲生辰時，縛在餐廳前鐘架下的猿竟然拉起了祝壽的鐘聲。

「每個人都可創造小藍巴蘭娜村」

史醫生不向外邊去的時候，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他那簡陋的小天地裡讀書，寫作，做事或者見那些到訪的來賓，從迴廊進入他的房間，右邊是一張狹窄的床，上面鋪着白床布直垂至床帳，和當地房子的起居間一樣，史醫生的房子裡也有個十字形的風窗，從紗窗他可見三面的景物，這點對他太重要了，房子後面的樹林外流着的是那遼寬的奧戈維河——他從那兒來

未能安定，現在這個世界實在是困難重重，領導世界的真該清醒堅強一下了。

「非洲需要扶助，到處都需要扶助的地方，新約中耶穌說：『世上必有需要擦乾的水。』」

史醫生總愛把話題轉回到他的醫院上去：

「我只是個平凡的醫生，本來我唯一的願望就是在這兒建一所醫院，但病人不斷的來，而且人們送給我們土地，又來協助工作，於是我們就發展成今天這個大家庭了，現在我們擁有六位醫生，十五位護士，這兒也彷彿成了一個政府，是個造福的政府，人們來這裡幫忙我們，他們做他們能勝任的事，想要離開的時候就離開。」

有人說史醫生叫他的人別管時下對他的種種批評，說他趕不上時代，指責他並不同情非洲人民，使他們永遠要處在殖民地的狀態下，這一切的指責並沒有使他不安，也許是因為在這兒做過事或到訪過的人都會很清楚，史醫生過去為非洲人所做的——現在也在做的，是那些毀謗他的人生想像不到的那麼多，然而又有有人在醫院的設備方面批評他，對於這點，他在他的報告中提出了解釋：

「我們用不着高樓大廈，」他說：「這兒地價低廉，能以最少的花費盡量擴展，要是建了現代化的醫

，病人也從那兒來。左邊是菜園，他常在那兒辛勤的工作，菜園裡長出他喜愛的蔬菜時鮮，紗窗下的行人道外有個水泥造的十字架，這兒就埋着他亡妻的骨灰，架上以法文刻着：

史海倫娜（Helena Schweizer Bressian）女士於一八七八年一月五日與史維哲結婚，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八日抵藍巴蘭娜村，翌年八月一日創建本醫院，以診治當地居民為主，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於瑞士沮利克城（Zurich）辭世，骨灰葬此，特立碑以誌。

史醫生的高字桌上堆滿了新來的信件，舊筆，幾本雜誌，一個放大鏡，一個墨水池，房裡有一張大椅子，可是他通常都坐在那些粗製的椅子上，這些椅子房間裡有六七張，坐起來還滿舒服的，客人們通常也愛坐稅。

老醫生有着慈祥的胸懷——是馬克壯溫，愛因斯坦，羅斯福的混合體——訪客們都會有這種強烈的感覺，他很容易笑，偶然也會開懷大笑，有時還會對你眨眨眼睛。

「對於今天的世界情況您感到樂觀嗎？」

「樂觀！」他幾乎要叫出來，「非洲還處於今日的狀態下，你怎麼樂觀呢？而且世界上還有許多地方

院，護士著病人住到這種外國的環境中，那樣會完全和他們的生活環境相左，可就要嚇壞他們，這裡的病人可以和家人同住，這樣做法能夠驅除了他們恐懼的心理，須知他們是來自深山大嶺的人，這樣做可以使他們的病很快痊癒，再者，家人也可以當護士，替他們燒飯，因此我們才能照顧更多的病人。」

「您的許多成就中那一件是您最引以自豪的呢？」

「自豪？我沒什麼值得自豪的。」

「啊，也許這麼說有些不妥，我是說您的成就中那一件您最覺得心滿意足的呢？」

「那可難說了，我對這些房子也很滿足，可是我最滿意的事就是治療病人，建這許多房子，其目的也就在此，需要維持一所大醫院，費用是相當可觀的，這都是世界各地的協助才有今日，而我們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替病人治病。」

我們很奇怪在他的事業中他從沒提起過基督教。

「啊，是的，我寫過好些有關宗教的書，我到此地就是要將宗教的精神付諸實現，唯有這樣才能宏揚基督教，這回的一切就是基督教實行的啦。」

他又談回他的事業上：

「可是並非說我現在已經心滿意足了，不如說我

，只曉得接受別人恩惠，我覺得戴浮士 (Dives) 與理沙勒斯 (Lassarus) 的寓言好像是針對我們而說的！我們像戴浮士，因為醫學的進步，使我們對疾病與苦痛深獲瞭解，而且又有許多抵抗疾病的方法，但我們對這一切無法估計的受益却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在那些遙遠的殖民地上，却居住着可憐的理沙勒斯——那些有色人種——他們也會和我們一樣受到疾病與苦痛的襲擊，而且比我們更甚，同時又沒有抵抗的方法，和戴浮士一樣違背了良心而將窮人摒諸門外，只因他從沒替窮人想過，從沒真正的想過，隨他的良心去做，我們也是一樣的違背了良心把那些可憐人拒諸千里。」

無疑的，史醫生接待這些門外的理沙勒斯，但却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確是妙議——人們爭論着他對倫理學、基督教與西方哲學的貢獻，在他的成就裡我們很清楚的看到他創立了一種新教倫理學——一種新的基督倫理學——到頭來歷史必將把他記載下，即使不為聖賢，起碼也是個一流、二流或三流的預言家了。

現在不妨讓我們來看看他的新基督倫理學的發展過程，這樣去解釋也許多少有點過簡：

史醫生的新基督倫理學起源於新約，新約中一切

們很高興能來到這兒，而且做了這麼些事，我想每個人都當為未來的天國做些事，我們都應有基督的精神，感謝福音告訴了我們基督的生活，使我們每個人都能接觸到主。」

於是他又覆述了他那句老話：「每個人都可創造個小藍巴蘭娜村。」

「生命之尊嚴」

史醫生的一切將會成為歷史學家與神學家所標榜，任何一個人只要和老醫生他們共同生活過一個星期，很少會不談論到這個奇怪的白人避開了文明而來到這天地裡做下這一番事業，其於人類的影響是多大。首先我們得明瞭他來此的目的是替非洲人治病，很久以前他清還了好些債務，事實上他自己所付出的更多。在他早期所著的一本作品中，他那麼說：

「我放棄了斯特拉斯堡大學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的教職，捐棄了文學上的工作及風琴樂團，為的是要到這赤道上的非洲來行醫，到底我為什麼會那麼做呢？」

「以前我讀過生活在原始林中的土著身體上的秘密，我也從傳教士那兒聽到了有關他們的事，我愈想就愈奇怪為什麼我們歐洲人很少在慈善事業上盡過力

事雖有其必然的依據，但亦不盡然，尚有值得權衡的事：「無殺，無盜，無貪」的戒條，有時就有些辦不到。

及至新約時期，耶穌帶來了歡欣與樂觀的氣氛，新約福音中的名言警語常掛在史醫生的唇邊，他選出了樂觀，他能在這混濁的世俗中唯我獨清，在新約聖經裡他也發覺了些媚言窄語，所以他轉而研究東方思想，特別是印度思想，從他們的思想中，他選中了印度哲人所標榜的「一貫學」。

「印度人的思想……對智識中某一階段的窮求的見解完全超出了歐洲人思想的範疇，我們的倫理觀必須要做到不獨對鄰人關懷，更要做到對一切生靈施惠，而且還要以此種做法是天經地義之事。」

然而史醫生還是發覺了印度哲學的終極有許多缺點，他很贊同「無殺」與「無傷」的見解，但他也很難過的指出，由於人的需求，殺生之事在所難免，對於何者該殺，何者應留，二者之間有時必須加以選擇，他曾那麼說過：「好些時候如果墨守着無殺的戒條，倒不如開殺戒更具有同情心。」

史醫生這個思想自由的新教徒是不會滿足的，他雖然也愛耶穌基督，但他對耶穌的僅是講而不能捲起衣袖去做很不以為然，同時他也認為基督教只能函於

律己的窄狹範圍裡。
印度的倫理學實在是應用無邊，但却與以力行去實現信仰的思想背道而馳，至此史醫生就踏入了無所師的境界。

「唯有一個完美的倫理方有其奧秘的意義……：建立一個倫理的世界觀，使站於倫理之上，假如僅僅對人類及社會而言，則在邏輯上乃屬不可能之事，若此倫理學之觀念太窄狹，則於思想中即無法產生出多少令人折股之倫理的世界觀。」

有一天，矮小的樹林被砍除了，於是史醫生偶然悟出了他多年來反覆掛記着的一句話，可能這句話就是他對世人最大的貢獻，他這樣描寫自己當時的心景：

「我們慢慢的往上爬（在非洲一條漫長的仁道事業的使命之流裡），好艱難——兩旁的沙岸正值乾季，我失去了思想，坐在駁船的艙板上，勉力的追求着，我遍搜經書都尋不到的基本概念及宇宙概念的倫理哲學，我以斷句殘篇記載下來終日讓自己沉浸在這難題之中，到了第三天日末，就在夕陽西下的一刻，我們正在河馬群中拼力的打開出路，我的腦海裡突然閃過了一句無形無影的話：『生命之尊嚴』，於是擋在我面前的鐵門豁然洞開：往密林深處的通路已赫然在目。

惜別

在我們行將離去的一個晚上，醫院裡舉行了一個音樂欣賞會，以新裝好的新歷聲唱機播放從派勒（Prague）帶來的當代古典樂。

晚餐後史醫生和平常一樣的坐到鋼琴去奏阿爾薩斯聖詩第八十五首：「聖靈與我同在」，唱完歌他回到座位上，打開了放在兩盞煤油燈間的法文聖經，誦讀了帖撒羅尼迦前書，他用德語唸，然後望着桌子對面的蕭克以法語說：

「我們真不懂到底保羅有什麼災難迫得他要打發自己的秘書去見帖撒羅尼迦，相信必定有理由，只是我們不曉得就是了，似乎在巴勒斯坦以外有好些組織並沒依聖保羅的指示而成立，無疑的是些反對保羅的人發起的，他們所持的理由有二，第一點因保羅開始是迫害基督徒的人，第二點是後來他却成了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我總相信保羅是基督的真正門徒，雖有些歷史學家不承認這點。」

這位歷史學家把聖經蓋起，微笑着以法語說：「今晚我們請大家欣賞些音樂。」

一會兒的工夫這餐廳兼教堂的大房間就被佈置成

，如今我才知道倫理的世界宿論與倫理的生命宿論的世界觀及其文明之意念原是發自思想之中。」

就是這一個信念使老醫生數十年如一日的堅持下去——但不知這個信念是否如他所希望的能對基督教提供了最大的貢獻？主要的是生之意志：「我是個立志生活的生命，」他說：「生活在所有立志生活的生命之中，」他悟到了一點，就是人的外在生命多少是他自己內在生命的伸張；個人要是對其自身環境裡的生命了解愈深，他要成爲這環境中一分子的意念就愈強，同時他對這環境裡的一切——不分大小——的責任心就愈覺得重了。個人若知道造物主對萬物是同等的關懷時，那麼他將曉得在宇宙裡他已佔有一席之地，「如此，對於他生存要比爲自我而活的人更爲艱辛了，」史醫生說：「但同時他的生活將更形充實，更多采多姿，更覺得快樂了，不只爲活而生，則生活將成實際的經驗。」史醫生不獨將這種信念記下，而且也以之實行在他的醫院裡。

在醫學日益進步的今日，史醫生却得離開他的工作了，但另一方面他却對他的倫理學的存在愈加關注，他的談話裡，書信裡都提到過，而且已着手寫作，他的那本未完成的著作——「生命之尊嚴」——終將成爲社會上實用的倫理學。

個奇形怪狀的音樂廳了，桌上燃起了六盞煤油燈，每邊放一盞，靠門的燈下幾個醫院裡的工作人員在翻閱雜誌。柯弗斯博士（Dr. Radim Kears）站起來以德語和英語報告了唱片的節目，柯博士是派勒的主教，爲參加史醫生的生日慶典而到這裡的。

新歷聲的擴音器裡送來了E小調的提琴聲，樹林外一片寂靜，只有三兩聲的蟲鳴，我們都沉醉在這樂聲之中，接着來的是諾維克（Novak）演奏的斯勞衛克組曲（Slovak Suite），外邊的靜此時已散滅了，琴弦上拖出的聲音就好像很多狗在迎着從樹林裡出現的眞形或幻影，最末的是萊可高夫斯基的交響曲，以祖園（My Fatherland）一曲伴奏。這個老音樂家很莊嚴的坐着，時而托着頰，也許這動聽的音樂使他回想到當年他在歐洲樂壇的風琴樂團裡所演奏的音樂，在這種原始與高度文明混合的樂音中，在這塊異地上看到這個許多人所公認的世紀巨人，真是有說不出的感覺。

音樂會爲時一點鐘，這段時間裡，醫生們與護士們都很愜意的靠在長椅和椅子上，他們忙了一整天，難得這麼安逸，自然都感覺得很舒服了，我想起史醫生喜歡說的一句話：「要作一個在通往所有互相諒解的和平之路上的。」

音樂演奏完畢後史醫生站起來頻頻的說：「謝謝」，打起燈籠，他的一位朋友陪他渡過河回房子去，在阿都連的人晚上沒燈籠是不外出的。

第二天，當瘋瘋船夫備好了漿，一切預備妥當，我們正要離去時，史醫生和幾個人一起到渡頭來爲我們送行，因此我們才能和他合照留念，當船划到奧戈維河上時，史醫生一直站在岸邊，只見他的影子慢慢

的縮小，縮小。

我們到達藍村時一位朋友向我問起了這個老問題「好了，現在你說他怎麼樣？」

我的回答把我們都驚倒了：

「啊，我當然說他對啦，他還是我的朋友哪。」

——譯自生活雜誌一九六五年三月刊！

小個子的丈夫回家時，發現他太太在另一個男人的懷抱裡。我們的英雄一怒之下，用雙手舉起那人帶來的傘，然後很快的放下來，在自己的膝頭上，把傘一折而二。

他喊道：「現在，我希望快下雨！」

一位剛從法國來不太懂英文的年青小姐，想買一種她稱爲 *Eponge pour la bain* 的東西。她的朋友告訴她：「你到店舖裡，告訴店員，你要買一塊大的洗澡海綿帶回家去。」

年青的小姐到店裡對一位男店員結結巴巴的說：「你能帶我回家，給我一次大的海綿浴嗎？」

「我不到二十五歲不結婚，」一位年青的小姐對另一位說。

「我呢，」另一位說：「除非我結了婚，否則我永遠不到二十五歲。」



洪 諾 譯

「海底寶藏」，這是多麼富於魅力的字眼！世間上很少有不見財心喜，爲財而死，爲財而狂的人。誰又不爲海底的西班牙金幣，或是十七世紀海盜們的寶藏着迷而神往呢！如今我們仍可隱約地聽見「金銀島」中獨腳約翰的鸚鵡高叫：「西班牙金幣！西班牙金幣！」

我曾經竭力忘去這些兒時的幻夢，告訴自己所有的西班牙沉船，海盜們的寶藏均不過是童話裡的子虛之說

而已，

最近在一本書裡，我看到一段有關沉船的記載：「西班牙金幣，金銀珠寶僅能在冒險故事書中找到。但是美國的沿海一帶確實……散佈着許多沉沒的船隻……」

誠非虛言，我不僅在「冒險故事」書中找到西班牙金幣和金銀珠寶，我和我的同伴們且在佛羅里達海底，自二五十年前西班牙運寶艦隊沉沒的船隻殘骸中發掘出價值百萬元以上的財寶。我們發掘出的財寶有大塊的銀鍍金錠，珍奇的珠寶，大量的金幣，銅器，精緻的中國江西磁器，幾千塊西班牙金幣，和幾串非常美麗的純金鍊子。

颶風沉舟

大自然中最強有力的颶風將滿載珠寶的西班牙巨艦吞沒沉入海底。我的故事大約是在十年前一次大颶風橫掃海岸之後開始。

一個平靜燠熱的下午，我站在佛羅里達州東岸，維羅海灘北面的西巴斯汀 (Sebastian) 沙丘下。眼前的景象使我大吃一驚。以往我經常來此徘徊所熟習的海灘已經完全改變，面目全非。東北方的天際散佈着朵朵白雲。大西洋起伏的波

濤在海上洶湧，深綠的海水擊着我的双脚。十五呎高可以俯覽海灘的沙丘已被沖去，也為我的命運沖出一條神秘的道路。

我沿着海邊漫步，腳踢着紫色和綠色的小海草，忽然在一團海草裡發現一件發亮的東西，閃爍耀目不可能是貝殼。我俯身拾起。那是一塊多邊形的西班牙金幣，上面鑄有一個十字和西班牙的紋章。我找到了西班牙金幣！

海盜故事中所傳說的西班牙金幣大約有一個二元銀幣的大小。值八個瑞爾 (Real 西班牙幣值單位)。

這次暴風對我一生的影響至為重大。我自古物收藏家搖身一變而為有高度組織的西班牙寶藏的搜尋者。我也從未想到平日收藏古物的一點癖好會導致我發現自一六八七年威廉非浦士 (William Phips) 以來最大的沉船寶藏。威廉非浦士在一六八七年發現大批價值數百萬元的銀塊金幣，運回英國後被封為武士，後來任命為麻薩諸塞的總督。他的財寶是在西斯潘羅拉 (Hispaniola) 北邊的白銀堤岸 (Silver Bank) 從一艘一六四三年沉沒的西班牙大帆船上海獲得的。

浪捲金銀現

強烈的東北暴風雨過去經常將銀幣帶上沙灘。有一次暴風之後我拾到五枚之多。

此種風雨後帶來的幸運雖少，但每次均甚可算。我前後在沙灘上共拾獲約四十枚銀幣。如今我的財富就是距海岸不遠的暗礁中和沙層裡。

我從拾獲的銀幣上注意到一點：銀幣上的年代沒有一個是晚于一七一五年。一位朋友告訴我，一七一五年有一支西班牙艦隊載着價值一千四百萬元的財寶，為颶風所吞沒沉在卡那維爾角 (Cape Canaveral) 即現今之甘迺迪角附近外海的暗礁裡。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關西班牙將東印度群島的金銀財寶運回本土的珠寶艦隊悲慘的遭遇。

一艘保護威廉非浦士打撈沉船財寶的戰艦上艦長隨從約翰泰勒對珠寶艦隊有這樣的描述：「西班牙王的領域已由東擴展至西，他的王國佔了世界的三分之一，西方領域的財富用之不盡，金礦銀礦挖之不竭；因之西班牙府庫充實稱霸於世；每年派出強大的艦隊至美洲，帶回無數的金銀珠寶……」

西班牙每年派出兩支艦隊至美洲新大陸。



一支是大陸艦隊開赴新格蘭奈大 (New Granada) 一即今日之哥倫比亞一載運卡塔金那 (Cartagena) 的金銀、珍珠、翡翠，然後至巴拿馬峽地 (Panamaian Isthmus) 的波多比羅 (Portopelo) 傳說中的秘魯礦區載運白銀。另一支新西班牙艦隊駛往墨西哥灣的維那克魯茲 (Veracruz)。裝運白銀、洋紅、藍靛染料，以及東方的磁器和絲織品。這些磁器及絲織每年由馬尼拉運到墨西哥的太平洋沿岸，然後以有軌的驢車運到維那克魯茲。兩支艦隊在古巴的哈瓦拉 (Havana) 會合橫越大西洋駛回本國。

西印度群島土著有一首有關颶風的歌謠：「六月嫌太早；七月等着瞧；八月一定來；九月可回憶；十月一切了。」艦隊在加勒比海過了冬原預計六月駛回西班牙，避免在颶風季節駛經凶險的佛羅里達海峽。但是由於人事的耽誤與船隻整補的一再拖延，以致到下半年風急浪高時方始啓碇。

西班牙王位繼承之戰，牽連了半個歐洲，到一七三三年始結束，運寶艦隊的啓航因而亦擱延了兩年。兩支艦隊會合於哈瓦那後，船數大減，於是組成「一七一五年聯合艦隊」。七月自哈瓦拉啓碇，順着灣流駛向卡那維爾角，轉而橫渡大西洋。

在西班牙殖民地貿易中心塞維爾 (Seville) 有

地駛過「凱斯 (Keys) 」。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一。水手們疑惑地望着天空。日光仍高照，但天際出現朦朧迷霧。船艦在巨浪上起伏。左側就是暗礁嶢嶢，淺灘險惡的佛羅里達海岸。

七月三十日星期二。正午風平靜了。在濃雲薄霧之下，天空顯得慘淡陰暗。船艦搖晃更爲猛烈。不久東南勁風再次吹來，在帆索間響起呼嘯之聲，像是危險的警號。海濤洶湧衝擊着甲板。雖然時方午後，但天空越來越暗。艦尾的巨燈也已燃起。微弱的燈光在黑暗中僅隱約可見。

七月三十一日清晨二時。突然颶風轉向東北東，狂風大作。艦身劇烈搖擺不定。艦長高叫發令，但無人遵聽。各艦均掙扎想駛往平安的水面，但是却爲強風及卡那維爾角所阻被吹向岸邊。有的想拋錨，但却無處可碇。甲板上強風巨浪令人窒息。艙面滿是折斷的桅桿和散亂的帆索，一切都無可挽救了。

海浪將船身舉起，一再地將船隻撞向暗礁。整個艦隊就此一艘接一艘地沉沒了。

不久一艘船僅有一艘倖免於難。那是法國船格列芬號，是西班牙人爲保持行踪的機密而強迫它同行的。它因駛向東北才得以衝過海角到達不安的海面。

一幢豪華的建築物——印度群島檔案處，保存有最豐富的美西歷史性文件。在此我獲得數百件有關一七一五廿大海難的文件。

其中一艘船的艦長救起無數生還者，掙扎着向北駛至聖奧古斯汀 (St. Augustine) 向西班牙殖民總督報告。兩個半世紀之後我們看到他親身的經歷：

「在艦隊司令艾契維茲指揮之下，船長曼特茲駕駛着卡曼號。他說七月廿四日駛離哈瓦那，三十一日星期三一陣強烈的颶風將他吹離艦隊。他曾航行七海，經驗豐富，也遭遇過無數次風險。但從未見過如此險惡的颶風大浪，以致將他們的艦隻在北緯二十八度十分的海上完全覆沒……自南到北散佈在九里格即二十七哩的範圍內。」

當我翻閱這些古老的文件時，我就像是身歷其境感到哈瓦拉炙熱的陽光照在背上一樣。

一七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三。自旗艦上響起一聲信號槍。回答的槍聲此起彼落，整個艦隊立即忙碌起來。水手們忙着起錨扯帆，拉緊索具。於是在烏北拉將軍及艾契維茲將軍指揮下的聯合艦隊準備起航了。

當艦隊的十一艘船乘風順着深藍色的灣流行駛時，陣容浩蕩而壯觀。萬里晴空無片雲，鯨籠巨艦平穩

一七一五年的運寶艦隊就此覆滅。

以下還有西班牙史學家杜維有關沉船悲劇片斷的記載：

「艦隊司令的旗艦突然斷裂，沉入較深的海底。烏北拉將軍及二百二十五名官兵失踪。僅有少數抵達岸邊。」

「利馬號擱淺在一河口，海浪捲去六十人，其中三十五人溺斃。」

「第一巡邏艦甲板分裂，浮於海面，僅有二十五人失踪。」

「第二巡邏艦十二人溺斃。」

「艾契維茲的旗艦完全粉碎，一百二十四人失踪人受傷。」

「荷蘭台沙號爲颶風拋上海岸，人員均獲救且無

人受傷。」

「法蘭西荷號人船俱毀。」

「聖米格爾號遭遇亦同。」

尋寶人常常忽視了一件很顯赫的事，每當載有貴重物品的船隻沉沒時，打撈工作必會立即開始。此次亦不例外。消息傳抵哈瓦那後，幾星期之內打撈即開始了。

巴哈馬的海盜們得到消息就像鯊魚聞到血腥一樣



。有一個英國人傑寧斯弄了五艘船，招兵買馬羅致了大批各國無業的水手。

此事件之八年後，有一本海盜掠奪史就載有傑寧斯一七一六年的事蹟：

「幾艘船帶着潛水鐘自哈瓦那出發，打撈沉船裡的金銀財寶。」

「西班牙人已經撈起數百萬元的金幣運回哈瓦那。至今已已有三十五萬塊金銀幣，且每日均有增加。同時有兩艘大船及三隻小帆船在傑寧斯船長率領之下來自牙買加，巴貝多士等地；發現西班牙人在沉船裡撈起的財寶存放在岸上的小庫房裡，由兩國政府的人員及六十名兵士看守。」

「海盜們泊了船，有三百人登陸攻擊守衛的兵士，輕易地將財寶奪去，揚長駛返牙買加。」由此傑寧斯開創了加勤比海盜們的黃金時代，但是最後他還是失去大部份奪獲的財寶。所羅查羅替皇室的庫藏奪回至少四百萬批索運返哈瓦那。

尋寶者

十年前一次颶風過後，我坐在絕壁上凝視着起伏的海面。不知不覺中我已作了影響我一生的

決定。自那時起我從古物收藏者變成海底尋寶人。

誰都知道尋寶人必須有張老舊的地圖，最好是一張已經褪色變黃繡褶滿佈註有十字記號的羊皮紙地圖。我的地圖是一七七四年伯納羅曼斯所繪製早期佛羅里達地圖的縮影圖。卡那維爾角的外形一目了然。靠近西巴斯汀小溪與印地安河的會流處註有：

「指揮一七一五年運寶艦隊之大將即喪命於此河之外海，其餘人員則遇險於此區域內。」

最初我將拾獲的金幣就教於美國研究西班牙殖民地錢幣最具權威的專家史密斯，他寫道：

「我仔細檢視這些西班牙金幣後，發現與在墨西哥城鑄幣廠鑄造的完全相同。此類金幣是在西班牙殖民地早期的鑄幣廠鑄成，在一七三二年使用螺旋壓模機之前，是用手工捶打鑄模而成的。此種粗製的錢幣甚為稀少，鑄成的形狀很奇怪，幣上很少有鑄造的日期，鑄幣廠的記號，或是其他的文字。」

「我個人認為，這些在佛羅里達所發現的西班牙運寶艦隊的遺物，在史學上及貨幣學上均將極具重要性……」

那時候史密斯先生與我均想不到此一發現將會有那麼重要。

颶風過後，我繼續我經常在「黃金海灘」的散步

，只是現在增加了我的搜尋範圍。越過濃密的棕櫚樹叢，我費了三年的時間斷斷續續地去找尋西班牙生還者和打撈人員住過的營地。

在某一個區域裡，我以我在沙地上找到了土裡與土塊的痕跡。令我興奮不已。我開始在打撈工具上投下第一筆資金——以十五元買了一具軍用剩餘物資的探雷器。當靠近金屬物時，耳機會發出嗡嗡聲。

一陣高鳴。是金屬！我立即在鬆軟的沙地裡挖掘——掘出來的却是一個T型福特汽車上的彈簧。此後又挖出大批空罐頭，兩個彈簧床上的彈簧，及一九二〇年出品的咖啡研磨。

我將搜尋範圍向北延伸了半哩。幾乎是立即發掘出一枚船上的大鐵釘和一顆砲彈——緊接著又是大堆砲彈。此時無法再逐一挖掘，我畫了一張圖，圖上註明發現有金屬物埋藏的地區。

標出的地區約有半英畝之廣。我相信已找到了我的目標——武裝保護的車房。於是開始着手發掘。雖然大砲早已為人移走，但是一堆砲彈却標明了它的位置。此外還發現一些陶器的碎片。最令我興奮增加我信心的是發掘出一對水手用的大彎刀。兩把刀並排在一起就像是放在盒子裡一樣。盒子早已化為烏有，刀鋒也銹蝕了一半。

探測器再次嗡嗡響起，我找到三塊變黑了的金屬。這是第一次真正的收獲，發現的是三塊銀錠。附近發現一些磚塊，我想原來一定是座熔爐，用來熔煉銀幣以備於運輸。我猜大概是那位英國海盜的傑作，亦可能是西班牙打撈人員用以將他們的私藏熔化後以便隱藏攜帶。

耀目黃金

第二天我掘開一個坑發現一件黃澄耀目的東西，俯身拾起原來是一隻黃金指環，其上鑲着一粒琢磨並不精細的大鑽石。大約有二卡拉半大小。四周另有火柴頭一般大的七粒鑽石圍繞。鑽石的切割雖非上乘，但在我們尋寶的人說來是同樣令人興奮。

現在我非常細心地搜索營地，仔細地挖掘每一處可能有金屬物的地方。每天陪伴我的只有天上的塘鵝。我非常羨慕塘鵝的翅膀。因為我知道沉船的殘骸就在距岸不遠的海底，或許從空中我可得到不少收獲。於是我放棄了挖掘的工作，到附近的機場租了一架小飛機。

古代的沉船在海底到底是什麼樣子我一點也不知道。第一次出海飛行只看見海底盡是一團灰一團黑甚麼也不看見。有時飛行慢到危險的程度，海底仍是一

遍茫然。於是我與一位做飛行員的朋友合作，他對潛水也很有經驗。他駕駛飛機，我則仔細地搜尋模糊的海底。

海底古砲

當我們飛過帕爾瑪·特·愛司以南的海上，我突然看見海底有一長塊暗黑的地帶。我拍拍他的肩向他做了一個手勢。飛機傾斜盤旋低飛。深黑色，橢圓外形整齊成列地斜臥海底的正是沉船上的大砲。我們用羅盤定了方位，然後逕直回航。

第二天風和日麗，水平如鏡。我們小艇出海。幾分鐘內即到遠目的地。我們戴着面罩下了海。海中所呈現運寶船的景象與我想像中的大有出入。海底沒有船身的踪影，大概早已被海流沖走或是為蛀虫蛀蝕了。大砲粘滿着貝殼、珊瑚虫，海草等物。細數之下共有十八門砲。此即寶船最後葬身之地。除了大砲和砲彈可以一目瞭然之外，其他的殘骸珠寶均深藏於海底的沙層或泥土裡，二百年來未曾為人移動過。

我們偉大的先驅傑寧斯！並沒有得到英國探寶當局的許可！却利用自己的方法去找尋寶藏，為着我們的海底探寶，我較度與主管海底探寶的當局——弗羅里達州內部改進基金委員會進行磋商，而佛羅里達州政

府答應給予我們所有發現寶藏價值的百分之七十。

為了我們以後探寶的權益，於是我們組織了八角探寶公司——完全根據西班牙金幣的八角形而命名，由於按期繳費與報告使我們探寶許可證一再的換新，這樣一旦我們挖掘了寶藏，主管當局將可保障我們一切的權益。

內部改進基金委員會的顧問——佛羅里達博物館以及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專家們也給了我們不少的幫助，如佛羅里達州蓋斯維尼博物館的指導員狄金生博士以及佛羅里達州大西洋大學海洋學會的主席威廉爾斯博士等。

我們選擇了最可靠的地方，拋下了錨，小艇靜伏在海上就像一隻海鷗在鳥巢裡一樣，工作人員戴上淺海用的橡皮軟管的潛水鏡，身穿潛水衣，用手拉着一個裝樣品的網籃，隨着水泡而潛入水中。

海底突然的寧靜使你有一種孤立的感覺，小艇的船身浮現在海面像天花板一樣，綠色的光線照入海底，但深藍的海水使能見度不到手臂之長，二十呎的深海底下正埋藏着無數的寶藏呢？

深海底下，並不是真的那麼寧靜，洶湧的海流沖擊着你，為了保持穩定，必須緊抓着海草或珊瑚，這樣才不致被海流沖走，常常會使沖倒頭下腳上，這樣

倒立着使得你感覺到頭昏嘔吐，這是潛水工作者最害怕的，你想海底孤立無援這是多麼可怕！

我們探寶的工作經過了十數次的嘗試，首先我們很仔細的檢查一堆堆海底岩石，從岩石中的金屬，我們來標定沉船確實位置。

在開始的發現，只是一些棕色的陶器，我們挖掘了一大堆陶器，使得一些潛水夫們拒絕再替我們工作，有一個十八歲的學徒密契爾貝克，加入了我們，使我們工作不致停頓，漸入佳境。

在我們第四次的潛水時，烏林很快的便浮上水面，我想大概他一定忘了拿什麼東西了，因為他不可能這樣快便把工作做好，但是我想錯了。

烏林跳上了船，坐在欄杆上，很遲緩地取下了潛水面鏡，關上了氧氣瓶，一語不發的從他橡皮口袋中取出了六個深黑色的西班牙金幣，突然，每個人都像受了感染以的一窩蜂的穿上了潛水衣跳進海中。

大家同心合力的把海底沉積的砲彈搬開，半小時後，一道二呎寬的沙灘出現了，清晰的沙灘看起來並沒有受到干擾，沿着沙灘我發現幾個零星的金幣，全部被海水腐蝕了，但是它明顯的八角形仍然是完整的。

爲了挖掘我們的海底寶藏，我們決定裝一台挖泥機，把沙由一大管利用海水壓力抽出，從此後我們不再尋找金幣，而在小心翼翼的從吸出來的沙中去檢查船骸的殘餘部份，以尋求一完整的藏金處。

寶藏守衛者

在數年的探寶中我們得到一個很令人驚奇的現象。在距我們挖掘不遠大約五六十碼的地方，有十數隻大鯊魚徘徊在狹道之口，遠處看起來像十幾隻潛艇在替我們守衛一樣，我們對於這些守衛者敬而遠之少惹它們爲妙。

但是很奇怪在整個沿岸的海底中這是我們唯一發現鯊魚群的地方，難道它們是西班牙海底寶藏的守衛者嗎？

在我們清理出的三呎寬的海灘上，我們用挖泥機挖了一條二呎多寬的壕溝，一直挖到貝殼巖出現，完整的石灰岩，貝殼岩並沒有受到海事發生時的損壞。

隊友們努力從砲彈堆中找尋有關的資料，他們找到一根黑色木柱，從木柱我深信沉船的位置一定在這附近，我們真高興。

突然，朗格從水面浮出大叫「我找到船長坐的安樂椅了」，他手中拿着一塊塊發了毛的東西，「你們

可找到一些硬幣。

但是對於我來說，最感興趣的是那些古老的航海用的器具，我們找到了三對航海用的兩脚規——其中有一個現在還可以用呢！另外還有一個二十磅的測深錘，刻有一七一二年的字樣，但是與現在所用的比較不分軒輊。

巨石驚人

湯浦森從海底浮起十分興奮的大叫：「給我一根繩子，」不加可否的他拿起一條尼龍繩子，把一端交給我，「幫我一起拉」，說完又跳入海中，我想大概他發現一堆大的砲彈要我們替他幫忙，我拉緊了一端，覺得愈來愈重，大概有好東西吧！

「慢點！小心一點！」他浮起叫了兩聲又沉下海中，慢慢海座下黑色的大物被拖了上來，原來是一個帶墨綠色的岩石。

敲開中間一看，銀光閃閃，一塊價值五十磅銀幣的銀塊嵌在巖石之中，這完全超出我想像之外，使我更充滿了信心，後來接二連三又發現不少這樣大的石塊。

銀幣的外層已經完全變黑了，但是經過電化還原作用，又變成雪白的銀幣，有些銀幣，雪白的像沒有入動過一樣，有角的銀幣看起來比較粗糙，另外有些

看，這是椅子裡的填塞物。」

這填塞物，經過史密斯遜 (Smithsonian) 學院軍史學會主席彼得遜的證實是一種牛毛和握青的混合物——在西班牙常拿這混合物塗在木質的船身上以加強其硬度。

我們從海底利用一小籃子把有研究價值的東西送上小艇，有一天我們發現一個拳頭般大小的石灰硬塊物，我們用金屬探測器探測，發現其出現一種奇怪的現象，實在不能用普通方法來解釋，另外我們又找到一個楔形的黑銀塊，其直徑有八吋長，三個銀塊能裝滿一隻不到十加侖的小桶，可見其有多大啊！

海底不停的找尋，後來又發現三個楔形的銀塊，但是我們更希望能找到成桶的銀幣，由於種種事實的證明，我深信我們的位置一定在船龍骨之正上方，從我們這幾年辛苦工作的經驗，知道船上較輕的東西已經隨海流沖走，而船上值錢的東西也被印第安人，西班牙和美國的海盜們劫掠一空，但是船上的貨物却深藏海底，並沒有受到劫掠，這不是我所希望找尋的。不斷的有新發現使我們工作信心更加強，有一次發現一個銀杯，接着又找出許多銀的碟子，鍍金的墨水池，以及一個篩沙的篩子。

另外我們又發現了一組青銅做稱物用之杯，全部圍在一起像是一個畢業紀念杯一樣，偶然地也

銀幣上印有「M」字樣，表示是墨西哥城礦物局所用的，這些銀幣到西班牙後還要重鑄成有角的，由於此次海難事件，使得西班牙博物館很少有一七〇〇至一七一五年之間的墨西哥銀幣。

海底外的發見

在一九六二年的秋天，由於海風的影響，使得我們海底挖掘的工作幾乎停頓，但是我們仍然不放棄，果然我們找到了一組銀叉，正好與我們前面的銀碟等配成一套。

在上兩個月的強大海風期間，我們沒有辦法潛水，只好在沙灘上用偵查器偵查有無金屬物的存在，我的姪子，史脫克同我一起相互的交換偵測，我們的工作進展很慢，可以說毫無發現，我正感到灰心，突然，史脫克大叫：「喂，快來！」只見他兩手直挖，大約一呎深，他手上拿着東西，蛇？怪不得他大叫，一定被蛇咬傷了。

他叫着往我直跑，在他手腕上圍着一條金的手鍊，大約有11呎長，是由純金的二千一百七十七個花形小圈相連而成，大約有一磅半重，在頭端有一個花形的海龍，有大姆指般大，在龍的嘴中插着金的牙籤，龍尾有一個挖耳器，這條龍項鍊是我們發現物中最有價值的一樣。

秋去冬來，海水又恢復平靜，到了我們潛水的季節，我們發現海底有不少的改變，砲彈移動了，空出了四呎寬的海灘，以前的古砲已被海沙所埋沒，不斷的挖尋，強生又發現了一條金的項鍊，有八呎五吋長，並沒有史脫克發現的那條有價值，但也是一大收獲。

不斷的有新的發現，使我們工作情緒大增，如船上的大鐘，海底挖出的鑿——大都是完整的，以及銀十字架等，先前的發現都是些銀器，使我認為此船都是裝的銀器而金器很少，要不然是海盜們已拿去大部值錢的東西，但是由於金項鍊的發現，我改變了想法，不久，烏林又找到了另外一件小的金圈，我想可能是耳環要不然是念珠的一部份，管他是什麼，是金子就行了！

冬天，春天，又到了夏天，天氣愈來愈好，我們的工作也跟着進展，一天，麥克双手抓着兩把東西，笑着問我：「你希望是金子或是銀子？」我想他一定在開我玩笑，毫不經意回道：「不管金也好，銀也好，反正我們已大有收獲了，」他張開左掌給我看看一個黑色的銀幣說：「既然你不在乎這個，也許你喜歡這個吧……」說着張開右掌，一個黃色的金幣在手中，亮得幾乎不敢相信是真的，「黃金」，這是多麼高貴的金屬，在深海中雖然浸漬了二百五十年却仍然完美如新的一樣，這是一個八角形的金幣，比銀幣厚而

那克魯茲，最後以數層的大帆船運往西班牙，不幸遭遇到颶風而深沉海底達兩世紀之久，現又重回到人們的手中。

我們所找到的瓷器是十七世紀下半期的產物，在中國有三種比較特出的瓷器，一種是我們找到的藍黑色的，第二種是純白色的底，淡淡地描畫着仕女，第三種是黑色的底描繪着金色的龍。

根據我們的古物研究家克爾梭醫生的研究，認為這些瓷器都是全新的，在中國也沒有人用過，我們真有點受寵若驚！

由於我們的海底工作是長期性的，因此我們建了一座海上浮塢，使得我們很方便的便可到達工作地區，我們的挖泥機也換了最新的，工作效率甚高。

最先引起我探寶興趣的颶風，給我們不少的幫助，它可以把海沙吹起，使我們易於探測，但是一九六四年的颶風使得我們工作拖延很久，它把我們挖出的沙吹走三分之一，因此又需要時間去重新工作了。

雲消霧散

為了工作的進行，我擴大了組織，一個由加尼福利亞州費沙先生領導的職業海底打撈隊加入了我們，費沙他們帶來了不少精確的儀器，如高度敏感的地磁探測器能很精確指示出有鐵器的位置，另外有能探測

圓，當然也比較重，我們終於取到金幣了。幾分鐘後，大家穿了潛水衣隨同麥克一起潛入水中，不久，一個個地浮上水面，每人手中都有一個發亮的金幣，今日一共七個金幣，第二天又找到三個，工作十分順利。

由於能見度大增，我們又嘗試挖第二個壕溝，我深潛海底，向下試探着，湯浦森告訴我：「我們已經潛入多泥的區域了，這裡除了沙，貝殼，和珊瑚外，一無所有」，但是當我到達溝底，清淨的海水，多麼令人驚奇呀！我沉醉在這寧靜的氣氛裡，突然，一陣沙沙的聲音，接着像淋浴似的一般白色，藍色的碎片沉下海底，我連忙拖住湯浦森，一起俯下身去用手挖掘，不到數吋深，我手觸着一個硬物，小心翼翼的終於挖出了一個完整的白色瓷碗，上面雕刻着藍色的花紋，接着又找着兩個碗和四個杯子，這真是意外的收獲。

中國江西的瓷器，二百五十年前的古物——這裡又有一段海上滄桑史——一條滿載的貨船，被巨浪所吞，它破碎的船身隨波逐流，但是這些易碎的瓷器却風采依舊，它們經過了大半個地球，首先由出產地中國利用商車運往海岸，再用中國的大帆船運到菲律賓的集中市場，從馬尼拉換每年一期的數層帆船運到墨西哥的太平洋沿岸，然後以有軌的駝車翻山到達維

金，銀等非鐵器的探測儀器。

由於費沙們的現代化儀器使我們大開眼界，當地有一位歷史教員艾倫曾經在海邊找到四個金幣，因此他勸我們在他發現金幣的附近找找看說不一定會有驚人的發現。第二天我們便開始在那兒工作，用一個噴水器把沙沖走，突然，令我們不敢相信地，地上有像是由一千個純金的西班牙金幣鑄成的地毯，隨後不斷的又有兩倍此數目的發現。

當我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桌上正擺着兩日前所找到的一些樣品，有兩個純金的圓條，一個三磅另一個八磅，另外三十六磅的銀條以及二呎長銀棍，一些金戒指，項鍊，金幣……等等，這只不過是一些樣品。

現在，我們已發現了價值百萬元以上的西班牙古寶，但是回想我們數年來辛苦的工作，這些錢又值得什麼呢？但是真正的收獲，却是在我們證實了歷史的記載！

慢慢的，我對於西班牙運寶艦隊的知識多起來了，我已發現了不少沉船的位置，希望在明年，我們能有更大的收獲！

探寶的刺激就是在等待與失望中有新的發現，我已中等度過了不日，但接着而來的，又是那無窮的期待！

(全文完)

譯自 National Geographic Jan. 19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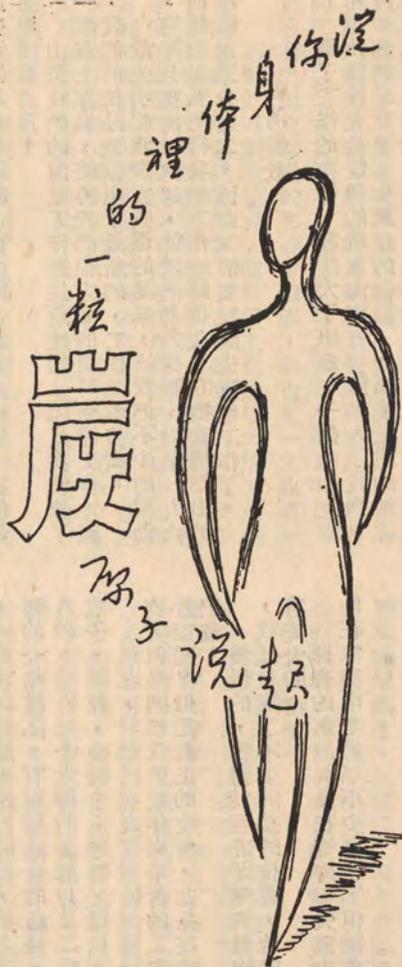
在廣漠無垠的宇宙中，其所包羅的炭原子，可以說多到了無法想像的程度。在這麼多原子中，現在，我們要在你身體中挑選出一粒來。我們所挑的這一粒，係存在於你的性X染色體中。染色體是一種非常微小的東西，這種東西經由遺傳，對於胎兒的性別，有着決定性的影響。我們現在所選的這一粒炭原子，就是當你母親因生你而懷孕的那一刹那，所遺傳給你的。這一粒炭原子，從你母親受孕的那天起，一直到現在，它便在你身體的某一個細胞中，安然地躺着。

炭原子是什麼樣子？這個問題，誰也答不出。同樣，問到其他原子的形狀，也沒有一個人知道。因為原子的體積實在太小了，小到根本看不見。因此，對於原子的型態，我們只能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觀察。那就是，構成一粒炭原子的部分有幾？那些部分又是如何結合起來的？

我們所謂某種原素的原子，就是指把某種原素分析到最後，仍然具有某種原素特質的一種微粒。所有原素，無論是氫、氧、炭、金、鈾……，其原子結構，大體上都是相同的。這些原子，一律都是由三種最重要的東西所構成。這三種東西，一是帶陽電的質子（Protons），一是中性的中子（Neutrons），一是帶陰電的電子（Electrons）。

今天構成你身體裡面的東西，係來自數千年前一顆星星的火山。

一個比較完全的原子概念，應包括它的型態，它的形成，它的作用，以及它在世界上所處的地位。從一百多種原子中，要找出一種大家所熟知，而又與人生關係最密切的，我們認為只有炭原子。在所有生物細胞內，都充滿了炭原子。就我們目前所了解的，宇宙之中，要是沒有炭原子，那一切生物的存在根本便不可能。



J. Bronowski 著
洪傳田 譯

所有原子的結構，都不外是這樣：中間，是一個具有重量的原子核。這個核是由質子及中子結合而成的。原子核的外圍，則是電子。電子與核心的關係，恰如行星之於太陽，由電子環繞着核心作永無休止的運動。

各種原素的原子，皆具有各種不同的性質。各種原子性質之所以不同，可以說完全由於組成原子的部分，在數量上有着差異的緣故。例如：氫，是一個質子；氦，是兩個質子（通常，還有兩個中子）。如此類推，以至造成自然界一百多種不同的原素。

在自然界各種不同的原素中，炭原子的順序居於第六位。那就是說，在一粒炭原子的核心中，共有六個質子。通常，還有六個中子。另外圍繞這個核心而轉動的，又有六個電子。由於質子帶陽電，電子帶陰電，根據同性相斥，異性相吸的原理，核心與外圍，便構成一個互不分離的整體。你身體中那粒X染色體的原子，就是這樣結構的。

炭原子具有炭的性質，但是，所謂炭的性質，究竟存在於炭原子的那一部分？而炭之所以為炭，是否就是由於有了這種結構的緣故，才成為炭，而不成為別的東西？

對於這點，第一，我們要問，一粒炭原子，是否

必須含有六個電子？我們的答案是：不一定。因為有些電子是會自動溜走或被強迫脫離的。任何炭原子，雖然其電子發生了游離現象，但其核心所具有的炭的性質並不變。第二，一粒炭原子是否非得有六個中子不可呢？這也不一定。因為炭的種類非常紛繁，有的炭原子其核心便常含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中子。現在，把上面的兩種情形除開，問題便很顯然，那就是，炭的性質，完全決定於質子的數量上面。換句話說，凡是炭，在其原子核中，非含有六個質子不可，這些質子的數目是一定的，多一個或少一個都不行。

炭原子是如何構成的？它真就是由於上述的這部分所合成的麼？我們的答案是：一點也不錯。就以你這粒X染色體中的炭原子來說，在它還沒有通過那無邊無際的太空，到達我們的地球以前，它就已經有一段很不平凡的歷史了。炭原子的降生，一般來說可分為三大階段。

一切炭原子均係產生於一個新興的星球之上。所謂一個新興的星球，其實便是一群氫核子。也就是由一群質子所形成的巨物。這個新形成的星球，因為熱度非常高，因此質子的活動便也非常之快。當這些非常活躍的質子聚集在一起時，常常便會發生相撞的現象。假如有兩個質子互相撞擊，同時其中的一個克

生大爆炸。由於這一爆炸，炭原子便和其他原素星散於太空之中，並且與充滿太空的氫原子相匯合。

後來，當太空裡的氫原子又組成另一星球時，這個新興的星球，便含有不少的炭原子及其他原素。我們知道太空裡面，是不斷有新的星球形成的。像我們的太陽，便是其中的一個。太陽距今，已有三四千萬年以上的歷史。在太陽形成了相當時間之後，由於宇宙間發生了一個偶然的變化，於是地球及其他行星便由太陽裡分裂出來。你身體中的這粒炭原子，本來也是太陽裡的一部分，當地球及其他行星，從太陽裡分出時它便跟着來到地球上。這就是你這粒炭原子的由來，也就是地球上一切炭原子產生的第三階段。

你身體裡面的這一粒炭原子，從它形成的那天起，就始終沒有變動過。炭原子的本身雖不變，但它却能轉化為其他東西（生物或無生物）的一部分。不過它雖然能轉化為其他東西的一部分，但從原子這個角度來觀察，炭原子仍然是炭原子。

你身體裡面的一粒炭原子，也許曾經是一粒鑽石的一部分，鑽石就是一種純淨之結晶。後來，它也許因為受到了摩擦而自那粒鑽石上滑落下來。在它滑落之後，它又可能與兩個氧原子結合起來而成了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又可能被某種植物的葉片所吸收，在

服了另一個所帶的電之阻力時，被克服的質子即喪失了原有的電荷而變成了中子。於是，質子與中子遂結合起來而形成一種新原素的核心。這種由一個質子和一個中子所結合而成的東西，我們叫它為「重氫（Deuterium 或 Heavy Hydrogen）」。重氫有時又會征服其他的質子和中子，於是便形成了氦的核心。在一個新興的星球上，由原始的氫的宇宙，進而構成氦的宇宙，這一產生新原素的基本過程，便是一切較重原子產生的第一步。從炭原子來說也就是它產生的第一階段。

從一個新興的星球，變為一個完全的氦的宇宙，其間不知要經過多少百萬年。在氦的宇宙形成時，氦原子與氦原子間，彼此又必然相撞。氦原子的相撞，不僅僅限於兩個，有時且有三個。當三個氦原子由相撞而結合的那一刹那，便是炭原子真正誕生的時刻了。幾千萬年以前，由於三個氦原子經由相撞而結合這一點，便是炭原子產生的第二階段，這個階段，可以說是具有決定性的。

現在，我們進一步要問，炭原子又是如何到達地球上來的呢？根據上面所說的，氦的宇宙，在不斷地產生炭原子，及其他較重的新原素。當很多較重的原子擁擠在一塊，到達了相當的程度，這個星球便會發

葉片裡它便變成了醋。這株植物，被牛當作了食料。而你母系方面的某位祖先，一天，恰巧飲了由那頭牛所擠出的奶，或者吃了由那頭牛所做成的牛排，而這粒炭原子不是在那杯牛奶裡，便是在那塊牛排上。

於是，這一粒炭原子便進入了你母系祖先的身體，並且湊巧成了他的性染色體的一部。性染色體，按遺傳定律是會由父母遺傳給子女的。到你母親的那一代，她剛好由遺傳而得到了這粒炭原子。這粒炭原子自進入你母親的體內，便變成了兩個染色體的一部分。這兩個染色體又剛好進入你母親的某一個卵子裡，而你就是由那個卵子發育而成的。這粒炭原子，將來也許又由你遺傳給你的下一代也說不定。

不過，假定你這粒炭原子，在你百年歸天之後，仍然在你身體裡，那它會轉變為泥土。在那堆泥土上，由某一株植物，把它吸收起來。於是，它又會在植物動物的生活史裡，重行作一連串不同的表演。

這一粒炭原子，下次進入人體，也許會變成骨骼的一分子，也許變成指甲或毛髮的一部分。後來，也許又飄流到空氣中，變成了二氧化碳。在變成了二氧化碳之後，其進出於人類的肺部，也許會達好幾千年。一個人肺部裡的空氣，經常所含的原子數，大約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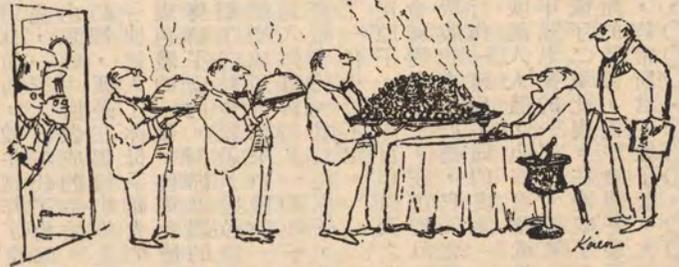
○○○、○○○個。因此，一早一晚，我們所呼吸到的原子，也許曾經被某一位古人，就你所想像得到的，如密契朗基羅 (Michelangelo)，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或摩西 (Moses) 所呼吸過。另外，你現在的這粒炭原子，在若干年後，也許進出於某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天才人物的肺部，那也並不是沒有可能的。

還有，也許在經過這一段漫長的時間之後，你的這粒炭原子，將進入某種動物的血液裡；而那種動物却直到現在還沒有演化出來。然後，再經過若干年，它也許又將變成泥土，隨着某種礦物埋藏在地下，而這埋便又是好幾百萬年。過了幾百萬年之後，碰到有機會，也許它又會再度回到世界上，來過着像從前那種循環不息的生活。

炭原子的循環，有無止境呢？誰也不知道。像你這粒炭原子，當它成為炭原子的那時起，四千多萬年來，根本就沒有發生過什麼變化。因此，誰也不敢說，它的這種情形不會永遠繼續下去。甚至我們還可以說，也許有一天，地球被太陽熔化了，那時，你的炭原子又可能返回太空；在太空裡，也許有一天，它又會被另一顆新形成的星球俘虜了去。在一顆星球上，也唯有在一顆星球上，炭原子才

可能突然宣告消滅。在那裡，當它遭受其他原子的猛烈衝擊時，也許會碎成片片。而它的那些碎片又將作為構成其他一種新原子的原料。這麼一來，也唯有這麼一來，炭原子的一切作用，才算完全終止。從這一點看來，炭原子完全和人一樣，到了某一天，它也會壽終正寢。我們知道，人於物化之後，他的遺體，經過分解又可能被另一個人所吸收。同理，炭原子在它解體後，它的各部分也會以另一新原子的形式，重行出現於這個大千世界。

原載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漫畫·「這不是我點的菜。」

美國歷史上第一位 最偉大的黑種女人

伊莎白娜·瓦格納

——著名的婦女領袖，堅強的廢奴主義者和女權運動者——

生命已邁過她而去。

她醜陋，上了年紀，又是個黑人。在偌大的紐約城孤單單地。沒有錢財，沒有朋友。她的家庭離散，婚姻破裂，姓氏受辱——生命已邁過她而去。當伊莎白娜·萬·魏琴納 (Isabella Van Wagener) 在一八四三年春天，回顧她的一生時，確是這樣地想着。回顧，默想，伊莎白娜開始對上帝說話，這是她的習慣。要問她祈禱什麼，那就錯了。伊莎白娜對上帝說話，就跟人對人說話一樣，爭辯，請求，商量。

她現在想知道她為什麼而生。她為什麼把她帶到塵世？是要她來洗碟鋪床，討人歡喜，在白人面前卑躬屈膝？這就是一切？就是生命的真諦？一八四三年，在紐約城一座屋子的房間裡，這個黑女人問了上帝這些問題。

從某處，從四壁，從房頂，從週遭的空氣，出來一個答覆。一個聲音充滿室內，一個空靈的現身。那聲音說她並不真是伊莎白娜·萬·魏琴納。那末，她是誰呢？聲音說，另外有個人在她裡面。並且告訴她，那人是誰，她應如何去發揚她的人性。

Lerone Bennett Jr. 作
劉康震譯

伊莎白娜驚奇站起來。那時，她剛在一個白人家當女僕，一連做了幾天鋪床洗碟工作。可是這個新人，這個身份不明的人，在她內部燃燒。漸漸地，伊莎白娜把自己看做搶劫與錯誤的可恥制度中的共犯。「富人搶劫窮人，」她說：「窮人互相搶劫。」伊莎白娜決心反對這個制度。六月的一天早晨，她去見她顧主惠丁太太，說要到東部去。「爲什麼？」惠丁太太問。一個既不識字，又沒有錢的黑女人，到東部去有什麼事呢？伊莎白娜說聖靈在呼喚她，「白兒，」惠丁太太說：「你瘋了。」伊莎白娜說她的名字不再叫做伊莎白娜。「我的名字，」她說，直起她那足有六尺的身軀，「叫做蘇約娜·屈羅絲」(Sojourner Truth)。上帝命名我爲蘇約娜(註：蘇約娜 Sojourner 意爲寄寓者)，因爲他要我到全國各地旅行，說出人的罪過，作爲一個印證。」

碟子沒有洗，床也沒有鋪，蘇約娜·屈羅絲跨出惠丁家的廚房，走向不朽。同一天早晨，一八四三年六月一日，她走出「醜惡之城」紐約，往東北方旅行。她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高大，匆忙，頭上包塊花手帕，肩上吊個布袋。身邊只有兩毛五分錢，不過她的心是充盈的。時常中途停下來，發抒心中的愉快。她這樣前行，徒步，預言，傳道，說教。如是年復

白娜這瘦小的女孩，只值一百元。買主約翰尼利，在附近有農場。尼利和他太太都是殘忍的人物，常常把這小女孩打得背上血流如注。

女兒受到這樣的待遇，使鮑弗雷感到悲傷。他從冷漠中奮起，勸服另一家買下了她。以一〇五元成交，伊莎白娜便做了斯克佛家的看門人，那是一個酗酒，賭咒，擁有一個酒店的家庭。在這裡，她學會一套精選的淫辭浪語，和不依俗例的接近生活。後來，她被介紹到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在約翰·杜芒特——一個殷實的地主——家裡。他用三百元買到了她。這時，伊莎白娜是個高大強壯的十幾歲的女郎。不久，便跟一個奴隸同事湯瑪士結婚，他比她大得很多。伊莎白娜有五個小孩，不過，其中幾個，好像是她主人杜芒特所生。

即使在這樣的早期，伊莎白娜便是一個相當錯綜的人物。神秘，恍惚，別的奴隸把她當做「白種人的黑人」，這一點也沒有使她受到白種人的鍾愛，他們對這個高大的，有着夢幻眼睛的黑種女郎，感到有種深沉的，未受約制的，和不可約制的東西。伊莎白娜受白人婦女普遍地嫌惡，並非偶然。杜芒特太太故意把這個美好的女奴的生活，搞得可憐。她想盡方法，以使伊莎白娜做錯爲樂。然後要求她丈夫，鞭打這個

一年，名氣漸增。沒有多久，便站在爲人權而奮鬥者的前列。今天，她與哈利特·杜布曼 (Harriet Tubman) 並立，成爲一長列非常英勇的黑人婦女的典型偶像。哈利特，史托埃稱她爲利比安女預言者 (Libyan Sibyl)；亞瑟·浮塞特說她是「上帝的愚人 (God's Fool)」；奧立佛·吉伯特——她第一個傳記家——說：「從她那紛紜生活的實況中，可以探索出一個天生有力的心靈的活動力——一個未受教育與傳統習俗縛束的無畏心與孩子的單純——品格的純潔——對原則大膽的堅持——和換個環境，便易造成一個聖女貞德 (Joan of Arc) 的天生熱忱。」

這個非常的女人，是美國產生的少數幾個奇人之一。大約一七九七年，生在紐約卡次基爾山麓的休勒，生下來是個奴隸。她的父母鮑弗雷和毛毛貝特，是個祖籍荷蘭的哈登堡上校的奴隸——他們一家都說荷蘭語——奴隸制度是用來摧殘黑人男子的，很快便榨乾鮑弗雷的精力。毛毛貝特雖然不受同一壓力，也在這種制度下凋衰。但她保持一種期待的感覺，而她的熱忱，特別是她對宗教的迷信，深深地生根於伊莎白娜——她十到十二個兒女中最小的一個——的心靈中。

哈登堡上校死後，毛毛貝特的兒女被拍賣。伊莎

頭強的女郎。

在恐懼與忌憚交逼之下，伊莎白娜更加抑鬱。杜芒特的產業上，有條小河，河中有個小洲，在洲上高蔽的柳林中，伊莎白娜尋找慰藉，把她的煩惱訴諸上帝。却無意中練成一種有力的說話方式，使她日後成爲一個反奴隸十字軍的巨人。

一八二六年——大約是她依紐約的漸進釋奴法可獲解放之前一年，她帶着一個兒子從主人那裡逃走。教友派的萬·魏琴納收留了她，後來，並滿足了她主人對身價的要求。伊莎白娜領受她恩人的姓，以家僕的身份，在鄰近做事。

這段時期，伊莎白娜找到了耶穌。雖然她跟上帝有不同尋常的個人關係，但她從沒有做過禮拜，很少，或者全沒有關於基督信仰錯綜紛紜的知識，她接近耶穌，不是經由別人的言詞，而是經由個人的體驗。

有一天，她對舊日的一切發生幻想，決定回杜芒特家。但最後一刻，上帝「以閃電般的突然」介入，顯示給她「上帝無處不在。」伊莎白娜立即止住，喊道：「啊，上帝，我以前不曉得你這樣偉大。」沉思於這個事實，伊莎白娜得出她太渺小，不能接近上帝的結論，便請求一位居間人，這時，據她說，在她與

上帝之間，顯出一個空間，出來了一個人影。「你是誰？」她驚問，又說：「我認識你，我又認識你。」

當她重覆這幾句話時，她後來說，影像凝注成一個可辨的形體，她叫道：「這是耶穌，是的，這是耶穌。」

以上帝的力量為後盾，伊莎白娜現在轉而面對世界，心中爆發着快樂。她看見耶穌，她說：「作為人與上帝之間的橋樑，經由他，愛像泉水一般流瀉。」自此以後，無論在哪裡講話，她都要說：「當我發現耶穌時。」

不滿足於，或者是正因為她那有名的見證，伊莎白娜繼續追求光明。關於這事，以她在紐約城的經歷顯示得最清楚。她帶着兒子彼得，於一八二九年，遷入紐約，立即加入教堂街的AME真基督徒教會，成為伊利亞·皮爾遜的僕人和支持者。皮爾遜是個天生的宗教狂，相信他自己是伊利亞斯 (Elias [The Fishbite])，受命招集「在卡麥爾 (Mount Carmel) 山下的以色列人」，他心目中的卡麥爾，便是紐約的保歐利山 (Bowery Hill)。

使情形更加複雜的，是羅伯特·馬修的出現。馬修是個自稱為猶太人的非猶太人。他是在刮臉時皈依

的。有一天，他坐在轎子前面，膝上擱着一本聖經，忽然受到其中一節的啟示。便放下肥皂，喊道：「我發現了！我發現一段經文，證明沒有一個刮臉的是真正的基督徒。」他立刻拋開剃刀，改換姓名，變為猶太人馬太。一八三〇年，他預言紐約州奧爾巴尼城的迫近毀滅。這事沒有發生，但馬太逃離該城，定居紐約，發現他跟皮爾遜是「靈魂的近親」。馬太使皮爾遜，伊莎白娜，和其他幾個紐約人——有些是精明巨富的商人——信服他是上帝，或者，至少是聖儀在塵世的化身。一個新的社團組織起來，以馬太為聖父上帝，皮爾遜為施洗的約翰。馬太說：「一切（歸於）公有，」團員，包括伊莎白娜在內，從銀行取回他們的積蓄，交由馬太支配。

馬太赫然穿起有十二個繸子的華麗僧袍，說那代表以色列的十二部族。宣稱現在是建立一個「新耶路撒冷」的時候。團員們，包括班傑明·富爾格——一個傑出的紐約商人——在內。懷着這個目標，前往星星 (Sing Sing)。從不欠缺主意的馬太，這時宣布「靈魂的配偶」的教義。他說，每個人都有「一個靈魂的配偶」每個人都有權利，不，有義務去拆散凡俗的婚姻，來迎合「靈魂的配偶」。馬太的瘋狂中亦有步驟。不久，他便「發現」他和迷人的富爾格太太是

「靈魂的配偶」。這一驚人的發現，為富爾格先生與其他團員安然接受，馬太與富爾格太太便成了情人。接着，有個特別的儀式，團員各找自己的情人，於是整個事情，變成極端的複雜和淫慾的放蕩。唯一沒有捲入這些經歷中的，好像就是伊莎白娜。但她坦然指出，這並不是由於她性格的堅強，因為在「新耶路撒冷」，證明不可能有她「靈魂的配偶」存在。

馬太的人間天堂，事情越來越糟。皮爾遜得了像是癩癩發作的重病，馬太公然拒絕請醫，皮爾遜死。懷疑的親屬要求驗屍，發現砒毒。「新耶路撒冷」便於此時，在如火如荼的謀殺與性雜交的頭號標題中解散。馬太被捕，受審，獲釋。伊莎白娜沒有直接牽涉到此案，但被顯著地描述在富爾格——這時又跟太太重修舊好——的答辯中。伊莎白娜控告富爾格誣謗，陪審團詳察所有證據之後，發現她並沒有捲入「新耶路撒冷」的曖昧行徑。在那一天和那個時代的一個驚人表現中，這個黑人女人被判獲得一筆損害賠償費。

稍稍有錢以後，也大大地變得聰明，伊莎白娜重理生活的頭緒。她的兒子，却因疏於管教，交結損友，走向毀滅。同警方有過幾次小的牽連，被友人勸去航海，一去無踪。

就在這時，伊莎白娜決心離開紐約的「巴比倫」

，拋棄姓名和從前的她，成為蘇約娜·屈羅絲，前往新英格蘭，她一哩一哩地步行，夜間則在能找到住宿的地方停息，跟窮人或富人，好人或歹人一起。有時，她也作事，只接受「夠付凱撒 (Caesar) 的獻金」的錢。「東」行途中，她參加不論何種的宗教集會。但因信心日增，她也開始主持自己的集會。在這些會上，她唱歌，演說，往往使聽者落淚。

在這時期，蘇約娜對世界構成一個有系統的全新的看法。雖然她從沒有學過讀和寫，可是她對聖經與憲法的新奇解釋，却令神學家和律師咋舌。「你們讀書，」她被這樣引述，「但上帝自己教我。」

付錢請成人對她讀聖經，是蘇約娜的習慣，但不久便放棄這樣。成人們堅持一面讀，一面講，而講解正是她所不要的。後來，她偶然想到請兒童來讀，他們不但加解釋，並且對她那要求他們對某一單行，誦讀再三，直到她的心靈，窺破字殼含義的習慣，也不過問。

去新英格蘭途中，蘇約娜深感罪與慾的痛苦。在麻州北安普敦定居後——她在那兒居住有年——這位傳道的預言家，成為反奴隸制度的擁護者和提倡女權的鬥士。將近五十歲時，她離開新家，開始一連串旅行，這些旅行，使她成為提倡女權與反對奴役的領袖

一個贊成奴制的俄亥俄人，有次對她說：「老太太，你以為你談論奴隸制度有什麼用嗎？以為別人會關心你所說的嗎？……爲什麼，我對於你所說的，並不比被跳蚤咬更關心。」

「你也許不，」蘇約娜回答：「但上帝會，我要讓你不停地癢。」

蘇約娜·屈羅絲從美國的這一頭到另一頭，讓他們不停地癢。這個有力量的發言人，有着低沉的幾乎男性化的聲音，可以充滿最大的會堂，她以令人震驚的幻想和扣人心弦的隱喻抓住聽衆。有次，她在一個遭受虫害的地區講話，對美國憲法作探討的分析。「孩子們，」她說：「我對上帝說話，上帝也對我說話。我在外面，在田野和林間對上帝說話，今天早晨，我走到外面，越過圍牆，看見小麥昂着頭，顯得非常壯大。我走上去，一把拿住——你會相信——那兒沒有小麥。我說：『上帝，這小麥怎麼了？』」她說：「蘇約娜，有個小鼯鼠（殺家虫）在裡面。」現在，我聽到關於憲法和人權的談論，我走上去，拿住憲法，它顯得非常壯大，我試探我的權利，却一點都沒有。於是我說：『上帝，這憲法怎麼了。』」她告訴我：「蘇約娜，有個小鼯鼠在裡面。」

當她成爲反奴隸的發言人時，蘇約娜也成爲刁難

者與無賴漢的衆矢之的。那時，在伊利諾，俄亥俄，印第安那等州，贊成奴制的情緒，正在盛行。蘇約娜和其他黑人演說者，累遭磚頭與咒罵的夾擊。但北方那些贊成奴制的人的惡毒詬調，却在北印第安那的一個晚上，達到最高峯，或者，也可以說是最低潮。蘇約娜在共濟會堂演說，有個叫做史楚恩的醫生，起來反對，他說，有人認爲蘇約娜是個喬裝女人的男人。他提議要一位女聽衆帶她到後台，脫衣檢驗。這個提議促成一陣狂吼，全場男女，都站起來大呼大叫，唯一冷靜的人物，是蘇約娜·屈羅絲。她把女帽脫在地上，走到台前。

「我的乳房，」蘇約娜喊道：「奶過好多白人的嬰兒，甚至在需要奶我自己的嬰兒的時候。這些嬰兒中，有的已長大成人，便是在他們吃我這黑人的奶時，我覺得都比你們當中任何一個有男人氣概得多。」

她突然撕開前襟，「我把我的乳房，顯示給全體聽衆，」她叫道：「我這樣做，不是我的羞恥，而是你們的。這兒，你們自己瞧。」

蘇約娜伸出一個瘦長的手指，刺向那個懷疑的醫生，「難道你，」她問：「也想吃奶？」

在第二屆婦女參政運動年會上，蘇約娜也得到同樣的精神與品格的（雖然更爲口頭化的）勝利。一八

「那邊那個人說，女人須被扶上馬車，攙過壕溝，到處佔最好的位置……可是，從來沒有人扶我上車，攙我過泥濘，或給我任何好的位置——我不是女人嗎？」

群衆向來不穩定，對她的話喃喃地贊同。
「看看我！」她命令式地說：「看看我的手臂。」

「我犁過田，種過地，收過倉，沒有男人能領我的先——我不是女人嗎？」

群衆這時開始生動起來，說：「是的。是的。」
「我生了五個孩子，親見他們被賣做奴隸，當我哭出母親的悲傷時，除耶穌外，沒人聽見——我不是女人嗎？」

一而再，再而三，蘇約娜重複這個有韻律的問題，聽衆則在每次重複時吶喊，呼叫。

這高大的女人，這時轉而攻擊另一面。
「那邊那個穿黑衣的小男人說，女人不能有男人那樣的權利，因為耶穌不是女人。」蘇約娜挺直身軀，聲震四壁地問：「你的耶穌是那兒來的？」

教士無言地坐着。蘇約娜則雷霆般地重複她的問題：「你的耶穌是那兒來的？」
她技巧地停一停，然後回答：「從上帝和一個女

五二年，會議在俄亥俄州阿克朗舉行。蘇約娜被旗幟分明的朋友和敵人所把持，後者堅稱，女權的爭議，在大衆心目中，如與黑人的權利結合，將會受到損害。結果雙方默契，不讓蘇約娜發言。蘇約娜對這無疑地有所警覺，但她不露聲色。在各個議程當中，她在代表們之間走動，售賣她一八五〇年刊行的自傳，其他時間，便無精打采地坐在台旁一角，雙眼緊閉，心靈顯然離開老遠。結果是女權擁護者在反對聲中龜縮。有個男人嘲笑平等的觀念，引證女人須被扶上馬車，不能負擔份內努力的弱點。另外有個擔任神職的人說，事實歸事實，事實是女人對於宗教的發展，沒有貢獻，自然，夏娃可能例外，但夏娃，提得越少越好。

就在這時，一個巨大的黑影，開始在講台附近展開，過了一會，聽衆才明白怎麼回事。幾十個婦女站起來，大聲大叫：「不要讓她說話！不要讓她說話！」

蘇約娜不肯退讓，大感狼狽的主席，終於讓她講「一兩句」。這岸然的黑女人，跨上講台，摘掉女帽，面向懷着敵意的聽衆。「孩子們，」她說：「一個如此喧嘩的地方，一定有什麼亂了秩序。」

蘇約娜轉動脚跟，指着一個男人說：

人那兒來的！男人對他沒有做過什麼。」

這時敵人消滅，白人的女權主義者都站立起來，揮着美麗的平帕歡呼，蘇約娜注視她們片刻，唇邊掛着一絲苦笑，不靜地說：「麻煩你們在聽；現在，老蘇約娜沒有什麼可說的！」

在這次反擊——美國演說史上一次最漂亮的當場反駁——中，蘇約娜顯示出她作人的基本特性：熱忱，鎮定，和超過書本與學校的智慧。她也充滿着潛在權力感。有次，她說，她感到好像「國家的權力在（她）裡面。」這種權力，逆生在她對上帝不可抗拒的現身與權力的神秘感中。跟蘇約娜在一起，隨時都是禮拜天，隨處都是禮拜堂。

南北戰爭期中，蘇約娜獻身於戰爭工作，看護北軍的傷患，改善野營的衛生設備，選對林肯作了一次值得紀念的拜謁。

那時，華盛頓是黑人男女未經標明的戰場。特別使黑人激怒的是金克勞運輸系統。蘇約娜對這系統正面攻擊在「白人的」馬拉的街車上，發動一連串的「坐進去 (Sit-in)」。不過她這種「坐進去」，並不是特別的非暴力。當街車停下來搭載白人乘客時，蘇約娜便跳上車，讓車掌來摔她下去。有個車掌接受這一挑戰，觸傷這個年長的黑女人，她便控告公司而獲

勝。

戰後，這個老兵在密歇根州百特克里克買座房子，定居下來，和兒孫過家庭生活。可是她並沒有長留在家庭的退隱中。南方的白色恐怖與重建計劃的支離，使她起而行動。她敦促已武裝的黑人到北方來，在那兒他們可以一戰，她要求國會劃地撥款，在蠻荒的西部，建立黑人殖民地，「美國，」她說：「欠我的人民一些紅利。她選得起，她應該選，我要他們了解，對黑種人有一筆債，永遠還不清。那末，他們至少應該補正。」

這時，蘇約娜進入生命的冬季。很多人相信她已活過百歲，她對她一生的戲劇性，始終保持警覺，不作任何解釋，來干擾別人敬畏的信心。

事實上她已接近九十，她的身體最清楚。雖然受到熱毒和靜脈潰瘍等病的摧殘，她仍舊繼續那單獨的，無望的為公平的重建而作的奮鬥。沒有人注意她的請求，便回歸百特克里克，等待終期。她對未來懷着希望和光明遠景地在等待。「這些有色人，」她說：「將把白人帶出埃及的黑暗，進入可驚異的光明中。白人做不到，只有黑人能夠……黑人將成爲一個人。你認爲上帝讓他們一輩子受鞭笞和搶劫，而不爲了什麼！」

蘇約娜經常說，死亡不是終了，而是開始。就跟走路一樣，她說，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上三點，蘇約娜·屈羅絲，這位美國的奇人，跨過了兩房之間的門檻。「我不是去

死，親愛的，」她說：「我是回家，像一顆流星一般。」

譯自 EBONY 雜誌

酒 話

愛爾蘭人富於幽默，尤喜歡以酒爲嘲，但事實上却並不個個都是酒鬼。下面是流傳於愛爾蘭之間，有關酒的笑話。

「醫生警告我要少喝酒，他說每天只准我喝一次。不過到現在爲止，我已經喝到一九八七年的一月六號了。」

「威士忌殺人之多超過了子彈。」

「你的話不錯，可是你總不至於希望在肚子裡不裝酒而裝滿子彈吧。」

「他們說喝酒會短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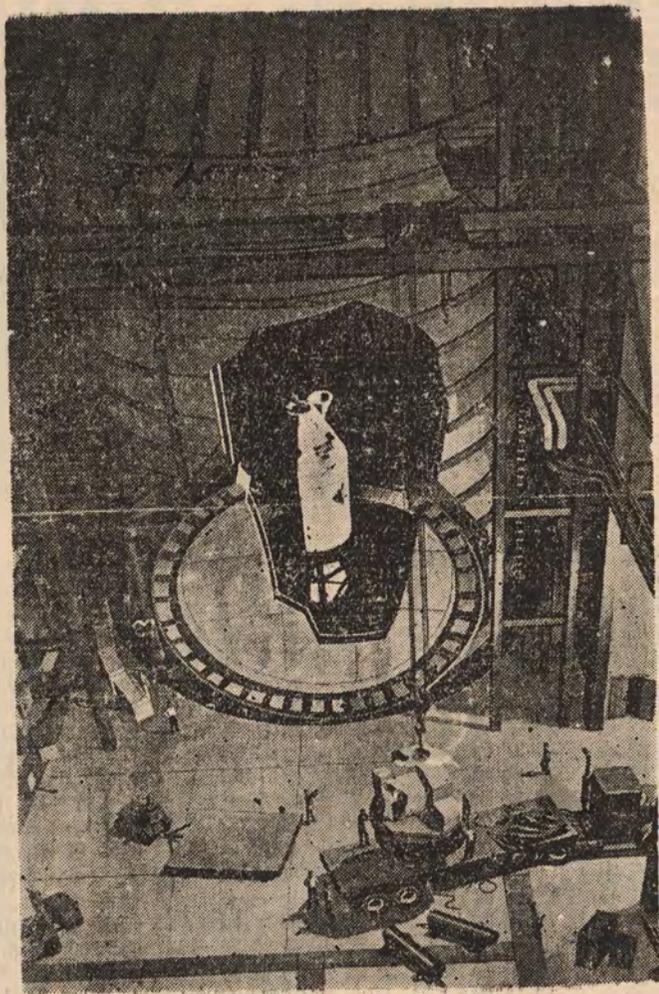
「是的，可是喝酒的人在同樣長短的時間裡，見識要加多一倍。」

法官對被告嚴肅地說：「年青人，你目前所遭遇到的悲慘境遇，都是由於酗酒而來的，酒是惟一

的罪魁禍首。」

「庭上，你的話我聽了真開心，」年青人嘆一口氣回答着：「每一個人都說是我的錯，只有你才

明察秋毫。」



太空人訓練記

芸

譯

本文係由美國太空署太空人訓練中心的指導勞勃·吉露斯博士(Dr. Robert R. Gilruth)所撰，他從一九三七就開始飛行事業，隨後就率領了科學家工程師從事「水星」發射工作，為美國太空事業的先驅人物，貢獻良多，曾獲甘迺迺頒發的總統獎章，本文對太空人訓練有極詳盡的報導，從內行人的話中，可以看到太空人並非是一日所成，隨意排選的。

今年是「双子座(Gemini)」年。

美國強大的「太陽神二號火箭」(Titan II Rocket)帶着双子座太空艙從甘迺迺角發射，二位太空人，漫遊太空造成了本年度最大的新聞，也成為太空發展史上的一項最新的成就。這二位太空人為了準備這次的發射，接受過種種嚴格的訓練，訓練的地點也遍歷全美。

他們聽過幾百種專題演講，閱覽過幾千種文告，也開了無數次的技術性會議。

身體曾經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磨練過，包括：加速度，無重量，噪音訓練，劇冷劇熱，振動，無定向，固定不動等等的嘗試。

他們曾經學習在巴拿馬熱帶叢林以及內華達大沙漠裡生還的方法，學過地質方面的知識：火山口，冰洞的構造，還用鶴嘴鋤擊過堅硬無比的玄武巖，油頁岩。

曾經參觀過不少工廠，看過太空船是怎樣製成的，還有分門別類

，各色各樣新奇的訓練項目，真是名目繁多，美不勝收。在這麼多的項目中，主要的訓練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如何能使太空人在遭遇到情況後，生還回來。

由於美國作了這樣一個周詳的訓練計劃，使得美國在太空人方面佔了最具權威的地位。太空人也得其所哉，他們靠着超音速追奔着太陽，從佛羅里達到加利福尼亞，長島到俄勒岡，聖路易一直飛到國都華盛頓。

最後飛回到「老家」。

「老家」是國家航空暨太空署太空人訓練中心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s Manned Spacecraft Center) 位於德州的休士頓。那裡有一片一千六百二十英畝的土地，有實驗室和辦公廳，目前最時行的探險：月球旅行就在這裡研究和試驗。

要明瞭其發展的神速，我們翻翻太空的歷史，不到二年之前，我和古柏少校 (聞名全球之太空人) 站在水星控制中心 (Mercury Control Center)，那時的衝力只有四千磅，還是當時單人太空艙中飛得最久的一種，能飛行三十四小時又三分之一。現在「双子星」可帶二個人，有七千磅衝力，並且飛得更久。

，實有天壤之別。

舉個例子來看，在九層高的發射大樓左邊，有一間一百二十呎高的屋子，裡面擺設了太空艙和月球的模擬環境，艙上充滿了氮氣，使「太陽神」之表面冷到攝氏零下二百八十度——這是月球夜間的溫度，而另一面，則架了探海燈，使艙面溫度高到二百六十度——月球白天的最高溫度。

我們最初登陸的人，不準備要他們忍受這樣的溫度，他們登陸的地方將不在太陽直接照射的範圍之內，而是在地球反射光度的區域中。但是太空衣仍需設計，而且要經過很嚴格的試驗，沒有這種精工設計的太空衣，那就等於旅行到一個地方，一脚站在烤鍋上，而另一腳則踏在水洞裡。

說起太空衣，除了注意冷熱的絕緣外，背後還要裝一個支持生命的東西——氧氣筒，並且在真空的壓力下，太空衣必須變硬，來阻止靈活的運動，這些也都要考慮的。

太空人在此訓練中心將會受到很有效的訓練。這裡目前有二十多棟大樓，將來預計會超過六十，看起來很像一所現代化的大學，辦公大樓左右環繞着橡樹，松樹和噴水池，成群的大科學家們都在這裡埋首工作，解決人類在太空中種種令人不能置信的疑難。

「双子星」不過是月球飛行的中間產物，它是用來研究無重量飛行的效果，和同軌發射二枚太空船的技術。爲了以後登陸月球，還要練習太空會合的技術。在察理·瑪休斯所領導的「双子星」計劃中，太空人就有這種複雜的操縱。用無人控制的太空車「愛琴納」(Agena) 和「擎天神」(Atlas) 分別發射出，然後在空中會合。

相信在一九七〇年之前，三十四層高的阿波羅——農神五號 (Apollo-Saturn V) 將帶着人類登陸月球。太陽神包括二個艙：五萬七千磅的 (Command and Service Module) 和二萬九千磅的 (Lunar Excursion Module)。前者可載三個人來往於地球月球間，後者可載二個人，登陸月球後，利用前者在空中會合後返回地球。

假如「水星太空船」在歷史上比作懷特發明的飛機的話，那末「太陽神」就如目前的噴射飛機了。太空技術的進步是加速度的發展。半世紀飛機只進步到此地步，而太空發展不過十年已經趕上，以後如何真是不敢想像。

我擔任太空署太空人訓練中心的指導，就眼看這種技術的成長，我記得在一九五八年開始發射「水星」的那種情況，與今日具有最新式設備的太空艙來比

這所大學，由二千二百名全美最有經驗的航空暨太空問題的工程師和科學家所組成，另外還有二千二百名的技術人員和行政人員協助。他們除了研究太空發展及發射問題之外，尚花不少時間在教室裡。教授學生並且還互相討論。

我們的學生不用說就是聞名全球的太空人，他們的訓練是最昂貴的，每週五十小時，要二年到五年的訓練才夠資格作一次單飛。訓練完成後，每人都要駕一次太空船去作登陸月球的嘗試，那個價值更是花錢，全部受訓的費用都抵不上。

至於訓練的課程，在太空學歷中，還只算是大學程度的教育，雖然大部份學生都獲有理工學士的頭銜，並且其中尚有十年以上的噴射機飛行經驗，和在試飛學校 (Test Pilot School) 的研究生。

選擇太空人也相當嚴格，他們必須是有經驗的飛行員，體格健全，個性穩健，處事冷靜，他們都有在最危險的情況下飛行過，其中九位還作過戰，人人都能在恐懼驚慌下面臨現實。

我們的太空人，說起來令人不相信，一共只有二十八人，六位是以前「水星」的老隊員，九位是目前「双子星」的隊員，另外十三位是剛進來的，只完成了第一個學年的訓練。今年將要選擇十二位以上的太

空人，挑選的重點，將強調他們的「科學」知識。下面將談到訓練的項目，太空人訓練可劃分為四大項：

第一，太空艙——每位太空人必須熟悉並了解太空車是如何建造的，如何駕駛的。

第二，太空環境的認識——由於月球的地心吸力，以及地球的六分之一，每一位太空人應該熟悉無重量飛行的效果。另外極冷，極熱的溫度差異，和發射，回程的衝擊壓力都需習慣。

第三，生還方法——不論任何故障，或掉落在叢林，沙漠、水中，要曉得如何獲救。

第四，太空科學常識——每位都要變成一位觀察家，知道地理及天文的常識，以求獲取更多的科學報導，此點也是成立國家航空和太空署的最初目的。

在二百小時的講解課程中，太空人要學特種液體燃料及雙曲線速度，要學測距術和溫度控制，還有計算機及通衛設備的使用。

但是，只靠書本及講解是不夠的，太空幾乎時時在改變，老的觀念就需要修改，太空人面臨這些問題就好像碰到一個西班牙老朋友，大談其英文。

這種訓練既然如此的複雜，但也必須克服，最好的方法就是同設計太空的工程師在一起工作讓太空人

太空飛行的模型可複雜多了，我們只能一部份一部份來，整個分成許多部份來訓練，目前就偏重這種「分工訓練」(Part-Task Trainers)的方式。

以前那批老的「水星」訓練員都改為雙子星「分工訓練員」了，太空人將從這個訓練法去練習雙子星任務中最困難的一項——尋找愛琴納太空車，再想法子與它鉤結起來。

在黑茫茫一片之中，只有萬星閃爍，這時候一個閃爍的燈光變得越來越亮，一直到看清楚是橢圓形的愛琴納。

爲了要練習整套的「雙子星」操作，需要及複雜性遠超過水星的訓練，由於這個原因，一個新的「雙子星」模型建造起來，此外還要有滿室的計算機幫助。如果說水星比作小瑟的話，則雙子星看起來有如管風琴。

太空艙內部的陳設，好像「跑車」一樣，只不過按鈕開關增加，沒有煙盤及手套小箱等時髦的設備。由於每位太空人都必須要有駕駛的能力，所以坐在右邊的一定會使用左手。

擠進艙內，將艙門關上，你會發現太空艙容積比不上上一個公用電話亭，可是對太空人說，這就是他們的「天下」了。

坐在工程設計的會議裡，聽聽最新的修改和報導。一個人也沒有辦法參加全部的會議，像這樣的會議一共有二十八個，每一位太空人只能出席一個與他最有貼身關係的那個會議。

太空系統變得越來越複雜，我們必須用更好的設備來補助教導，就如「雙子星」吧，現在用「系統訓練法」(Systems Trainers)——那是一種公告牌類型的圖板，配上特殊效果的燈光，以指針和閃亮的小燈表現給太空人看。只要把這種模擬的圖板開關按一下，電流通了，指示燈就會亮，於是不同的顏色告訴氧氣，水，和動力系統經過的路線，使眼睛可以看見，同時腦子還可以用想。

就這樣，太空人獲得了一些基本的太空艙知識，但是這和實際操作還是不同，太空飛行變化多端，在千百分之一秒就可能有不少情況要應付，他們和飛機不同，飛機可以由一位經驗老到的飛行員來指導或處理，太空艙裡，每一個太空人都是第一次領略到這種滋味，那末如何來學呢？——用模型。

「模型」不算是什麼新創造的觀念。遠在古代，羅馬人面對着強大的迦太基海軍，就利用過這玩意。他們在海邊架起了幾艘大划船，用這些固住的模型訓練水手和舵手，並且訓練軍隊去打肉搏仗。

玻璃窗附繫着一種很複雜的光學儀器及彩色電視系統，使對地球的視覺特別明顯。幾百哩之外，就能夠很清楚的看到藍一綠的光彩，雖然一片黑茫茫，還可以辨別出來，不致有誤。

「雙子星」可操駕自如，不像「水星」射出去跟砲彈一樣，只走拋物線。「雙子星」可以變更軌道路線，在回來的時候，還能找一個最適當的地方降落。從儀器板上就顯示出這種複雜性了，它和最現代化的噴射機相似，可表示出高度，位置，引擎狀況，和燃料供應等情形。利用指針的指示，燈光的閃亮就像旁邊有位導航員告訴你如何才算飛上正路。

「四，三，二，一，零，上升。」

現在模擬飛行開始

太空艙內的鐘正在走着，高度表的指針也開始抖動，隨着隆隆的轟聲，衝向天空。

幾秒之後，黑白八球的高度儀表慢慢的指向左邊，當第一節火箭脫落的時候，儀表指針又向下指示。

「二分三十秒。」

黃色指示燈亮了，這表示第一節助進器的引擎已切斷，一晃眼，綠燈又亮了起來，隆隆之聲再作，靠着第二節的推力又猛向前衝進。

「五分三十秒。」

「双子座」空中的時鐘一秒一秒的走着，最後支持引擎 (Sustaining Engine) 也停了，宇宙間恢復了寂靜，這時太空艙飛上了軌道，以每小時一萬七千五百哩的速度環繞着地球。

有一次格羅遜少校被人問在飛行時那一部份最困難，他說：「我認為是從起飛開始到降落為止。」

從上面看起來，「双子座」算的目前頂複雜的玩意兒了，但是，請不必驚奇，「太陽神」將遠超過它。史坦利·菲勃，這位模型部門的負責人經常告訴來此觀光的人士們說：「它幾乎無所不有，包括——洗澡間和廚房。」

太陽神有二倍双子座大，它主要包括三個部門：Command Module、Lunar Excursion Module。

在五十萬英哩的假想旅行中，太陽神可使太空人享受到太空全景，那是由於九噸重光學設備的幫助，製造出真實的幻景，在模型中操使，就好像真的在萬星中穿越而過。

雖然太陽神目前還沒有正式訓練駕駛，但是感覺上似乎登陸月球就在我們中心的控制室一樣，走進艙門也像上船一樣不足為奇只要按下按鈕，就可以作一次假想的登陸。

「双子座」匯合了。

經過了「移基」訓練之後，太空人也即將出山了，舉行最後一次的測驗：利用道具作一次真正的飛行。

在加州愛德華空軍基地，國家太空航空署飛行研究中心裡，太空人用「Lunar Landing Research Vehicle」月球登陸研究艙來練習登陸的技巧，並且利用地球當作月球來登陸。

強有力的噴射引擎，隱藏在鉛架的中央，以等速向下降，可是噴射引擎一發動，這架奇怪的研究艙就垂直起飛了。到一千呎左右的地方，太空人按一下按鈕，並熄掉引擎，由於特殊的設計，使飛行艙只維持了它原來六分之一的重量，利用這個重量再向下降，可以很真實的感覺到好像在月球上登陸一樣。

登陸的地點，我們目前利用沙漠，這也是取其真實化。太空人仍然認為，每個月二十到三十小時的這種真正飛行最頭痛了。奈理·卡拉將軍說得好：「在模型訓練時，一切都不會感到緊張，錯了的話，也只需按一下「重整」按鈕，可是現在，都要靠自己了。」但是太空人也必需要經過這樣的訓練，他一定要親身嘗試各種變幻莫測的情況。

「其他訓練」BETA係原文 Balanced Extra—

試飛員詹姆，布里克說到登陸的問題：「開始係自動控制駕駛，它自動帶你到月球去，到離月球還有二百呎時，你才接收自己駕駛，你的職責只需將速度降低下來，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平穩登陸，但這只有二分鐘的時間，超過了，登陸用的燃油就沒有了。一旦沒有動力，事情就不好辦，月球上既無空氣，降落傘自無法迫降，這樣你就會衝進月球地殼中去了。」

但是操作模型還無所謂，錯一次也不會真的就衝了進去，只要按一下「重整」的按鈕，一切就又重頭開始。

為了考驗飛行的各種嘗試，我們選用了一種叫「移基訓練」(Moving Base) 來代替太空艙本身的移動，在中心就有(Translation and Docking Simulator) 的裝置，它佔據了一棟像體育館的大建築物，內部油上黑色，表示太空是黑茫茫的一片。

「開始移基操作訓練。」華萊指揮着，並且輕輕的推着推進把。此時從模型推力機發出了一陣陣低吼聲，表示是真正的在飛行，愛琴納，挾着萬鈞之力向幾乎不動的「双子座」太空艙衝過去。

「喔！太快了。」華萊說，並將控制桿再拉回來，很小心的自己操練一次，當會合的指示燈閃閃發亮的時候，只聽到一聲很輕微的碰合聲，「愛琴納」和

Vehicular Training Aircraft 之縮寫。是種無摩

擦力行走的訓練，用一個金屬小碟浮在鋼板上，一個啞鈴似的桶放在小碟與鋼板間吹出空氣，使小碟能浮動起來，太空人站在碟上練習平衡，看起來像現代年青人愛玩的衝浪板，又如阿刺伯公主站在飛毯上面，從鋼板上涼馳而過。這是世界上飛得最低的飛機了——只有千分之一吋的高度，但是也能控制向前或向後。

太空人無重量訓練和部份無重量的訓練是用 KC-136 模型飛箱練習，此箱飛行時走拋物曲線，使人在飛箱內飄飄如仙。

約翰·楊將軍曾經形容過，他說：「這種訓練有點像在游泳，只是沒有水罷了，你可以用腳在空中蹴踢，就可以移動，在這裡，沒有東西能夠阻止你，一直到模型飛箱停止飛行為止。」

「太陽神」太空人的訓練，也可以用 KC-133 來實施，只要稍稍調整一下飛行拋物線的角度，就能產生只有六分之一的重量，這樣對於月球登陸的試驗很有幫助。

另外一套設備，對於太空人無重量方面訓練很有幫助的，那是維琴尼亞太空署郎格來研究中心設計的，將太空人吊起來，像木偶一樣，然後在斜牆上行走，牆的角度特別計算過，目的是使太空人只維持到他

自己六分之一的重量，好像在月球上行走一樣。太空人出去了，終究還是要回來——重獲他自己的重量。當他衝回地球的時候，要經歷到超過一噸重的重量，當然是件難忍的事情。

賽可約翰司維的美海軍○○速度實驗所已經想到忍受這種現象的方法，坐在一艘單人的平底船上用高加速度的加速度旋轉。人的質量與加速度的乘積可得到巨大無此的重量。

在太空人訓練中心內，有一台電動馬達，可帶三位太陽神的太空人旋轉，這台馬達可說是世界上最大的直流馬達了，光是轉軸就超過一百噸——差不多二倍的「太陽神」重量。

「我們大部份訓練着重於準備應付各種想像不同的狀況，」太空人阿姆斯壯說：「期望一切都很有趣，不用降落傘，不落在亞馬遜叢林或戈壁沙漠之內，但是，我們仍舊每一階段都要練習。」

太空人跳傘練習在蓋凡斯登灣舉行，利用一種飛船將太空人升到空中，這種方式比用飛機要方便並且省錢得多。當離水邊還有幾呎的時候，微風將頂蓋吹漲了起來，然後作訊號告訴舵手發動動力，太空人此時小跑數步，遞升到四百呎左右的高度，放掉拉牽的繩，作一次安全的降落訓練。

我們也到巴拿馬的赤道兩林中去。在運河區的南熱帶營救學校就有叢林訓練，那包括可食野菜和昆蟲的辨認，雖然開始很不習慣，因為有些會刺傷皮膚，隨後大家都作出美味可口的食品了。

「那要看你的食慾如何了，」當安德斯隊長吞下了一口大蜥蜴的時候，他說：「我這星期已經吃過一次了。」

營救訓練之後，太空人已經有資格作一個戶外人了。但是訓練期中是十分難受的。有一次當我問到何種訓練最艱苦，亞倫皮恩表示說：「我覺得能從叢林中回來是最難能可貴的事情。」

我們期望月球旅行，能幫助我們了解地球與月球的起源，所以太空訓練必需又要包括地質知識。

開始，我們灌注大學一年級的課程，不過一切內容都已緊縮，而後範圍轉移了，教授最新的月球地質觀念。

在愛琳頓的地質教室裡，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小型的礦物博物館，內部放置了地球，月球的模型和一片假設月球的土地，並且還有各種岩石、隕石、礦石、和晶體物。

除此之外，德州休士頓還有一片二英畝的地，用火山岩和煤灰——此為地質學家認為最與月球表面相

「掉落水中」對太空人已不算一種新奇的名辭。「汪太空艙上加帶一些滑翔的零件和降落用的鈎掛齒輪，掉落海洋之中還算是自軌道上回來最好的方法，」營生問題專家皮恩司令這麼說：「廣大的海面是一個最好的防震吸收體。」

在佛羅里達，潘沙可樂海軍基地，每一位太空人尚帶穿了巨大的壓力衣學習游泳，在這裡還練習水中如何鬆綁降落傘繩索，如何操駕駕人筏，以及如何抓住直昇機的吊鈎營生。

「雙子星」的真艙飛行，是在休士頓的愛琳頓空軍基地舉行，每二個人一組，練習的項目和潘沙可樂的差不多，主要的看二人的合作情況。

還有爲了要習慣沙漠的炙陽，太空人並且在西內華達史梯特空軍基地過日曬的生活。

在迷失的時候，太空人還必需曉得如何用降落傘做成營救的衣服：好幾阿刺怕酋長的頭巾裝置。再配上傘上橘紅和白色的龍帶來醒色。

在訓練期中也有意外的事情發生，破壞了一點氣氛。有一次約翰楊被蠍子刺傷了，醫生勸他弄點基地的藥來敷傷，他一口回絕，理由是：「假如我在撒哈拉大沙漠中也發生這件事，我也找不到什麼藥來敷的。」

似的物質，堆集成一個火山洞。一個與真的同樣大小的 Lunar Excursion Module 艙停在旁邊，能使太空人進進出出在這裡，他們還可以試穿著月球鞋、手套和科學服裝，看看是否適合自己。

「以後等「遊騎兵」及「測量者」有更新的資料來時，再隨時改進。」福斯博士說，他是太空署的地質權威。

從「遊騎兵」的照片我們已經可以深信，這個月球模型不僅是假造出來的一堆塵土，但我們還要改進，叫第一位登陸月球的人大吼：「呀！這裡就是休士頓嗎……」

田野旅行使太空人對土地形成，地層、和石層摺力扭力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大峽谷是一個最巨型的天然教室，」地理講師克萊頓說：「地球幾億年的歷史，可從大峽谷一覽而盡——就好像是模型放大。」

除了大峽谷之外，太空人還旅行到大灣 (Big Bend) 去，從里約葛倫達 (Rio Grande) 到阿利桑那州日落火山口 (Sunset Crater) 在那裡他們登上了彎彎扭扭的黑色火山熔岩。

「假如月球表面真是由火山噴岩形成的，」契特斯特說：「你們可以穿了壓力衣在這裡走走看。」

細觀數列中數對 89 前後出現兩次，於此二數對上冠以小括號，並以直線相連，再熟觀第二個 89 數對，旋即發現該數係其前後十六個數字之對稱中心，以中括號將此十八數字括起，不難看出括號前端的三個數對 29, 33 及 89 恰與後端者相呼應！試將第一個數對 89 前之五個數字加起，其和為 80，其後五個數字和為 80，二者總和為 80，恰對稱於對稱區間（中括號內之數字）後之二數字。該對稱區間始於小數後第十三個數字，是數恰為對稱中心 26 之半。又對稱區間內之三數對 19, 32 與 33，其六個數字之和為 83，又恰等於此三數對中間一對之值，亦與數列中取出小數後 32 個數字作此分析之一事相吻合。於第三個數對 29 前後二數 49 與 43，其和 46+43=89，恰等於中括號前之數對值。

至此，先論數對 89 之巧合事例，89 實係一奇異之值，其於自然界中可謂無處不在；自由落體之加速度為 32 ft/s^2 ，水於華氏 32 度結冰，物質之結晶形態共有 32 種，人有 32 顆牙齒，原子的第四層電子軌道於飽和時應有電子 32 個，世界上有 32 種不變的基本質點，而 32 本身也不過是 2^5 即 2^5 之值而已。

馬博士又以歷史的眼光去分析 π 數列中對稱區間內之數對，其中央二數對 63-64，恰好是剛過去的三個多難之秋的年代（1962-64），馬博士認為，若能

種解法：前者尚有一種解法：

$$\begin{aligned} -9+8+76+5-4+3+21 &= 100 \\ -9+8+7+65-4+32+1 &= 100 \\ -9-8+76-5+43+2+1 &= 100 \\ -1+2+3+4+5+6+78+9 &= 100 \end{aligned}$$

試問於 123456789 之數列中加入五個符號（正或負），使其結果為當今年代 69，讀者不妨一試之，事實上五個符號乃是求得此解所需之最少符號，而且即使在 1 前可置負號，其解亦僅有一法，對另一數列而言，若 9 之前不能有負號，則最低限度要插入六個符號方能求得 69 之總值，而且其解法就有五種，如此看來，自是毫無特殊可言，惟當 9 前可置負號，於插入五個符號時，其解法則僅有一種而已。

馬博士之魔尺



上述之問題，可能稍嫌抽象，不着實際，試將此法推廣應用於長度之測量中：於一長十三吋之尺上，僅刻上 1, 2, 6, 10 四個記號（連同尺之原長共有六個記號），而此尺即能量出自 1 至 13 吋間之任何整數長度；0 至 1 可量出 1 吋，0 至 2 可量出 2 吋，10

再加細心分析 π ，數列中可能包含着人類歷史中之最重要年鑑。

數學中左右對稱，前後相當之例子頗多，均足以令人大惑不解，試將 9 至 1 九個數字依遞降順序排成一個九位數，令其減去自 1 至 9 依遞昇順序排成之九位數，頗令人費解者，其差中九個數字又重出現，此一問題可能已屬衆所週知，但將之推廣至一般情況時，其結果亦復當然；即於幾個數字中若無兩個相同（當然不能大於 10），則其任意排成之 n 位數與其逆序之 n 位數之差中亦必含有此 n 個數字，試觀上列諸數例，讀者想必感不解也。

若以 123456789 為除數除以 987654321 其餘數實難以致信：8.0000007 十小數點後七個零以後緊接着的是 7，比 8 就大那麼一丁兒，然於數學及物理學上此實係司空慣見之事。

另一有趣之問題為在 123456789 及 987654321 二數列中任意加入正負號，必使其和等於 100，以電腦解此問題，得知前數列有十一種解法，後數列有十五種解法，但若第一個數字前可有負號時，則後者尚有三十

$$\begin{array}{r} 987654321 \\ -123456789 \\ \hline 864197532 \end{array}$$

$$\begin{array}{r} 98754210 \\ -01245789 \\ \hline 97508421 \end{array}$$

$$\begin{array}{r} 954 \\ -459 \\ \hline 495 \end{array}$$

至 13 可量出 3 吋，6 至 10 可量出 4 吋，餘類推，若尺長九吋，則刻上三個記號，即足以一次量出 1 至 9 吋間之任何整數長度，但若尺長十二吋，則四個記號方足應用，讀者試將此四記號求出，並證明三個記號不敷應用，更試求以此十二吋之尺能量出之最大長度幾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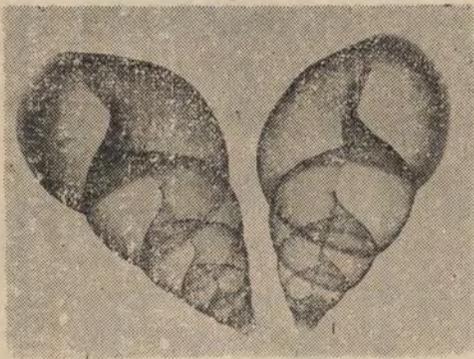
尤有難者，倘尺長三十三吋，試問欲量出 1 至 33 吋間之任何整數長時，最低限度需於該尺上刻若干個記號？

此類問題，雖能以逐步推求法解出，惟至今尚無法求得一通用之公式，問題簡單，而解答大費周章之例頗多。例如前可用推求法得知三十六碼之尺上需刻以九個記號方足以量出自 1 至 36 碼間之任何整數長，一支更長之尺上有九個記號已知其足以量出比 36 更大之任何整數長，但若於任意長之尺上，刻上九個記號，是否能量出自 1 起之一切連續任意整數長（即 1, 2, 3, ...）？最大可量出幾個

此等連續長？若非連續者其情形又如何？則馬博士亦無言以對也。（譯自美國科學一九六五年一月刊）

譯者識：原作係對話式文體，不宜於報導性之譯作，惟其內容雋詠，殊堪玩味，故敢以取材式不敘譯出，以饜同好。

硬木樹林，也是蝸牛最喜歡棲息的地方。管理員將船減慢速度緩緩靠岸，我們每個人穿上長統的橡皮鞋，以便一面防水一面防蛇。上岸後，水深及腿彎，水中



X光下蝸牛壳維妙肖的建築

小動物，在每年初夏時期，大雷雨之後，是牠們最喜歡活動的時候了。我們一面閑談着一面駛近一片矮樹叢，這是一片

遍是腐葉，亞熱帶的籐葛植物，糾纏盤繞，行走不易，我們勉強掙扎着前進，終於走到一棵野蘿樹下，抬頭向上望去，在一顆光滑的樹枝上，我看到一個圓錐形而有螺旋花紋的東西，我不禁叫出來：「我們找到了！」管理員舉起他特製的工具——一根塑膠的竿子，前端有一個小斗，將我們第一個發現的寶物攫獲下來，我則迫不及待的將牠拿到手中，仔細端詳，好像一個珠寶商得到一塊寶石似的；淡黃與灰色的螺旋上，閃爍着微光，另有綠色及棕色的細紋鑲嵌其中，好像天空中的彩虹濃縮到我的手中。管理員拿出他的放大鏡仔細觀察一番後說：「這是五十二種彩色蝸牛中的一種，最大的有兩吋半長，這種蝸牛只有在佛羅里達州的潮濕地帶才能發現。」我將牠拿在手中，把玩良久，才將牠放在樹枝上，看牠慢慢伸出嬌嫩的身軀，抓住樹枝，緩緩爬動。

在美國陸地上的蝸牛，有一千二百多種，只有數種是生活在樹上的，而只有在奈渥格雷茲國立公園的蝸牛才是顏色最鮮艷最美麗的。這種彩色奪目的蝸牛，牠的學名叫 *Liguus* 原意為「圓圈」，是多麼可愛的圓圈啊！其顏色自紫色至花紋斑點，五顏六色，無奇不有，莫怪有些收集家會出五十元美金的高價，收買一顆顏色稀少的蝸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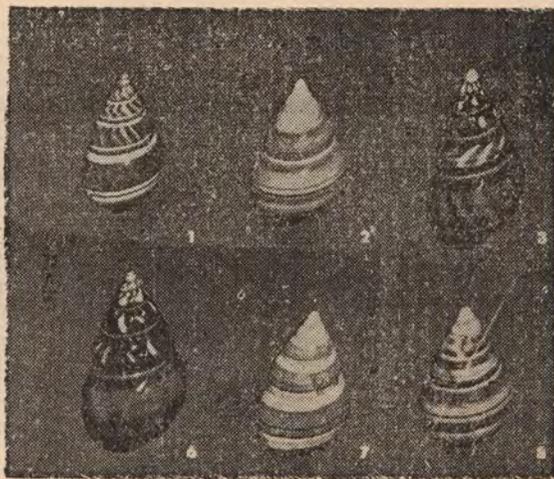
最遲鈍的動物——蝸牛

Treat Davidson 作

日 隆 譯

我坐在一艘平底的汽艇上，航行在佛羅里達州的奈渥格雷茲國立公園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內的一條小溪上，當時方始破曉，天色微明，引擎發着輕快而有節奏的聲音，催促着汽艇在平滑如鏡的水面上緩緩前進。兩岸茂密的齒草葉上掛着無數的蜘蛛網，蛛網上的晨露在微曠的陽光中，向我們眨着晶瑩的小眼睛。與我同行的有公園管理員溫特，他坐在駕駛盤後，操縱着汽艇，一位生物學家哈第與我坐在一塊欣賞着晨曦中大自然的景色。我們這群不速之客，將正在溪岸捉魚的鸞鷲驚起，向遠處柳樹叢中飛去。抬頭仰望天空，成群的大雁悠然的翱翔，牠們是飛向沼澤的深處去覓食的；一條小鱸魚，看見我們到來，自河岸匆匆鑽入水中，濺起一陣水花。我們對這些如動物都不太注意，我們到這個潮濕的荒野來，目的不是尋找鳥類也不是爬蟲類，我們所追尋的，却是一種稀少的，行動緩慢，對人無害，包在壳內的蝸牛。但蝸牛又是甚麼樣的動物呢？

在這個原始的沼澤地帶，受到國立公園的保護，可能是這些五彩繽紛的蝸牛們最理想的棲所了。管理員溫特說，雖然這裡是蝸牛的避難所，但每年夏季雨水太多時，沼澤漲水，一些生活在矮樹上的蝸牛要受到被淹沒的危險。生物學家哈第說，這種有彩虹虹的



何以蝸牛會有這麼多的顏色呢？這尚是一個謎，牠身上的花紋，不是爲了偽裝，不是爲了嚇退敵人，也不是引誘異性，可能只有布郎寧的一句話，能夠解釋這種神秘。他說：「如想獲致真而簡的美，只有上帝創造的美。」

據管理員說，在奈渥格雷茲國立公園裡的蝸牛，每年都有增加，牠們多棲於羊齒草葉上或松樹上，牠們多靠藻類、菌類及苔蘚爲生，牠們對樹葉毫無胃口，所以牠們對樹木是無害的。

蝸牛的敵人很多，如大的鳥類、浣熊、寄生蟹及鼠等，但牠們仍至生存下去，而且越來越多。蝸牛們經常受颶風火災的侵襲以及收集家們的襲擊，最無情而殘酷的還是推土機的到來，爲了修路或建築房屋，推土機的大鐵鏟將樹叢連根推倒，所有的蝸牛以及其他生物，均遭到活埋的噩運。目前有數種顏色燦爛的蝸牛，由於無常的建築工具及建築物的發展，已形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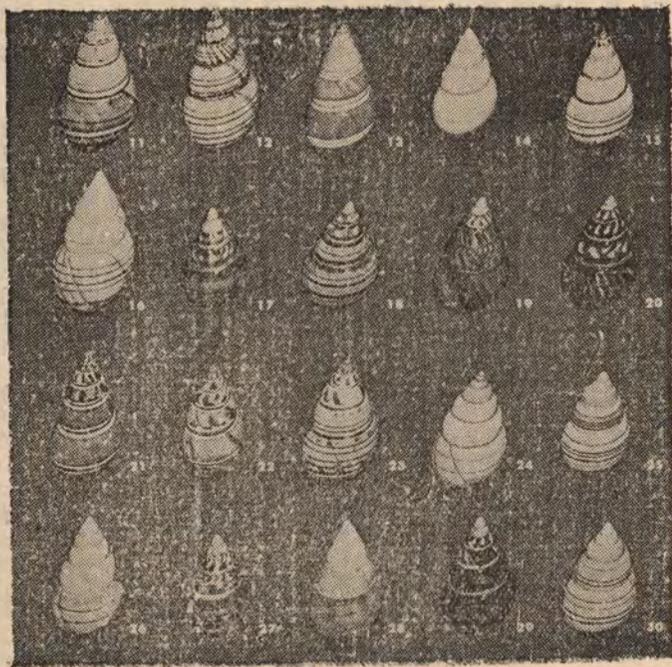
幾年前，生物學家哈第在他居所附近的樹上養了許多蝸牛，後來牠們繁殖得太多了，爬遍了附近的樹木，而且不時遭到兒童的玩弄，哈第只有將牠們移到野外的樹上去，以避免兒童們的虐待。我曾經陪哈第到郊外去看他那些寶貴的「殖民」，牠們個個肥壯

鮮艷，生活得很好，但一個月後，有些蝸牛的殖民地已經變成人類的殖民地——房屋了。

現在只有奈渥格雷茲國立公園才是蝸牛的避難勝地，在這一百四十萬平方英尺的國立公園內，絕無推土機或任何機械的恣意橫行，而致力於保護蝸牛最有效的四位人士，却是以前到處獵取蝸牛的人物。

一個有經驗的人去尋找蝸牛時，他並不完全聚精會神地去找蝸牛，他要先找蝸牛在樹枝上留下來的「足跡」，因爲凡是蝸牛所經之處，會留下一種黏性的液體，這種液體無論在潮濕或乾燥時，都會發光，故在樹叢中比較容易被發現。蝸牛在樹枝上緩慢爬行，遇到青苔時，便用牠那好像銼子的舌頭舐吃青苔。

蝸牛行動時，是靠牠那個波浪形而有強度收縮力的大「腳」，牠的頭則在腳的前面，頭上有兩對可伸縮自如的觸鬚，兩個長鬚的尖端，各有一個眼睛，蝸牛是深度的近視，其視力僅能分辨白晝或夜晚，或極近的東西，牠的一對小觸鬚，是感覺器官，用來「



觸摸」物體的，兩根小觸鬚交換着觸摸物體，蝸牛在爬行時，其觸鬚的作用好像瞎子手中的棍子一般。

蝸牛在春暮至初夏這段雨季期間，最為活躍。牠最快的爬行速度為每分鐘四英寸半，每天可爬行二十五英尺，中途當然要停下來吃東西或休息一下。蝸牛靠着苔菌等食物，而能分泌一種石灰質的物體，使其外殼漸漸長大而堅硬，蝸牛外殼的螺旋多為自右向左旋轉，但有時也可發現自左向右者，此種甚為稀少。蝸牛的外殼生長得很慢，初生蝸牛的外殼，只有兩個或三個螺旋，一年後只增加一圈，兩年後，只增加一圈半，到完全成長，需三四年，而到完全成長時，蝸牛的壽命也即將結束了，但有的蝸牛可以生存到八年之久。

在夏末期間，蝸牛要找牠的對象，牠們交配的時間很長，通常要數小時之久，甚至一整天，因為牠們是複性動物，所以交配時要互換角色，最後兩個都懷了孕。懷孕期間自三星期至六星期不等，到「臨盆」時，牠會爬下樹來；用腳將地面的落葉移開，用嘴在地面上挖一個梨形的坑，約有三吋深，需要花二十四小時的時間才能完成。蝸牛每次產卵自十五個至五十個，顏色為棕黃，有豌豆大小，產卵後，用土蓋好，再爬到樹上去覓食。第二年的春雨會將睡眠中的小蝸

牛喚醒，牠們會頂開泥土落葉等，本能地爬上附近的樹幹。蝸牛產卵後，便準備漫長的冬眠，牠體內有一個與生俱來的氣壓表，會告訴牠乾燥的氣候即將來臨，於是牠拚命的吃東西，到牠認為滿足後，便將身體縮進壳內，用腳牢牢的抓住樹枝，數週後，青苔長滿牠的全身，甚至將牠靠近樹枝的外殼出口處，也密密的封起，這樣便可保持牠體內的水份，而維持牠幾個月的冬眠生活了。在這段期間，如果將牠自樹上取下，牠是不會活下去的。

回到賓夕法尼亞家中後，我特製了一個可以調節溫度濕度的箱子，然後寫信給管理員溫特，請他寄給我一只蝸牛，一週後我接到了包裹，打開後發現每個蝸牛壳的出口處，結了一層薄如綿紙的膜，將牠的出口嚴密封起，好像進入冬眠狀態，我趕快將牠們放進溫度調節箱內，這是一個二十五加侖的玻璃箱，放在一個較大的箱內，兩箱中間有一根電線，溫度始終保持華氏八十度，不久牠們便伸出柔軟的身軀，而在箱底上預先放好的青苔上爬行，進而大快其朵頤了。牠們雖被關在一種人造的環境裡，但在大雷雨時，牠們仍然會比平時活躍。我將玻璃箱內的空氣調節得較為乾燥時，牠們便個個縮進壳內，緊緊的貼在玻璃板上，幾天也不動一下。

我想看一看蝸牛腳有多大的收縮力，我將一個蝸牛放在一個檸檬上，這只檸檬的重量有該蝸牛的十六倍，等牠的腳全部伸角而抓緊檸檬的外皮時，我用兩個手指捏住牠的外殼，慢慢將牠提起，牠的腳將檸檬抓得更緊了，看牠那柔軟的身體拉成長形，我漸漸將牠提高，一個重於牠本身十六倍的檸檬居然被牠抓起，而且可以支持五分鐘之久。蝸牛腳不但強健有力而且還特別輕巧靈敏，我想看一看牠的腳是如何的敏感，我把一個蝸牛放在剃刀的邊緣上，牠的腳在刀刃上抓得緊緊的，而且爬上爬下，居然對牠的腳毫不會損傷，我有些不太相信，我用幾個蝸牛如法泡製，結果沒有一個損及毫毛。

我所養的那只打蝸牛，胃口很好，我給牠們的青苔，很快便舐吃一空，後來我用玉蜀黍煮成汁，用刷子刷在玻璃板上，想不到牠們都吃得津津有味。我暇

時喜歡看蝸牛吃東西，最理想的方法是在玻璃板的背面，牠那條彩帶似的舌頭上遍佈鏽紋似的「牙齒」而將食物舐進嘴裡。起初，我不知道我這樣餵養蝸牛，牠們是否可以活下去，但牠們的胃口都很好，牠們不但吃青苔，玉蜀黍汁，牠們還吃爛木頭、膠水、紙或破布。第二年春天，當我將牠們帶回奈渥格雷茲國立公園安然無恙的交還給管理員溫特時，他不禁大感驚異於我的方法。

溫特又將牠們放回樹上，在那裡才是牠們永遠的家，在這個國立公園裡，牠們不會受到推土機及建築工人的威脅，牠們會為奈渥格雷茲國立公園增添一份如布郎寧所讚譽的那份天然美，更為各地來的遊客們盡情欣賞。

譯自 National Geographic, March 1965

在訴訟中的一位先生請教他的律師，是否可以送一盒雪茄給法官。

「我說這是不可能的，」律師說道：「這會被人看作行賄，法官會認為你藐視法庭，除此以外，他也不許反而會判你敗訴。」

不久以後，這案件開庭了，那人終於獲勝，他對律師說道：「看來我送禮給法官見效了。」

「你的意思是說，不論我怎樣給你勸告，你仍送了雪茄給法官了？」律師問道。

「是的，」他回答道：「不過禮品是用對手的姓名送去的。」

世界最大的賭場老闆

Robert Wernick 著
陶 然 譯



一九五五年元月裡，一個寒風凜冽的早上，威廉哈瑞 (William F. Harrah) 作了他有生以來最重大的抉擇，在短短的幾個月之內使他由美國內華達州 (Nevada) 雷諾城 (Reno) 的一名職業賭徒，搖身一變而成爲世界上最

大的賭場老闆。這也可算是他的一次賭博。那天早上他在雷諾城外五十哩的大荷湖 (Lake Tahoe) 尋找一塊適合的土地，作爲修建一座博物館之用。收藏十三卡車的西部開拓時代的槍械，煤油燈，木彫印第安人的老古董。這是他夫人雪莉 (Scherry) 剛從南加州買回來的。大荷湖水深而廣，碧山環抱，景色非常幽美，幾可與阿爾卑斯山媲美。對哈瑞來說，更重要的是世界將湖水一分爲二，而且一條州際公路沿南岸而過。由法律嚴明較爲保守的加州的旅客，沿着美國國家五十號公路向東行，進入放任自由的內華達時除景色外，氣候一無改變。這裡的酒吧每天二十四小時不

歇，當然賭場裡的輪盤也日夜轉個不停。由沙克拉曼多 (Sacramento) 來的小商人，維勒角 (Vallejo) 來的船塢工人，半島 (Peninsula) 來的家庭主婦以及由谷地來的農夫跨過無形的邊界，立即爲吃角子的老虎和賭棍的呼么喝六聲引入幻境。一九五五年以前的日子，加里福尼亞的人們只在夏季七月四日至勞動節之間的一段

時期裡大量湧入大荷。當時所有的賭場規模都很小也非常簡陋。每年僅有兩個月的營業。

哈瑞時常思忖，爲什麼營業的季節僅能維持兩個月？雖然天氣有轉涼的時候，但是人們的狂熱終年都不會稍減，而且五十號國家公路除了大風雪之外也是四季暢通無阻。如像雷諾城裡規模龐大，設備富麗，信用可靠的哈瑞俱樂部，若設立靠近邊界的地區，毫無疑問終年都可以吸引大量的遊客。

因此，一月裡哈瑞聽說邊界地區有一幢舊房子出售時，他立即以五十萬美元的代價買了下來。哈瑞的想法立即見效。遊客絡繹不絕。爲了維持鼎盛招攬顧客，哈瑞想出了許多新的革命性的設施，如像自加州各大城市均有免費或廉價的巴士按時出發開往大荷，即使車上只有一位乘客也照開不誤。

不久遊客湧至，範圍不得不予以擴充。但是擴充後仍感不敷。讓乘興而來的遊客敗興而返，並非生意人生財之道，因此哈瑞又耗資三百萬在公路的另一邊修建了二座較小的俱樂部。但是這兩間的場地仍嫌不夠，於是他計劃將兩間俱樂部合併加以擴充，使之成爲世界上獨一無二，最俱規模的賭場，賭城拉斯維加 (Las Vegas) 的任何一間賭場都不能望其項背，老舊的蒙地卡羅 (Monte Carlo) 以及歐洲其他落伍

了的賭博場所更是微不足道。這間賭場裡附設有舞台表演的餐廳，取名爲南岸廳 (South Shore Room)，席次超過八百五十個，比目前任何一間餐廳都大，有拉斯維加的風味，每夜都有大明星登台表演。

他的同行懷疑他是否能行得通。已去世的內華達第一國家銀行 (First National Bank of Nevada) 總裁愛迪奎士達 (Eddie Quetta) 也是許多賭場的後台老闆，他曾經想勸哈瑞打消這個計劃。但是一小時的會談之後，他反而改變初衷，動用他最大銀行資金投資合作。當修建工程因故拖延時，哈瑞每月都得貼上五十萬元，而沒有一點收獲，於是奎士達四處奔走籌集了更多的資金。

當開幕之夜日漸接近時，每個人都在擔心。如果南岸廳只是一門空炮，不但第一國家銀行被拖垮，內華達的整個經濟也會因此岌岌可危。甚至向來肆無忌憚的愛迪奎士達也感到惶惶不安，因爲一名賭徒失敗了可以很輕易地另起爐灶，東山再起，而一位銀行家就不這麼簡單了。唯有哈瑞泰然自若，因爲他仔細的分析當前的環境，有充分的把握。

他不久也有估計錯誤的時候。他在一月初開幕營業，企圖配合一九六〇年在史夸谷 (Squaw Valley) 舉行的冬季運會，向參加的各國選手和觀眾大撈

一票。但是冬季奧林匹克却給哈瑞帶來一場空歡喜，競爭激烈的選手們很早就上床休息養精蓄銳，根本沒有時間想到一賭運氣。來滑雪的遊客又都太年輕沒有賭博的資本，整天滑雪在山坡上追逐之後，也不再沒有賭場的心力。從二月到三月虧空日益增高，入不敷出。但是奎士達仍具信心，哈瑞也並不氣餒。四月裡有了轉機，大家才相信哈瑞的確有眼光。從那時起一直到目前每日金元滾滾而來。月底每日營業收入多少這是商場上的秘密。哈瑞只透露除了每日十一萬四千八百五十元的開支之外，其餘的却是純利。

任何一個晚上都是賭客如熾，這並不足奇。無論是在奧熱的夏季，或是酷寒的冬天，這裡的景象皆難有改變：吃角子老虎機器的卡搭聲，鈴子聲此起彼落，拉中了角子老虎興奮的狂呼聲與擲骰子的么喝聲匯成一片。有的人來回走動，考慮良久，他最後的十元應押在那一張桌子上。身着白衫黑褲綠色粗呢領結整齊制服的賭場掌櫃人員目光銳利，一本正經的充滿自信。安全人員則靜悄悄的將爛醉的賭客送到別處去，另一位將體力不支的老太太扶到臥室去休息。頭頂上的双向鏡子 (Two-way Mirrors) 從外看是一面普通鏡子，自裡向外看則一目了然。) 密閉的走道裡，坐着經驗豐富的老手，監視賭場的一切活動，以防偷

牌，換牌，詐騙等等不軌份子。

身材高長的哈瑞做事嚴謹，經常出現在喧嚷的賭客之間，他將一般的工作留給屬僚去做，但是他對瑣碎的事情却不放鬆。口袋裡有一本記事小本，隨時記下他所見所聞，以及他所想到的作為以後的改進。每天都有大量的報告送到他手中，他也隨時發出指示：我們在拉斯維加的人員報告說，沙哈拉賭場上演動人的新表演；吸引了大批遊客；雷諾俱樂部來了一位豪客，輸了萬金面不改色；休息室裡表演的仍不夠精彩。告訴他改進否則請他走路：羅伯甘迺迺說煙毒犯的錢正流入賭場……

哈瑞外貌像是一名教堂的執事，瘦長的個子，滿頭灰髮，瘦削的臉上架着一副牛骨邊眼鏡，目光敏銳，時常帶一絲淺笑，說話聲調低柔。他不會像哈樂俱樂部哈樂史密斯，騎着馬進他的賭場，或者言談中經常引用莎士比亞和湯馬士金比斯 (Thomas a Kempis) 的名句向人炫耀一番。他也不會像內華達俱樂部林肯費茲格拉特整天在賭場裡轉，唯恐錯找了一二十元。在私生活他或許有時情緒欠佳，但是在公共場合却截然不同。對人隨時帶着微笑。他不飲酒不吸煙。也難得賭博。當他到拉斯維加考察時，偶而參加禮貌上的應酬玩玩二十一點，輸贏不過一兩千元，

再大的賭博他不會有興緻，也沒有能耐。

這也許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一般賭場老闆都是大賭徒，將自己賭場賺來的錢，又輸在別人的賭檯上，在雷諾人們經常談起一家賭場老闆愛迪沙哈弟的逸事，就像是喬治拉夫特 (George Raft) 所演的一部電影一樣。有一天他踏進哈瑞俱樂部，一小時之後帶走了四萬元，這是賭場有史以來最倒霉的一小時。這只是他一連串罕有運氣的開始。沙哈弟又到隔鄰的內華達俱樂部，兩週之內贏了八萬元。此後又經常到哈樂的賭場去，有一次贏了五十萬元。但是幾個月之內又全部輸光。

不久以前拉斯維加一間賭場的經理，打開保險櫃拿出成捆的鈔票，走進別家賭場。清晨出來輸得一乾二淨。他雖然沒有逼着上吊，但是在其他股東給他將功贖罪的機會之前，他的精神也着實痛苦了好幾天。

哈瑞的賭場沒有股東，他完全擁有一切的資產和附設機構，這方面他無後顧之憂，因而可以放心去做，一切井井有條。據說拉斯維加的賭場，每八小時將盛錢的盒子自賭桌送到帳房清點時，不論大小每個股東都必須在場。但是每天三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誰又會有這麼大的精力和興緻，因此股東們都各自高薪僱用專人到場監視清點。但是誰又監視這些監視的人

呢？事情就越來越複雜了。

哈瑞將賭場當作一種事業看待。無疑這是一項最好的賺錢事業。數家或然率可以保證有豐富的利潤。吃角子老虎賭出的錢你可以隨意調整，賭桌上付出的錢也不過收入的百分之五點六。

由哈瑞的事業可以看出創業並非易事。一九三一年他還是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學生時，他的父親約翰哈瑞正在開創他的事業。他是愛渥華一名自己苦學成功的律師。後來遷居洛杉磯附近的威尼斯 (Venice)，成家立業擁有一些房產。但不久美國的經濟不景氣嚴重的影響到約翰哈瑞。所有的房子一間也租不出去。一籌莫展之餘他動腦筋利用空着的屋子變換花樣。他想出一種遊戲稱作圓環遊戲 (Circle game) 也就是賓果 (Bingo) 的前身。

年輕的哈瑞時年二十，離開了學校幫忙照應這門生意。他說服了他父親扔掉所有的舊傢俱，全部另外換新並且特別粉飾一番。他又邀請了幾位年輕人作為他的參謀人員，如今有五人仍在與他共事，其中一位鮑勃·林 (Bob Ring) 是他的二號人物。總經理哈瑞將這門生意經營得很有成績，年底結算他淨賺了一萬元，在那時是筆相當可觀的數目。

這是一段一帆風順快樂的日子。但是不久引起法

院的注意，認為這是一種賭博性質的遊戲，而賭博是違法受禁止的。地方檢查官開始調查，究竟哈瑞的圍環遊戲是靠運氣還是如哈瑞所說的純技巧？哈瑞身為律師並不怕打官司，不過最後他敗訴了。被迫停業。不久他將遊戲的規則略加修改，換了另外一個名字又開始重新營業。不久又遭到檢查官的調查，停業，再度改頭換面。

由於法律的約束處處感到不便，因此哈瑞想遷地另起爐灶。一九三一年內華達州為吸引遊客增加稅收，將賭博改為合法。於是賭場老闆不必一面翻帳本一面看六法全書，也不再需要僱專人跑檢查官辦公室通風報信。一九三七年年底年輕的哈瑞來到了雷諾城。

哈瑞以二千元在中央路開設了一家賓果廳。地處偏僻不得不在兩個月之內關門大吉。後來他打入另一間歷史較久的賭場，不久將它全部接收過來。由於地位適中，一九三八年夏天他開始走向成功的大道。今天增加幾張二十一點桌子，明日又增加一張輪盤賭，慢慢擴充之下，不再以賓果遊戲為主。二次大戰時期雷諾城跟着衰落。一九四六年戰事結束之後哈瑞又在最繁華的維琴尼亞街開了一間更新更其規模的賭場哈瑞俱樂部。

開賭場這門生意裡，必須要有很豐富的經驗。譬

管理有效率因而利潤更增，擴充更快，客人更多。這時不但不再有人嘲笑，反而紛紛模仿。他所改進的都是從通用汽車公司 (General Motors) 或者西爾斯羅布克 (Sears Roebuck) 來的新觀念，如像流線形的組織，降低單位利潤，大量生產。這一行裡的大量生產也就是大量的賭客，而哈瑞俱樂部吸引大量賭客的本錢就是服務週到與招待親切。環境經常保持清潔整齊，佈置富麗堂皇。

如果你在星期日深夜賭客較為稀落的時刻自舊金山或是沙克拉克曼多乘巴士來，則旅費由賭場負責代付。如果你住在湖濱的汽車旅館，哈瑞俱樂部則有專車接送。它的停車場規模之大可與迪拉華 (Delaware) 的球場比擬，你必須等上一會才能取到你的車子，但是路旁裝設有熱風機，不致令你受感冒。如果是單身婦女去取車，一位安全人員會從旁保護以防意外。安全人員也隨時巡視，查看是否有視賭如命的父母將子女留在車裡挨餓受凍。

兒童經常是賭場頭疼的問題，因為法律明文禁止兒童進入賭場，母親在裡面興緻勃勃的玩吃角子老虎，讓天真可愛的小傢伙等在門外，也並非安當有碍觀瞻。哈瑞建了一座娛樂中心問題迎刃而解。賭客們只須付出一點代價就可放心走進賭場。孩子們去玩滑車

如察顏觀色，那些人可以信任，支票怎麼兌現，如何排解糾紛，如何識破騙徒層出不窮的花樣。尤其是用人最為重要。有的僱員在你發覺他手脚不乾淨之前，你早已損失了一大筆數目。有些人雖然誠實可靠，但是却嫌礙事，他不願接受能夠招來遊客的改革。街頭上的哈瑞俱樂部首先改革，僱用了許多年輕美妙的少女做莊家，造成綺妮融洽的氣氛，提高吃角子老虎的獎金，廢去賭場招攬遊客的外務人員，除去賭客存疑的心理。

此外哈瑞又增加了幾項獨有的改進。他在吃角子老虎機器上裝設了燈光和鈴子。賭客打中時立即燈光閃爍鈴聲大作，好讓旁人為他道賀歡呼一番。他又將五元起碼的賭檯放在兌換籌碼的窗口邊，讓客人節省兌換的時間。他說：「為什麼要客人多浪費二十分鐘的時間，說不定他這段時間裡已經一擲數百元了。」哈瑞將大部份的時間都用在思考上。他所想的當然離不開錢。他首先請了一位管理顧問。許多同業都取笑他，但是他仍奮勇往前將他的賭場重新改組。不久他的賭場面目一新，像一座現代化完整的工廠。賭場，食物和飲料，娛樂，籌碼，財產，財政，廣告，公共關係，顧客關係都本位主義化。各樣報告頻繁，各負責執行人每週均召集開會。

、看電影或是去玩水。如今成了湖濱二歲至二十歲年輕人最喜歡的場所。小女孩又想去玩時就會說：「爹爹，今天週末不是您上賭場的大好日子嗎？」

僱用面帶笑容的職員是提高客人情緒的方法之一，哈瑞對這點要求非常嚴格。除了待遇高之外，對員工還有其他的福利，如像分紅，休假不扣薪資，生日算作假日，分發南岸廳表演的招待券，組織申述委員會，被辭退的員工可以有機會申述。高級職員可以自由使用任何一種汽車代步。

當然每個人的工作都在非常嚴格仔細的監督之下，每一段時期有工作效率的考評。那種雙面的鏡子甚至延伸到廚房裡，如果有客人抱怨沙拉味道不好，監督的人員立刻就去找其原因來。這似乎有點過份，但是在生意眼看來是有其必要的。哈瑞營業的鼎盛時期正好是在學校的假期。暑假裡他僱用了許多年輕活潑的大專學生，無形中使他的賭場增色不少。

最吸引遊客的還是娛樂，哈瑞在這方面會費盡心血投下大量的資本。起初很難延聘到如賈克賓尼士，雷史基爾頓等名星來表演。誰也不知道哈瑞是何許人物。後來消息傳開，哈瑞不但重金聘請過薪高達四萬元，而且對伶人的尊重禮遇是任何地方所不及的。如果他們喜歡交往熱鬧，他即請他們住到專為私人招待

用的兩間旅社裡。如果喜歡寧靜，則安排住到湖濱的別墅裡，瀏覽湖光水色，靜聽微風松鳴。有僕人伺候，有遊艇環湖，也可以滑水。還可以駕古董汽車兜風。晚間則享受燭光餐宴。哈瑞仍不時謙遜表示招待不週。

「啊，哈瑞先生，」愛迪費雪 (Eddie Fisher) 說：「這裡真是好極了。我在洛杉磯時常聽人提起哈瑞俱樂部，只認為是傳說而已，沒想到是如此的好。百老匯也沒有這麼好的舞台。那裡也找不到這麼好的化粧室。這都是你一手創建的嗎？」

「啊不是，」哈瑞急急的說：「我有一位很優秀的建築家。」

他不喜歡讓他的建築家閒敞無事。新近他又完成了一幢湖濱別墅。建築陳設之豪華富麗令好萊塢來的貴賓都咋舌讚嘆不已。

哈瑞永遠離不開他的事業，以及擴充和改进的計劃。在雷諾城他已經着手興建一座十八層樓的大廈；第一國家銀行建造了該城的第一座摩天大樓，但是只有十七層比哈瑞的低了一頭。世人決不會忘記哈瑞的賭場是內華達僱用人員最多的地方，七個副經理，二千五百員工（夏季有三千人）。只有原子能委員會在試爆原子彈時才可比擬。

那裡有這麼多賭客去塞滿哈瑞即將興建的大廈呢？哈瑞認為現在只不過是剛開始。北加州來的遊客均時有增加，不管每天廣告大力的宣傳，和遊客們的轉告，仍舊有許多許多人還未到大荷和南岸廳見識過，慢慢地他們都會來。

拉斯維加的賭場老闆們曾經藐視哈瑞，因為哈瑞不分貴賤大量吸收遊客。他們說你總不能靠那些小百姓發財。他們寧缺毋濫，希望來的都是闊客，像電視公司老闆，德克薩斯的石油鉅子和好萊塢的精神病醫生之類的豪客。但是這類的賭客也有麻煩，一遇像股票市場下跌之類的不幸事件，他們就不會再在賭檯上出現；但是哈瑞的事業却跟着美國的大量生產蒸蒸日上。

由於哈瑞的成功，拉斯維加不得不重振旗鼓大事改革一番，他們要比哈瑞付出更高的代價更多的投資，而哈瑞佔了地利人和，對他們的競爭是有恃無恐，他將經常保持吸引大量的遊客。

節譯自 Post Feb. 13, 1965

× × × × ×



(四)

一〇、魯爾水壩轟炸記

Major Gene Gurney U. S. A. F. 著
黃文範譯

Paul Brickhill 著

——一九四三年春天，皇家空軍轟炸機司令部，對德國魯爾河流域的重要工業區，發動一次全力攻擊，這一帶地區是煤礦和重工業的中心，生產全德國各地所依賴的產品。

皇家空軍對魯爾河流域的攻擊，計劃中不僅使用炸彈，也使用水的力量。這一帶地區建造了一連串的水壩，用以控制水面和供應電力，炸毀這些水壩，可以使電力中斷和造成嚴重的氾濫，選定攻擊的三個水壩是慕尼水壩 (Moine)，艾德爾水壩 (Eder)，和索爾培 (Sorpe) 水壩，(註一)

一個精選的中隊，由大隊長傑伯森 (Guy Gibson) 任指揮官，編成以後，實施好幾個星期的緊張



大隊長傑伯森（站在機梯上）及機員，正進入蘭開斯特式（Lancaster）轟炸機。

訓練，他們的任務既危險而又艱巨，飛機攜帶一枚特殊設計的炸彈（註二），在恰恰只有六十呎低空的高度投下，爲了使他們知道這個高度，和保持這個高度飛行，在蘭開斯特（Lancaster）式轟炸機機翼的兩梢，各裝一個小型的探照燈，飛機如果離地恰是六十呎高，這兩個燈的光柱便會交會在一點，飛行員在水面上，看到兩條光柱交會，他就知道他的高度恰是六十呎。（註三）

飛行人員經過幾百小時的練習飛行，投下兩千五百枚練習炸彈，他們也研究水壩的模型，以及飛行路線的詳細地圖。

五月十五日，夜間的天候非常適合，十九架蘭開斯特式轟炸機，在薄暮時裝彈起飛飛向德國。他們分成三批攻擊，第一批由傑伯森領隊，攻擊慕尼水壩，然後再攻擊艾德爾水壩，第二批攻擊的目標是索爾培水壩，第三批任預備隊。

本篇是攻慕尼水壩成功的報導，附近地區遭到了慘重的水災，而最重要的，魯爾地區的電力大爲減少，這個水壩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還沒有完全修復。

傑伯森以一百呎的高度飛過瓦士（Wash），座艙裡很熱，他飛行中只穿了一件襯衫，上面套了一件救生衣，從後面照來的夕陽，把長長的機影落在和平，新鮮的春日田野上。遠前方一輪圓月，正從朦朧的地面浮起，傑伯森自動地飛行，眼光從地平線落到空速表上，又看看在橡皮懸座中的羅盤。

諾福克朦朧的景色，在機身左側幾哩以外過去。在機頭裡的斯巴福（Spafford）說：「我看到海了！」一分鐘以後，他們已經低地飛行在海面上，在薄暮的光度下，是一片平坦的灰暗海洋，在機身後面的英國漸漸消失，第七號機降低到五十呎，兩邊的第六號機和第十三號機也跟着降低，以免德軍的雷達幕上捕獲到不利的行動，但是你並不能永久避開，大約距荷蘭海岸二十哩處，雷達幕上就會閃跳着尖波，命令便會下達到各高射砲連和戰鬥機基地。

馬丁（Martin）的座機飛到旁邊並排飛行，機上的信號燈對他們閃閃發光。

「他說什麼？霍奇（Hutch），」傑伯森問。

「明天晚上我們要痛飲一番。」通信員也拿起自己的信號燈，拍了回去：「對極了！要比任何時候都要開

懷暢飲。」霍奇遜（Hutcherson）是從不喝酒的。

塔倫（Tarum）說話：「我們的地速恰恰是每小時兩百零三又四分之一哩，在一小時十分又三十秒鐘以後到達目標，我們該在正前方航跡越過海岸，附帶一句，你已經偏航了一度。」後面這一句是常常開的玩笑，一位能飛、時時在飛，而又偏航一兩度的飛行員，還沒有出生。

在格蘭安（Granham）第五聯隊聯隊部作戰室裡，柯克蘭（Cochrane）陪着魏里斯（Parrnes Wallis）走來走去，想使他覺得自在一點。魏里斯就好像一位等待太太生產的男人，坐立不安，心神不定，柯克蘭什麼都聊，就只不談那些炸彈（註四），想使魏里斯不去想它，但是魏里斯除了那些炸彈以外，什麼都不想。

「想想看你設計了惠靈頓式（Wellington）飛機，這個成就真是了不起。」柯克蘭鼓舞着他：「這真是一種偉大的飛機，三年以來都是我們主要的機種。」

「呵，老朋友，並不！」這位窘困的科學家恚恨地說：「你可知道，每次我完成了一項，我真不知道怎麼能設計出這麼粗製濫造的東西。」

外面的碎石路上，駛來一部黑色的本特萊（

Benley) 座車，哈里斯 (Harris) (註五) 推開車門，輕快地跳下車來，衛兵肅立致敬，他走進室內問道：「進行得怎麼樣了？柯克。」

「到現在為止還好。」柯克朗說：「他們怎麼都還沒有報來。」他們在屋中踱來踱去，這間長長的屋子裡，一面牆上是飛機動態黑板，另一面一長列桌子邊坐滿了人。有號稱「精靈」的史特利 (Saterly) 情報官，杜恩 (Dunn) 通信組長在一部與外面通信室中無線電連接的電話機旁，由他接獲飛機發出的摩斯電碼，因為距離太遠，低飛的飛機不能用通常的譯音通話。

哈里斯同柯克朗輕聲交談，同他們一起走的魏里斯沒有談話，看來有點憔悴，時時離開他們去看室端牆上的大型作戰地圖，飛機的航跡已經用蠟筆標示在圖上，他便計算他們應該飛的哩程，這時是十點三十五分，柯克朗看了看手錶說道：「現在他們該到荷蘭海岸了！」

太陽已經沉沒，月亮漸漸地從陰暗中昇了起來，就在前面的海岸上，形成了一條通過海面的月光大道，在這條上上下的道路外邊，幾乎看不見海洋，只是一片廣闊無涯的黑暗，間或有一兩點光紋。

塔倫說：「到荷蘭海岸還有五分鐘。」過去半小時都默默在休息中的機上人員突然活動起來，「好的。」傑伯森說，第六號機和第十三號機慢慢向前移，直到黑色的機頭與傑伯森並駕齊驅，轉變方向，形成一個很寬的目標，他們的發動機融合成一片咆哮，蓋過了第七號機單調的吼聲，他們飛得很低，剛剛挨着海水，好像是沿着月光大道，迅速地馳向那等待的高射砲火。

斯巴福說：「看見海岸了！」海水邊緣隱隱約約有一根低低的黑線機身左邊幾哩處，一連串閃光的火球昇上了天空，「防空炮聲！」馬丁簡潔地說；這些炮彈離得很遠，他根本不在乎，閃亮的月光大道突然沒有了，他們斷斷海浪的白線，到了敵人土地的上空，「新航線，磁一〇五度。」塔倫呼叫，這三架飛機輕柔地飄向左方，開始了在敵人高射砲火中穿越飛行的遊戲。

北方的一批飛機，差不多在同一時間也飛到了陸地，看見了維里蘭島 (Vieland) 便轉向東南方，越過須德海 (Zuyder Zee) 最狹的部份，馬洛 (Muro) 領導他們從暗岬飛過，這一處太狹了，只不過再飛三十秒鐘又看到了海水，還要再飛過這七十哩寬而比較安全的海面，但是毫無一點預告，下面突然火光閃閃，一

些猛烈的小火球冒了上來，馬洛感到這些火球打中了機身時的震動，然後他們通過了，再度飛行在海面上，馬洛用機內通話系問有沒有人受傷，但是耳機中沒有回答。

通信官比京 (Pigeon) 正站在他的背後，對着他的耳朵叫道：「沒有無線電了，也沒有機內通話機，高射砲火把它們都打壞了，我想每個人都還好。」馬洛飛行了一段，自己想哄騙自己，他還能達成任務，但這無濟於事，他自己也明白，沒有無線電，他就不能指揮對索爾培水壩的攻擊，甚至不能指揮機上人員，或者下達投彈的指示，他咒罵着，返航飛回基地。

在須德海內，深暗的海水平坦得無法正確判斷高度，來士 (Geoff Rice) 微微下滑，想用機腹下的燈光作六十呎高度的平直飛行，但是這兩個燈的作用不靈光，他想獲得一個固定高度却飛低了。飛機遭受到一陣雷擊般的錘打，發動機上面是一陣撕裂的吼嘯，來士把飛機從水面拉了起來，但是機腹裂開了，那枚炸彈掉進了海裡，空空的機腹中昏起了好幾噸的海水，海水從機身裡向外傾瀉，把機尾射擊十幾幾乎淹死在槍塔裡，不可思議地，這架飛機除了速度慢了一點之外，居然還可以飛，當他們發現那枚炸彈已經丟了，來士便把飛機返航飛回英國。

剩下的兩架，由巴洛 (Barlow) 和拜爾 (Byers) 駕駛，準確地沿着斯塔弗藍角 (Stavoren) 飛行，十分鐘以後，在哈得維克 (Hardenwijk) 處重又飛上了敵人的土地，沒有人準確知道是在什麼時候，敵人的高射砲再度纏上了他們，不過有份報告中，提到巴洛的飛機撞到了地面，炸彈爆炸，一陣眩目的閃光，像剛昇起的太陽般，照亮了田野達十秒鐘之久才熄滅，什麼都沒有留下來，拜爾的飛機，不是當時，便是後來，飛機與全機人員再也沒有什麼消息，攻擊索爾培水壩的這隊飛機中，只剩下了麥加錫 (McCarthy)，他飛行在後面六十哩處，可能因為這樣就救了他。

飛越荷蘭時，傑伯森、馬丁、和霍浦郭 (Hopgood) 飛機的高度低到只有四十呎，在同地地形捉迷藏，當房屋和樹木陰森森地升起時，轟炸員時常喊出緊張的警告，飛機便在它們的上面擦過去，他們的飛行速度很快，在整流罩下，排氣管噴出了火光，當一個個電線鐵塔向他們衝來時，三架飛機都迅速拉了起來，恰恰從電線上飛過。

在飛機左面，他們看到在里仁 (Gitze-Rijen) 的德國夜間戰鬥機場的跑道燈，現在他們預料會有夜間戰鬥機，不速的作戰室一定忙成一團，馬丁和霍浦郭從兩邊向傑伯森靠近，採取相互的支援，他們會得到任何攻擊的戰鬥機，因為他會比他們高，他們飛得低，襯着沉沉的地面，是很難被德機發現的，這也是他們的一種憑藉，如果對敵人的高射炮來說，這可成了他們的弱點，他們比高射炮要高，輪廓很分明，剛剛飛過恩和芬 (Eindhoven)，傑柏森領導着他們，略略轉向東北的新航線，這一航線可以使他們繞過在魯爾河一帶林立的高射炮。

在後面幾哩處，另外有兩批各三架的人字編隊轟炸機，也進入了航線，丁海揚 (Dinhy Young) 精確地在羅塞德爾 (Rosenlaai) 處飛過運河，在兩處戰鬥機場中間熟練地轉彎，但是愛斯退爾 (Bill Astell) 看來並不確實這正是轉彎點，他鑽出了一點點，向南多飛了一分鐘，然後又轉回來，但是已經落後了半哩，稍稍偏出了航線，他們再也沒有見到他，一定是在不久以後，便被高射炮或戰鬥機把他打落了。

只剩下了十四架！

領先的三架擦過國界進入德國，只見到處一片漆黑，沒有動靜，只有黑暗和發動機的節奏，塔倫以為他們在航線南方，所以他們微微向北，大家都有一點緊張，因為這是靠不住的一段路，他們正要飛向萊茵河，在魯爾河和赫爾 (Hul) 市預獲警告的高射炮中溜過，快要飛近這條河流時，十二門輕高射炮突然射擊，



攻擊前的慕尼黑水壩

機上的射擊士對準曳光彈的來源還敬了一頓，飛機便飛出了射距離，沒有一架飛機受到了嚴重的傷害，整個萊茵河向他們衝來，一條駁船打來淡淡一串曳光彈，但在子彈找到他們以前便飛過了。

兩分鐘以後，更多的高射炮對他們射擊，這時三部照空燈照着傑柏森，福克斯李 (Foxlee) 和狄林 (Deering) 對着照空燈射擊，一部燈被打熄了，另外兩部却繼續照着，空中佈滿了曳光彈，機尾的射擊士也參與射擊。照空燈轉而照住了馬丁，使得他眼睛都睜不開，傑柏森可以看到蘭開斯特式飛機身旁的大型「P」字母，每一門砲都在射擊，飛機也由於還擊的後座力而顛簸着，然後，他們加大油門飛了過去。

就在左前方，另外二部照空燈突然開燈，照着傑柏森，福克斯李立刻射擊，緊緊扣住扳機狠狠打了一陣，他鞭撻似的曳光彈打進了光柱，這部燈就被打熄了，當他們從暗紅色的餘光上飛過時，看見操作的人員四散逃避。後槍塔的辛普遜 (Tammy Simpson) 對着他們射擊，直到飛出射距離以外為止。

他們飛過去以後，這場震撼又使他們恢復隊形，赫奇遜 (Hutchison) 發出電報，警告有高射炮，並且指出準確的位置所在。在聯隊部的杜恩接到電報以後，便以強力的無線電機，以全部功率把這項情報資料廣播給所有其他的飛機。

傑柏森在哈木 (Hamm) 北方繞過這些陣地，哈木市的調車場，在很多年以後仍然大有名聲，塔倫說：「領隊，新航線，磁一六五度，」然後他們在最後這段旅程中，緊靠地面飛行。從索斯特 (Sose) 和威爾 (Werl) 中間掠過，現在月亮已經高高升起，照耀着大地，遠方是儲滿了水的昏暗群山，他們爬高，飛到了地平線邊緣的山脊上，飛進山谷，下面便躺着慕尼湖一片開闊的湖水。

那就像是在觀察地形模型，同樣的湖水輪廓，同樣黯淡的田野，飛過湖水最狹的部份，便是蹲踞着緊擁住湖水的大壩，壩體上滿是砲塔，在半暗中，它好像是一艘戰鬥艦，但遠較戰鬥艦不易摧毀，鋼骨水泥的壩體厚達一百呎。(註六)

「老天爺！」鮑勃赫 (Bob Hay) 說：「我們能炸垮它嗎？」

大壩突然有了生命，像刺痛了般閃閃發光，憤怒的紅色流星湧上了天空，散佈的漫天都是，就好像炮手開了水龍頭在噴洒這一片地區。

「他們還很積極，是不是？」羅伯問 (Trevor-Roper)，飛行員把飛機在湖水上繞着大圓圈盤旋，不接近炮火的射距離，等候其他飛機飛到，地上好像有十門高射炮，有些在湖水兩邊接近大壩的田野，有些在壩上。

傑柏森開始呼叫其他的飛機，除開愛斯退爾以外，他們一架跟着一架報告位置，他在末了呼叫愛斯退爾，可是愛斯退爾已經死去一個鐘頭了，傑柏森等候了一會兒便放棄呼叫，在機內通話機中嚴肅地說：「好了！哥兒們，我想最好還是我們開始滾球吧！」這就是不再等待，開始行動，當他這樣決定後，便輕輕扳開送話開關。

「哈囉！所有的「冷知器」飛機，我正開始進入攻擊，請準備依照我指示的次序進入，哈囉！十三號機，請準備，如果發生什麼事情，請接替我！」

「好的，領隊，祝你好運！」霍浦郭回答的聲音，小心而又單調。

傑柏森緊緊沿着湖水東端的山頭作一個大轉彎，佩爾福特 (Pulford) 輕輕推大油門，飛機刺耳地咆哮起來，速度大增，機身震顛，機頭慢慢轉過來，直到看見三哩開外的大壩和炮塔就在正前面，飛機與大壩間，是一片深暗平坦的湖水，斯巴福說：「飛得好極了，真有兩下子，我看得很清楚。」他們飛出山頭，迫近水面，現在高度接近兩百四十呎，傑柏森下達他各種最後的指示：

「檢查高度，杜里！控制速度，佩爾福特！射擊手準備！正接近了，斯佩恩！」塔倫打開機腹燈光，往下面窺視光點，「低……低……低……高一點……穩定！穩定！」兩個光點彼此接觸了，第七號機的高度恰好是六十呎，德軍高射炮手也看見了這燈光，發光的彈流掃過落下來，炮彈正對準了他們，就像所有的高射炮火一樣，起先很慢，然後當飛機對着高射炮火網中飛進去時，火力瘋狂地衝向他們的眼前。

傑柏森使飛機平穩地飛行，對正炮塔的中間飛去，塔倫注意着光點，佩爾福特一奪手在油門上，眼睛瞪着空速指示器，斯巴福的眼睛緊緊看着夾板的瞄準器，炮塔在瞄準中愈來愈近，傑柏森對着佩爾福特叫道：「準備！如果我被打中了，就把我推到駕駛座位外面去。」在機頭上突然響起了嘩嘩嘩嘩的吼叫，狄林開始射擊，他的曳光彈對正炮塔噴去。



軍內下，大壩像一個黑色巨人衝來，壩上閃着火光，機艙裡聞到了硝煙的臭味，這時沒有思考，只有一聲冷酷的警告喊叫聲：「再過一分鐘，我們就死掉了！」他們在炮塔中間衝過了大壩，赫奇遜打出一發紅色的維利 (Verly) 信號彈，讓其他的飛機知道，接着一陣深沉的機槍叫嘯，機尾的羅伯正對着炮塔射擊。

攻擊過去了，他們降低到山谷間，緊緊貼着深暗的大地飛行，使敵人的高射炮無法瞄準，這時記憶也很混亂，他們飛出射距離，傑柏森把飛機翻過山頭，作了個急轉彎向後面看過去，他的耳機中響起了一個聲音：「好極了，領隊，真棒！」

在炮塔中間的黑色湖水，突然湧起分開，湖水中中心噴湧起一個巨大的白色水柱，直向天

空昇上去，整個湖面都翻滾滾滾起來，水柱向上衝到了一千呎的最高峯，就像是站在月色中的一個鬼魂，沉重的爆炸聲也達到了飛機，他們向一個飛回去時，以一種敬畏的心情觀察看，看見一陣陣的湖水濺溢過大壩，以為引發了一個猛烈的頃刻，可是湖水的憤怒過去以後，大壩仍然屹立在那裡，白色的水柱慢慢降落。

呼叫：

「哈囉：第十三號機，現在你可以攻擊了，祝你好運！」

「好的，領隊，我們攻擊了！」霍浦郭仍然小心，簡短地回答，其他的飛機在等待中，他那架飛機消失在

湖水一端山頭的黑暗裡，他們看見他機腹的燈光明亮，兩條小小的黃色光柱滑過水面，當他找到了正確的高度，便慢慢接近接合在一起。他的轟炸航路又平又直，高射炮也發現了他，惡毒的螢火虫對正他飛去，他仍然向前直衝，當炮彈發現了他，空隙很快就封合了，有人叫道：「他被打中了！」

繞着左機翼內油箱一處紅光擴散開來，然後第十三號機機身後面拖曳着一條長長的火舌，轟炸員一定是被打中了，因為炸彈越過了大壩，落在大壩下面的發電廠上。

第十三號機飛過了大壩，機頭向上，拚命爭取高度，好讓機上人員跳傘，當油箱爆炸成一團橘紅色火焰時，一隻機翼分了家，這架轟炸機燒成一片向地面旋衝，跳散成爲片片，那枚炸彈在發電廠附近爆炸，就像是一個明亮的太陽般，幾秒鐘內一切都過去了。

有人在無線電中說：「可憐的老霍浦！」

傑柏森開始呼叫：「哈囉！第十七號機，你準備好了沒有？」

「好的，領隊，我們進入！」

「當轟炸航路開始時，我會從大壩上面飛過，把高射炮火吸引開。」

「好的，謝謝，領隊！」

馬丁開始轉彎從山頭進入，傑柏森轉向與大壩平行，飛過湖上，但是刚好在高射炮有效的射距離以外，當馬丁座機的測高燈光接合，從湖水上飛來時，傑柏森轉過頭來，狄林和羅伯便開始射擊，六條曳光彈流匯聚在炮塔上，吸引他們的注意力，大多數的高射炮，有很多分鐘都沒有注意馬丁的飛機從水面上疾飛而來，他保持高度，對正浴在月色裡的炮塔中央，直直地對大壩飛去，高射炮發現了他，在炮塔間構成了散佈的扇形火網，他必須從中間飛過。馬丁直直地向衝，兩門高射炮對正了他，炮彈鞭撻着水面時，眼光銳利的福克斯李一面還擊，一面叫喊，他的曳光彈同高射炮火交纏着纏結在一塊。

鮑勃赫一聲高叫：「投彈了！」就在同一霎那間，機身震動，兩發炮彈打進了右機翼，一發炮彈在內油箱裡爆炸，石火電光中，他們從彈幕中打開一條航路飛過。辛普遜在機尾槍塔裡射擊，謝包斯 (Chambers) 打出一發維利信號彈後，飛機向山谷下飛去，惠特高 (Whittaker) 恐懼地看着右機翼上的炮彈孔，但是却沒

有起火，他馬上就知道是怎麼回事——右翼油箱已經空了。

馬丁叫道：「投過彈了，領隊！」

「好的，十七號機，你離開高射炮火以後告訴我。哈囉！第一號機，你準備好了嗎？」

「好了，領隊！」

「好吧！你來！你就位後告訴我，我來吸引高射炮火。」

馬丁再度呼叫：「領隊！第十七號機現在脫離了高射炮火。」

「好的，你被打中了嗎？」

「是的，打中了右翼，不過我們都好，我們還能飛！」

靠着大壩邊的湖水猛烈沸滾着，龐大的水柱又昇高到一千呎，更多的湖水像瀑布般溢過了大壩，但是不一會兒就平定下來，大壩仍然屹立無恙。

丁海楊再度呼叫：「第一號機進入轟炸航路！」

傑柏森轉回飛到湖水上空，這一次馬丁也同樣這麼飛，丁海楊衝進湖水的上空飛來時，傑柏森和馬丁從兩邊高高地進入，德軍高射炮不知道向那裡射擊，丁海楊飛過大壩，報告一切安好，緊靠着大壩邊一下巨大的爆炸，準確的漂亮！但是大壩仍然沒有動搖，傑柏森再度等待着，一直等待到噴濺的水花消散，湖水安定爲止。

他呼叫馬爾拜 (Malby)，命令他攻擊，馬爾拜飛越在水面上時，傑柏森和馬丁陪着他進入，這一次大開航行燈，所有機槍全都射擊，使德軍高射炮手對着錯誤的目標亂打，馬爾拜機上發出一枚紅色信號彈，表示「攻擊成功！」

不一瞬，大壩底脚的湖水，翻江倒海地湧向天空，這枚炸彈命中的位置，準確的不可思議，現在，爆炸噴濺的水霧，瀰漫着整個山谷，很難看出來大壩的情形如何，傑柏森呼叫薛諾 (Shannon) 攻擊，他的話剛出唇，耳機裡一陣尖銳的聲音。

「大壩垮了！大壩垮了！」

馬丁飛行在山谷的一邊，看見鋼骨水泥的大壩表面，突然在水的力量下裂開，扭曲，傑柏森飛近一點，也

破這個景象征住了，大壩上裂成一個一百碼寬，和一百呎深，不整齊的大洞，湖水正從缺口中傾瀉而下，一億三千四百萬噸湖水，從兩百呎的高度衝激直下，水流的上面很平滑，兩邊被裂口粗糙的兩邊撕裂着，濺起了泡沫，原來是發電廠所在的地面，只留下了被水翻滾滾滾衝擊的痕跡。

傑柏森告訴薛諾：「算了！」

其他的飛機在上空飛過，敬畏中默不作聲，在月色下，他們看見一道二十五呎高的水牆，以每秒鐘二十呎的速度滾下山谷，一個炮塔上仍然有一名炮手還在對他們射擊，直到許多曳光彈流匯聚在這門高射炮的所在，火力才突然中止，機內通話機中充滿了興奮欲狂的交談，打破了畏懼的沉寂，惟一不在觀看的是赫奇遜，他坐在他的電鍵板前，拍出了一個字「Sandbo」。 (註七)

山谷中馬上出現了噓噓的蒸氣和激濺的水頭。傑柏森呼叫馬丁和馬爾拜返航，告訴了海楊、薛諾、馬得斯勒 (Maudslay) 和萊特 (Knight) 隨他向東飛往艾德爾水壩，如果傑柏森被擊落，便由丁海楊接替指揮。

(註一) 慕尼水壩——儲水一億三千萬立方公尺。

艾德爾水壩——儲水二億二千萬立方公尺。

(註二) 這是一種特製的球形炸彈，投擲以後可在水面跳躍，越過護壩網而在大水壩線下一定深度爆炸，每架轟炸機僅帶一枚這種巨型炸彈。

(註三) 在本文中多指這種測定高度的燈，裝置在機腹下面，前言中却指裝在翼梢，以飛機飛行的特性來說，自以本文中所述較為正確。

(註四) 據說傑柏森為求決定正確的六十呎高度，苦思良久，最後因在倫敦歌劇院中，目睹兩盞交叉的舞台燈照在出場的歌星上，因而獲得靈感而解決了這一問題。

(註五) 魏里斯，英國科學家，以設計威靈頓式飛機聞名於世，攻擊魯爾水壩的構想和炸彈的設計，投彈高度，速度等，都是他殫精竭慮的真獻。

柯克朗，當時皇家空軍第五聯隊聯隊長。

(註六) 哈瑞斯，當時皇家空軍轟炸司令部的司令官。

(註七) 慕尼水壩，壩底厚一百二十二呎，高一百三十呎，壩頂厚二十五呎。

(註八) 當時規定的密碼，代表「任務完成」在這次「落木作戰」(Operation Downwood) 中，只炸垮了慕尼與艾德爾兩個水壩。

一、堡壘神槍

Jack Pearl 著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的清晨，盟軍開始在西西里島登陸，在登陸日以前八天，盟國空軍全力攻擊島上各飛機場，以求部隊在登陸時，減少敵人的空中抵抗，西西里島上共有十九處機場，吉比尼 (Geribini) 最為重要，七月五日那天對吉比尼作了一次最大的攻擊，據判斷消滅了敵人一百架飛機，本篇是「一架 B-17 轟炸機機上的射擊士，擊落其中七架的經過。」——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破曉，在北非一個美軍機場的跑道上，華茂上士 (Staff Sgt. Benjamin F. Warner) 爬上了三十架轟炸機中的一架，他跟全組機員上了飛機，知道今天的目標是轟炸納粹據守的西西里堡壘中，位於吉比尼附近的幾個軸心空軍基地。

這不是那種可以在起飛以前大開玩笑的任務，即令華茂那令人屏息的六呎六吋身高，和二百七十五磅體重的大塊頭，經常是一個對象，這天早晨也沒有人開玩笑，平常他總是聽到有人對他叫着說：「有那麼個人，在飛機翻轉過來以前，往油箱空了的那邊機翼一站就壓住了！」或者是「我們這個單位裡，最需要的是六個發動機的飛機！」這到也是事實，華茂上士板上 B-17 機的機艙時，這架大飛機很顯明的向右邊偏了一下。

華茂也像其他機員一樣，沉着而有效率地着手檢查起飛以前的事項，即令是一位局外人，對機長所携帶的「極機密」命令並無所悉，但是從全組機員緊張，鎮靜的面色上，也會曉得這次任務的嚴重性，吉比尼位於埃特納峯 (Mt. Etna) 邊的盆地上，是西西里島全島防空的神經中樞，除開柏林以外，沒有那一處，納粹集結的有比這裡更多的戰鬥機和高射炮兵力。

華茂上士不像其他一般的大塊頭和孔武有力的人，他的脾氣寧靜、溫和、對那些個兒小，他不要費多大力氣便能折成兩段的同事們很能忍讓，那種懶洋洋的，不在乎的，而一表堂堂的舉止，有時激惱很多人們，雖然朋恩的體型，引起他的空勤同事們間的敬畏與羨慕，他却是第十二航空隊中最得人緣的人們間的一個。

由於長時間協同合作的圓滿效果，這架龐大的四發動機「空中堡壘」的機員各就定位，一架 B-17 轟炸機機身上伸出十挺口徑〇、五〇吋的機關槍，可以掩護三百六十度的立體空間，這種飛機是作為一個「整體」而設計的，它能在超過戰鬥機掩護距離以外，擔任遠距任務時保衛自己，不論在歐洲或者在太平洋戰區，納粹和日本的飛行英雄們，都認為它是一個可尊敬的對手，而獲得他們一種懷恨的佩服。

華茂上士就機身右槍的位置，檢點他的檢查表，氧氣面罩，無線電耳機，和飛行服裝的加溫電線，他從頸子到腳趾，都塞在臃腫的羊毛裡，這位巨無霸似的射擊士，極像一頭美國大狗熊，這種服裝再裝上各式各樣的行頭，使得運動大受限制，也不舒服，可是沒有這些，人們在高空轟炸就活不了，幾秒鐘的缺氧，就會產生永久性的暈暈，而氣溫常是在零下七十二度左右，不止一次，有些 B-17 轟炸機的機員，赤手碰到了機身的鉛質表皮，在他嚇壞了的眼前，眼瞪瞪地看着肌肉變成白白的一塊硬冰。

華茂把彈鏈整齊擺進槍旁的木箱內，從機身旁膠玻璃機窗往外看去，把伸在外面的五〇機關槍槍管轉動一下，這挺槍固定在 B-17 機身內部的交架上，可以旋轉自如。

這架龐然巨獸，隆隆地緩緩進入沙漠跑道，速度愈來愈快，像一隻垂天的禿鷹飛進了空中，機身下面展開的地中海，在朝陽下，像一面光輝燦爛的鏡子，要飛到指定的高度，是一次悠長而緩慢的爬昇，射擊士們輕鬆地聊天，來打發這一段時光。

就在華茂的對面，是左槍的射擊士魏悉上士 (Sgt. E. R. Worthy)，他背靠着機艙邊，像菩薩般跌坐着。這一回你可真有機會再添上你的紀錄了，朋恩。」他隔洋地說。上一次他們出任務到那不勒斯，華茂打下了德軍兩架 ME-109 戰鬥機，在一名射擊士來說，一天中打下兩架飛機是罕有的事，華茂的這手本領更增加了他在中隊裡的名聲。

華茂笑了：「我一定會比上一回要好，我敢保險，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

「什麼特別日子？」

「結婚紀念日，今天是我結婚七週年。」

魏悉深覺感動：「不開玩笑吧？我敢同你打賭，你當時決沒有想到過在你結婚七週年時，會在一架空中堡壘裡擔任機槍射手，飛行在地中海上一萬呎的高空，對不？」

這個大個子聳聳肩：「我當時根本沒有時間操心七年以後——或者是一年以後的事。」

「你的主意不錯嘛！朋恩。」透明地吊在 B-17 機身下方的膠玻璃槍塔裡的機腹射擊士說。

魏悉吃吃笑道：「你看他像不像一條在玻璃缸裡的金魚？好傢伙，那些納粹的飛行員看到像這麼一個肥靶子，一定會洩口水。」

機腹射擊士也嗤之以鼻：「去你的！到作戰時我寧可緊緊地蹲在這個小小艙裡，也不願意像你們兩個傢伙一樣，沒遮擋地站在那裡，你不要以為那層鋁表皮會擋得住什麼槍子兒，你以為能麼？」

「我想擋不住，」魏悉皺起面孔承認，然後他繞過槍塔射擊士，舌尖又轉到了華茂：「我很高興我沒有朋恩一樣的大塊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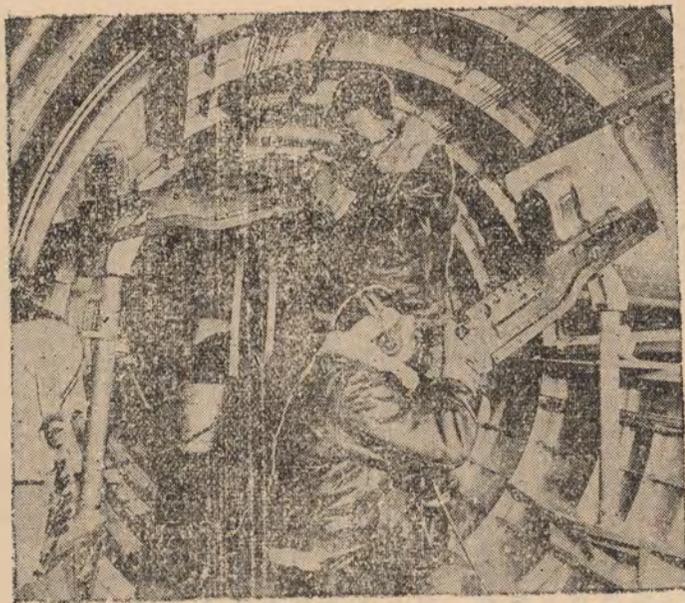
機腹射擊士吹起口哨：「老天爺！對了，多麼大的目標！就像瞄準一扇穀倉大門一樣，任何槍子兒打到這架飛機，朋恩總會有份。」

華茂開心地笑了起來，他彎起巨大的雙頭肌。「我的皮膚很厚，槍子兒會發生跳彈，就像豌豆碰到了石頭。」

在機尾的另一名射擊士，對着長長的機艙叫道：「你們這些傢伙聽到我們的特殊任務了嗎？當我們的炸彈通通扔完以後，就要把朋恩從炸彈艙裡丟下去，當他命中時，整個吉比尼一帶就算完了！」

其他機員都非常欣賞這個玩笑話，朋恩的聲音笑得最響。

機內通話機響起了機長的聲音，玩笑就立刻停止了。「好了，你們這些傢伙，散了吧！現在讓我們幹正事。」



在一架 B-17「空中堡壘」轟炸機的機槍射擊士，操作五〇機關槍。

朋恩從膠玻璃中看出去，他看到了敵機，至少有二十架，多到數不清——ME-110機從陽光中對準空中堡壘的右機翼撲了下來，他轉動機槍來應付這一方向的威脅，好像敵人長機直直地對他衝來，機翼前緣噴射火光，曳光彈對他飛來，他緊張地等待着子彈粉碎膠玻璃和切碎他的肉體，但是曳光彈打低了，落在 B-17 機的機腹下面。

他等待着，直到德機進入了他的瞄準具，然後他使勁扣住扳機，五〇機關槍跳動着，它本身的曳光彈劃成頭線對着米式機撲去，你可以感覺到子彈的所在，也找得到它，敵機猛烈裂開，搖曳着烟火在左邊掉下去。

朋恩·華茂並沒有鬆開扳機，在膠玻璃前的德機，就像是縫衣針般密密擁來，第二架米式機裡噴出火力，幾幾乎要撞上了 B-17 機飛開去，華茂往後撞退一步，險些兒被機身五〇機槍不斷滾下來的子彈壳所滑倒，這些彈壳像撞球般在機艙裡滾滾來去，對於任何射擊士想挪動一步，都是莫大的危險，朋恩雙手緊緊握住了槍，使身體穩定，注視着飛來的米式機，在最後一瞬間，它機腹向上飛掠而過。

這架大飛機盡力飛上大氣層中晴朗的上層，現在雲層都遠遠的落在下面，空氣已經稀薄得不能夠舒暢的呼吸，每呼一次氣，就像蒸氣般的水霧噴了出來，氧氣面罩都加以調整，飛行衣和飛行靴的加溫電線也都插進了插座。

「試槍！」前面傳來命令。

華茂上士把五〇機關槍的槍口傾向地中海，扣了一次短放，在彈鏈上傳了無窮盡地整整齊齊排列的子彈，發着陰暗的光彩，極為溜滑地送進了槍身。

機上其他九挺槍也都試了試嗓門，華茂從方形的膠玻璃窗往外看去，便看到機隊中其他的轟炸機跟在後面試槍，槍口的閃光，和成弧形向海上落下去的曳光彈道，空中充滿了作戰般的朦朧景象。

惟一通話的工具，只有利用機內通話機，會談自覺地減少了，當他們接近目標上空時，聊天的願望完全不在，真正沒有時間去思索，所有的感覺都屈服於視覺，銳利的眼光搜索四週清澈的藍天，找尋可能是敵人戰鬥機的可疑黑點。

然後，編隊快接近西西里海岸時，等待着的宣告來了。

「敵機！十二點鐘方向，高！」

立刻。

「敵機！三點鐘！」

「下面也有！」

天空都被這些黑點點充滿了，愈來愈大，變成了每一個盟軍空勤人員都熟悉的，刻毒的，機頭尖尖的側影，米式機！德國空軍的得意機種！——也是全世界在一九四三年最優秀的戰鬥機。

「上帝！」華茂自己想：「他們一定有一百萬架！」

這略微有點誇大其詞，事實上，那天空中德軍共有一百架戰鬥機，一百架米式機攻擊三十架臃腫而滿裝炸彈的 B-17 空中堡壘，如果不是 B-17 機，而是任何一種飛機的話，那麼優劣的比較就是一百萬架對一架。

「兩點鐘方向有敵機飛來！」無線電耳機中報了出來。

「朋恩幹下了兩架！」機內通話機中響起了一個興奮的聲音。現在，這架空中堡壘受到了四面八方的攻擊，機內通話機裡響起一片嘈雜模糊的聲音。

「注意九點鐘方向，高高的那個寶壘。」

「兩點鐘方向，敵機兩架，尾槍在搞的什麼鬼？」

猛烈的戰鬥已經鬆弛，本恩機槍管四週的槍管熱圈也軟化了，一絲絲零下若干度的空氣進入了飛機，這種冷空氣，就像凍僵了的手指頭般觸到他的面上，馬上就在氧氣面罩的排氣活門上結起一層薄冰，阻止了呼吸，朋恩用一隻手輕而易舉地把它擦掉，這層冰就像打碎了的玻璃，散佈在機艙板上。在他的身後，另一位機員可沒有他那麼順遂，他緊緊抓住面罩，在機艙板上搖晃，掙扎着呼吸，倒在朋恩的身邊，這個大個子射手，迅速地跪下去，重行調整這個人的氧氣活門，一會兒他就站起來去作戰，對朋恩感激地領首致謝。

「我幹掉一架了！」魏悉上士輕鬆地歎叫，這時德機攻擊的情緒愈見高漲。

一架ME-109機對準這架飛機俯衝下來，在兩點鐘方向作了一個轉彎，朋恩對它來了一陣短放，他意外地看見這架飛機在空中堡壘右翼下面，帶着濃烟側滾出去而看不見了，這是華茂今天的第三架。

「打得好！」這句話被B-17機腹下面的一聲爆炸打斷了，猛烈把飛機向上送了二十呎。

機身前面起了一點點火，但很快就被座艙中的機員撲滅，這架堡壘在激戰的戰鬥機槍下搖擺，但並沒有震顛，B-17機是盟國飛機中前所未有的結實飛機。

德國戰鬥機從四面八方圍住他們，想把空中堡壘的隊形打散，就像在西部電影中，紅蕃圍住了一個蓬車車隊一樣，既然有第一架舒暢地開了例，那麼另外的ME-109或ME-110機也就會「一敗塗地」，一陣掙扎的射擊，機背朝地翻轉過來，然後便垂直地落下，毀滅！

偶爾，也有一架大轟炸機也震顛着，掙扎着，閃避着，發動機咳嗽地蹣跚飛行，火焰已經到了重要的部門，然後落在隊形後面，進入一個致命的俯衝，每每這麼發生一次，朋恩便焦灼地注視那些張開的保險傘，心頭的畏懼冷水地抓緊了他，大多數這些飛機上，都有他要好的朋友……

「朋恩小心！三點鐘方向，高！」

這架米式機像閃電般穿來，機關槍閃着火光，它那陡峻的俯衝角度，使得飛行員的射彈打低了，曳光彈道都落在B-17機的機腹下面，他把機頭猛然拉起，曳光彈道升高對華茂飛來，但是他還沒有來得及往高爬夠時，這位機腹射擊士已經發射了二十發五〇子彈，命中了這架迎面而來的飛機，德機在一團烟火中炸成片片，這是朋恩的第四架！

次復一次地，可怕的曳光彈道就像憤怒的觸鬚般前後夾又住這架B-17機，但是却從沒有碰到它，這些憤怒的標槍有時好像很近，射擊士們都感到可以伸出手來夠得着那些光球，沒有時間害怕，這架堡壘上的機槍不斷地射擊，前後上下地轉動，槍身前後衝擊着，就像一個V8發動機的活塞，他們給來襲的德機要素可怕的代價。

「九點鐘，敵機兩架！」

魏悉上士的機槍轉向這兩架飛機，瞄準開槍，與對方的曳光彈混到了一起，一時間好像有種瘋狂的錯覺，他們可能頭對頭撞上了，可是德機却慢了幾碼。

魏悉對準長機射擊，這架飛機在痛苦的烟火中扭轉着，消失在視線以外，「我幹了第二架！」他非常高興地想。

「送一架給我！」機腹射擊士說：他對準一架想從下方偷襲的ME-109機緊緊纏住。

現在，機內通話系內聽到的聲音少了些，在朋恩有訓練的耳朵中B-17機機關槍的響聲不像以往那麼堅定，也許有六挺機關槍——不會超過七挺——還在射擊，這時沒有時間去仔細想是「那一個」和「為什麼」。

一架米式機在四點鐘方向成弧線飛來，B-17機的尾槍對正它的後面打了一陣，這挺槍停止射擊轉移給朋恩，他長長地打了一陣，把這架德國飛機靠近機身處的左翼打成了碎片，機上的飛行員想滾轉躲過這追魂的五〇機關槍，但是這個動作，對打碎的機翼力量太大了，機翼整個同機身分了家，飛機猛烈脫離縱向地面栽下去。

朋恩對正另一架米式機射擊，只打了六發，槍機就在空槍膛後面停住，子彈已經打光了，他咒罵着，四顧有沒有備用的彈鏈，在幾呎遠處就推得有，現在機艙裡滿是亂七八糟的空彈壳，數以千計的這種彈壳，隨着飛

機的運動前後左右滾來滾去，造成一種不調和的沙沙聲，就像是海水捲上了沙灘，華茂對着子彈鏈堆，跨過一大堆彈壳，一步一步地小心前進。

「該死！」他的腳滑開來跪了下去，不耐煩地找到了這些彈鏈，在他的寬肩上掛了好幾排，然後他滾動的彈壳，經過這段短短而靠不住的旅程回去。

朋恩沒有時間把子彈鏈整整齊齊擺在彈藥箱裡，他把一鏈子彈橫過右肩，使彈鏈可以自由滾動，把彈鏈的另一頭裝進槍身，雖然這不是正規的方法，可是彈鏈在朋恩飛行夾克的表面上毫無障礙地滾滑，機槍射擊來得很流暢。

魏悉上士宣稱打下了第三架：「只有兩架就趕上你了！朋恩。」

「我希望你趕得上！」朋恩對他叫道。

現在他們飛到了目標上空，在雲層掩護的下面就是吉比尼機場，他們中間出現了紅色與黑色的高射炮火花，奇怪的是，美國人歡迎高射炮火，因為高射炮火對米式機的威脅，也等於在這種空對空纏結着的近接戰鬥中，對轟炸機的威脅是一樣，在射擊開始的前幾分鐘，就有兩架德機被他們自己的地面炮火擊傷。

B-17機群投下他們的炸彈，一批批六枚、八枚、十枚的炸彈，以整齊的精度落下去，吉比尼上空厚厚地全是炸彈，幾分鐘內，地面的許多設施，便是一片火焰與毀滅。

轟炸機放鬆了負擔，面積廣大機翼上的向上推力，使得飛機輕輕向上高飛，速度和動作的靈敏性都增加了兩倍。

不管外面多麼冷，朋恩在飛行服裝裡仍是滿身大汗，彈鏈在他肩上擦過，發出輕柔的嘎嘎聲，在皮面上的摩擦產生了溫度。

他的腦筋裡只想到當時流行的一首歌詞！

「讚美上帝，把彈藥遞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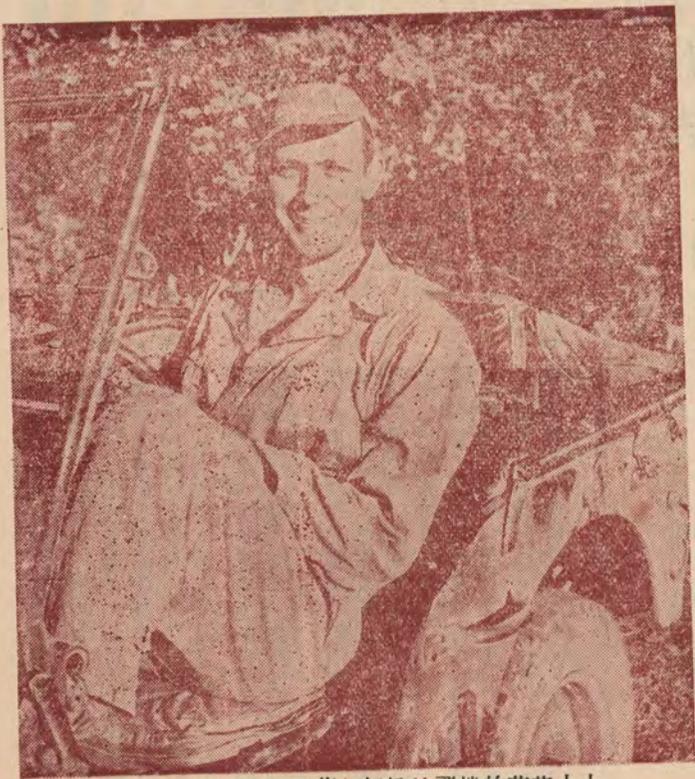
讚美上帝，把彈藥遞過來……」

「敵機，十二點方向，高！」耳機裡又響起來。

槍口向上揚，但是沒法超過限制，所以德國飛行員的子彈打進這架堡壘的頂上時，沒有遇到什麼抵抗，子彈從機頭到機尾掃了過去，機頂和槍板上出現一列長長的彈孔。

然後這架米式機轉彎離開，它的側影清晰地從朋恩視界裡飛過，曲恩的五〇機槍對準這架閃光的目標射擊，就像獵人打飛雁般瞄準飛機的前面，他露出了牙齒，懷着惡意的高興，正好命中了座艙，第二次射擊修正方向，打進了機身萬字機徽中的十字架，這架死掉了飛行員的飛機倒轉過來，帶着黑烟衝了下去，華茂上士的第六架！

德機的兵力，已經只有開始戰鬥時的半數還不到，數以打計的飛機都在轟炸機靈活的機槍下喪生，其他飛機當轟炸機返航飛向北非時，也放棄了戰鬥，只有



在一次任務裡擊落七架納粹飛機的華茂上士

一些死硬份子還停留着對轟炸機作一次最後的猛烈突擊。

兩架德機從華茂的機腹下切過，然後垂直爬昇，機尾射擊士打毀了一架，但是另一架躲開了他的火力，在五點鐘方向對着堡壘爬昇，曳光彈接近了緊急油箱，華茂忙把槍轉到後下方的極限位置，對準這架德機射擊，第一次連放就打中了米式機的發動機，立刻就這架飛機打碎了，這架戰鬥機像受傷的鳥兒般掙扎着，然後機頭朝下，進入垂直的螺旋衝下去，這是胡恩·華茂打下的第七架，全組機員打下的第十三架！——這對德國人是一個特別不吉利的數目。

是這批困倦、憔悴——但快樂與凱旋的美國空軍人員，他們有的被擊落了，或者把自己的飛機飛回了阿爾及利亞，有些人不會回來分享長夜的慶祝，但是却分享了一點兒也不少的光榮，這天上午，在西西里島上空，他們擊毀了四十一架納粹的戰鬥機。

尤其出色的，這次對吉比尼的空襲非常成功；更出色的是，使敵人在西西里島的神經中樞中斷了四天以上，七月九日，當巴頓的第七軍團和蒙哥馬利的第八軍團，在利卡塔 (Licata)、吉那 (Gela)、斯科利提 (Scoglitti)、諾托 (Noto) 和叙拉古 (Syracuse) 五處，以雷霆萬鈞的力量，從登陸艇衝上沙灘時，他們只遇到極輕微的空中抵抗，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國飛機第一次獲得絕對的空中優勢。

華茂上士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這一次作戰中，擊落了納粹七架戰鬥機，他的特出表現獲得無上的榮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空軍的大量記錄中，選出了一批列為最傑出的人物，其中有許多獲得「空中英雄」的稱號。如彭狄克少校 (Maj. Dick Bong)、波英頓少校 (Maj. Gregory 'Pappy' Boyington)、曾遜上尉 (Capt. Bob Johnson)、傅斯士士 (Capt. Joe Foss) 和其他許多受人尊敬的飛行員們，那些完全是屬於飛行軍官們的名字——惟有一行是例外。

「第十二航空隊……胡恩哲明·弗·華茂上士……擊落九架！」

出完任務歸來，華茂被蜂擁的記者們包圍起來，他好像有點靦腆。

「我做的事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他謙遜地說：「他們只不過往我的瞄準具裡飛來，我只不過是扣住扳機，快得像他們一樣打過去，任何良好的獵雁人都能辦得到的。」

二、殘機餘生

Martin Caidin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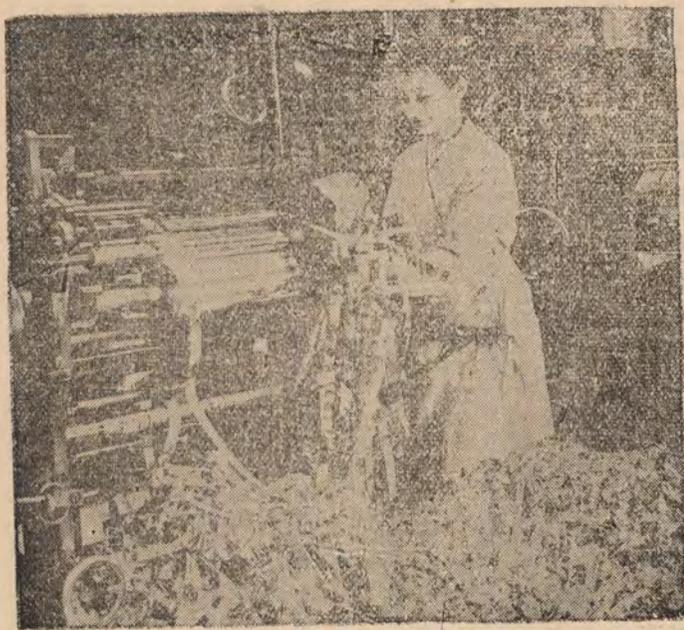
——一九四三年一月，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和双方的將領，在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加會議，決定使用盟國的空軍力量，「以毀滅、擾亂德國的軍事、工業、和經濟體系，以及打擊德國人民的士氣。」這一時機業已到來，對德國的轟炸將晝夜進行，白天，由美國飛機實施精確轟炸，夜間則由皇家空軍擔任攻擊。

漢堡是選定的目標城市中的一個，該市的人口達一百五十萬，是德國第二大城市，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海港，擁有衆多的工業，它的位置靠近海岸，更便於接近，這在計劃作一次持續的攻擊中是很重要的。四次大空襲把漢堡造成了德國境內被炸最慘烈的四個都市之一。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漢堡之戰」於焉開始，在兩個半小時內，皇家空軍的七百四十架轟炸機，投下了兩千三百九十六噸炸彈和燃燒彈，英國飛機同時也投下稱為「窗戶」(Window) 的金屬箔片，用來干擾德國的雷達，結果僅損失了十二架轟炸機。

三夜以後，皇家空軍實施第二次空襲，這一次，七百三十九架轟炸機，投下了二千四百十七噸炸彈，其中大部份是燃燒彈，這種併用攻擊與燃燒，以致頭一次轟炸所產生的一種現象「火風」(Fire Storm)，——一種迅速運動的高溫氣流，使大火與毀滅廣佈到廣大地區——仍在燃燒中。

本篇是參與這次攻轟的皇家空軍蘭開斯特式轟炸機飛行員，對馬丁·卡丁 (Martin Caidin) 的報導。——在第二次對漢堡的大空襲中——我錯過了在這兩次攻轟中，對埃森 (Essen) 克勞伯工廠的攻轟——我從沒有機會目睹「火風」的全部力量，很多同事都看到了，他們所說的幾乎令人不敢置信，有少數蘭開斯特式以一萬六千呎的高度，通過城市上空時，就被這種高溫的氣流所擒獲，他們就像是一塊木片，置身在暴風雨中的海洋。那些飛行員告訴我，他們再也無法操縱飛機，他們被熱氣拋了起來，甚至機頭朝上翻，機內每一樣東西都弄成一團糟，一直到飛機離開了這種嚴重的亂流為止。



英國工廠中正製造「窗戶」，在轟炸攻擊中，飛機把這種金屬箔片拋下去，以干擾德國的雷達。

間裡，各種事情都來了，這一陣爆風，也可能是因為飛機不受控制的運動，把我的氧氣面罩推到了眼睛上，我亂摸着，最後才把它扯了下來，所以我才看得見。

只瞞了儀器一眼，我的心都涼了，而這架轟炸機——機艙裡裝了全部的重貨色——正陡峭地向右盤旋，幾幾乎是掛在機翼上，每一秒鐘速度都在增加，它使我花去了寶貴的六千呎高度，傾側着進入俯衝，才拉起機頭飛出來，我不斷叫副駕駛幫忙，不過他沒有反應，我便集中注意力如何救我們的性命。

到一萬呎的高度，我才能把飛機改平作直線飛行，雖則風力已不算太大，我再對着副駕駛大叫，但是他還是不回答，我覺得對這架飛機可以信任時，我轉過頭去看看他，他的頭向前垂，一身無力，頭低到了胸口前，顯然他不是失去知覺便是死掉了，但我却不曉得出了什麼事，另外一發高射炮彈的爆炸，把我們震彈起來，在這一點點光芒中，我看見副駕駛旁邊的機窗上是一片漆黑。



皇家空軍轟炸機司令部的一架蘭開斯特轟炸機，在目標上空投彈

我沒見到過「火風」而我幾幾乎再也看不到第二天的白晝，這是我飛行了很長久以後的一次空襲。

我們在一萬六千呎的高度，每一個人還都在把「窗戶」往飛機外面拋。當我們在無線電聽到德國人正忙成一團時，高興得大聲吼叫，高射炮火和防空燈，正像在第一次空襲中般，漫無目標地在空中揮舞，假如你碰到了高射炮的射擊，那完全是由於在同一空間中，有這麼多飛機，投下這麼多貨色所致。

好吧，我們却碰上了，沒有什麼預告，什麼都沒有，我正在向這個城市飛去。突然，一陣強烈的閃光，轟炸機猛烈地跳動，一次猛烈的上升或一次急劇下降，可能是任何一種運動，但的確非常狂暴，在眩目的光芒中，一切都看不見了，不一霎那，撞擊的震盪已經離開了我，我覺得一陣冷空氣從儀器板下湧了進來。

至少可以這樣說：在這短暫的時

我在飛行靴裡拿出了手電筒——幾乎痛得叫了起來，這也是我首度發覺自己被打中了，全身好像都有重大的，尖銳的痛楚，只要我動一動手腳，我就覺得要昏過去，但是，我除了飛行以外，沒有旁的辦法，因此只有繼續飛。

我用手電筒照副駕駛，馬上就知道他再也不會同我，或者同任何人交談了，機窗上的漆黑一片，完全是副駕駛頭上和頸子那一邊噴出來的一層血，他當時就已經死去了。

有人說真正的麻煩，就像一噸磚塊般等待着落在你的身上，……機務官走到前面報告，說一個發動機已經完全打掉了，你明白麼？不是打壞了，而是詞斟句酌地說：高射炮火把整個發動機從機翼上炸開，不知落在德國境內的何方，另一個發動機的滑油油壓迅速降低，滑油向後噴散，一會兒就會起火，我把這個發動機關閉，這下使我只有兩個發動機——都在一邊。

機務官竭力同我一起工作，然後大聲喊叫什麼緊急的事情，便不見了，我把分佈管壓力加到五十四吋，使左翼不致於高起來。

我們已逐漸損失高度，漢堡幾乎就在我們下面，奇怪的是，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從沒有一刻想到放棄轟炸機航路，只要這架老實貨能飛，我們仍然保持着正確的航線，現在我們已經真正很低，而且正是我們所樂意的低，高射炮火把轟炸機射擊時，炮彈都在飛機上面很遠處飛過。

但是炸彈卻沒法投下去，機械士都打死了，……機務官走到炸彈艙裡，去瞎動那些機件，最後他弄起兩枚碍事的炸彈，使它們離開炸彈鉤。

感謝上蒼，所有的炸彈都投了下去，當炸彈離開飛機的一瞬間，飛機機頭向上揚，恢復到一個相當穩定的高度，我們每一分鐘損失一百五十呎高度，不過這真的並不太壞，想想看我們原來會像一塊石頭般掉下去的，我把飛機偏轉，作一個大轉彎，向國土飛回去，即令是返航，也沒有任何保證——當我們離開目標，我有機會環顧四週，我還沒有確實的把握能飛到家。

我知道的第一件事，便是阻力從何而來，我們的機頭沒有了，整個機頭前部都被高射炮火把炸掉，現在機身前面是一個大洞，至如航炸員，也在空中炸出去，死活不明，也就是因為機身前面的這一團糟，迫使我們往下

掉，通常這架老鳥只要有兩個發動機，就飛得像天使一樣，但是有了這麼可怕的阻力，便實在是飛不起來。

那一下，損失了一位航炸員，八成是死了，副駕駛也陣亡……機務官回來報告，說幾塊銅片已經把無線電領航員的手切斷，他現在正替他使用止血帶，看來好像回天之術。

而機頂槍塔射擊士的左腿已經炸斷，看來也沒有一半對一半的機會，他們已經在他腿上使用止血帶，不過因為他失血過多，情形也很危險。

最糟的是，大多數儀器都被打壞了，無線電機打成了碎片，也就是說我們所有的領航工具都完了，我只有一些飛行儀器，別無長物，幾乎是一種直覺向英國飛去，謝謝上天，因為漢堡的大火兀自燃燒着，我們——這是指機尾的射擊士——在九十哩以外還看得見，可以作為我所需的方向參考，那晚清澈無雲，否則我們決計飛不到家。

痛楚愈來愈厲害，但是我毫無辦法，如果我只是坐着不動，還不算痛得凶，但是每每我要動一動手或腳，就像有人用燒紅的鐵棒打在我的背上，我若痛極嚎叫，也毫無用處，因為我不來飛這架飛機，誰來飛？無線電領航員和槍塔射擊士的情況也不能跳傘，何況，只要這架飛機還能飛，誰也不願叫停。

飛過法國時，高度降到三千呎，而且這寶貴的高度仍然在減少，我們飛過海峽時只有一千呎的高度，讓這架飛機飛過水面，真是一種危險的奮鬥，但是我們却辦到了，我把飛機降落在進入我視線中的第一個機場，而機務官把他所能找得到的信號都打了出去。

當飛機滾動着停下來時，我簡直不相信我們真正平安地回到了地面，我解開保險帶，準備離開我的座椅，或者我該這麼說，我想這樣做。

這是我所能記得到的最後一刻，我沒有看見任何顏色，紅色的薄霧，或是任何東西，我就暈了過去，等我醒來時，已是在一個醫院的病床上，幾乎從頭到腳都被上了石膏，看來我不但受到了高射炮彈爆炸時的全部力量，而且身上還有不少碎片。

大夫告訴我，我身上有二十三處傷口，三處在我的脊骨上，沒有人能夠解釋——最低限度連我自己也在內——我怎麼把這架破飛機飛回來的。

(未完待續)

科學小說

和科學事實

事實

李 光 亞 譯

昨日的科學小說，不可思議的成爲今日科學的事實。假如要尋找一點原因的話；那就是大部份科學小說的作者，把未來的進步，想得很遠。現在回顧一下那些仰望未來的文學發明家……

假如說現在的科學小說，好像沒有一百年以前那樣普遍，其原因祇是在現今，日新月異的科學進步中，就好像看科學小說一樣了。從杜撰到實現的過渡時期，使人幾乎難以察覺。也縮短了人們思想和現實之間的距離。因爲這個演進如是之迅速與巧妙，其成就已不僅是一座里程碑而已。

所謂科學虛構小說，是敘述在自然科學方面，想像的發明或發現。這一類小說，在文學範疇中，也佔有很大的領域。爲嗜好者所稔知，其影響也是不可以低估的。

在它的領域裡，純然崇尚科學幻想小說的定期刊物；美國至少有六種（其中以一九二六年創刊之驚奇小說 *Anazing Stories* 爲嚆矢），英國有三種，法國有兩種，德國有三種，意大利有兩種，阿根廷有兩種，和其他國家定期出版的。由美國星期六晚郵報支持出版的；有很多拍成電影，數百部滑稽書，和許多如「布克·羅吉絲」之類的連環圖畫。在美國紙面袖珍本書籍方面，每年也出版一百多種科學小說。

除却在這一方面，專事著述的作家外，還有許多

社會學術界知名之士，客串著作。例如美國皮毛業貿易大亨亞士都，英國哲學家培根，法國小說家巴爾札克，美國法學家霍姆茲，生物學家赫齊黎的後代英國散文學家赫齊黎，英國作家李普林，美國作家倫敦，英國戲劇家李頓，法國小說家莫泊桑，英國政治家摩爾，英國詩人雪萊之妻瑪麗雪萊，英國小說家史蒂文遜，英國諷刺家斯威夫特，法國哲學家伏爾泰，英國歷史學家威爾斯等。

科學小說所產生之影響，也是不可思議的。不久以前的科學小說，成爲了今日的事實。從飛機到齊柏林飛船，這些所謂「了不起的發明」，都是最先在科學小說上出現的。

哲學家培根，也許沒有寫過如莎士比亞式的戲劇，（註：曾有人考證認爲莎士比亞戲劇是培根所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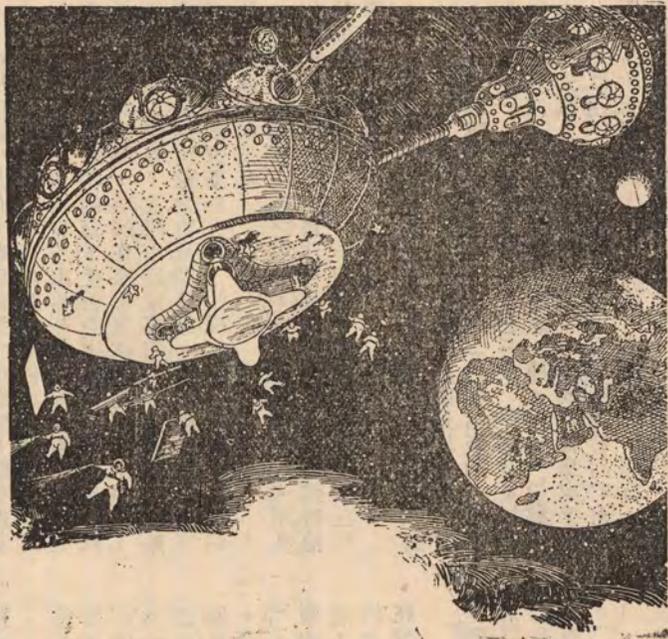
但是曾經寫過科學小說。一六二六年出版的「新亞特蘭的斯」(The New Atlantis) 是最先討論未來科學方面，許多進步書籍中的一種。也是一般科學小說之先驅，因爲這本書的出版，促成英國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 的成立。並指導他初期的研究工作。新亞特蘭的人，有飛機，有潛水艇，和有一種可以攜帶旅行，裝了「聲音」的「箱子」和「管子」。研

究發明同時也是那一個國家事業中的一種。

培根預想的電話，要比貝爾發明電話登記專利的時候，要早上兩百五十年。一八九四年，亞斯都寫的，那本「另一個世界遊記」一書中，曾經提到電話機，不僅可以傳聲，還可以把發話人的像貌傳送過去。一九一一年，金斯貝克著：「拉佛，一二四C，四十一加」一書中，說到的傳像電話，和現在使用的電視通路原理製成的一樣。一九二九年，「驚奇小說季刊」，第二卷，第一期中再提到的「電像」(Telephoto)，和現代所使用的電話，極爲相似：「拉佛」正預備和他的同事，通一次電話；但是號碼撥錯了。奇怪地，在他電話機上，出現一位美麗女子（當時他在紐約，她在瑞士）。在電像上，拉佛應她的請求，使用在旁邊的電傳設備，給她一個簽名式。

法國小說家威恩著「水下兩萬里格」這部小說，是敘述一艘名叫鸚鵡螺號潛水艇的故事。威恩的小說裡，並不是他創發發明一種叫做潛水艇的水下航具。他是採用一七九七年，拿破侖從富爾敦那裡買來，那艘潛水艇的名字。但是兩者之間，相似的地方却很少。

威恩小說中之鸚鵡螺號潛水艇，像是一座水下宮殿；使用電照明，烹任，和推動：「在圖書館裡，那



醒來的時候」一書中。睡眠者能夠說出全倫敦所發生的事。

如果說科學進步，對科學小說作者的影響，大於作者對發明家的影響；也許是正確的。因為前者是一個事實，而後者祇是一種想像。

科學小說的作者，憑想像產生了許多奇妙的幻想發明——其中當然不乏荒誕無稽，和不切合實際的。但是一旦在科學的進步下，想像成爲事實，那些作者就根據那實現的一點，聯想和延伸。正如打保齡球一樣：「抓起球來，向前滾去！」。

在懷特兄弟發明飛機以前，有好幾十部科學小說，談到了飛的工具。最先是摹倣飛鳥，使用人工造成的翼來飛行；後來做成各樣的「飛車」，動力從使用人力到使用電力的都有。飛機的螺旋槳，有好幾種型式，和不同的名稱。例如「轉動的螺旋」，或「綑製旋迴器」。

曾經引起意大利畫家達文西興趣；直昇機所使用

的原理，早在一八八六年，就應用了（螺旋上升器）。

一八八六年，威恩的另外一部小說：「征服者羅柏」，曾經預測未來終將使用成功的一項原理：「飛機，其翼趨向於酷似風箏，由螺旋槳來推動或拖帶。」

燈光，是從天花板上；一半露出，另一半藏在渦形柱頂，四個磨沙燈泡裡射出來，照亮了每一個角落。」一八七七年，威恩寫的另一部小說，「地底下的城市」，再度提到了那種白熱燈泡。但是大發明家愛迪生，接受挑戰製造燈泡，直到一八七七年，才註冊專利的。

利用電波發射及接收，經由無線電或電線傳播之原理到一相當距離，同時出現影像之電視；不是由一個人發明，幾乎經歷了半個世紀才完成的。但是在科學小說中，早在一百五十年以前就有了。

一七六〇年，達芬挪所著的「基凡西」(Gipantia)一書中說，主人給客人看一個特別精巧的「接收」鏡子。裡面連續出現，當時旅行者在遨遊世界中，所見的奇觀。

一八九四年，哈本著「變動太陽下的國土」書中：皇宮裡有一個觀察盤，可以看到國土內的很多地方。現在的電視望遠鏡，不就是那個想像的實現！還有在一八九九年，史學家威爾士寫的：「當睡眠者

自從一九〇三年，懷特兄弟的飛機出現以後。科學小說家就摹倣，繪影繪聲，誇大的描述起來。當懷特兄弟的飛機，尚在起始的階段，科學小說家把飛機說的飛得更快，更速和更高。一九三二年，赫齊黎著「新世界的勇士」！飛機在同溫層飛行，從美國到歐洲，祇要六小時。一九三三年，美國小說家哈利克著：「未來的時代」書中所述的飛機，環球飛行，祇要二十四小時。

太空飛行是近幾年的事，但是在科學小說中，却開始的很早。紀元兩百年時，希臘諷刺家魯西安著(Incaromerippus)書中之英雄，割下大鳥之巨翼，縛在臂上，飛向月球。一六一〇年，意大利天文學家蓋利略，用他的望遠鏡揭露了宇宙奧秘，出版Sidereus Nuncius 後；科學小說家作者，在他們以後所寫的太空飛行小說中，開始使用新的科學智識。

一六三八年，法國小說家哥德溫著「月球上的人」，書中英雄，訓練一隻大鵝，拖曳他的乘筏，遨遊太空。此外還敘述一些，現在看來甚爲科學的事：例如說月球表面的地心吸力，要比地球上的小。比牛頓發明萬有引力還要早幾十年。在哥德溫以後的兩百年，科學小說作者，除描寫太空航具；如以利亞之

噴火飛車」或表面平整的飛行儀器外，其他大抵都合乎科學的原則。因為對太空的智識日漸增加了，一八二七年德克寫的「月球之旅」認識了：在太空中不能使用開敞的航具，必需使用一種密閉的，圓形或圓柱形的物體。從一九二〇到一九三〇年之間，科學小說作者，最常採用太空航具的形狀是一種雪茄烟式的（長圓柱體，頂端是圓形）。例如一九三〇年羅曼斯在「科學奇觀季刊」(Science Wonder, Quarter-ly)中所發表一篇「征服月球的人」，其中一艘名字叫做「太空人」號的太空航具，就是那個形狀。（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太空人，這個名詞）。

單單就一國的政府來說，要征服太空必須花費那樣多的錢，對它的一股熱心，都是一個限制。但是當時的科學小說家，却把太空船具當做百萬富翁的玩意的倉庫間等。

在日後太空科學日漸進步的情形下，想像的觀念，也隨之改變。太空航具變得細小精緻了。人住的地方變為擁擠，以前說是裝食物的地方，現在也改為裝載燃料的地方了。爾後許多科學小說，或有關去月球

：「可以摹倣人類語言，動物叫聲，和鳥鳴音」（電唱機及電影）。

美國作家貝若梅，一八八八年著：「一八七七年至二〇〇〇年之回憶錄」，紀述紀元二〇〇〇年代之發明，和美國作家赫德生，一八八七年著：「水晶時代」，都把想像發明的年代說得更遠。

歷史家威爾士一八九七和一八九九年著「未來日子裡的故事」，「和當睡覺人醒來的時候」；都是說兩百年以後發明故事。以上所提四部小說，形容未來神奇的發明，似乎可以把預想提早點，因為其中那些發明現在已經使用了。

拉蘭於一九三〇年寫：「到二十八世紀的時候；有一種在人行道上，一呎左右掠過的乘具，使用控置地心吸力的裝置。」這種運輸工具，就是現在已有的「氣墊汽車」，比他預想的早了八百年。

「電子」這個名詞，在近世字典裡出現，也不過十餘年的光景，以前科學小說中也沒有提到。但是「電」這個字，在以前科學中，有很多奇怪的字，並且含有電子的意思。

一八七一年，萊頓著「未來的人種」，說未來高度文明的人種，在很多地方用電，例如做工的自動機器，氣象控制和思想傳播儀器等等。一八九七年，史托

的電影上，想像中的太空航具，都是直立的形式；和現在推送太空船，到太空軌道的火箭一樣。一九五〇喬治鮑爾主演，聯美公司出品的「目標月球」一部影片中，火箭船是工業家資助建造的。但一九五〇年，里普特公司出品，「X M 號火箭船」，一片中，同一型式的火箭船，是政府的計劃，從新墨西哥，白沙靶場中發射出去的。

科學小說的作者，顯然的似乎沒有預想到，未來的科學進步，沒有這樣迅速。因之想像未來發明的年代，不太準確，一般的，都把現在已經成事實的，估計晚了很多年。

金斯貝克之「拉佛，一二四〇，四十一加」書中提到的傳像電話，電視，將太陽能改變為電能，和「催眠顯影機」(Hypnoscopes)，將錄像帶直接輸入催眠者腦中的一項器具)。當時作者的標題為：「二六六〇年時的傳奇」，可是在今日，却已成事實了。

一九三〇年，斯堪普登著「原始人與末期人」一書中，提到的年代，也有錯誤。他預想人類要到一〇四〇〇〇年時，才能發現原子分裂產生之能量，並加以運用。摩西爾(Louis S. Mercier)，一七七一著：「二五〇〇年之回憶錄」說到其時有一種裝置

敦著「沙蒂的巨石」，提到X光的裝置，是把光線射到任何物質下，從地面上可以看出深度。

從事實上，很少科學小說提到的事，沒有實現，就連那些所謂「神奇的發明」，在進步的科學下，都變成了有教育的預言。一些虛構的東西，還沒有被進步科學追上，有「死光」，移植活人的器官，引力控制器等。在人體移植方面，現在科學已經趕上的一些光，現在發明的雷撒，已和那些一樣了。控制地心吸力的裝置，以一七二六年斯威夫特的格里佛愛遊記為開始。書中說拉普塔島被一種力量舉起。一八八四年，史托敦著「控制引力的故事」，說使用一種控制引力的機器。

引力控制問題，到現在為止，科學界仍在摸索階段。根據麥克考爾希爾公司，一九六〇版之「科學百科全書」第六卷第二六六頁（復經一九五九年，四月份科學美國雜誌第六十八頁文中證實）：地心吸力場，是由許多個別的能量分子組成，每個分子叫做引力量子(Gravityons)；正如構成光線的光子(Photons)一樣。假如這種說法正確的話，因為人們已經可以控制光子，所以想不久的將來一定可以控制引力量子，那就可能控制引力了。

(完)

當年印第安人攻擊白人，是出於無知及恐懼，終至覆滅，如果今天有更高等的生物來自外太空，那麼地球上的人類會如何？至少我們應有心理上的準備，避免重蹈無知，恐懼之覆轍。

在這篇文章裡，作者對飛碟存在的可能性，非常主觀的寫出他的看法，雖不宜姑妄信之，但頗足參考。

。譯者。

是否存在？

齊正平 譯

我要告訴你一件，你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事，它一向被空軍當局斥為謠言，可是當你吃驚的發現，你一直被矇蔽的時候，故事的本身，同樣的，也可使你大吃一驚。

一九六四年四月八日，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 (NASA)，從甘迺迪角，第一次發射雙座双子座太空艙，這是登陸月球計劃中極為重要的一個階段，在太空艙進入環繞地球的軌道後，各種精細的儀器，便開始收集，藉以謀求改進的各種資料，當然，第二天早上，你便在報紙上讀到，這次偉大試驗的詳細報導。

但是有件事，在報紙上你就看不到，這是親身參與此次試驗的兩位科學家，私下告訴我的，當双子座太空艙，還在第一週軌道上運行的時候，有四個來路不明的太空飛行體趕上了它，在雷達員們張口結舌注視之下，雷達幕上顯出，四個不明物體包圍住了太空艙，兩個飛在上方，一個飛在下面，另一個緊盯在後面，亦步亦趨，小心翼翼，好像是在偵察太空艙，整整的飛行了一週，然後顯然是在完成任務後，脫離了軌道，飛得無影無蹤。

這四個太空巡遊者，到底是什麼？從那兒來？此行又有何任務？是什麼樣的生物在駕駛着它們？我滿心的希望，能夠回答這些問題，同樣的，我希望我能夠完整的回答另一個問題：為什麼這樣一件對全人類都有極大意義的事情，竟然被埋沒。

據我所知，這次事件，並非是僅有的一次，在過去的三年中，世界各地，連續不斷的有着關於不明飛行物體的報導，只是為廣大群眾難以知悉，經常發現的地點是：火箭試驗場，人造衛星軌道或者是飛機場附近。美國政府已經警覺到，在這一段時期中，這些神秘的外來飛行體，正不斷的注視着我們在太空的活動。這些新發現，正好和一九四〇至一九五〇年間，一度引起恐慌的飛碟事件前後呼應

飛碟

，那時期每星期必有數十起。關於不明物體出現的報導，延至一九五〇年後半年才逐漸減少，可是今天這些不明飛行物體，以更多的數目，更令人撲朔迷離的姿態再度出現，它們的行徑還是一樣的令人莫測高深。

可是你並沒有聽說過，也沒有讀到過關於這些不凡發現的報導，現在讓我們回顧到一九五〇年早歲，當時負有調查不明飛行物體任務的空軍，採取一種打破飛碟觀念的態度，力斥各種傳說的荒謬，而今天則採取斧底抽薪的辦法，在根本上完全管制這一類的消息，在一道編號 AFRSO-2 的嚴勵命令下，任何空軍官兵均不得公開談論與不明飛行物體有關的事，並且任何有關不明飛行物體的消息，除非事後已被確認為某一種已知物體，否則不得在任何刊物刊載，同時美國政府亦對參與火箭發展計劃各公司員工，航空公司飛行員，以及所有在某種範圍內，美國政府之具有約束力的機構施以壓力，於是便形成一種新聞管制。

爲什麼要施以管制？我只能猜想，也許政府握有一些足以引起人們驚恐，騷亂的資料，或許是空軍當局認爲；太多的這一類報導，會使人們誤認爲是蘇俄所發展的一種全能武器，甚至於可能是空軍當局對於

最初遮蔽一切事實的決定感到遺憾，可是又惟恐經過長時期的封鎖之後，一旦公諸於世，會引起群眾普遍不滿。

我不清楚空軍當局的意向到底如何，但是我確知，毫無疑問的，有大批不明飛行物體，曾在空中或近太空巡遊，並且很顯然的這些物體是由遠較我們爲進步的技術製造而成，極具技巧的被駕駛着，它們並不是人類的幻覺、視覺誤差、海市蜃樓、風箏、飛鳥，或着氣球，它們是真的，不管空軍當局承認與否，它們確實確實是存在着。

那麼我怎麼知道的呢？讓我告訴你，並且我將提出一些由頭腦正常，可信靠的人所簽署的證件，這些人靠着他們的視覺，絲毫不爽的判斷力維持工作，那麼還有什麼值得懷疑呢？但是爲了取信於各位，首先把我的身份介紹一下，我是印第安娜波里斯美海軍官校的畢業生，二次大戰前是海軍陸戰隊中的飛行軍官，一生都沒離開飛行，並且一直撰寫有調的報導，我之所以提出這些，只是爲了說明：當一個飛行員告訴我，空中的見聞時，有足夠的經驗以判斷事實的真像，因爲我熟習飛行員經常遭遇的各種幻覺或其他的視覺幻影，而在什麼情況之下則是真的。

當戰後我專心從事於航空技術方面的寫作，一天

真實雜誌的編輯來找我，要我採訪當時正在新聞界嶄露頭角，所謂「飛碟」的真像，老實說當時我非常懷疑飛碟的存在，一直以爲是一種幻覺，但是由於好奇，我還是着手去採訪，在訪問了數十位曾經目擊不明飛行物體的政府官員，飛行員，科學家以後，我開始相信，這些不明飛行物體，確實是來自廣大自然的訪客，以後我便成爲「全國空際現象調查委員會 (National Investigations Committee on Aerial Phenomena, NICAP)」的指導，該會約有會員五十人，遍佈全美五十州，全球三十餘國，主要的工作便是探求不明飛行物體的真像。

NICAP 的會員，包括經驗豐富在各部門工作的官員，情報人員，飛行員，天文學家，科學家，太空及火箭專家，更有不少極有地位的科學家親身參與或擔任顧問，我自己在過去十五年來一直研究不明飛行物體的問題並著有專書。

多年來，NICAP 已成爲收集關於不明飛行物體資料的中心，目擊者爲了避免被譏爲無稽或在新聞管制的限制下便秘密的來告訴我們，這就是我們怎麼會知道双子座太空艙發射時所發生的事件，總之在新聞管制下走漏的消息便徑直來到我們這裡。

比方說，在我們的資料中有一項是來自堪那佛佛

爾角（現在的甘迺迪角），是一份官方追蹤紀錄的照像拷貝，那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十日，一枚北極星飛彈的發射紀錄，在飛彈上昇時，正好有一個不明飛行物體通過，因爲二者相距很近，地面上用來追蹤飛彈的尋跡雷達就誤訂上了這個物體，直到它飛出了雷達的視界，十四分鐘以後，雷達才再找到飛彈，那麼你有沒有在報紙上讀到這個消息？當然沒有。

同時你當然也不知道，一九六四年五月三日所發生的怪事，這些事使得國務院大起恐慌，並且感到必須將整個事件向各有關單位提出照會，這些單位包括：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陸軍及海軍當局，事情的真相被嚴密的封鎖，但是現在我把它寫出來。

那天黎明前，在澳洲的堪培拉 (Canberra) 附近，有好幾個人看到一個巨大的白色發光體，搖擺着像是失速或失去控制似的朝着東北方飛越黑暗的天空，目瞪口呆的幾個人接着看到一個較小的發着暗紅色光的物體，就在前面不遠處飛着，先前的飛行體便直朝着它飛去，幾乎要撞上，然後突然轉回，不再搖擺，很平穩的一下子就飛得無影無踪，而小的紅光體便片片飛舞，終至熄滅，根據目擊者的判斷，這很可能是一次攻擊，或着是某一種古怪怪形式的空中加油。

堪培拉美國大使館的科學專員保羅·西博博士與兩位太空總署的工程師，研究了目擊者的報告以後，在結論中指出，首先目擊者確實看到了這些景象，同時這些神秘的物體絕非任何地球上現有的航具，大使館將報告呈致華盛頓當局，有份拷貝裡 NICAP 獲得簽成爲資料之一。

對於近年來的數十起類似事件，空軍當局仍然保持令人懷疑的沉默，然後在一九六二年及一九六四年空軍當局在不同的官方公報及記者招待會中宣稱：關於不明飛行物體的調查已全部結束。所有這些都被解釋爲氣球，幻覺惡作劇或者其它已知的現象，就此就不再有了下文，很難以解釋；爲什麼空軍當局一直否認這些事證具有的事實，例如下面這些：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一日，飛在太平洋上空分屬於英國及美國的兩架噴射客機，不約而同的看到一個巨大的航具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在他們上空飛過。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一架愛爾蘭國際航空公司的飛機，在英格蘭上空一萬七千呎處遭遇到一個圓形金屬航具。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黎明前，布宜諾斯·愛麗斯附近的伊西意亞 (Esasia) 國際機場，一架 DC-8 噴射客機正準備降落的時候，有個奇怪的圓

發射了他們的人造衛星，這些生物當然會放出他們的太空人，到附近的太空中探險，假如他們發現了一個星球，就好比我們的地球，有高等生物存在的時候，他們當然會，一次二次，週而復始，看個究竟。

一九四九年，在決定封鎖一切關於不明飛行物體的消息之前，空軍當局有感於此，便根據二次大戰後所發生的類似事件，印就了一份極爲引人的文件叫做古樂吉報告，這便是藍皮書計劃的前身，這份報告指出：在火星及金星上可能有高等生物存在，並應測在那裡，物質文明的進步可能超過我們好幾千年，也許那上面的居民爲了科學研究，或是爲了恐懼我們的攻擊，而不時來觀察我們的情形，報告中並說：「這些生物也許已察覺到，我們擁有核子武器，火箭等……；因此不管如何，在這個時候，我們希望能夠看清楚這種訪問。」

就目前我們所了解，很顯然的，這些外太空來的訪客，對於任何我們可以將之送入天空的東西；飛機，火箭，人造衛星都感到興趣，因此我們可以說第一批前往月球或其它星球的太空人，必定會看到不明飛行物體在追蹤，觀察、研究着他們。

空軍當然不願再提及這一類事情，於是便竭力阻止一九四九年那一篇古樂吉報告，任何人談論到不明

形機械落在跑道上，擋住了飛機的降落，不久那怪物又起飛，瞬間便不知去向。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八日加州聖尼威爾 (Sunyva-la) 附近，四架空軍噴射機企圖攔截一個圓的不明飛行物體，根據 NICAP 的資料中，一件由有力證人所署的報告，那個物體以遠高於噴射機的速度，突然拉起，直冲而上，三秒鐘內便消失了。

這一類的事情在一九六〇年代不斷的發生，但是即使目擊者親眼看到空軍的噴射機在追逐那個不明飛行物體，空軍當局仍然堅決否認，從一九六三年聖尼威爾所發生的事件可以看出，空軍當局非常重視這類事情，並且正在積極調查，負責調查的情報機構仍然存在，任務的代號是「藍皮書計劃」。

實際上，外來的太空航具正在不斷的探訪地球，已毫無疑慮的餘地，看來像是故作驚人之言，但是仔細想想便會覺得不足爲奇，就好像你站在街角上，不時會有人從你身旁走過一樣。借助於最近科學上精密的計算，我們可以知道銀河系億萬個星球中有幾百萬個具有行星的系統，並且至少有些是有生物存在，如果我們以爲我們是銀河系中僅有的高等生物，僅有的正在發展太空旅行的生物，那就未免太自大了，也許更文明的生物，早在我們人類尚在斃木取火時代，便

飛行物體，便被斥爲心智不正常，也就是說，如果新聞管制不能收效，便希望被人一笑置之。

當然 NICAP 也注意到，並非所有的報導都是真實的，在所有各種努力及我們廣泛的徵詢之下，便不免產生一些好出風頭的人，我們經常可以聽到一些精心編織的謊言，當一個人跑來訴說着，他剛從金星坐着飛碟回來，或者是他家後院裡正擠滿了一大堆，口咬紫色雪茄的綠色小人時，我們只有點頭稱善，一邊打發他走。如果我們的報導，事後被證實爲，目擊者的幻覺，我們的處境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在審核各種報告上，我們一向是極盡謹慎的。

但是在嚴格審核下，每月仍有數十起被認爲完全真實的報告。這些報告約半來自航空公司的駕駛員。試想，一個飛行員爲了維持工作，必須極注意自己的健康，使體能經常維持在巔峯狀態，視力及其它足以表示其身體情況的條件，必須不時接受檢查，一旦有任何不良跡象就會遭到停飛，更沒有一個公司會甘冒不諱，在這方面粗心大意，因此至少我們可以這樣說；一個飛行員決不會由於視力不佳或精神不健全而看花了眼，而數百萬哩的飛行紀錄也不會令之看走了眼。也就是說，他不會把個氣球，星星或其它的飛機看成飛碟。飲酒過多更不會發生，因爲如果被發現工作

期間飲酒，馬上就會給停職。實際上，所有的航空公司都嚴禁飛行員在執行任務前十二小時（一般規定是二十四小時）飲用任何含酒精飲料，同時爲了避免爲人誤解而失去工作，即使真的看到飛碟之類的不明物體，一個飛行員也要考慮再三才敢講出來，當然更不會去捏造事實。

但是空軍當局對於那些不顧新聞管制的壓力，仍然將他們所目擊的情形，公諸於世的駕駛員，依就不遺餘力的予以抵制，例如一九五九年的凱林事件——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晚上，機長彼得·凱林及副機長約翰·笛飛着一架美國航空公司，DC-6型機滿載着旅客，橫越賓州前往底特律，突然三個發着強光的巨大圓型航具出現在空中，其中一個並且飛近飛機，狀似察看，然後飛返隊伍，疾駛而去。

凱林，這個有十五年四百萬哩飛行經驗的飛行員，把他奇怪的遭遇告知新聞界，立刻空軍官方便找上了他，聲言他所看到的只是在雲層中若隱若現的星星。凱林堅決否認，他說：「根據聯邦航空局的記錄，當時是飛行在八千五百呎，上空晴朗，雲高只有三千五百呎，那麼怎麼會看到五千呎下雲層中的星星。」

三架聯合航空公司的飛機，那天晚上在附近不同高度的航線上也看到那三個不明物體，並且秘密的提出了報告。

所有這些在公開的爭論中都可提出作證，但是突然凱林停止了抗辯，在一次NICAP的訪問中，他太說公司方面在空軍當局的授意下，強迫凱林保持緘默，至今對於一九五九年那天晚發生的事，他仍拒絕再表示任何意見。

空軍當局更有其它的方法使人守口如瓶，例如那件不太名譽的史托克事件，那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亞拉麥哥多 (Alamogordo) 附近，空軍飛彈發展中的工程師詹姆斯·史托克駕車走上公路時，看到一個巨大的橢圓形機械以約一千五百至二千哩的時速飛過，公路上有不少人看到這怪物，當它飛過史托克時，汽車引擎停了，收音機也不響了，史托克呆呆的看着它從地平線上消失。

報紙上登出了史托克的報告，第一個反應便是火箭中心的每一個人都收到一份由戴維斯少將簽署的命令，嚴禁任何人對外表示意見。從這裡可以看出，空軍當局一向是在隱瞞一些不願常人接觸到問題，第二個反應便是向全國各報表示，史托克只不過是在編造一個故事，在軍方的壓力下，史托克不能再作任何抗

接着美國航空公司也宣佈：在同一地區飛行的其他飛行員也遇到同樣的情形，爭論於是擴大。在一次紐約論壇報的訪問中，一位空軍官方發言人表示：有些目擊不明飛行物體的人，都是醉鬼、神智不清，記不清到底看過什麼。這一記直接針對着凱林而發，在當時是何等不擇手段的行爲。

於是有更多的人加入了爭論，在華盛頓，馬里蘭州的國會議員聖·佛萊德表示，如果凱林來到首都，他可以安排一個作證的機會，很顯然的，如果真的這樣做，那個「星星」的說法便難以自圓其說，於是空軍當局又提出另一番解釋：凱林所看到的是 KOCORN 空中加油機正在給三架 B-47 加油，這樣的解釋同樣是荒謬無稽；所有在美國上空的活動，包括空中加油，在聯邦航空局及空防總部都有記錄，如果那天晚上真的是空中加油，事情的真像早就可以剖白，而不是在兩個星期之後才被「發掘」，同時一個經驗豐富的飛行員也不會連他一向熟悉的飛機都認不出來。

同時還有更多的事實，空軍當局無法圓滿的解答，即如副機長笛和旅客也看到相同的景象，他們堅持凱林的說法。

另外兩個美航的飛行員，收到警告後，也發現同樣的物體。

辯，接着空軍當局採取了一個非常具有暗示的步驟，史托克在暗中被提昇了兩級。

凱林事件，史托克事件和其它類似的事情，使得新聞封鎖益形嚴密。飛行員便私下向他們的上司或NICAP 報告而鮮有告知新聞界的，很顯然的，他們害怕公開報導的後果。

空軍方面的說明，雖然未引起廣泛的不滿，但這並不表示永遠可以風平浪靜。美國人民並非像一些政府官員所想像的那麼容易被欺騙，終有一天，他們會提出官方不能回答的問題，他們會說：「想想看，難道這不是真的嗎？難道這麼多次都是目擊的判斷錯誤？」

誠如多年來一直擔任空軍研究不明飛行物體顧問的亞倫·海克博士，一位出色的天文學家所表示的態度，多少暗示了空軍當局了解到這一點，他在耶魯大學校刊上所發表關於不明飛行物體的文章中稱：那些目擊不明飛行物體的人，他們的智力，至少達到一般水準，有些更高於此一水準，有些則勉強高於此一水準。

在這篇文章內，海克博士承認了一些空軍一直試圖隱瞞的事：「從任何一個觀點來看，飛碟並非逐漸消逝，相反的每年有更多的關於不明飛行物體的報導

，只是有些引起了空軍當局的注意，有些則否。」
 在像美國這樣一個民主國家裡，可以作為將重大事實隱瞞着人民的唯一理由便是事實真像的揭露將危及國家的安全。但是對於不明飛行物體的發現來說，如果將事實真像隱瞞，反將危及安全。幾年前太空總署託付布魯克林研究院負擔起研究各種太空科學，技術的主要責任，布魯克林研究院提出的報告是夠驚人的，報告中指出：「如果有一種遠較我們為進步的文明存在，而我們仍然不知，勢將導致嚴重的後果，尤其是擁有此一文明的『人類』決定登陸地球並與我們接觸時，我們更可以這樣說。除非地球上的人類能夠事先接受此一更為久遠、更為進步的文明的存在。」
 這個警告可使我們想起當年白人與印第安人之間的關係，當印第安人毫無準備，突然和一個遠較進步的文明接觸他們便完全的瓦解了。

當然我們沒有理由說，這些來自外太空的訪查，具有敵意或是為了擬具一項攻擊，自二次大戰後，不明飛行物體便接二連三不斷的來到。甚至在十八、十九世紀時便有相當正確的類似報導。如果真的有的攻擊的計劃，我們早就該受到攻擊了，就我們所了解，不管它來自何方，不明飛行物體上的生物，只是對我們有相當的好奇，但是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這些神密的

的訪客，如果受到攻擊，是具有相當的防衛力量。當年印第安人攻擊白人是由於無知和恐懼，勝利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這也是我把真像公諸於世的另一原因。

據 NICAP 所知，有兩架空軍的戰鬥機，很顯然的是由於和不明飛行物體糾纏而失蹤，也許有更多的類似事件，只是鮮為人知，我們所知道的其中一件是一九四八年，一天晚上在坎塔基州，湯姆斯·蒙代爾上尉在加得曼機場上空，領着一隊戰鬥機，塔台通知他，在空中出現一個閃着光的圓形物體，叫他去查看一下，蒙泰爾即脫離低空飛行的隊伍，向上爬高。

空軍官方表示，塔台會與蒙代爾取得連繫，並引用蒙泰爾的談話稱，那是個巨大的金屬物體，但是很不幸的，當他的座機爬進那昏暗的天空後，就沒有人再看到他，沒有人知道在那上空到底發生了什麼，無線電收不到回訊，然後他的座機，支離破碎的，尖嘯着衝向地面，左翼脫落，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爆炸後，機身破片飛向半哩之外。

另外一次發生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據報在大湖 (Superior Lake) 上空發現不明物體，一架 F-109 噴射機自米西根州金羅斯空軍基地起飛前往查看，飛行員是佛萊斯·蒙克拉中尉，在後座操作雷

達的是威爾遜中尉，地面上的雷達控制員也嚴密的注視着整個過程，他們看到 F-109 在大湖上空追蹤了一百六十哩，但是二者突然同時從雷達幕上消失了。然後是一陣沉寂，無線電呼號得不到回音，在大湖區兩天的搜索找不到一絲破片，救生衣，或者油跡，更沒有蒙克拉和威爾遜的蹤跡。

空軍當局費盡心機，解釋此次失事，最初那個不明物體被解釋為脫離航線的加拿大客機，後來又被解釋作加拿大皇家空軍的軍機，但是沒有一個解釋說得通，因為在加拿大空軍致 NICAP 的函件中稱，當時沒有任何隸屬加拿大的飛機飛越該區，但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還是個謎。

不久之後，對於這一類事情，也許我們可以獲得更深刻，更廣泛的認識，因為在華府，一股正在形成的壓力將迫使空軍當局放棄守口如瓶的態度，特別是國會方面日益感到，必須將事實真像澄清，NICAP

會就七年來努力調查的結果，向國會提出一份證據充分的報告，希望能促使此一行動的實現。

一九六三年七月五日，印第安那州的參議員文生·哈合基，致函 NICAP 表示「對於飛碟事件應該有個完滿的解釋」，同年威斯康辛州參議員威廉·普洛麥爾也表示「這麼多不能解釋的問題，其本身即值得我們作一番徹底的調查」，更有許多國會議員，不分黨別，不約而同，強而有力的表示支持此一調查。事實的真像終將剖白，這樣一個對全人類都有極深涵意的隱密，不會永遠不得解決，國會的調查勢必將展開，也許就在明年，調查初步的結果，將震驚全球，因為我們確是在來自廣大宇宙的訪客監視之下，但是它不應使你感到震驚，因為事實很明顯的就在你面前。

譯自 True 一九六五年一月號

丈夫深夜三點多鐘才回家，受夠了氣的太太正預備開口發作。

「在你開始發作以前，」他警告她：「我得讓你我知道，我是在陪一個生病的朋友。」

「故事到編得不錯，」太太嘲弄地說：「他叫什麼名字？」

丈夫對這個問題想了一會兒，然後勝利的宣佈道：「他病得太厲害了，他沒把名字告訴我。」

談談今日的 抗生藥

林 詳

其

使用適當，抗生素的確是能夠起死回生和產生奇蹟的良藥；使用不當，則可能具有危險。本文特譯介若干有關抗生素類藥物的常識，爲了保護你自己與家人的健康，這些常識是你所應該知道的。

今天的很多青年父母，均長成於「抗生素時代」，因而一得以避免了許許多多一度很普遍的憂懼。

往日因「鏈球菌」喉炎所引起的令人坐立不安的憂慮……兒童時期耳部感染所帶來的乳突併發症威脅……伴隨闌尾破裂而有的腹膜炎危險——這些僅是我們這一代青年人多半均已安然度過的一部份嚴重的威脅。

特效藥物·引起關切

我們大多數人都會同意，在人類的進步中，很少有幾種發展較之抗生素征服傳染病更具有重要性。據估計，如果目前仍保持二十五前——抗生素時代以前——的死亡率，則可能有四百萬以上現在活着的美國人早已死亡。

然而，最近你和醫生一樣，或許常常有理由對這些特效藥物感覺驚奇和憂慮不安了。根據接二連三的報告

顯示，抗生素似乎正在減少其產生奇蹟的魔力，事實的真相究竟如何？

「自然均衡」·受到擾亂

首先，我們應該了解，細菌在我們周圍是無所不在的——而人體對付這些病菌的防衛，通常也極爲有效。在你的一生，可能你會數十次罹患剛開始的感染——或許是結核病、肺炎、以及其他病症。你對之並無所知，因爲，它們迅速被你體內與疾病作戰的機構所處理。

不過，也有時候，却會有麻煩發生。病菌的侵入；可能嚴重至壓倒人體的防衛武力；或者，人體的防衛力量，可能被早先或當時的病症所削弱。碰到此等情形時，抗生素類藥物便可能具有驚人的幫助。

然而，甚至在抗生素的早期歷史中，便已明白顯示，抗生素並非萬應靈丹。首先，在其對疾病作戰的能力面，便有着許多明顯的缺點：

△限制性——抗生素僅對屬於微生物 (Germs) 中一大類的細菌 (Bacteria) 有效。至於病毒 (Virus) 所導致的各種感染，包括腮腺炎、麻疹、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傳染性肝炎、以及很多其他病症，均非抗生素治療所能奏效。再者，沒有一種抗生素能剋

制所有各種細菌。例如，青黴素 (Penicillin) 僅對鏈球菌等數種細菌有效，對其他細菌則無作用。甚至連四環黴素 (Tetracyclines) ——作用範圍很廣的廣效抗生素，也不是對付微生物大敵的絕對武器。沒有一種廣效抗生素，目前能有效對付所有每一種細菌。

△過敏性——正如某些人在反覆接觸花草花粉或毒藤後，會有變態反應 (Allergic Reactions) 一樣，有的人在接受某一種抗生素治療一次 (或多次) 以後，也會對之產生變態反應。這個現象通常都很輕微——可能爲皮膚疹、蕁麻疹、或有輕微熱度，而且一旦藥物停止使用，變態反應便會消失。不過，偶爾也可能出現具有生命危險的過敏 (Anaphylactic) 或類似休克的反應，唯有及時採取果斷的處置——注射腎上腺素 (Adrenalin) 及其他藥物，才能抑制此等過敏反應。

目前仍然被認爲最具有價值的一種抗生素——青黴素，由於使用非常普遍，因此是一種會引起變態反應的主要藥物。據估計，所有美國人的百分之十，業已對此種藥物產生過敏性。

△重複感染性——在使用廣效抗生素後，往往會發生胃腸痙攣、腹瀉、口腔疼痛、以及直腸瘙癢等討

厭的反應。其原因係可能由於人體的自然微生物有失均衡。

在吾人胃、腸道中，始終存在有很多無害的細菌。事實上，有若干細菌為消化作用所必不可少；有些細菌則製造各種維他命。當一種藥效強大的抗生素進入人體，對一種細菌感染作戰時，它也會殺死一部份對人體無害的正常細菌。

這些友善的細菌，使同樣存在於消化系統內有害微生物受到控制，因而對人體也有裨益。由於解除了人體內無害細菌競爭，有害的細菌便得有機會繁殖了。

其結果便是所謂的「重複感染」(Superinfection)——由於另外一種感染被治癒，因而發生了一種不同的新感染。這種重複感染性往往也很輕微，而且一俟抗生素治療停止，便會消失。但重複感染性有時也可能很嚴重。

△抗藥性——抗生素類藥物的另一個問題，是「微生物的變化」。在最初使用時，青黴素能迅速治癒癰瘡、血液感染以及骨髓感染等鏈球菌感染。但早在一九四八年——在青黴素問世後僅僅五年，對青黴素具有抗藥性之鏈球菌所導致的醫院性傳染病，便已經有人提出報告。

至一九五四年情況已趨嚴重。在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八年之間，至少曾有五百次此種情形的流行猖獗。這些傳染病襲擊醫院的嬰兒室(曾導致死亡)、侵入成人病房，並蔓延至家庭以及其他社區中，幸虧及時發現了其他抗生素，方才壓制了對青黴素具有抗藥性的鏈球菌肆虐，醫生也適為此等目的而準備了若干這一類藥物。同樣重要的是，醫學界又恢復了在廣泛採用抗生素以前所實施的各種防菌措施。

△新的致病性——最近又出現了另外一項引起關切的原因。很多過去一度極少會有麻煩的微生物，變得具有致病的毒性了，特別是屬於格蘭姆氏陰性類的細菌(Granegative Bacteria，因其對於鑑定此類細菌的格蘭姆氏染色法呈陰性反應，故名)。一度被認為比較不重要的格蘭姆氏陰性細菌，已經變成引起創傷、泌尿器官感染、呼吸器官感染、以及腸感染的可疑份子。

這一切究竟原因何在？
特效藥物。切忌濫用

微生物的抗藥性，與藥物的使用及濫用有關。一種藥物使用得愈多，愈可能出現該藥對之無可奈何的細菌。而濫用——過度使用以及不必要的使用，則可

能加速具有抗藥性變類細菌的出現。再者，不必要的使用，似乎可能增加討厭的藥物反應——往往是屬於嚴重的反應。

使用抗生素類藥物須知

- 如果醫生認為不必要，不可硬要醫生開抗生素類藥物。
- 每次使用一種抗生素時，都帶有若干危險性，對這一點應該認識清楚。當一種抗生素的使用經證明為正當時，其危險是完全值得一冒的。
- 使用抗生素類藥物時，劑量勿超過醫生所處方者。少量可能有益，但太多並不更好。
- 使用抗生素時，其劑量及繼續接受治療的時間，均應依照醫生處方行事。
- 不要以用剩的抗生素用之於新染患或復發的病症，或用於治療家中另一人的疾病。在治療期完畢後，即應將用剩之藥物拋棄。
- 密切注意各種副作用。請醫生告訴你，每一種抗生素可能有那些副作用，並且，如果發生任何反應，應立即報告醫生知道。

目前有很多的研究，說明了抗生素類藥物被濫用的情形；據研究顯示，即使在需要使用時，也往往使用不當。
包括普通感冒在內的所有各種呼吸器官感染，百分之九十係由無法以抗生素治療的病毒所導致，一般人根據抗生素能預防細菌性併發症的假定，抗生素類藥物仍然常常被用於治療病毒性感染。現在，讓我們看看美國海軍的一所醫院，在一項嚴密控制的研究中所獲得的結果。

該院將一百名染患上呼吸道感染的人分為三組。其中一組僅僅服用阿司匹林，另一組接受青黴素治療，第三組則接受一種廣效抗生素治療。所有三組病人，其平均住院時間均為五、七天，併發症發病率亦相同。

美國著名的梅育診所(Mayo Clinic)的威廉丁·馬丁博士，最近提出報告說，抗生素類藥物用於治療若干病毒性感染，由於嚴重影響人體內的無害細菌，使導致疾病的細菌繁殖增多，因此甚至可能增加出現併發症的可能性。此外，並有醫生提出報告說，根據研究顯示，使用抗生素類藥物治療病毒性呼吸器官感染，可能使所出現的併發症難以處理。

醫學專家們並且提出警告說，人們往往僅倚靠抗生素類藥物，而不作其他必要的治療。把抗生素當成是仙丹，這是非常錯誤的。

例如，研究人員發現，膿腫對於單獨抗生素治療，往往沒有反應；治療膿腫，必須同時將膿液排除才有效。罹患腎結石的病人，如不將結石除去，則無論接受多少次抗生素治療，病人仍然常常會反復發作急性腎臟感染。很多染患慢性泌尿器官感染的兒童與成人，在矯治其泌尿道的缺損以前，抗生素治療也不會奏效。至於傳染性關節炎以及兒童常見的中耳炎，在抗生素治療以外，常常還需要施行外科手術排液。

不少病人根據「少量如果有益，較多將會更好」的理論，往往使用過量的抗生素類藥物，甚至有些醫生也會如此，這是很危險的。在紐約市的貝爾福醫院，唐納B·勞瑞爾博士發現，「為求用量足而特別加多的分量」，可能助長重複感染的發生。給予病人以治療一種感染實際所需要的最少藥量，可使出現重複感染的可能性減至最低限度。

用量太少，也有危險

另一項新的危險是使用過期的抗生素。碰到罹患新的感染或某一舊疾復發時——時間或許是在一年左右以後，不少人往往會使用早先醫生處方所剩下的藥物。直到最近，人們還以為，過期的藥物，至多由於儲存時日較久，藥效可能減弱而已。科學家們現在發現，若干藥品在變質的過程中，會發生可能導致嚴重麻煩的顯著化學變化。

不久以前，紐約市三所醫院的醫生曾提出報告說，有三名病人——一位婦女和兩名十三歲的兒童，突然見有惡心、嘔吐等現象，其後並出現類似糖尿病的症狀。這三件病例最後經查明係由於一種抗生素的化學變質所引起，原來他們三人都曾使用早應予以拋棄的過期四環黴素。

處方用藥，必須謹慎

權威醫學專家們並且警告說，一碰到見有熱度——在確定真實的原因以前——即遽爾使用抗生素類藥物，是非常危險的。應該讓醫生先等一、兩天，病人切勿自作聰明，擅自亂投藥物，直到毛病能正確加以診斷時，這樣要好得多。等待的時間往往可能在二十四小時以內。

醫學專家們發現，過早使用抗生素類藥物治療，

在另一方面，抗生素類藥物用量不足，也有危險。有一個常見的例子，有些染患「鏈球菌」喉炎的患者，注射青黴素後，由於情況好轉，便會停止接受治療，但不久又喉痛如故。於是再度接受青黴素治療，但仍非醫生所處方的全部劑量。喉痛症狀雖再度消失，然而不久即又復發。

「因此，」波士頓特夫夫大學醫學院的路易·韋恩斯坦博士警告說：「繼續施用青黴素八至十天可能迅速根治的病症，一變而成爲忽好忽犯的頑疾了。」

實際上，醫生們早已懷疑，不少抗生素治療之所，以失敗，純粹是由於病人未依照醫生的處方用藥。「新英格蘭醫學月刊」最近指出說，有不少父母，由於未能確使孩子的用藥期間之長達於所必須者，可能使其孩子的健康蒙受到危險。

以急性鏈球菌感染爲例，醫學專家們認爲，必須以青黴素治療十天，才能防止風濕性熱的發生。然而，醫學專家們曾經對五十九名經醫生處方接受十天青黴素治療的兒童，進行一項研究。這項研究發現，百分之五十六的兒童，在第三天即停止用藥；至第六天，停止用藥者達百分之七十一；至第九天，百分之八十二的兒童均已停止繼續用藥。

可能使診斷比較困難，使醫生實際上診斷不出乳突炎、腦膜炎、骨髓炎以及膿腫等病症。匆促處方的藥物，往往不可能爲對症的最佳藥物，而只可能使症狀掩隱兩、三天而已。然後，毛病會突然發作得更嚴重，這時候治療起來往往就要困難，而且可能多就延時日了。

一種抗生素的使用被認爲正當的唯一時機，韋恩斯坦博士說，是在醫生對病人加以適當研究，並認爲某一種抗生素可能對之有益以後。「如果很少或毫無理由，顯示一種抗生素會產生有益的作用，其使用便是不合理和不正當的，因爲，接受這種抗生素者，因而將不蒙其利而只蒙其害了。」

越來越多的醫生，知道了善用抗生素類藥物的需要——唯有在具有明確的理由時，方予使用。目前常用的抗生素，共有三十種左右之多，因此，某一特殊的情況該選用那一種抗生素，就必須靠敏銳的醫學判斷力了。也有些情形——如像某些慢性泌尿器官感染，磺胺類等較舊的藥物，可能較之新式抗生素類藥物效果更好。

醫學專家，謀求對策

所有這一切，其含意至爲明白——抗生素類藥物

顯然並非能療治百病的靈藥，使用不當，並可能引起危險。

在這一方面，醫學研究人員正在探求更多的安全措施：

△過敏試驗——在美國米蘇里州聖路易市健康診所，一種能迅速預先確定病人可能對青黴素產生變態反應的高度有效的方法，曾使病人對青黴素的變態反應自百分之五減少至千分之一。

△遏制重複感染——醫學專家們業已發展成功若干對付重複感染的新方法。醫生們已經知道，當病人在初次對抗生素治療見有反應後情況再度惡化，並且在退熱後復又發燒時，便可能是出現重複感染了。如果及早發覺，新的感染往往可以使用另外一種已知對這種引起麻煩的新微生物有效的抗生素予以遏止。

△補充友善的細菌——有些醫生曾提出報告說，在施行——抗生素治療期間，同時使用嗜酸性牛奶 (Acidophilus milk)，可能有助於防止發生重複感染。這種牛奶中含有一種有益的嗜酸乳桿菌 (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這是正常存在於腸道中的友善細菌。嗜酸乳桿菌補充了受抗生素所影響的友善細菌，並幫助使腸道內的各種細菌數量保持於正常情況，排擠幾種可能致病的微生物，否則，這些微

生物是可能橫行霸道的。目前，美國市上已可買到此等友善細菌的膠囊製劑，這種名叫 Bacic 的膠囊劑，業經證明能有效遏制重複感染。

△使用最少劑量——對於慢性支氣管炎，連續的抗生素治療，已證明對預防其復發極具價值，但每日所需之醫藥費，一年可能高達一千二百美元，非一般人所能負擔。最近，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的大衛 F. 范戈德博士發現，如果抗生素治療僅施行於冬季，即慢性支氣管炎患者在一年之中情況最壞的期間，醫藥費便可以減少一半。如果在一次感冒或其他感染的最初症狀出現時，使用抗生素為期一週，可使費用再減至每年祇需一百四十美元左右。此種最少劑量的治療，對不少病人可能非常有效。

△新藥物來源——醫學研究人員正在忙於探尋種種新的抗生素。目的是要發現能制服具有抗藥性的細菌，並且比較安全而比較不容易產生討厭副作用的抗生素。有時候，只要略微改變一種藥物的結構，便可能有很大的益處，新的化合物能很快進入血液中，因此奏效比較迅速。它在人身內保持作用的時間較長，因而用量可以較少。有些使用其他藥物會有嚴重反應的人，也可以完全耐受。

△抗生素 (Antibiotics) ——又名抗微生物素 (Antimicrobials)

，係各種微生物，特別是黴菌，天然所產生的化學物質。最早的抗生素，係來自土壤。現在，醫學研究人員除了在搜遍世界各地的土壤之外，正在將其注意轉向海洋，並且在海綿、海參、以及藻等海洋生物中發現具有希望的抗生素。

△合成抗生素——目前，科學家們也在以合成法製造各種抗生素，以其組成成分在實驗室中製造，而非自天然來源提取。當研究人員回頭以合成法製造新型的的第一種主要抗生素——青黴素——時，在對抗具有抗藥性的葡萄球菌方面，啓開了一個極具希望的新領域。

數種新的抗生素，如像 Staphicillin 以及 Prostaphin，早已被醫生所使用，並經證明可有效治療肺炎、肺膿腫、癰瘡、創傷感染以及骨骼與心臟感染等；此等由葡萄球菌所導致的頑強感染，對其他抗生素已具有抗藥性。

屬於合成青黴素之一的 Polycillin，代表了一項驚人的進步。它能有效制服最近引起麻煩的窄菌姆氏陰性菌。它是第一種口服抗生素，除了可以有效遏制原來青黴素仍對之有作用的很多種微生物之外，它還能攻擊過去唯有廣效抗生素才有效的其他很多種細菌。此等廣效抗生素並不能殺死細菌，而只能對細菌

加以遏制，以待人體的防衛武力將之殲滅。新的藥物能實際上殺死細菌。因此，在感染極為嚴重，病人身體非常虛弱，體內防衛能力甚為薄弱時，這種新抗生素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信任醫生。決定一切

對於你和你的家人，這一切具有那些意義？

第一，我們應該認識一點，抗生素類藥物並非萬應靈丹——選用對症的抗生素，極需要技巧。

目前正在使用的抗生素，包括有數十種不同的青黴素以及其他專治的特效抗生素，如像鏈黴素、新鏈黴素、Novobiocin、Bacitracin、Vancocmycin，以及 Erythromycin 等。此外，還有各種的廣效抗生素，這一類抗生素較之青黴素以及上述其他抗生素，能遏制範圍較廣的多種不同的細菌，故有廣效抗生素之稱。

廣效抗生素包括有第一種發展成功的 Chloramphenicol 以及四環黴素類——Chlortetracycline, Tetracycline 及 Cxytetracycline。這幾種抗生素的商標名稱，也就是一般人所熟知的金黴素 (Aureomycin)，白黴素 (Achromycin)，以及土黴素 (Terramycin)。

抗生藥的作用有兩種方式。有些抗生藥，如像青黴素，係實際將細菌殺死。其他的抗生藥則屬於是制菌劑 (Bacteriostatic)——它們對細菌加以遏制，而不實際殺死細菌。

制菌性抗生藥係阻止若干重要的元素，如像鐵質，參與維持細菌細胞生長與繁殖的代謝作用。細菌並未真正死亡，但不再分裂繁殖。

此種抗生藥如果過早停止使用，細菌可能再度開始生長繁殖。僅僅一枚細菌，如不予遏制，在二十四小時內便可產生出十億個後裔。制菌性抗生藥，如像四環素類，其所以具有價值，是因為它們能控制細菌增殖，使人體防衛組織得有時間集結兵力，將細菌殲滅。

各種不同的微生物，可能產生種種相似的症狀。

過去某一種抗生藥會對之有效的癬瘡、喉炎或手指感染，下一次可能由另一種不同的細菌所導致，因而需使用另外一種抗生藥治療。

因此，很顯然地，你不應該自己亂投藥物，也不宜對醫生亂加意見。

醫士指示：切實遵守

如果你的家人中有人染患感染，應該延請醫士診

治，如果醫生不急於使用抗生藥，應該尊重他的意見。他可能認為，讓人體試試自行擺脫細菌感染——人體常常能夠如此——要比較更好；或者，醫生可能決定等到可以正確斷定是什麼毛病後，再選用對症的藥物。

醫生處方一種藥物後，應確實遵照其指示。切記一點，僅僅由於你開始感覺比較好了一些，並不表示藥物應該停止使用，或劑量應予減少，除非醫生會特別如此吩咐。多接受治療兩、三天或甚至一天，可能為控制細菌感染所必需。

當醫生指示停止治療時，應即遵照指示停止；並且，除非醫生同意，不可使用任何剩餘的藥丸。大多數的情形，用剩餘的藥丸，最好予以拋棄。

抗生藥類藥物，如係經醫生慎重考慮後所處方，並能確實遵照醫生的指示使用，你和你的家人，對於使用抗生藥類藥物，是無帶有所憂慮不安的。在真正需要時，如果能依照上述的原則行事，各種抗生藥往往確實是能夠產生奇蹟的藥物。

譯自：「Family Circle」November,

1964

科學，會為我們 發現一種安全香烟嗎？



朱捷譯

最近紐約州長簽署了一項法案，香烟盒上必須印上一句箴言：「香烟吸多命難保」，假如人們真的無法戒除吸烟，那麼是否能發明一種安全香烟呢？

吸來芬芳的香烟真的致有致命的嚴重嗎？研究家們現在正理頭於製造一種完全無害的香烟，可供人們開懷的享用。

它儼然的坐在那裡，大模大樣的吸着八百枝香烟，然後把香烟屁股次第的彈出，又抓過八百枝新的來，再度點着，猛吸一番。每天十六小時，每禮拜七天，就這樣不停的吸着，吸着。

這個無比的吸烟豪客——世界上最大的吸烟機器——在紐約州巴法盧羅維爾公園紀念館癌症研究中心有它的一份工作，它的職責是：協助研究人員發見一種安全的香烟，看來這似乎是一種最可行的減少肺癌以及其他與烟有關疾病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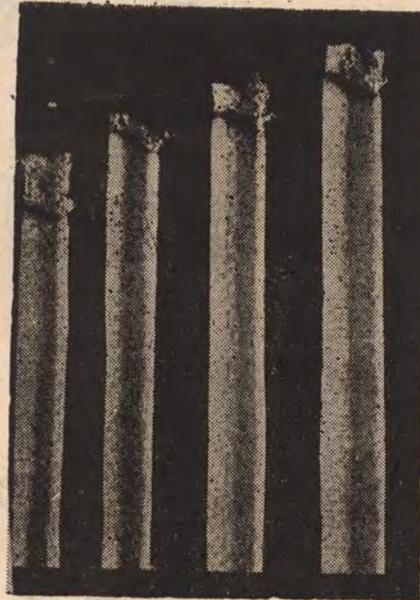
凡是有烟癮的人，除了少數鑽石心腸的例外者，大都沒有辦法把它斷然的放棄，甚至連去年軍醫署所發表的對香烟痛罵不已的長篇報告也只發生了短暫的效果；香烟的銷售量在二月裡會直線下降了百分之二十，現在似乎已經又恢復到原來的數字，而且習以為常了。

科學如何來發見一種安全的香烟呢？

• 濾嘴：鑑別出香烟中的生癌物質 (Carcinogenic) 諸項原素，並且加以濾除。

煙草品種的革新，培植沒有生癌物質存在的新種煙草。

• 非煙草香煙：利用其他蔬菜類的葉子製造香煙



世界上最大的香煙君子，同時可以吸香煙八百支

慣那種氣味，該院的研究小組希望能及時改正這一點。巴法廠中心曾經花了兩年的時間收集各種不同種類的葉子，把它們硬化，再製成香煙，並且了解了一般吸煙人對它們的味道、反應和它們被接受的程度。

現在的問題就是怎樣做大量的生產。需要十一萬枝香煙才可以產生出足夠的焦油來進行動物試驗。最近，該中心裝設了一種機器，每分鐘可以捲出一千枝香煙來供應那個吸煙機器。這個怪物能於三十六小時以內吸掉十一萬枝香煙，並且自動的將焦油和其他來自香煙中的物質收集起來；這些物質拿來塗在老鼠的身上，以觀察是否會引起癌的發生，這需要花費一年的時間和美金一萬元始可完成對一種香煙的測驗。

捲心菜和梓樹

從捲心菜和梓樹香煙中所得到的焦油目前還在試驗之中；甜菜和牽牛花香煙已經宣告失敗了；現在還不知道蔬菜香煙的安全程度如何。但是一個習慣的吸煙人在吸過一枝捲心菜香煙之後，大約兩個小時再也

不想抽煙，所以即使這個計劃最後趨於失敗，它還可以產生一種能幫助有志戒煙的人順利成功的媒介物。美國農業部的工作人員也在忙着從事於促使吸煙的達到安全。理論上講來它非常的簡單：培植新種的不含生癌物質的香煙原料植物。

但是煙草煙中共計含有五百到一千種的化合物，少數已知者為生癌物質，其餘的看來似乎為一種「助生癌物質」，它們不實際的引起癌，但是它們可以使生癌物質活動容易。在對香煙中每一種的成分沒有完全認識和明瞭其效應以前，品種選擇的價值是有限的。

很多在煙草煙中的物質，包括那些已知的生癌物質，完全不是本來就包含在煙草中的，而是在燃燒作用之下的產物，為了消除這些，科學家們必需首先找出那一種煙草成份在燃燒過程中轉變為有害的物質。

美國農業部和國立衛生院已經擬具了一個計劃培植新的煙草品種，然後再試驗它們在燃燒中產生出那些物質來。國立衛生院將試驗取自新種煙草燃燒的焦油，以觀察它們對老鼠的效應。

另外還有一批人在研究着濾嘴。到目前為止，他



煙與氣管纖毛

們至少已經得到了一種有價值的成果：生物炭濾嘴的問世。

生物炭所佔的位置非常重要。因為煙草煙對氣管纖毛有一種獨特的效應，那是一種生長在氣管內壁上的一層細得像髮絲一樣的人體組織。它們上面塗了一層粘液，不停的前後擺動着將塵埃以及其他的外界物質絆住，再送回口腔裡，以免吞下貽害身體。

但是烟草烟對這種纖毛而言顯得相當的粗糙。普通一般的香烟大約吸下兩口便完全把它們癱瘓了，被絆住的顆粒，包括烟草烟中的生需物質都沒有被逐出，而停留在氣管裡。

在一家權威的香烟製造廠商基金文授之下，一個麻州康橋的研究家查理津勒斯博士製成了一種令人迷惑的機器，試圖明瞭有關纖毛被癱瘓的事實和設法尋求適當的對策。在他這項奇巧的設計中（一排玻璃管和吸烟裝置）他放置了一段從一隻兔子上取下的氣管，這個標本被放在一種有滋養的湯液中保持其不死。大約九個小時的樣子，各種不同的香烟烟使其通過這個氣管，它們對於纖毛的效應可以通過一個顯微鏡觀察出來。

津勒斯博士發現了許多有價值的事實。首先他濾掉了固體的烟粒——使烟變為可視的一種物質——發現纖毛還是被癱瘓，但是當他濾掉了那些看不見的氣體之後——包括那些不受人歡迎的物質如氰化氫，甲醛和阿姆尼亞等——纖毛幾乎便能繼續正常的作了。接着他便發現一種久已被人們認為是上好濾嘴材料的生物炭，能夠濾掉大部份的這種使纖毛癱瘓的氣體。

由這種實驗所製成的生物炭濾嘴在軍醫署發表那篇報告的不久以前首先出現在一種權威香烟之中，立

刻利市百倍，以特有的身價獨步香烟市場。其他的烟草公司也跟着展開了活性生物炭濾嘴香烟的大競賽。津勒斯博士和其他的科學家們不久又指出即使所有的危險氣體和固體都被濾除之後，吸烟人所吸到的幾乎只剩下「一種溫暖的空氣了」這似乎仍然不算徹底的滿足。

菠菜也能生癌？

對於發展一種安全香烟所做的努力，最後終必能夠產生一個相當好的結果出來，不過直到今天大部份的產品依然是存在着一連串的問題。譬如用一種烟草代替物質來製造出能夠適合於你所喜歡的味道的香烟，幾乎可以為任何生長的植物，但是却沒有一種是完全安全的。軍醫署長路德L·泰勒說：「任何蔬菜物質，燃燒的時候，都將會產生像烟草烟一樣的有害物質，木炭、油、紙，甚至於菠菜都物夠生出「安息吡」(Benzo-a-Pyrene)來，一種因燃燒而產生的強力的生癌物質。」

羅維爾公園的羅勃特蓋斯有保留的指出：「我們並不稱我們的計劃為一種安全香烟發展計劃，不過如果我們能夠把應負的這種責任削減到一半或四分之一的話，我們一定會有所成就。」

軍醫署長泰勒對於採用濾嘴這樣的話說：「如果你沒有完全認識究竟那些物質在為害的話，想要設計一種濾嘴的方法是相當困難的。」

對於選擇烟草品種，泰勒也說：「事實告訴我們，發展更好的烟草品種和更好的栽種方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們必需同時發展更好的方法來防止當烟草燃燒時這些有害物質的形成。就像濾嘴或類似的方法等。」

最終的答案為，如果它有一天被研究出來了，那將是一種複雜的，涉及所有的這三種或更多種的綜合方法；譬如加上某些物質同烟草一起來燃燒以改變燃燒產生物的性質，便非常的可能。迄今所做的各種研究，雖然還沒有得到肯定的答案，但却指出了某些有害物質的形成，是可以利用這種方法來予以防止的。

未來的希望

有人去應徵一份需要極精巧技術的工作，口試者問他希望什麼待遇。

「每星期二百美元，」他回答道。

「每星期二百元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啊。你對這一類工作有很好的經驗嗎？」

「不，我以前從來沒有做過這一類的工作。」

「你以前從來沒有做過這種工作的經驗，可是你却希望要每星期二百元的新水？」未來的雇主問道。

「噢，」應徵者說道：「因為我不知道怎樣去做這件工作，做起來一定很困難，所以我要這麼多的報酬。」

由於濾嘴，烟草品種的革新以及香烟工業方面的其他進步，香烟可能會變得相當的安全。研究癌症的紐約史勞安凱特學院的溫德爾博士說：「一九六四年吸有濾嘴香烟的人平均要比十年前吸無濾嘴香烟的人，要減少吸入百分之五十的焦油和尼古丁。」不管怎麼樣，現在的吸烟人比數年前的吸烟人所蒙受的災害是少得多了。

完全實現我們所預期的理想還需要十五年到二十年的樣子。吸烟機和動物試驗提供了吸烟健康因素的線索，不過只有充份而完整的對人類吸烟者的效應記錄才可以給我們對安全香烟的決定性的證據。在那個時期到臨以前，嗜好吸烟的人們將繼續拿着他們的生命與健康做心甘情愿的大賭博。

(譯自「大眾科學」)



伍 牧 詳

第十六章 巴魯克時期 (續)

樂 弓 (Bow)

樂弓在音樂史上一直被忽略，記載也不完全。它最早期的發展是在亞洲，由籐條進步為木製。歐洲的樂弓全用木製，木弓不如籐弓富有彈性，且不易彎曲，因此它需要另加一支柱使弦線離開弓身。最原始的形態是用一根附有交叉的樹枝，將弦線縛在交叉上。稍行進步一點的形狀，是印度的樂弓，它有一小塊木楔放在樂弓下端的弓與弦之間，用布纏在弓上。此後木楔又改為固定在弓上，稱為弦枕。十二世紀時，歐洲就已有這種樂弓，經過好幾個世紀，弦枕一直保持木楔的形狀，僅外形稍有改進，略成圓形且刻出槽溝，弓上也刻有一槽，可將弦枕置入其中固定之。琴弦則仍然纏繞在弓上，支在弦枕及弓桿之間。

十六及十七世紀中，弦枕成獸角形，下端裝在弓上，尖角灣向弓頂端。

十七世紀末，樂弓又多了一件設備，使演奏者可以變更弦的張力。弦枕裝設在弓桿的一個滑槽中，桿外鑲有一齒狀金屬片，弦枕的位置用一線環按齒的位置而調整。這種齒狀樂弓僅只曇花一現，但在瑞典的民間樂器中則留傳了下來。

十八世紀初，齒狀弓被一種裝設於內部的螺絲所替代，螺絲頭可以轉動，改變弦枕位置的與弦的張力，這是一種比較近代化的裝置。

至一六五〇年左右，樂弓的頭部與弓桿有時具有明顯的區別，它是以獸骨製成的一種齒狀物，向弦線方向彎曲，尖端則愈向上方。一六五〇年後，弓身與頭部變成了一個整體，且多半刻製成矛狀。至十八世紀，頭部的灣曲度愈來愈大，與弓身成爲直角。最後，一位法國人使它變成了近代的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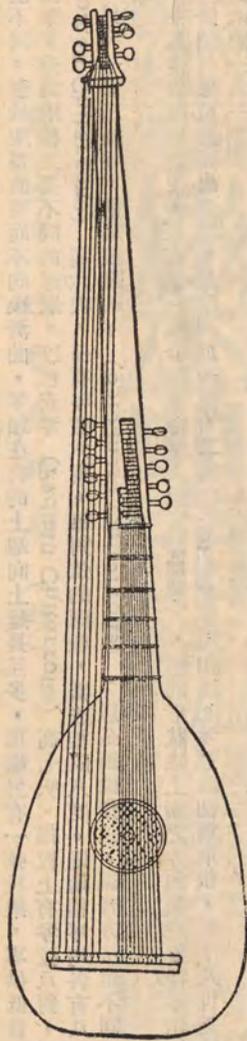
在同時，樂弓的弧度也逐漸改變，較老的樂弓僅只稍形向外灣曲。近代的樂弓則向內灣曲，以增加弓的彈性，以及弓桿的反應，使它能夠僅需微小的壓力就能表現出近代音樂中所需要的表情。半世紀以前，弓身曾予以加長，並刻出凹槽，或刻成八角形。

低音魯特琴 (Archl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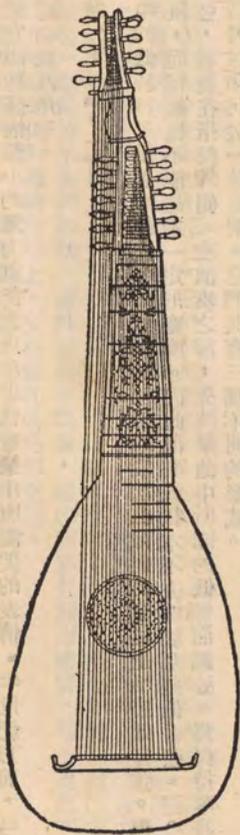
十六世紀後半，音樂中的低音日形重要，魯特琴的演奏者就開始設法在他們的樂器上增設低音弦。但是左手手指所能夠到的位置有限，而指板也不能超過一定的寬度。因此他們就根本不去接觸那些低音弦，而令它們成爲一種開放的持續低音弦，裝設在指板外側。在演奏之前，先按樂曲中所需的低音而調弦。爲保持琴身所受張力不致發生變化，這些低音弦須另設一弦座架。它們共有三種不同的形式。

長型魯特琴 (Chitarone) 是其中最古老的一種，它的體型極大，琴身與大型魯特琴相似，但弦座的裝設方法不同。弦座架爲直型而不向後灣曲，琴頸在它的上端向上延長甚多，頂端另有一弦座架，專供低音弦用。這種琴又分爲兩種主要不同的形狀，巴杜安琴 (Paduan Chitarone) 高七呎，指板上有琴弦八對，羅馬琴 (Roman Chitarone) 高六呎，僅有琴弦六對。每對弦的兩根，調成相隔八度。這兩種琴均各有八根低音弦。另有一第三種琴，稱爲波隆納琴 (Bolognese Chitarone)，以金屬線作弦，調音方法也不同。(圖一八〇)

在長型魯特琴之後，又有了一種中型魯特琴 (Theorbce)，它的形狀除上端之外與長型魯特琴相似。僅第二個弦枱架位置高出少許，且略偏於一側，二者由一S形之琴頸相連。琴弦最初爲單根，至十八世紀始改爲對弦(圖一八一)



圖一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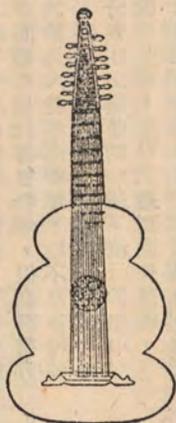
圖一八一

第三種附有低音弦的魯特琴，它的演奏用琴弦，仍照舊張設在指板上，弦栓架也保持向後灣曲的形狀。低音弦的栓架則為直型，裝設在低音外側。(圖一八二)

古 六 弦 琴 (Citterns)

北歐一帶由於音樂趨向於增強低音的範圍，因而出現了一些大型的古式六弦琴。它們的形狀在大體上並未改變，琴面及琴背均保持平直，弦栓橫向裝設，使用金屬琴弦，除此之外僅有些許細節與原有的構造不同。

Pandora 為其中之一種，據說係一五六二年由英人所發明者，琴高四呎，琴身成雙貝殼形，繫弦板在聲板上與魯特琴近似。琴弦最少為兩組，調音為 G C D G₁ cea 或 C D G c f a d' (圖一八三)



圖一八三



圖一八二

樂器 的故事

第二種琴稱為 Penmorcon，較 Pandora 略短，琴身則稍寬，有雙弦九對，調音為 G₁ A₁ C D G cea d'

Orpheon 或 Orphation，外形非常奇特，高約一公尺，琴身兩側曲線成波紋式，聲板上的繫弦板向上傾斜裝設，指板上的指格則向下傾斜，二者相對，使高音弦縮短。琴弦有八對，調音為 C F G c f a d' g'。(圖一八四)

至十八世紀，法國人將古六弦琴的琴頸改為與中型魯特琴相同。金屬琴弦也改為腸弦，共有十一條，分成七組，調音為 e a 昇 c e' a 昇 c e'。另有五根低音，調音為 A B 昇 c d 昇 d。(圖一八五)

六弦琴 (Guitar)

魯特琴雖然遲至一七五〇年仍然有人彈奏，但是它的演奏技巧至十七世紀末，就開始衰退了，主要原因是受到大鍵琴的影響。魯特琴的衰落，引起了六弦琴的興起。

大鍵琴雖然在伴奏，獨奏，和弦，旋律各方面都可以代替魯特琴，但在攜帶方面則無論是大鍵琴或鋼琴，均不及魯特琴方便。同時由於演奏者直接觸摸琴弦，可以充分表達出樂曲的感情。流行於地中海一帶的六弦琴，也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十七世紀初年，六弦琴僅有四對雙弦，它們的調音為c f a d'或f b d' g'。古代的六弦琴身較窄，較深，腰部較高，但不及目前細窄，聲孔上飾以一朶玫瑰，頭部成四角形。琴弦下端繫在聲板上的一塊橫木上。(圖一八六，一八七，一八八)。

十七世紀中。西班牙—意大利的六弦琴，開始在法國音樂圈中盛行。

當它成爲一件業餘性的樂器後，它的構造也有了簡化。琴弦改爲六條單弦，調



圖一八四



圖一八五



圖一八六

成E A d g b e' (記譜按高八度記)。爲了補救單弦音量的低落，琴身予以加大，深度減小，聲孔上的玫瑰也被取消。新的型式較易於演奏，發音也更爲強大。

至十九世紀，木製的弦栓改爲金屬螺絲，運用上更爲方便。

大鍵琴 (Harpsichord)

十六世紀時，最優良的大鍵琴，係意大利所製。但至十七世紀後，就逐漸失去了優勢。意大利的製造家，過於保守，不肯接受外國的進步改善，遲至一六六五年，意大利的大鍵琴方始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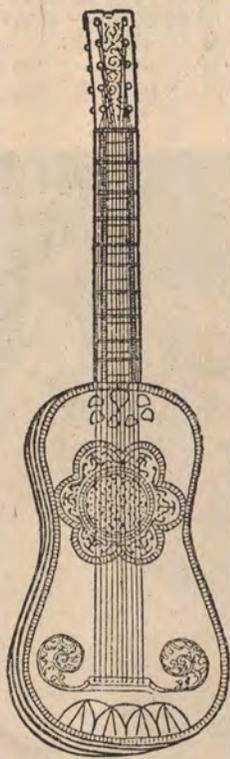
雙層鍵盤，較北部各國落後八九十年之多。這種落後的原因，係對音栓使用上的偏見而形成。他們最後將鍵盤增加爲三層，而音栓僅有三個，以省去推拉音栓之煩。

一七七九年左右所製做的大鍵琴，有四尺、八尺、八尺三個音栓，它的上層鍵盤僅能使用四尺音栓，中層鍵盤可用四尺及八尺音栓各一，下層鍵盤可用二只八尺音栓。

一六〇〇年左右，大多數的意大利大鍵琴製做中心，均相繼失去了它們的重要性。居住於安特威普的羅克



圖一八七



圖一八八

(Ruckers) 家族，成爲最著名的大鍵琴製做者。(圖一八九)他們一家在各種樂器製造方面，保持着優異的天才與精良的技術有數代之久。有二世紀之久，歐洲的音樂家及音樂愛好者，都以能擁有一架羅克所製做的大鍵琴或古鋼琴爲榮。

直到最近羅克家族中最老的一位，漢斯羅克 (Hans Ruckers) 始獲得他應有的讚譽，被認爲是大鍵琴的最大改革功臣。音栓及雙層鍵盤，早在他以前就已存在了。他的最大成就，是所做樂器的優良品質，而非特殊的發明。

大鍵琴上的第二組鍵盤，我們目前認爲它們的主要用途，是用以迅速改變音量及音色。但在最初，它們的目的似乎並非如此。一六五四年至一七三九年間，有一位對大鍵琴深有研究的荷蘭風琴家布蘭克堡 (Dirij Van Blakenburgh)，

他認爲在一般鍵盤樂器上，移調是一件困難的事。如果在原有鍵盤的下方，增設第二組鍵盤，並將位置向左偏移五個半音，則演奏者就可以很容易的達到移調的要求。下方鍵盤上的C音，與上方鍵盤的C位置相同。演奏者可以按照譜上所記的C長調彈奏，而實際產生的則是G長調音。一七〇〇年以後，音樂家們很少再用到這種落伍的移調法，大鍵琴上的兩組鍵盤也改成爲上下完全相合。鍵盤上最低音表面上原爲E (但實際發音爲C)



圖一八九

此時由於多出五鍵，因而表面上成爲B (實際發音爲G)，因此就變成了第十五章中所述的短八度鍵盤。(參看圖一七七)

十七世紀中的大鍵琴改造家們，增設了四個音栓，每一組鍵盤上兩個。當時兩組鍵盤已改爲用以增強琴的音色，而非供移調之用，四只音栓反而諸多不便。其中三只可用作爲八尺、八尺、四尺栓，第四只音栓等於無用，它多半無作用，或者使琴產生一種乾澀的聲音。

近代的大鍵琴演奏家，常懷疑爲何不將第四只音栓用作爲十六尺栓？它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樂器的長度不夠，第二，無此必要。除了極少數十八世紀的德國琴外，其它琴上均未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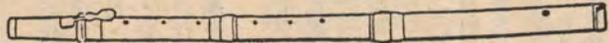
十六及十七世紀時，大鍵琴又附裝了橫向的音栓，由琴身右側伸出，演奏者頗不易夠到，在演奏途中無法改變之。至十八世紀後，方始改裝到前方，使演奏者隨時可以使用，但彈奏中手指仍須離開琴鍵方可拉動音栓。

踏瓣係十七世紀中的產物，記載中有下面這樣一段：

……最近發明的一種樂器，較大鍵琴及風琴均優異。演奏者有數只音栓可以利用，只需運用雙足即可推動之。……這些音栓裝設在演奏者的足前，共有四個，每一足踏動二只。演奏者可隨心所欲去踏動它們，以改變琴音的強弱。

這種踏瓣雖然性能良好，但是並未獲得成功。主要原因是它與十七世紀的樂風不能配合，因爲當時的音樂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樣多姿多彩。

大鍵琴一直到前幾十年，方始在英國正式的裝設了踏瓣。由於鋼琴的競爭，大鍵琴製造者想盡各種方法，使這件樂器仍能留存。



圖一九〇

早期的作家們有時稱橫笛為D調橫笛，因為當手指逐一移開指孔時，笛的自然音為D長調。但這是一種錯誤，因為當樂器被稱為D調時，應當是它被移調為D調，也就是當樂譜上所記為C，按譜吹時實際發音為D。關於這一點在下章單簧管一節內將再詳述。因此橫笛的音階雖然為D，但它實際仍為C調樂器。



圖一九一

獲有生氣，或在歌劇中襯托出某些特殊的場景或人物。

橫笛、雙簧管及低音管是最先回到樂隊中的管樂器，但是它們必須稍加改良，始能與小提琴及人聲的豐富表情與靈活相對抗。它們的第一點改良，是將管身改為二三節套在一起，而不再採用笨重的整根音管，演奏者可以改變管身的長度，以調節音高。第二點改良，是雙簧管及低音管將簧片的切割方法予以改變，以適合需要。第三為管身的改良，使音色更為柔和。

橫笛較其它任何樂器都進展得更為突出，它最初是一件軍樂樂器，管身為圓柱型。十七世紀後半，法國製做家將管身改為圓錐形，吹口處內徑為十九公厘，尾端則減至十四公厘。正面有指孔六，分為二組，尾部另有一鍵，按開後產生昇^d音。

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初年的橫笛，有時以象牙替代木質，六只指孔在一整段笛管上，不再分為兩節。一七一〇年左右的橫笛，將指孔分成兩組，分列在兩段笛身上，笛的外型則較簡化。（圖一九〇—一九一）。

第十四章中介紹歐洲的本音樂器時，曾提到鐘琴，它們多為寺院所用，以一組鐘懸掛在水平架上，用手或槌去敲擊。十三世紀中，它改變為機械式裝置，與教堂高塔上的鐘合而為一，利用一具齒輪，使擊槌依照預先選定的旋律擊響各鐘。在比利時，法國北部，以及日後在荷蘭一帶，這種機構的構造日形複雜。他們在一具轉動的圓筒上，按照適當的排列，裝設了許多小釘，它們可以依序使鐘槌落下，敲出旋律。一五〇〇年後，它們變為可以與轉筒脫離關係，改用鍵演奏之。一六〇〇年後，甚至可以用腳演奏。

鐘琴有時具有五十餘個鐘，轉筒上有一萬多個鐵釘。它們是荷蘭及比利時特有的一種樂器，其它國家雖然也會使用鐘琴，但它們幾乎全為荷比二國所製造。

院鐘 (Park Chime) 及室鐘 (Chamber Chime) 是鐘琴的支系。在荷蘭的貴族庭園中，常有各種不同的自動裝置用以擊奏鐘琴，尤以利用水力推動者為多。室內用的鐘琴，多以傢俱作為琴盒，前面沒有鍵盤，供業餘者或演奏家練習用。但是職業演奏家需要用到大鐘琴的全部音域範圍，包括最大的低音鐘在內，因此荷蘭的鐘琴製造者，改以銅片代替圓型的鐘，以節省地位。此後這種板形的鐘琴 (Glock Kenspiel) 就在家庭，管弦樂隊，軍樂隊以及管風琴中，佔據了一席之地。它們有兩種形式，一有鍵盤，一無鍵盤。

金屬板受敲擊所產生的較高諧音，有時會強過基音，甚至將基音完全掩蓋，因此使它的音樂效果不能平均。為了改善這一缺點，有一位名為莫斯特 (Auguste Mustel) 的法國人，在一八八六年將舊式鐘琴改成了鋼琴狀，以鋼片替代琴弦，並且在每一塊鋼片下面裝設一共振筒，以增強它的基音，減弱過強的諧音。這架樂器，稱為鋼板琴 (Celesta) 在近代樂隊中常會用到。

橫 笛 (Flute)

本章開始時曾論及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時，管樂器發生了一次重要的改變。它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為老式的管樂器多不能適應新樂風的要求，其二為新音樂的風格已由多變的音色轉趨為單音音樂的單純色彩，而由弦樂器統治一切。這種進展，是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而漸漸形成的。組成近代樂隊核心的弦樂隊，也是當時的產物。此後不久管樂器又回到了樂隊中，但地位已不如過去重要。它們主要的用途，是用以使單調的弦樂器

双簧管 (Oboe)

近代双簧管的最早形態，係在一六六〇年至一七六〇年間出現。它具有一細圓錐形的管身，下端的直徑約為上端二倍，頂端成杯狀。這種双簧管，具有兩排並列的小指孔，而非正中的一排，演奏者按下一孔或同時按下二孔時，就可產生昇 f 音或 $f^{\#}$ 音，或者昇 g 音或 $g^{\#}$ 音。此外管下段尚有鍵孔三，其一按開後發 C 音。另二分設左右，發昇 d 音，可任意用左手或右手小指按動之。(圖一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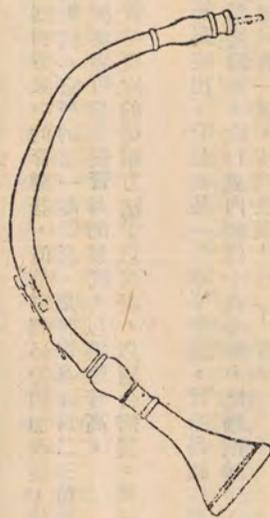
近代双簧管的發音，泛音極多且強，有時更強過基音，使它具有一種澄澈的音色。(圖一九三)

柔聲双簧管 (Oboe D'amore) 為一體型稍大之 A 調双簧管，發音較普通双簧管低一短三度，管身長六十一至六十二公分，下端開口成梨形，使發音較柔和，音色居双簧管與英國角 (English Horn) 之間。它極可能係德國樂器，約在一七二〇年左右問世，但至十八世紀中葉即告沒落。目前則又漸受注意。

隨着双簧管的逐漸改進，又出現了一種 F 調的中音双簧管，它的發音較普通双簧管低五度。最老式的中音双簧管成直型，下端有一喇叭口，至十八世紀後半，喇叭口改成為梨形，使它的粗糙聲音變為柔和。這種直型的中音双簧管又稱為獵人双簧管 (Oboi da caccia)，十八世紀初



圖一九二



圖一九三

年，這種樂器確曾供狩獵之用。中音双簧管也有做成彎曲形狀者，它的名稱被改稱為英國角，其原因何在，無從解釋。至十九世紀，英國角又恢復了直型。(圖一九四，一九五)。

號角 (Horn)

十七世紀後半，獵人用的號角也演變成一件藝術性的樂器，但它的詳細過程已不易考證。英國人認為它是在法國演進而成的，因此稱它為法國角 (French Horn)，而實際在法國這件樂器也並不多見。其中僅有兩點是可以確定的；獵人用的號角約在一六三六年間出現於記載中，此後一百年間它由短喇叭管變為長管，由粗管變為細管，由純錐形管變為圓柱形及圓錐形各半，喇叭口由小型變為大型，吹口由小喇叭用的杯狀變為法國角用的漏斗形，由有限的第八個和音，一直增加到十六個和音以上。並且軍號的音色改善為小喇叭的嘹亮，最後成為法國角的圓潤。

伸縮小喇叭 (Slide Trumpet)

在十五世紀的繪畫中，曾出現小喇叭演奏者分別攜帶着他的喇叭及吹口。吹口的管長約有十吋，這種長度顯然已不是用來調節喇叭的發音，很可能是在演奏中拉出，以完成一個完整的自然音階。

一六五一年，紐倫堡有了一種伸縮小喇叭，它的形狀與普通小喇叭相同，僅只吹口管極長，逐漸拉出時，可奏出全部音階中的每一個音。演奏者必須用左手二指將吹口按在嘴唇上，右手將喇叭拉出推進類似伸縮喇叭。

這件樂器並未獲得成功，因為演奏者的嘴唇與吹口之間不易獲得穩定，而且伸縮管僅只一單根，因此長度

需較伸縮喇叭的U形管加倍。十九世紀初，英國又做出了一種伸縮小喇叭，性能比較優異，他們將小喇叭的U型管改成活動式，與伸縮喇叭相似。

管 風 琴 (Organ)

十七世紀中的管風琴，對我們目前，特具重要性，因為它們就是現代稱作巴魯克風琴的前身。關於這種風琴，將在第十八章中再詳為敘述。

在十六世紀時，管風琴的音色輕弱，清澈。各音栓的音質對比強而銳利，因此它的效果透徹但却並不粗糙生硬，主要原因係風壓較低。這種風琴上最主要的音栓為四呎栓，它與八呎栓最理想的比例為二比一。此外，一些較富活力的複合音栓，可使風琴產生一種金屬性的光輝。雖然同一鍵盤上的不同音栓，各具不同的音色，但它們的特質仍然相近，可以合成為一組。第一組鍵盤上的音栓嚴肅而沉重，第二組鍵盤的音栓則較敏銳透徹，第三組鍵盤上的音栓纖雅甜美，足踏健則強而有力。

百餘年後，風琴的音色轉趨柔和，音質則仍然透徹嘹亮。生硬的音栓予以取消，另外增設了一些柔和的弦樂器類音栓。同時顫音效果開始流行，利用較其它音栓高八度或低八度的顫音音栓產生之。

一七二二年，倫敦的一位風琴製造家又發明了一種可使發音逐漸增強的踏鍵，由一串柔和的音栓組成。它和當時音樂趨向於富有表情的作風，完全相同，這種趨勢自一七五〇年至一九〇〇年間，達到了最高潮。

由純風琴的觀點視之，這些用以增強表情的機構，反而引起了日後的衰退。因此近代的風琴製造者，均在尋求早期風琴的藍本，以作參考。

音 高 (Pitch)

一般人均認為古時的音高較目前為低，同時更誤認為早年有一種較高的「風琴音高」(Organ Pitch或稱Chorton)，及一種較低的「室樂音高」(Chamber Pitch或稱Kammerton)。當時的風琴音高，振動數

自由每秒三百四十七次至五百六十七次不等，也就是它的a音變化有五度之多，相當於現代音高的昇f，至昇C。而室樂音高的振動，係由每秒四百另三次至五百六十三次，相當於現代音高的g，至昇C。一七一四年時，名風琴製家錫伯曼(Silbermann)兄弟二人，分別在弗雷堡及史特拉斯堡二地，各自給風琴定了一個不同的音高，前者振動四百二十次，相當於現代的昇g音，後者振動三百三十七次，相當於現代的昇f音。室樂音高最初定為四百另三，後又改為五百六十三。

巴赫曾利用弗雷堡的風琴，定標準音高為四百二十，後又在德里斯登將音高定為四百一十五。一七五一年，韓德爾用的音叉，振動四百二十三次。意大利在斯克拉蒂時代，音高更低，有些羅馬的標準音管，只有三百九十五次振動，相當於現代的g音。一七三〇年的羅馬音叉，振動四百另四次。因此在過去音高並無一定標準，至十九世紀後，始逐漸統一。

(未完待續)

提着行李的丈夫，站在月台上眼睜睜地看着火車愈駛愈遠，一肚子不高興。

「如果不是你這樣慢，我們就可以趕上這班火車了，」他埋怨着太太。

「是的，」他太太接口說：「如果不是你這樣催我，我們也不要等下一班的車子這麼久。」

× × × × ×

一位早年的大學畢業生去拜訪他母校經濟學的老教授，正好看見他在改考卷。畢業學生看看題目，問道：「二十年以前，我們考試不是也用的是同樣的題目？」

「是的，」老教授回答道。

「難道每一班你都是用的同一題目？」

「是的，」教授說道：「不過每年，我們都改變答案。」

雨夜

Conrad Aike 著
蔡良士譯

餐館裡還是燈光輝煌，門前人行道上的夜光鐘正指着十一點五十五分。雨下得很大，像這種二月的寒風冷雨，是最容易下起雪來的。餐館裡幾乎是門可羅雀。戲院散場後的觀眾已經來消過夜，而且也都走了，留下的是那空空的座位和杯盤狼藉。滿地拋的是團團的餐巾紙和濕報紙。即使是這樣紊亂不堪，但看起來還是十分生動和多彩多姿的，而且很暖和。那放在大理石櫃台上的水菓盆和擺在玻璃櫥裡那裝飾得十分好看的沙拉和餡餅，顯得有點熱帶性的情調。計程車司機和歐本林，正吃完了一盆奶油玉蜀黍片和一杯咖啡，他看起來是睡眼惺忪的樣子。他喜歡餐館裡的暖氣和色調，但是這也幾乎使他覺得昏昏欲睡。他疲倦得再也吃不下了，辛若了一天，錢也賺夠了，現在他想到的是趕快上床睡覺。從中午到晚上六時，他連續不斷地跑了許多趟短程的，然後，在杜林有個客人要到柏馬斯去，並且得在午夜十二點鐘以前趕回來。真見鬼，這是個什麼夜呢！黑漆漆地，下着雨，開車開得精疲力竭，掃風玻璃上的雨刷瘋狂地刷着。汽車前燈照出來的是雨和雪紛飛，像鬼在跳舞似的。還有那無數的小坑，河流和泥濘。此刻，他眼睛疼得很，他祈求上帝，使他不用着把車子再開回車房去——哩半路……無論如何，開回去以後，至少也得要十五分鐘才能上床睡覺。他付了錢，把領子翻起來走出了餐館。十二點正。

他把那部滿是泥濘的車子，停在餐館轉彎的一條僻靜的小巷子裡。在那兒停車並不限制時間，警察不會找他麻煩的。見鬼，這是什麼夜呢！他踩進了一個看不見的水坑裡，冷水水的水透進了他的鞋子，走起路來格格噠噠地響着。真他媽的活見鬼！他費力地爬進了駕駛座，推自動發動器，嗚——嗚——嗚——嗚——，車子發不動。發火，加油，再推自動器，嗚——嗚——嗚——嗚——嗚——，真他媽的——可能是發動器冷卻了。水灌進了引

擊，當他要正再試一下的時候，突然從後面來了一個女孩子，使他嚇了一跳地叫着：

「喂，計程車！」

她的手放在他的袖子上，當她看見他那嚇了一跳的樣子，不禁哈哈地笑起來。她好像有點喝醉了，在街燈下，當她笑的時候，就露出了幾顆金牙來。她的帽子被雨淋濕了，脖子上的毛皮圍巾也拖髒了，而那張濕漉漉的臉上，却閃閃發光。

「搞什麼東西！」歐本林說着，魯莽地把手臂揮開，他又推一下自動發動器，嗚——嗚——嗚——：還是發不動。當他聽見車門砰地一聲關上，就轉過頭去，發現那個女孩子已經坐在車子上了。他氣得七竅生烟。

「好呵，我要……」他咯咯地在玻璃板上敲着，叫着，並且揮動着拳頭，「滾出去！」

她沒有動。他聽得到她在笑。

「我的上帝，」他咕噥着：「妳究竟是什麼意思？」

他坐下來，困惑了好一會，似乎難以對付這種棘手而可惡的僵局。他爬出了汽車，開了車門，雨打在他的臉上，門上的把手濕淋淋的。

「快點，鄉巴佬，」他叫着：「滾出來！」

她還是不作聲。他把頭伸進車子裡去，睜大了眼睛瞪着她。一股濕的香粉味。她動也不動地坐在角落裡，微笑着，露出一顆金牙來。

「快點，」他又說：「妳不能坐我的車子走呀！」

「我並沒有說我要跟你坐車子走，是不是？」

歐本林微微一怔。

「那麼，妳究竟是什麼意思？跟我開玩笑？」

她格格地笑着，得意地舉起腳來。
「不錯，我是跟你開玩笑的，」她還吃吃地笑着，「我只不過是需要坐坐而已。」接着她又柔聲細語地說：「進來坐坐吧，你讓冷風吹進來了。」

「在我把妳拖出來以前，還是乖乖地出來吧！」

「哦，這可不是太粗魯了！」

「————」

「假如你碰我一下，我就要叫起來，我對上帝發誓，我要叫的！……你敢嗎？……噢，你這無賴，放開我的胳膊，放開！」……她叫着，好像很老於此道，那双藍色的眼睛不斷地閃爍着開玩笑似的眼光。他放掉了她的胳膊，心裡納悶着。然後，他默默地瞪着她看，她脫下了濕的帽子，搖一搖那頭金黃色的短髮說：

「他大概就是這類朋友吧？用下等的威士忌酒把你給灌醉了，然後讓你被雨淋得像隻落湯雞似地走回來，真是了不起的朋友！」

「當我請你批評我的朋友的時候，你再發表高見吧……」

「哦，是嗎？」

「一點也不錯！……我的朋友是個警察——你仔細想想看，警察！你呀，我看看就夠了。」

「警察？……別吹牛了。」

「我說是警察！你懂不懂英語？」

「有時候懂。」

「好了，我想這就……哦，親愛的，你有沒有香煙？」她甜言蜜語地說着，把胳膊偷偷地溜到他胳膊的下面，同時把臉靠在他的肩膀上。而他却睡眼惺忪地看着她，一動也不動，這樣地過了一會兒。雨打在車子的兩邊和頂篷上——像陣陣雜亂的針頭在扎着車子，聽來清脆悅耳。……他振作一下，從夢的邊緣又把自己拉了回來。掏出來一支香煙給她，同時替她擦洋火，噱！噱！火光一次又一次地搖曳着，清楚地照亮了那對藍色的眼睛，瞳孔收縮着，二道柔美的眉毛，畫得彎彎的像飛蛾的觸鬚一樣，白白的鼻子，顯得有點冷酷無情，但却很美。

「謝謝你，親愛的，……乖孩子！……靠緊一點，讓我們舒服一下！」說着，她稍微蠕動一下，把自己的胳膊往他那邊伸得更遠一點，帶着戒子的左手，放在他的手上。他不動，僅僅是輕輕地搖一下。

「真的，我的朋友是個警察。」她又說，心平氣和地……「你信不信？」

「哦，我什麼都相信！」他笑着說。

「可是今天晚上我沒見到他……我找不到他。」

「妳找過他嗎？」

「到處找。冷得要命，又濕！我全身都濕透了。」

「妳找他幹嗎？」說着他意識到自己已經閉上了

眼睛，頸下也垂到羊皮領子裡去了。她猛地一撞，把他給嚇了一跳。

「我需要錢。真的，今天晚上我連一毛錢也沒有……今天早上房東太太把我房間的鑰匙奪走了。」

「哦，她奪走了，真的奪走了？妳沒有付房租嗎？」

「不，你這可憐的傻瓜！那是因為別的房客在房東太太的面前告了我一狀，」說着，她就格格地笑起來，「住在我隔壁房間的那個老頭，常常像個色狼似地瞪着我，我請他一定以為——哈，哈！……她噴了個烟圈，」可是，我待他冷冰冰的。昨天晚上，

當他發現我的朋友跟在房裡的時候……他就到樓下的廚房裡去告訴房東太太。」

「孩子，妳不該幹那種事，妳會自找麻煩的。」

「親愛的，請你別多管閒事。」雖然她的聲調還

算友善，可是却很尖銳……「我又不是個孩子！」

「妳說得對極了，我可愛的女人！……妳幾歲了？」

「十七。」

「十七歲就幹起阻街女郎來了，可怕！」

她打了一巴掌，他傻笑着，她又打了一下。

「住嘴！你不能對我這樣無禮！……不像話。」

她抽着煙，目不轉睛地看着他，好像要仔細地鑑賞一番似的。那藍色的眼睛，先從他的嘴看起，然後鼻子，下顎，眼睛，一直到帆布外套為止。她的眼睛又逼視着他的黑眼珠，她的臉始終僵在他的肩膀上。他也凝視着她，眼光是憂鬱而毫無表情。他先是眨一眨眼，後來就不知不覺地慢慢拉下眼臉來，同時頭也向前點着，點着地打起盹來了。每次點頭，又有一條路向他衝過來，像一條無限的洪流，閃亮而沸騰。他睜開眼來揮走這些幻象，對她的臉微笑着，款款地微笑着。

「孩子，妳叫什麼名字？」

「傅羅娜。傅羅娜·德斯·尼哥斯。」

「哦！妳是個法國種的加拿大人。」

「我看起來像嗎？」

「不！妳不像。」

「我母親是蘇格蘭人，所以我長了一頭金髮。」

「妳什麼時候到這裡來的？」

「十月。我偷偷跑出來的。我父親在弗蒙特州有個農場……」

顯然地，他並沒有聽她講話，他望着車窗外，在街燈下，雪和雨紛飛，——現在，雪下得更大了。突然，他轉過頭來說：

「好了，傅羅娜，妳究竟是個怎樣的打算？今晚上妳要睡在什麼地方？」

「我？這有什麼要緊？」

「哦，要是忽然來個警察呢？哪可不是有好戲瞧了嗎？見見法官不是妙透了？……不，這不行！」

他掄擲着，但同時也緩和了下來。因為女孩子身上發出來的體溫，是使人感到如此舒服，而且她那緊攥着他右腰的手指，使他有一種奇妙的感覺。他沒有動，根本就不想動一動。他的錢包保險得很，她偷不了，除非把他搞醒了。假如——假如——他可以給她二塊錢，然後叫她走，——但是，叫她上那兒去呢？

當然，不能到他自己的房裡去，不……旅館也不行，她看起來太年輕了……假如——假如——他到底在想些什麼呢？……到鄉下去？康阿特或者是弗萊明漢？……」

「清晨五點鐘以前，不會有警察來的。在五點鐘以前，我們就到公園去兜一會兒風。到加瑪卡湖特或者是其他地方去……」

「好吧，……五點鐘的時候，就叫醒我。要是妳不睡的話，那就早點喊我。」

「……我的朋友，就是跟我私奔的那個，現在劍橋的一家藥房做事，他曾經使我打過胎，但是我無所謂，因為他替我買了張到這裡來的車票，而那是最要緊不過的事。哦，——他最會吹牛！」

「這些小丑最使我嘔心了！」說着，就閉上眼睛。「親愛的，想睡了嗎？把你的頭靠在那兒，對了，就是這樣。」

他把臉靠在她的頭上。女孩子在車窗櫺上把香烟熄滅了，稱心如意地靜下心來，她的胳膊緊緊地抱着他的胳膊，同時，手摻着他的腰。她沉思似地凝視着車窗外的雨好一會，她的下脣微微地下垂，顯得有點鬆弛和哀愁。上帝！她想。上帝……落在車逢上的雪堆得像一個結婚蛋糕！……過了一會兒，她也睡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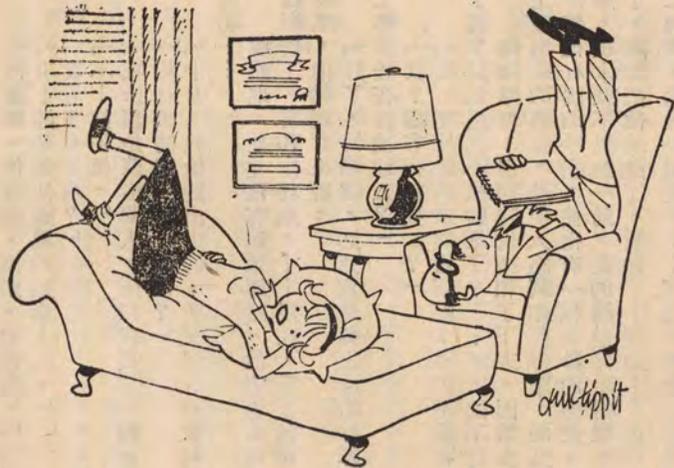


時 潮 譯
Rene Marques 著

床的時間剛好是八點鐘，正如他所憂慮的；她正盡可能地製造出許多響聲來吵醒他。但是他對郁蘭達的這種抱怨，根本不放在心上，並且繼續地假裝熟睡着。終於，她抓起了自己的面紗憤恨地走去，並且隨手狠狠地關上了門。

他起床時的清緒並不好，還感到頭有些發燒，除此之外其他方面倒是很好。不過，當他環視了一下四週。他覺得這令人窒息的小屋子好像正壓榨着自己。他以一種緩慢的機械式的動作着裝、盥洗。突然他頓生一種要急切離開的意思，但是他却無法配合上自己那種愈着的舉動。最後，他的身體似乎是能遵照他的意識行動了。走進廚房倒了一杯咖啡，一飲而盡，他甚至沒有注意到自己忘了放點糖到咖啡裡。目前，他正一心一意的想着盡快離開這間房子。

在街上，太陽無情地照射着，他必須把眼睛閉上幾秒鐘之後才能適應那種強烈的光線。他無所事事的站在路旁。在今天這個棕櫚節日裡，他並沒有一點明確的計劃。郁蘭達中午就會回來。但自從他昨晚的酒宴之後，



——據說人會受
心裡的某種意識而束
縛住自己，但也會藉
着某種方式而釋放自
己——

在一個暖和、寧
靜但顯得乏味的禮拜
天早晨，一陣陣帶着
規律而間歇性的教堂
鐘聲，清晰地傳到這
間屋子裡。郁蘭達起

就根本提不起一點想與她見面的慾望。

他橫跨過馬路，但又立刻跳了回來，因為一輛機器腳踏車從他足前閃電般的一掃而過。緊接着它的後面，是一輛載滿了警察的卡車，然後是另一輛，又一輛，如此不斷的過去以致使附近拐角的地方，不時激起尖銳的車胎聲。像這樣不尋常的武力集中和卡車超速急馳的現象，對這單調、寂靜的舊殖民市鎮來說，却似乎是一種不祥的預兆，然而他又懶得去思索它。

開始，他順着街道走着，心裡茫然毫無雜念，的確那是一種蠻愉快的感覺。但幾乎在一剎那之間，他的思想形成了。但是始終脫離不了那個主題：生！死，死！生，死。究竟自己從何時才開始想到這些呢？他不能確切記得。或許是在那一天，當他站在海邊，望着大海，注視那永遠含着韻律的海水；即使經過千萬年也絲毫不改變它們自己的必然性與命運的海水。或許是在另一天，當他看到了自己出生時的那幢房子業已變成一堆廢墟的時候。幾年前他曾打算再興建起來，在他的想像裡，它是一幢夠大而有雕欄陽台的房子。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一幢」絕非是「那一幢」。或許是當他遊覽西班牙城堡時，他的手撫摸着古老的岩石，想起那些已經離開人間的遊客，也會經像他一樣的觸撫過它們。總之，他無法確知究竟是

在什麼時候。

在他迷茫的眼睛接觸到一雙女人的纖腿之際，他猛烈地跌落到現實裡。在他面前的窗櫺中，呈現一付女人的玉腿。他很難確定它們是否全裸着或是罩着一層透明的絲襪。但他却注意到了一雙紅色帶孔的鞋子，對那豐盈的腳趾而言，似乎嫌小了一點。纖巧的踝骨，一條優美的曲線向渾圓、豐腴的小腿展露。但是他的視線却被膝蓋上的黑絲襪截斷了。他又想起了郁蘭達。

郁蘭達有一双光滑、細緻且頗能誘惑他的玉腿。他曾經告訴過她說，她的那一雙大腿猶如支持百合花的兩根美麗的花梗。起初她非常生氣，稍後，待她領悟了語中的真正含意，她高興的大笑起來。

如果郁蘭達不堅持着要表現出身為人妻般的舉止該多麼好啊！有時他們過着一般夫妻所過的日子，而那種氣氛正是為他所憎恨的。特別是當郁蘭達決定自己要驅使他轉變為一個有用的男人的時候。現在覺得要那樣做看來很愚蠢。但她的那種決定，使他們在生活上彼此都痛苦了好幾個禮拜。

郁蘭達痛恨他的濫飲態度。禮拜天的早晨，依她的看法是專門供談給道德與倫理之用的。但她星期六晚上那樣酗酒喧鬧的情形，却深深地激怒了她。遇到一般瘋狂的刺激，使他飛奔而去。

在慌張的奔跑中，他看到一個酒吧的招牌，禁不起一種欲飲一杯的念頭油然而生，但是走進陌生地方的恐懼又使他畏縮了。於是他繼續奔跑着。無意中，他碰到一位過路人，他幾乎沒有聽到對方的抗議。他本想道歉的，但是由於那人的禿頂，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屋主。現在，對他來說即使要他吐出一個字也絕不可能。在他的內心裡，一切熟悉的，黃色的和平滑發亮的禿頂全都是可惡的東西。

對上司的憎恨，是他所培養的情感中最尖銳化的一種，即使是一絲纖弱的憎恨他也能感觸到。郁蘭達時常說他的上司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每當她要舉出一個能幹的人的例子時，總免不了要把他捧出來。他多麼嫌惡那種辦事能力！

郁蘭達在宗教中尋求安慰，而宗教的本質就是一種安慰。但是那種尋求的方式却否定了他。因為當一個人相信自己並沒有靈魂時，那麼他也喪失了那種慰藉，剩下來只有寂寞。在他心裡經常有一般莫名的力量驅使他去動、去實行，而他也一直覺得自己的情緒被這般永不休止的催促力量折磨着。

這種情形，他總是懷疑着，自己和郁蘭達在一起生活，絕非單單限於婚姻這一因素。

說真的，郁蘭達確實富有一種能激發起他的慾望的罕有能力。假如沒有這些無益的糾紛發生，假使也無須依照傳統的戰略方式來獵奪女人，就能使自己的神情怡然的話，那他早就心滿意足了。他是屬於那種寧可被自己所觸引起的火燒傷了也不願意侵犯自己的懶散的人。因為行動會經嚇過他，而任何一項有計劃的行動，對他都是意味着逐步的趨向死亡。

突然，他留意到在那紅色女鞋之後，呈現出一双着黑襪、巨大的男人的脚，並且在那双光澤閃閃的漆皮上，還附着數點剛濺上去的污點。那双紅鞋仍靜止、冷漠的隱於幽暗之中，多多少少因男鞋的出現而受到威脅。但那豐滿的小腿仍文雅地居於一個顯眼的角落。他的視線迫不及待地沿着大腿的稜邊移至腰部，而纏裹在黑絲襪中的豐臀，以適度的比例現露出一付如同小腿般的曲線。那種景色，使他略略地感到有些眩目，以致不得不傾靠在旁邊的牆壁上。但是，他心裡即刻湧起一種探搜那對男女面部表情的衝動。他揚起了頭，一聲恐怖的叫聲被抑止在他的喉嚨裡。他所看到的是，兩付冰冷、毫無表情如同化石般的面孔，屬於那種蒼白、呆板而無性別區分的面孔。因為

此刻街上刺耳的車輛聲震醒了牠。又急馳過去一輛裝滿了軍人的卡車。不願司機的辱罵，他橫跨過這街道，而投入另一條黯淡而且狹窄的街道裡。這條潮濕的後街，使他打了一個冷顫。同時無意中發覺到自己正在出着冷汗。他思索着如何盡快地離開這裡而重返陽光之下。於是他很快的通過這條後街而出現在另一條全是低矮的建築物的窄街上。

一大群人聚集在這條並不重要的街上，使他大大的吃了一驚。他們幾乎把街道堵塞住了，而整條街的中間部份，却盡是些男女青年。男孩子們穿着白褲黑襯衣，女孩子們全是整潔劃一的白色制服，看來她們好像是受過訓練的護士。出乎意料的是他們那種嚴肅和安靜的表態。他猜想大概要舉行一項宗教儀式，然而，四周的氣氛却無論如何也不會支持這樣盛大的教會儀式。

當他看到了島嶼之旗，猛然大悟，原來他們都是革命黨正企圖在該市進行示威遊行。此刻，他感到有些疲乏，於是身體靠着一根電線桿上，這樣他可以看得更舒服點。那群瘋子渴望着什麼？明顯得很，什麼都沒有。爲了遊行他們自己組織起來，然而他們自己既沒有武裝起來，也沒有發出類似一般政治會場的呼喊聲。

道兩端，他發現了兩堆與衆不同的人群，是警察！手裡握着致命的新式武器。他開始顧慮到那群青年人了。這種事不是好玩的，非常明顯；某些人將要大開殺戒，而某些人要死掉。然而奇怪的是目前彼此却都顯得那麼冷漠不關心。

突然他看到一幅繫在桿上的獨立旗幟，由一位矮小，面部污黑的青年人高舉出來。同時他也聽到了響亮的革命歌聲。他們開始排成二排，每排不超過六十個人，懷着一股悲憤而殺然的氣氛，開始他們的遊行。

同一時間裡，某項啓示也正敲打着他：拯救你的靈魂是件無意義的事，重要的是拯救你的存在。人們對死亡那種原始的畏懼是無法消除掉的，將來亦復如此。非但死亡是不可能避免，而更重要的是能進一步的接受這無法變更的死亡。因爲一旦承受了它，就等於消除了對它的抵抗，終而能得到完整的自主，一種行動上的自主。爭取存在！不計一切後果的爭取存在！在昏暈中，他想要大聲喊出他已得到了解脫。他不能不感到這是那群面色蒼白的革命黨人給他的一份最珍貴的禮品。

那群青年人開始遊行了。配合着歌聲踏着軍人式的步伐，看來他們好像一群演着軍人的孩子們。但是

如今，這沉靜的街道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自認在那些停止歡笑的青年們眼中看到了某種東西，那是決心，意志與自信。它們所表示的意義是什麼？僅僅是一次表面化的示威運動？抑或象徵出爲某些人所發現的一種存在意義的方式？難道那種死亡即是永生的存在意義？

雖然這次太陽照射着他們整個面部，但他仍感到有些寒意。如果他也能夠做一項決定那該多好！想到死亡這件事，他又被絆倒了，因爲煩惱征服了他。

到目前爲止，他覺得自己一直孤獨的徘徊在自己的煩惱裡。雖然這是一件痛苦的事，但他却感到一點點欣慰，因爲其他的人尚未發覺到生命的本質。這就是致使他們在心理上未遭受到折磨的經驗而過着機械式生活的原因。但是現在，忽然之間，彷彿被景物撩亂了双眼，他開始感到有些疑惑；或許別人也能感悟到他所感受的。或許有人能更進一步的排解這種心靈上的爭鬭。假使他也能夠下這種決心該多好！假使死亡並不像我們所熟知的那樣該多好！懷疑總是陪伴着希望的。他勝得有些驚奇，一種少有的驚奇，是那種欣慰、愉快而絕非任何事物能代替的驚奇。

他發現擁擠在人行道上的旁觀者中間有些騷動。片刻之間，他無法找出騷動的原因。不一會兒，在街

他曉得他們那種莊嚴的表態却負着這個世紀的重擔。另一方面，警察們目不轉睛的望着這群青年人，他們冷酷無情的注視着他們的向前行進。

當革命黨人距離警察首長站立的地方只剩下幾步路時，突然，槍口噴出了它們所裝載的。於是子彈拘束住了雙方。

他看到不少軀幹緩緩地曲折下去了。他也看到一些旁觀由於認清了現實的環境而闖進了這個瘋狂的戰鬥。他更看到了在街道的另一端的武器也加入了這一次預定好了的大合唱。於是青年人被捕捉在兩端的火網之中。

這場死亡宴會似乎持續了一個世紀之久，在混亂之中，他奇怪自己的神志竟然會那麼清醒。他熟悉這事件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他的感官，猶如奇異的觸角，已探知了每一個變化。說來或許有些妄誕，但實際上在這個喧鬧惱人的地獄裡，他好像遺失了什麼。猛然地，他領悟了那些震人的聲響，好像它們來自原已沉靜過一段時期的樂隊。僅有一位手持鑼鈸樂器，被雨般的槍彈打斷雙腿的男孩，伏臥在地上，仍痛苦地敲打着手中的樂器。陣陣帶有韻律的金屬聲，却像對槍彈的一種悲劇性的伴奏，以致產生了更令人瘋狂的效果。終於一顆仁慈的子彈使鑼鈸沉默下去了。遠

遠的，他看到一位負傷的青年人，正奮不顧身的掙扎着想舉起那面欲墜的革命旗幟。

在革命黨人相繼死亡的同时一時間裡，他似乎也感到一項打擊。雖然他被群眾擁護在牆壁上使他更安全了一些，但他却想要伸展，在伸展中選擇自己的命運。此時，他看到那垂死的青年正竭力地設法握緊那根旗桿，在他有生之年，此刻他第一次想到了自己。於是他使勁的推開圍在自己面前的人潮。不顧一切的，他在由人群所組成的牆壁中衝開一個缺口，踏過屍體，而自己的衣服也濺上了來自受傷了的觀眾身上的鮮血。

喘息而興奮的他，在抵達到街道的中間之後，縱身一躍，跳到那即將死去的革命黨人身旁。將旗幟猛力地搶奪過來的這一動作，使他頓然受到一種從未經歷的奇異感覺。青年人的頭低垂下去了，而眼中却凝持着一線感激的目光。

撕破了的旗幟，飄浮在混戰之中，紅如鮮血的條紋，在空中呼呼有聲的飛舞着。郁蘭達、上司、上司的兒子、公司，都不再是他的世界中的一部份了，他要大聲的呼喊，而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正耀武揚威的舞動着這幅革命大旗來抵擋那些殘忍的子彈。同時，他也明白了，這幅旗幟，他的國家，革命對他並

沒有什麼意義，重要的是行動，為行動而行動才能拯救他。他整個無用的生命，此時才發覺到了目前唯一要追逐的目的，就是和諧而規律地揮動着頭頂上的旗幟。

他覺得自己的胃部被狠狠地抽了一鞭。雖然並不是很痛，但像是身軀內部折斷了一根彈簧似的，他不由自主的彎下身去。即使他的上身已俯垂到膝前，但他還是全神貫注在如何把握住旗桿的這一問題上。突然，在他胸部發出強烈的爆炸聲，旗幟猝然墜落到地上，而他的頭部却垂倒在旗幟的上面。此時，自他的腳底緩緩升起一股濃郁而美妙的感覺，開始朝向身體的各部位滲透，很快地傳佈到全身，在它湧抵到他的咽喉之前，他還能這樣想着：「這能是死亡嗎。」，但是，他却永遠沒有時間來證實它了。

•完•

譯自'Short Story International', Feb.
作者小傳：馬奎士 (Rene Marquès) 是坡托里科 (Puerto Rico) 的著名作家，曾出版過兩冊短篇小說集，無數散文和書評。

× × × × ×

死之的追尋

— 山 隱 譯 —

次日清晨，我開車去市立圖書館，坐電梯上二樓，從窗口俯視，那輛藍白色雪佛蘭車又在街上出現，緩緩駛過我停車之處，然後在隔一條街口停了下來。

我感到一陣窒息，原來那輛車子祇一度被我擺脫，但隨又跟了上來，他顯然已經知道我的住處，也弄清楚了我是誰，等我一離開旅館就開始跟踪。

我走進資料室，借了一本全城指南，對着地圖查閱該區人名住址。

我查到兩個東方人的姓名，因為羅老頭曾告訴我這謀報組織是由竊據中國大陸的共匪幕後主持；這兩個名字一個叫辛克蕾，另一個大雄正信郎，我確定前者是中國人，後者是日本人，我把目標縮減為一個。

我準時去教堂參加南茜的葬禮，這完全是數



衍故事，儀式一完畢，我就擠出教堂門，爬上汽車，我開得非常快，然後減低速度，那輛藍白色雪佛蘭轎車仍緊跟在我後面。

我在百老匯大街上停車，鑽進一家飯館，穿過酒吧回到休息室，再從後門走出來，我拔步飛奔，從後門鑽進另一家酒吧，叫了一杯威士忌酒，喝了四分之一然後離開酒吧回到停車所在，四下一看，我知道已經擺脫了那個跟踪的人。

我爬上電報山，根據號碼找到辛克著的住宅，那是一座淺黃色的木造樓房，四四方方的像個火柴盒，屋前有一座車房，屋後有一座陡直的樓梯通往二樓——羅老頭爬的可能就是這座樓梯。

一個細小的人影走出大門，顯然是個東方女人，她步態優美而迅速的跨下屋前台階，目不斜視地筆直走進車房，倒出一輛小型旅行車，調轉車頭，向海邊駛去。

我點燃一枝香煙，開始在街上漫步，走過半條街，我丟掉煙頭，從兩座房屋之間穿到後街，迅速走向那座黃色樓房，我後悔沒有把此一行動告知羅老頭，因為我需要他的協助，至少需要他供給我一把手鎗。但我現在勢成騎虎，後退不得，我貼着牆壁迅速挨到黃色樓房的後門，俯伏着爬向門邊的窗戶，拾頭

神靜聽，依然毫無聲息。
我把窗戶推開一條縫，伸手進去撥開門鎖，走進

奇房，四下張望，牆邊木架上插着一排大小切肉刀，我抽了一把，以為防身之用。

我躡足走進客房，屋裡陳設很華麗，都是新式家具，但充滿一股女人氣息，顯示這房屋主人是個有錢的女性。

我看完樓下房間，再舉步上樓。樓上有兩個房間，一間裡擺滿傢俱，另一間空無一物，祇有一張椅子置於屋中央——就是南茜被幽禁的地方，整座樓房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

我鬆了一口氣，開始仔細搜查。我在書架上找到一本高中畢業紀念冊，載有辛克著的姓名和相片，她長得很美，可能就是我才看到駕車離開的東方女子

。我找到另一本照像簿和許多年前的舊日記簿，翻閱之下，發現她出生於一個富裕的中國家庭。

我再度下樓，搜查那間小臥房，顯然女主人就住在這個房間；一座衣櫥裡掛滿了值錢的衣服，五層櫃上有一張未兌現的薪水支票，出票人是一家設在唐人街的公司，看來她不缺錢用，却擁有一個職業。

我走到電話機旁，撥通那家公司的號碼。我對接

用一隻眼睛向內窺望，這是一間廚房，裡面沒有人。我離開窗口，再俯伏着爬上二樓，手膝並用。我爬到窗前停止，然後屏息抬頭向內窺望，這一望幾乎使我的心臟跳出胸腔——南茜端坐在屋中央！

雖然她手脚被綁，嘴上貼着膠布，但似乎比以前更顯得美艷動人，陽光斜照着她滿頭秀髮，發出暗藍色的光輝，我情不自禁地猛然站直身體。

她張大眼睛，顯然看清是我，我舉手正想敲破窗上的玻璃，但她搖頭示意背後的一扇門，我蹲下身，用一隻眼睛繼續窺視。

房門開啓，兩個肌肉膨脹的人走了進來，一個是金髮黑膚，另一個是白膚黑髮，俱都非常健壯，他們毫不費力地把南茜從椅子裡提起來，走出房間。

我聽見車輪滾動的聲音，等我爬下樓梯，看見路邊停着一輛黑色大汽車，開車的是個胖子，戴着黑眼鏡，他等他們三個人鑽進汽車，立刻絕塵駛去。

我來不及看清車牌的號碼，站在牆角裡目瞪口呆，心裡說不出的難過，我會經距離她這樣近……

我知道追尋這輛車子不是辦法，我靜靜回到門廊，探身向廚房窗口窺望，裡面仍然沒有人。我將手按緊玻璃，手指用力，玻璃碎了一塊，我縮回身體，凝

線生說：「我是太平洋保險公司的顯先生，我找辛克蕾小姐說話。」

「對不起，她剛剛休假，休假兩個月，」對方禮貌地回答。

「你不能告訴我在那裡可能找到她？」我一本正經地問。

「我知道，」對方回答：「她要去南海旅行，她的住址在電話簿上印得有，你一查就知道……」

我掛斷電話。我無需查她的住址，因為我就在她家打電話，她剛才駕車離開，顯示尚未首途，但不知何時啓程？是否此行專為押解南茜？

我走進廚房，把切肉刀放回架子上，然後由後門迅速離開。

幾分鐘後，我鑽進公用電話亭，撥電話給羅老頭

。「我現在是在電報山上，」我單刀直入地說：「我已經見到南茜，但還沒有救出她，我在何特塔等你，帶一付望遠鏡和一枚小手鎗來，要快！」

「他們把她怎樣了？東尼！」他緊張地問。

我沒有理他，掛斷電話走到塔邊瞭望那座黃色樓房。塔邊裝有供遊客用的大望遠鏡，我投進一只角子，鏡頭打開，我瞄準黃色樓房，看清車房的門未關，

裡面沒有車子；屋前街上也沒有停車，顯然他們的人還未回來。

× × × × ×

「到底他是怎麼回事，東尼？」

我低聲把一切經過告訴他，並把那座黃色樓房指給他看；他緊張地凝視了一會，然後回頭對我說：

「你把一切事情都弄糟！你看到她，却又放她走了！」

「你別囉嗦，」我沒好氣地說：「現在埋怨有什麼用。」

「她也許已經死了，就是因為你不聽我命令！」

他氣忿地說：「也許他們知道南茜已被你發現，所以又把押走。」

「我敢說他們一定不知道我來到這裡，」我說：「但有件事我可以確定——有人在跟踪我；昨天跟了一天，今天跟了一早上，我在百老匯大街才擺脫了他。」

羅老頭定睛望着那座黃色樓房，不回答我的話，好像沒聽見似的。

「你聽見我說的話嗎？我被人跟踪了！」

「她死了，」他低聲自語。

好把實情告訴南茜，請她幫我安慰她媽媽，南茜給我極大幫助，文件上的小墨水點就是她發現的，她真是個好女兒，可惜她……

「別說得好像她已經死了似的，」我打斷他的話：「如果南茜知道一切，她可能會告訴什麼人。」

「不可能！」他憤怒地瞪着我說。

「會不會告訴康萊爾醫生？他倆互相熱愛。」

「不會。」

「她準備嫁他，也許……」

「她決不會告訴他什麼，即使告訴了也不會洩漏，他是一位名醫，美國名人錄上都刊有他的名字。」

「名醫不名醫與此無關，」我說：「在政治上，他也許……」

「他是一個強硬的保守派，對共產主義深惡痛絕，你不必懷疑他。」

「那麼她還會告訴什麼人？」

「沒有人，可能是其他地方漏了風，這表示你不能相信任何人……」

「但你必須相信我！望遠鏡帶來了嗎？」

「在車子裡，」他不安地說。

「手鎗呢？」

「在車門插袋裡。」

我托住他的肩膀猛搖：「你知道嗎？我被人跟踪了！」

「當然知道，」他不耐煩地說：「是我派人跟踪你，我告訴他們，你可能是偽造集團一份子，我要查明你身份，你來得湊巧，不是嗎？你要求看她的房間，又要看她的屍體，你明知那屍體不是南茜，不必看牙齒你也知道。」

「你怎麼懷疑我會攪在這裡面？過去四年我一直

在歐洲！」

「現在我明白了，」他說：「我今天早上才接到你的安全調查報告，你的嫌疑已被澄清，我已經通知手下人停止對你跟踪，但我不查明白怎能信任你？也許你會秘密回來過我不知道，也許南茜曾告訴過你什麼……」他說到這裡突然閉嘴。

「你說什麼？」我瞪住他問：「南茜告訴我……，她知道你的特殊任務？」

「嗯，」他陰沉地答。

一股怒火燒紅了我的臉，我盡量壓住聲音問：「你怎麼不早告訴我？」

他顫然地搖頭：「現在追悔有什麼用？早知今日，悔不當初！我本來決不會告訴她的，但任務太繁重，使我無暇分身陪她的媽媽，愛蓮怨我冷淡她，我祇

我走到他汽車旁，取出望遠鏡和手鎗——一把小手鎗，插在褲帶上毫不顯眼。

「你身上有鎗嗎？」我問。

「在口袋裡。」

「好的，現在就是你我兩人，決不會再有洩漏，」我說：「你留在這裡看守那座房子，如果他們把南茜押回來，你就通知警察，救火隊，海岸巡邏隊以及任何保安人員。」

「如果有人打電話到我家，報告南茜消息怎麼辦？」他木然地問。

「那邊有一座公用電話亭，你可以每隔一小時打電話回家詢問。」我說。

他回頭眺望那座黃色樓房，海面轉暗，太陽隱入雲中。

「她死了，」他自言自語。

我離開他步行下山，走到我停車地方，途中我買了一份報，查看航期簡訊，知道今天沒有船出航，但明天上午有兩艘油輪和一艘客貨輪啓航。那艘豪華客輪叫貝蒙特號，明天上午十一時開航。

我開車去那艘客輪所屬的公司，一位非常年輕但極老練的女職員接待我坐下。

「我是辛克蕾小姐的朋友，」我說：「她訂了貝

「貝蒙特號的票子。」我這一手完全是押寶，但捨此別無辦法。

「貝蒙特號？是去南海嗎？」

「我想是的，」我答：「辛小姐忙着收拾東西，但有件事要我來打聽一下。」

她翻閱旅客名單：「辛克蕾小姐？」

「正是她，」我說。

「她要打聽什麼？」

「衣服，你知道這是太太小姐們最關心的事，」我信口開河。

這位小姐穿得非常講究，她點了點頭：「船上平時穿便裝。」

「晚餐呢？」

「常禮服、鷄尾酒會裝或晚禮服。」

「好極了，」我說：「她就是煩心這事，聽說船上的事務長可回答一切疑問，但不知怎樣找到他？」

「在主甲板，他穿制服，繡着一枚橡葉，三條金線，」她禮貌地答：「我想這一切資料都刊在我們送給辛小姐的小冊子上。」

「是的，但她把小冊子遺失了，」我說。

那位小姐聽了這話，隨手又檢了一套小冊子遞給我說：

「當然，船上還有一位醫生和兩名合格護士，我知道辛小姐這次是陪伴她的祖母同行。她訂票的時候這樣告訴我的；她的祖母要用輪椅推上船，是癱瘓了嗎？」

我連忙點頭作爲回答。

「請放心，船上有完善的醫藥設備，」她說。

「當然，」我說：「我要替她們送行，什麼時候來最合適？」

「你明早九點鐘來，開船前會鳴汽笛通知你上岸。」

我謝過她，拿着小冊子回到車上，我查明這艘船航行路線，第一站是落山磯，然後到大溪地，紐西蘭，澳洲；再折回紐西蘭，到非磯，撒摩亞，夏威夷，最後回到舊金山。

我回想羅老頭告訴我的話，他說偽造文件上的郵戳是一月十九日，這就是後天，難怪他們要挾持南西經搭這班船。

我再翻閱貝蒙特號航程表，第一站是落山磯港，位於落山磯南端的聖伯多，船於上午八時泊港，要遲到夜晚十一時才啓碇，自舊金山到大溪地，一共要航行八天。

× × × × ×

我開車回到柯特塔，羅老頭依舊站在塔邊，眼睛注視那座樓房。

「有人回來嗎？」我問。

「沒有，」他答，聲音裡毫無生氣。

「我去輪船公司打聽清楚，」我告訴他：「辛克蕾明早搭乘貝蒙特號和她的祖母一道旅行，船將於明早停泊落山磯的聖伯多碼頭，就在馬尼布海灘下游。」

他猛然回頭看我，我知道我的話已震撼了他那麻木的神經。

「馬尼布！」我重複一遍：「就是發送文件的地方。」

他頹然地搖了搖頭，再鼓不起絲毫鬥志。

我接過他手中的望遠鏡，向碼頭眺望，我找到了貝蒙特號，那是一艘漂亮的郵船，南茜在這艘船上將遭遇何種命運？她現在何處？她將去何方？……

這是一個漫長的寒夜，我要羅老頭繼續守望那座樓房，自己回進車廂裡小睡休息。

黎明來到，太陽從金門大橋另一端升起，照得橋架通紅，好似冒出火焰。

我吩咐羅老頭：「你留在這裡看守，如果我找到南茜，我會打電話到你家留下口信；如果找不到，我

會回來；如果我出了事……」我聳了聳肩膀。他沒有反應，我開車下山坡。

錶上的時針指着九點正，我心跳增速，胸中好似有只鐵錘在敲。我踏進貝蒙特號的接待室，四壁上繪着色彩鮮艷的油畫，畫中棕色的少女在海灘上起舞。室中放着幾只大沙發，一面佈告牌上，標明旅客姓名和艙號。

我在旅客名單中找到了辛克蕾，她是一位辛太太同住在第三三四號房艙，想來辛太太就是她的祖母。我記起輪船公司那位小姐說起這位老太太不良於行，要用輪椅推上船，如此想必不走扶梯，而需乘電梯。我翻閱隨身攜帶的小冊子，上面印有貝蒙特號的平面圖；辛克蕾的房艙就在主甲板前端。

九點三十二分，位於我左手的電梯門開啓，一位小姐推着輪椅出現——就是我在電報山下黃色樓房看見的那位駕車離去的東方少女；她現在穿了一件藍色大花的綢袍子，頭上蒙了一方絲巾，戴着一付太陽鏡，唇邊掛着天使般的笑容。

我迅速注視輪椅中的人，她全然不動，一幅大披肩裹住上半身，膝頭上蓋着一床毛氈，臉上罩着面紗，根本看不見她的面容，我把目光移到那戴着白長手套的双手和露出在毛氈外面的足踝，是如此地纖美，

我神經一震，恍然大悟，原來這就是南茜。
這東方少女把輪椅推向過道，我正想追上去，但立即停住脚步，兩名穿黑西裝的大漢跟在輪椅後面，我伸手捏緊插在腰帶上的小手鎗。

兩名大漢邁步向前，我遠遠跟後面。辛克蕾把輪椅推進過道，一名茶房迎上前來，說了幾句話，然後帶領她轉進側道，我目送輪椅消失，三分鐘後，那個帶路的茶房再度出現，顯示辛克蕾和她的祖母已經進入房艙。

× × × × ×

我按圖找到第三三四號房艙，門上掛着一面「請勿驚擾」的牌子。

我輕輕敲門，沒有回應。

我繼續再敲，一個女人的細嗓子叫道：「我們不接見任何人。」

「我是船上的三副，小姐，」我說。

「我同室的老太太身體不舒服。」

我伸手推門，一面嘴裡說道：「真抱歉，你們的房艙有點問題！」

室內一陣寂靜，於是我聽見輪匙轉動的聲音，房門開啓一縫，我用力一擠，閃身進房，用一隻手蒙緊她的嘴，抬腳把門踢關。

；我細察她白嫩的腿和另一隻臂膀，上面也現有同樣的針眼——但都是舊的而不是新扎的，原來她是被麻醉了。

我聽見身後發出輕微的聲音，抬頭一看鏡子，那東方少女已掙扎着起立，伸手拿取桌上的手袋，摸出一只小左輪鎗，我一步跨上去，擊落她手中的鎗。

我抬起手鎗，瞄準她的胸口，迫她坐回原處，然後用另一只尼龍絲，綁緊她的足踝。

擴音器中這時播出音樂，我仔細檢查房艙——兩個小間加上浴室——共是三間，都無人藏匿在內，我這才放下心。

樂聲停止，接着是廣播員低沉的聲音：「請所有送客的人登岸。」隨後是響亮的汽笛聲。

我瞥了一眼辛克蕾，心想船上可能有她的幫手在暗中護衛，我不能大意，守定這個房艙決不離開。

× × × × ×

我回到南茜身邊，船上第二次鳴汽笛，樂聲再度響起。當第三次鳴汽笛時，我聽見引擎的聲音，船身開始移動。

「南茜，」我湊近她耳邊呼喚。

她緩緩張開眼，接着唇邊現出一絲微笑。

「東尼？」她低語。

她憤怒地在我持握中掙扎，別看她身材纖細，力氣到很大，我當然也不客氣，伸手又緊她的喉嚨，她想舉腳踢，我手指用力，低聲警告她：「再動我就掐死你！」

她停止掙扎，我看見旁邊有一只打開的衣箱，裡面有尼龍絲襪。我用兩只長襪縛緊她的雙手。

「坐在這裡，」我命令道，用一塊布綁緊她的嘴，使她不能叫喊。

她在椅子中坐好，瞪圓一雙漆黑的眼珠望定我，這一切祇不過幾秒鐘。

我轉身走向床舖，南茜平伏在上面，身上幾乎全裸，一動不動。窗口射進的陽光，照見她面色蒼白，剛才上船時穿戴的那些東西都被剝除堆在椅子上，還有幾條解下的布帶子——原來她被縛緊在輪椅上面動彈不得。

我走去鎖上房門，然後回到南茜床前，彎腿跪下，我相信她準是死了。

我低頭貼近她赤裸的肩膀，突然心裡一鬆，我聽她輕微的呼吸聲。我舉目四望，床邊有一個小梳妝台，上面放着一只打開的醫藥箱，旁邊還有一根注射器。

我低頭看南茜，她裸露的右臂上現出一個新針眼。

她翻過身來，向我抬起雙臂，我伸手摟住她。

「我們在那裡，東尼？」

「在一條船上。」

「去那裡？」

「去南海。」

她掀動嘴唇，吻着我的耳朵說：「我老早就想跟你一道去南海遊玩，我願跟你到海角天涯，東尼，你怎不吻我？」

我吻了她一下，她又低聲說：「你怎麼會來的？你不是在歐洲嗎？我……」

她猛然推開我，頭腦恢復清醒，憤怒地望着我說

「你不可以吻我，你刷了我，東尼，你這混蛋！」

「南茜，聽我說……」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伸手指攔她，但她憤然推開。

「你被綁架了，」我說：「我從歐洲趕來參加你的婚禮，每個人都以為你在車禍中死了，祇除了你爸爸和我，他也知道你是被綁架，他們用藥麻醉了你，那個女人用輪椅把你推上船，我是趕來救你的。」

她低下眼睛，突然發現身上幾乎全裸，不禁猛吸

一口氣：「你把我衣服剝光啦！」

我拿起一床氈子遞給她，她連忙接過去蓋住全身

「你望了我多久，我才醒來？」

「南茜，你趕快完全清醒，我們的處境非常危險

！」
她嚴肅地望着我的臉，我把在電報山下那座房屋裡發現她又失去她的經過簡單告訴她。她現在已恢復清醒，但藥力還未完全消失，依然有點暈乎乎的樣子

「我要嫁康萊爾，你知道？」她問。

「我知道，沒關係，」我說。

「你當然沒關係，居然還有心情來參加我的婚禮

！」
「南茜，你要把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我，」我努力把話引入正題：「你知道他們為什麼把你押上這艘船？」

「我怎麼知道？」她反問我說，坐了起來，用毛氈裡住身體：「你有香煙嗎？」

我點燃一枝煙遞給她，她餘怒未息地望着我。

「你有沒有聽見他們說過什麼，南茜？」我問。
「在那裡？」

「他們到了那裡就解開了你的眼睛嗎？」

「是的，他們一共是三個人，其中兩個人就是抬我出去的，另一個人沒見過。」

「他們之中有沒有中國人？」

她搖搖頭指着辛克蕾說：「她也在，但沒有其他中國人。」

「他們說了些什麼？」

她耸肩作為回答，我接過她手中的煙蒂，投進煙灰缸。

「她帶來一只醫藥箱，」南茜指了一下辛克蕾說：「她取出一根注射器，於是他們把我綁坐在輪椅上，其中一個人說一定要確使我在到達洛杉磯之前不會清醒，她替我打了一針，以後的事我不知道了。」

看來她被剝去衣服，乃是防止她中途清醒，伺機逃走，他們顯然是要她一直昏睡到洛杉磯。

「你現在覺得怎樣？」

「我覺得已經好了。」

「你能站起來嗎？」

我扶着她站起來，「我還有點腿軟，」她說：「但不太厲害。」

我掏出手鎗：「你會用這東西嗎？」

她點點頭，接過手鎗，我們一同走到辛克蕾面前

「在電報山的那座房子裡。」

「我根本不知道房子在那裡，他們蒙住我的眼睛

把我送去，關在一個空無一物的房間裡，然後爸爸：「她眨了一下眼睛突然問：『爸爸呢？』」

我向她解釋並安慰她說：「他沒事，就是一心記掛着你。」

她繃了一下眉：「那麼媽媽和康萊爾都以為我死了？」

「是的，」我答：「你沒有聽見他們討論過什麼計劃嗎？」我繼續問。

「沒有，」她吸了一口煙答。

「你離開那座房子後去了那裡？」

「為什麼大家都以為我死了？」她反問我。

「因為你的車子裡有一具燒焦的屍體，昨天他們已經替你舉行了葬禮。」

「車子裡那人是誰？」

我指了一下被綁在椅子上的中國少女：「她一定清楚，現在我要你把知道的一切儘量告訴我。」

她凝視煙頭上的微火出神：「他們蒙上我眼睛以後，把我送到一個好像倉庫的地方，但我不知道是在那裡。」

「你用鎗抵住她的額角，」我說。

南茜毫不遲疑的遵照我吩咐。

我轉臉向辛克蕾說：「我要解開你嘴上的布，你要小聲說話，如果叫喊，她就開鎗！」

我解下她嘴上的布條問：「你們要把她綁去那裡？」

這中國女郎望着我不說話，她長得很美，皮膚尤其細嫩，沒有一絲癍痕，但眼光很兇，射出兩條利劍般的怒火。

「你在這船上有幫手嗎？」

她還是瞪着我不說話。

「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不自討苦心，」我警告她

她終於開了口，透出許多我從未聽過的秘密情報

我再度綁上她的嘴，接過南茜手中鎗，一同在沙發邊坐下。

「南茜，」我說：「我們可以馬上拿起這桌上的電話報警，了結這段公案；也可以不露聲色，等船到港口，把他們連接應的人一網打盡；據我看來，他們的同黨現在還蒙在鼓裡，不知道出了岔子，這對我們

有利；如何取捨，由你決定。」
我說完這段話，注視她的眼睛，她霎了一下眼睛說：

「我不願便宜放過他們。」

我點點頭，拿起這中國女郎的手袋搜查，我找到她的護照，上面貼着她的像片和沿途經過各港埠的簽證，還有免疫注射證和駕駛執照，我正要把這些東西放回手袋，突然發現駕駛執照上的像片和護照上的不是同一個人，但填的姓名和住址却是一樣。

我把它遞給南茜，南茜看了照片，再看了一下坐在對面的中國女郎。

「不是同一個人，」她說。

「護照上是她的像片，這護照一定是偽造的，但駕駛執照是真的，」我說。

「那個女人是誰？我的意思是……」

「他們把你移出那座房屋後，我會進去搜查一遍，」我說：「我找到房主人的照像簿，當時就覺得奇怪，我還以為是多年前拍的舊照片呢，」我指着這中國少女接着說：「我不知道她是誰，可能是辛克蕾的朋友，但我可以請到辛克蕾的結局……」

「她被謀殺了，」南茜望着我的眼睛說。

「而且代替你下了葬，」我說：「你搭上這條船

「當然沒有！」

「我已經發現一絲線索，我要追根究底，」我說

：「我現在要離開這個房間一下。」

她臉上立時現出關切的神情：「這太危險了，東尼。」

「我不認為會有危險，」我說：「即使這位吳小姐在船上有同黨，但他們不認識我；就算認識我，我也得冒險……」

「但你連船票都沒有，」她提醒我說。

「沒關係，他們祇在上船和下船的時候查票，現在才沒有功夫檢查人數呢；我可以在船上隨意走動，不會有人查問，我擔心的祇是你。」

「如果你離開房間，我會小心照顧自己，」她說

。「好的，你最好把她的衣服穿起來，戴上頭巾和墨鏡，誰也分辨不出，因為你們兩個身材相似，連頭髮都是一樣的黑顏色，現在我們把她抬上床，用氈子蓋起來，好嗎？」

南茜點點頭：「我來脫她的衣服，你轉過頭去。」

我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我得拿着槍，像隻鷹似的看定她，怎能轉過頭去？」

是頂的辛克蕾祖母的名字，這位老太太恐怕也不在人世了。」

南茜聽到這話，抓緊裹在身上的毛氈，她開始領悟切身遭遇的危險。

屋裡有四個小旅行包，這是隨身行李，其餘行李在行李艙。我搜查每只旅行包，希望找到任何寫在紙上的工作指示，好對他們的組織行動有所了解，但什麼都找不到，最後我找到一只用橡皮圈繫緊的牛皮紙信封。

信封裡有四種文件：出生證明書、航海許可證、一張文憑和另一份護照；這份護照上的像片確是她本人，由此推斷另三種文件也是屬於她所有。

她的本名是吳海倫，一九三三年生於香港，以前到過美國，因為那張文憑是舊金山聖瑪麗護士學校發的，填發日期是一九五五年。

我把文件遞給南茜說：「這張文憑說明她怎樣學會打針的。」

「嗯，但這對我們並沒有用……」

「可能有用，」我說，在南茜身旁坐下：「你爸爸所負的秘密任務，祇有他和你兩個人知道，這消息是怎樣走漏的？你會向什麼人透露嗎？」

「好吧，你拿着槍，」她無可奈何地說：「但你心裡可別胡思亂想！」

她解開中國女郎身上衣服的鈕扣，我持鎗站在旁邊監視，那女郎依舊用痛恨的眼光望着我。

南茜脫去中國女郎身上的衣服，在箱子裡找出一件睡袍替她穿上，我把鎗交給南茜，抱起中國女郎把她放在床上，用氈子蓋好，又把南茜上船所罩的面網替她罩上。

「你這下可得意了吧？」南茜憤憤地說，拿起中國女郎的衣服去廁所換穿，砰的一聲關上了門，原來她竟吃起醋來了。

「你緊拿着鎗，不許任何人進來，」我說：「在我回來之前，如果有人強迫要進來，你就開鎗。」

她點頭答應。我取出那天向船公司要來的小冊子，查看全船艙位佈置圖，發現圖書室設在第三層甲板尾部。我檢查一下插在腰帶上的手鎗。

「小心啊，東尼，」南茜不放心地說。

我點點頭，走向艙門，把耳朵貼在門上，我聽見有人走過的聲音，當腳步聲消失時，我拉開門迅速跨出。

我用快捷而均勻的步伐走上角道，走到一半時，

迎面遇見一名茶房，皮膚黝黑，肌肉特別發達，我突
然記起他就是把南茜抬出電報山樓房的兩名壯漢之一
，不禁倒吸一口冷氣。

走到轉角處，我回頭一看，那名茶房正走向通往
南茜房鎗的叉道。

我轉身向回跑，這家伙雖然不是帶領中國女郎上
船的那名茶房，但他身上可能也有房鎗的鑰匙。

我跑進叉道，不見茶房踪影，連忙奔向門邊，希
望他沒有鎖上門，他果然沒有。我推開門，看見那茶
房正走向南茜，而南茜舉鎗對準他追近的身體，手指
扣向扳機。

我揚起手掌用力劈向茶房的頸背，他膝頭一彎昏
倒地。我回身迅速關上房門。

「東尼，」南茜說：「我正要……」

「我知道，現在沒事了，」我說。

躺在地下的茶房愚蠢地搖了搖頭，恢復清醒，正
縮腿想爬起來。

「別動，」我說，用鎗管抵住他的後腦。

「他是他們的同黨……」南茜說。

「我知道，」我說，轉臉望定那茶房：「站起來
，高舉雙手！」

他遵命照辦，我搜他的口袋，他身上沒有武裝。

「你是共產黨？」

「我是被僱用的！」

我斷定他說的是實話，因為共產黨一向採用直線
聯繫，一個環套一個環，現在我們已經弄破他們兩個
環，希望整條鏈子都會斷開。

「再從箱子裡拿幾雙尼龍絲襪，南茜，」我說：

「撕件襯衣讓我塞住他的嘴。」

一切弄好以後，我把他藏進衣櫥裡，留下一條門
縫給他通空氣。

我回到南茜身邊，張開雙臂將她擁入懷中。

「我現在要出去一下，」我低聲說：「你要拿著
鎗隨時戒備，但我希望你不必用……」

「我知道，」她溫柔地回答。

我注視她的眼睛：「我是個大傻瓜，」我說：「
但現在什麼都無從說起了。」

我低頭吻她，這一剎那好似萬物靜止。於是我放
開她走向門邊，聽了一下外面沒有腳步聲，我迅速開
門，跨上角道，那茶房失蹤的事很快就會被發現，我
得想個辦法，但首先我要查明這條線索……

這次一路上沒遇見人，祇在經過被褥間時，看見
一個茶房的背影在裡面工作，我腦中閃過一個念頭，

「你坐在這張椅子上，面對鏡子，」我命令道。
他走到梳妝枱前坐下，我持鎗瞄準他的後腦，同
時注意鏡中他臉上的表情。

「我知道你是他們一夥。」我說：「現在告訴我
，船上還有誰？」

他從鏡子裡望定我的臉，閉緊嘴巴。

「你再不說，我就要讓你吃些苦頭，朋友！」

他還是不開口，但眼中露出畏懼的神色，我不想
動粗，但沒有時間浪費在他身上，我用鎗柄敲他的後
腦，他猛吸一口氣，南茜同時也吸了一口氣。

「還有誰？」我厲聲問。

「東尼……」南茜叫道。

我再用鎗柄敲他的頭，這次敲得更重。

「沒有……」他說，舉起雙手抱住頭。

「你再不說我要真讓你吃點苦頭了，」我說。

「船上就祇有我一個！」他說，指着躺在床上的
中國女郎：「船上就祇有我和她兩個。」

「你們要把她怎樣處置？」我問，手指南茜。

「我不知道，」他說：「我可以賭咒，我是奉命
辦事，他們要她給羅小姐打麻醉針，讓她一路昏睡到
洛杉磯，他們派我在船上監視她，這是我知道的一切
！」

繼續走向圖書室。

我跨進圖書室，這是一個全部用玻璃建造的房間

，我走向櫃枱，裡面坐着一位穿制服的小姐。

「我想借一本書，」我說。

「那麼你找對地方了，」她幽默地回答。

「我要借一本書，美國名人錄。」

「你要查一個人，是嗎？」

「是的。」

她從書架上取下這本書遞給我：「我們保存它正
是爲了此用，我們船上的常客，有許多位的姓名都刊
載在名人錄上，這是我們的光榮。」

我翻開名人錄，查到我要查的姓名，我把書還給
她，道謝一聲走開。

我走出圖書室，去酒吧買了一瓶威士忌，然後循
原路回到三三四號房艙，貼進房門低聲叫喚：「我是
東尼，南茜。」

她打開房門，我迅速跨入：「沒事吧？」我問。

「嗯，你出去做什麼？」

「等一會告訴你，」我說：「現在要料理這兩個
傢伙，也許他們已經發現這個茶房失蹤，我要設法讓
他們找到他。」

我打開櫥門，把那茶房拖出來。我叫南茜持鎗抵

住他的額角，我解開他的雙手。

「我們現在來開個酒會，」我說，打開酒瓶，倒滿一杯酒遞給他說：「喝乾！」

他雙手拿起酒杯，眼中射出恐懼表情，乖乖地一仰頸子喝乾了。

我再把杯子倒滿遞給他，他喝得比我想像中更快，不片刻功夫，一瓶威士忌下了肚，他開始眼光遲鈍，身子向後一仰，躺在地下不省人事。

我把瓶中餘酒倒進我嘴裡瀾了一下，於是解開他的双腿，拉他站起來。

我叫南茜打開房門，拖着他走上角道，儘快掩進我剛才經過的那個被褥間，我把他拖到被單架前，讓他擺出一個坐的姿勢，双眼緊閉，唇邊掛着愚蠢的笑容。

我抽了一個枕頭塞在口袋裡，然後扭熄電燈，關門走出。

在角道口，我遇見了我所需要的人，她是個十七、八歲的少女，可能是第一次獨自或隨同父母出門旅行。她長得很美，也很會打扮，雖然態度老練，但我猜她一定缺乏人生經驗，現在我要給她一個難得的機會。

當她經過路口時，我從她背後搶上一步，一手掩

住她的嘴，一手攔腰抱住她拖進被褥間，反手關上門。

她像隻受驚的小鹿似地拼命掙扎，我將嘴貼緊她耳邊，噴着滿口酒氣低聲說：「喂，我們來親熱一下……」

我從口袋裡抽出枕頭套，罩住她的頭，然後放開她自行走出被褥間，由她在房裡失聲大叫。

我走上角道時，遇見一名茶房趕來探視，我裝出不屑的神氣說：「真荒唐，一個茶房把個可憐的少女拖進去了。」

那女孩衝出被褥間，胡亂地撕扯罩在頭上的枕頭套，這名茶房急忙迎了上去，我急步回到房間，南茜開門放我進去。

「外面是什麼事？」她問。

我把事情經過告訴她，她睜圓了眼睛說：「可憐的女孩子。」

「不讓她可憐一下，我們兩個就可憐了，」我說：「如果他們發現那傢伙喝醉了酒，會把他送進水手艙去醒酒；現在這樣一鬧，他們就要把他送進拘留室；如果他跟船上某人勾結，現在這個人也無法去救他，祇好任他去被關禁閉了。」

中國女郎恐懼地拼命搖頭。

「也許你願意給自己打針？」我問。

她還是搖頭。

「你自己選擇，」我說。

她握緊雙手，眼睛瞪着注射器，終於點頭表示願意。

南茜用酒精棉花替她在手臂上消毒，我警告她說

「別動歪腦筋，乖乖給自己打針，否則……」我用鎗抵住她的頭並向南茜示意，南茜把注射器遞給她，她乖乖地給自己打了針，藥性真快，不一會她就昏然睡去。

我們把她抬上輪椅，用原來綁南茜的帶子把她綁好，然後給她戴上面網，罩上披肩，並用毛氈蓋好她的双腿。

「等她醒過來時，讓她自己再打一針。」我說：「現在我們坐下來，好好休息一下。」

我點燃兩枝煙，遞了一枝給南茜。

「南茜，我有幾個問題要問你，」我說。

她點點頭，凝神望我。

「你跟康萊爾醫師的關係怎樣？」我問。

「這不關你的事，」她答，眼光改變，現出憤怒

我走到床邊，揭開那中國女郎的面網說：「現在我們要處理她了。」

「你準備把她怎樣？」南茜問。

「我們把她放在輪椅上，」我說，揭開她身上的毛氈，用槍比着她對南茜說：「你解開她的雙手好嗎？」

南茜解開中國女郎的雙手，我望着她的臉對南茜說：「你把桌上的注射器拿來，看看你會不會打針。」

那中國少女眼中射出恐懼神情，目不轉瞬地望着南茜手中的注射器。

「這針裡面還留下一些藥水，再加上醫藥包裡面的，足夠讓她一路安睡到洛杉磯——他們正是要這樣對付你的；然後我們再把她綁在輪椅上，戴上面網，罩上披肩。」

南茜望着我點點頭，手拿注射器走向中國女郎，後者伸手想搶奪注射器。

南茜連忙閃躲，我用鎗抵住中國女郎的頭，一面

吩咐南茜：「別怕，你給她打針。」

「我不會打針，如果打出毛病怎麼辦？」南茜緊張地問。

「你試試看會不會出毛病，」我說。

神色。

「你愛他嗎？」

「否則我怎會要嫁他？」她反問我。

「我問這個是有道理的，」我說：「剛才我去圖書室查閱美國名人錄，發現他於一九五五年在舊金山聖瑪麗醫院任住院醫師，」說到這裡，我指着輪椅裡的中國女郎說：「她正是那年在聖瑪麗醫院護士班畢業，我想他們兩個一定認識。」

南茜迷惑地蹙起眉頭。

「南茜，你在他的房間睡過嗎？」

「我不願回答你的問題，」她答，雙頰緋紅。

「我不是冒犯你，南茜，」我說：「請你仔細回想一下，你在他的房間睡過嗎？」

她吸了一口煙，頰上仍然罩着紅雲，她把香煙在煙缸中捻熄。

「有過一次，」她說：「但我想這不干你的事。」

「什麼時候？」

「大約一個月以前。」

「把經過情形告訴我。」

「憑什麼我該告訴你？」

「因為這件事關鍵至大！我要解開這個疑團，快

你受了催眠後，就把偽造文件案的一切消息講出來……

「你是說他用了『說實話』的藥？」

「嗯。」

「但我不信康萊爾跟這事有牽連，他……」

「這很難說，但却是唯一合理線索，不是嗎？」

她想了一會，不禁點頭。

我把電話筒遞給她：你打電話給無線電室，就說你是辛克蕾——第三三四號房艙；打個電報給你爸爸，他現在還守在柯特塔，但隨時打電話回家聯絡，你告訴他：你平安搭乘貝蒙特號，跟我在一起；你要他帶耐手明天在洛杉磯碼頭等我們，但不可擅自行動，要等到我扯領帶為號才許捉人，你告訴他必須照我的話辦！」

她接過電話筒，照我的吩咐拍出電報。

「現在還要說什麼？」她問。

「耐心等待，」我答。

我凝視她的眼睛，那雙深潭的眸子裡，現出楚楚的神色。

「我不愛他，」她低聲說。

我伸手擁緊她，她頸項微仰，我低頭吻她；開始是溫柔的輕吻，隨後感情湧湧，有如怒海狂潮……

告訴我！」

「那天我喝醉了酒，」她說，轉臉避開我的眼光；突然，她眼中的憤怒神情消失：「我太痛苦了。」

我輕撫她的手，她握緊我的手指。

「把經過情形告訴我，」我溫柔地低聲說。

「那天我在他的公寓裡和他一同晚餐，」她回憶

地說：「我想到結婚的事，我又想起了你……」她把手握得更緊：「我們在餐前一向最多祇喝兩杯酒——他是個很拘謹的人，但這晚他似乎特別高興，而我却滿腹心事，酒入愁腸，我喝得大醉，當我醒來時已是夜深，他打電話給爸爸說我食物中毒，明天早上送我回家，第二天我不舒服了一整天。」

「這也許不僅是醉酒的關係。」我說：「你有沒有注意你的後腿，膝蓋後面？」

「我沒注意，」她詫異的說。

「你膝蓋後面有注射的針眼，」我說：「不是新針眼，可能是一個月前留下的。」

她聞言拉起裙子察看後腿膝蓋部位，當她轉過頭來時，臉上現出驚疑的神情。

「我判斷你不是喝醉酒，」我說：「而是被藥物麻醉，他可能在酒裡摻了藥，然後又在你腿後打了一針，

× × × × ×

輪船在濃霧中滑行，我們不斷地討論、計劃；前程在望，但可望而不可及，我們儘量利用這個長夜，把一切問題談個明白，我告訴她：我已厭倦旅行，過膩了無拘無束的光棍生活；我願意找個安靜的學校教教書，把我的經驗——從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教給後進之士；她對我這理想表示滿意。

午夜以後，我們饑饉難忍，祇好冒一下險。南茜打電話給服務台，要他們送兩客晚飯來，我走進廁所迴避。不一會，夜班茶房造來飯菜，南茜以祖母入睡未醒為理由，要他明早再來取餐具，等茶房離去後，我們狼吞虎嚥，痛快地大吃一餐。

天光明亮，蒼山磯碼頭已遙遙在望，我感到一陣緊張。我倆曾單獨擁有一個夜晚，現在夜盡天明，但危險却未隨着黑夜而消逝，我再度擁吻南茜：「怕嗎？」

「嗯，」她答：「但我現在已經心意滿足，死而無怨了。」

她墊起脚尖回吻了我一下，於是戴上黑眼鏡，把輪椅推向門邊，我把手鎗再檢查一遍，塞在腰邊，把上衣拉好。

船駛進碼頭，引擎停止。我從艙壁窗口望出，看

清從泊船到碼頭入口的一段通道，大約有二十五呎到三十呎距離；碼頭入口的欄桿兩邊，各站有兩個穿白色西裝的大漢，但却看不見羅老頭踪影。

船上汽笛齊鳴，表示船已泊定，旅客開始擁進碼頭，我望着南茜點點頭。

我走進浴室，把門開啓一縫，南茜打開艙門，推着輪椅出去，猛看就跟那中國女郎一模一樣；而現在頭罩面網，身圍披肩，腿蓋毛氈，坐在輪椅中的中國女郎，也就像當日在舊金山上船的南茜。

我不肯讓南茜脫離我的視線，但也不願讓別人發現我是跟她一齊走出房艙，所以我等了十秒鐘才離開，快步走上角道。

我望見南茜推着輪椅走在前面，相距約十餘呎，中間隔着一大群人，我心中一陣害怕，深恐船上接應中國女郎的同黨，如果發現了破綻，他們就會用刀：

我拼命往前擠，南茜推着輪椅已經走上碼頭出口角道；我瞥了一眼守候在柵門兩邊的四個便衣漢子——兩個在左，兩個在右，兩個人注視南茜，兩個人注視我。

這時我看見康萊爾醫生從碼頭裡面走出來，他穿了一套深色西裝，頭戴禮帽，臉上的表情很緊張，他

我們穿過大樓走到停車處，羅太太背着臉流着淚坐在車子裡等候。她看見南茜時，跳下車廂，跌跌衝衝地一把將南茜抱進懷中。

「她沒事，愛蓮，」羅老頭沙着喉嚨說：「她很好。」

羅老頭伸臂摸着她們，一邊一個；羅太太哭個不停，這時我把船上發生的事告訴羅老頭，他凝神傾聽，我發現他勇氣恢復，因為他的愛女已經逃到魔掌。

他聽完以後，點了點頭，於是轉臉向他的太太說：「你跟南茜回旅館，我跟東尼還有點事情要辦。」南茜聞言關心地望着我說：「要當心啊！你們兩個！」

「現在沒有什麼要當心的囉，」羅老頭笑着回答

「說得對，」我也笑着點頭。

羅太太滿是淚痕的臉上第一次現出笑容，她吻了我的雙頰。

X

X

X

X

羅老頭領着我走向二輛並排停放的黑色大轎車，一輛車裡是中國女郎，另一輛車裡是康萊爾醫生，身旁各有兩名特工挾持。羅老頭跨進康萊爾的車，示意我也上車坐在前座司機旁邊。

瞪着眼睛直視南茜，根本沒看見我。

我擠過前面的人，聽見康萊爾低聲向南茜說：「輪椅交給我了。」我知道，他一定以為推輪椅的是那個中國女郎，決沒想到會是南茜。

南茜退後一步，取下黑眼鏡說：「好的，康萊爾。」

康萊爾已經接過輪椅，正待推動，聞言大吃一驚，他回頭看南茜，這時我扯了一下領帶，守候在門邊的四名便衣迅速行動，這時我看見羅老頭從碼頭裡出現，拔步奔向我們。

康萊爾轉身想跑，但双臂已經被便衣抓住，左右兩個人一夾把他由另一個便門帶走，動作之快，使得下船的旅客全都沒有注意。

羅老頭伸手攔住南茜的肩膀，我跟在他們後面，一名便衣用眼光向我請示，我瞥了輪椅一眼告訴他：「你把她押走，她被麻醉了，但很快就會醒來。」

便衣人員遵命把輪椅推出便門。羅老頭擁緊南茜，淚流滿面的望着她問：「你沒受苦吧？」

「我很好，爸，」南茜答。

他轉臉向我，我向他咧着嘴，他破涕為笑地在我肩膀上拍了一掌，然後三個人一起走進碼頭大樓。

「康萊爾，」羅老頭說：「這件案子你被牽進了，是不是？」

「是。」

「爲什麼？」

「爲了她，」康萊爾瞥了一眼旁邊的黑色轎車，垂頭喪氣地回答：「我在聖瑪麗醫院認識她，一見生情，她把我拉了進去……」

「爲什麼他們要找你幫忙？」

「他們知道你主辦這件案子，要我探聽，所以我才跟南茜交往……」

「你原來是另有目的，裝假愛她，是不是？」羅老頭冷峻地問。

「是，」康萊爾點頭。

「你用麻醉藥催眠南茜說出秘密？」

「是，」他答：「因爲我發覺她心神不定，果然一經注射，她就一切和盤托出。」

「你爲什麼這樣做？」羅老頭憤怒地問：「你爲什麼幫助敵人危害本國？」

「你還不懂？」康萊爾提高聲音回答：「我告訴過你，我愛她！」說完這話，他突然像洩了氣的皮球，萎縮在坐位上。

「你知道這批偽造文件現在那裡？」羅老頭問。

康萊爾半響不語，然後聳了聳肩膀說：「在我的車子裡。」

「全部都在？」

「是。」

「你要把它送去那裡？」

「馬尼布。」他無精打彩地答。

「什麼時候？」

康萊爾看了看錶：「一小時內。」

「什麼地方？」

「就是靠海的那座房子，」康萊爾遙指海灘說：

「如果我把車子開到門口，按三下喇叭，就表示一切順利。」

羅老頭點了點頭，凝視着他問：

「你願意幫助我們嗎？」

康萊爾聳了聳肩膀，毫無生氣地說：

「現在一切都完了，我還有什麼在乎的？」

「你肯把所知道的匪黨姓名告訴我們嗎？」

「我一個也不知道，」他頹然地回答。

×

×

×

×

×

那是一座二樓建築，頂上一層是海鮮飯店，回週圍有鐵絲網。特工人員讓康萊爾獨自進去，他們遠遠跟在後面。

我們聽見喇叭鳴過三聲，六分鐘後，遙見一個矮小的東方人從房屋裡跑出，隨後兩響鎗聲，那東方人俯伏在砂灘上不動了。

回旅館的路上，羅老頭沉重說：「我發覺自己犯了大錯，我應該制止兩茜跟康萊爾交往，但因為她心裡還是深深愛你，所以精神恍惚，使我不忍管束她。」

「過去的事別提了，」我說：「追悔沒有益處，以後的事才是值得注意的。」

「你說得對，」他點頭：「我要改正自己，我們夫妻向對兩茜太過關切，這是不對的；現在我們要放開手，從今以後，這個工作移交給你，你一定會圓滿達成任務，是不是？東尼？」

「是，老伯，」我隨口自然地說——第一次喚他「老伯」。

到達旅館時，兩茜已在門口等候，她換上一套純白色的衣服，臉上掛着笑容，黑亮的頭髮在陽光下閃耀生輝。

我們跨出車廂，急步向她走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完——

義士魂



著 譯 國 蘭 恩 長 金 劉 韓

第二天早晨，微弱的陽光濾過塗抹着灰雲的天空照射着，裝有擴音器的吉普車滿開的在街上爬行，上面播放出軍樂；同時一個年輕的女人用她神經質的尖聲在不斷安撫居民，叫大家保持鎮靜並且信賴聯合國的軍力。那是在中國侵略者本可被擊退至鴨綠江彼岸前不久數日的時候。武裝的車輛在城裡到處巡邏；各處安置有自解放以來會見過的高射砲；屋頂和街角也都裝了重機槍；槍彈更從河那邊的空軍基地連續的向北方上空射擊。

十一點左右時，收到交通方面負責人員轉來陸軍總部致郭牧師的特電叫我面交。

電報來自軍中牧師辦公室，是命令郭牧師對某項行政差誤向首席軍中牧師立刻陳述明白的。另外還請求我協助郭牧師從速離開平壤。

十一點半鐘我到辛先生的教堂去找他。我走進去時稀疏的少數會衆正在唱詩。我在後面坐下。在我與那些會衆之間約有四十排座位空着；巨大的教堂內因此顯得空空落落的。唱詩並沒有樂器或合唱團的伴隨；他們的聲音似乎已為寒冷的空氣與曠蕩的空間所窒

寒，聽來柔弱無力。歌聲完畢後辛先生從台後陰暗處起立登上講壇。太陽穿過烏玻璃射入，形成一道混合着塵土的光線，斜照在辛先生的右頰上。他双目緊閉了一會兒，然後睜眼靜靜的說：「親愛的教友們，我今天沒有話對大家說；我所想說的和心中深深感受到的都無法用言語表達。」他停下來。「來吧，讓我們來獻上無言的祈禱。」

我躡着腳走出教堂去等待祈禱結束。有一會兒功夫聽不到裡面的聲音，後來會眾又唱起詩來，以後又沉默了，大概是辛先生在祈禱，接着人們就都走了出來並悄悄的散去。頭頂上的鐘聲又響了，最後辛先生由長老們隨伴着出現，他們在門口彼此談論了一會兒。有一個長老偶而瞥視我一眼，也許是在注意我的製服，槍枝和鋼盔。不久他們也都陸續離去，只留下辛先生一個人了。他走過來對我說：「來，我們來談談，」我們沿階而下向着俯瞰全城的懸崖走去。

他手扶鐵柵，目視前萬的空間。

「辛先生，我想設法使你離開平壤，」我說：「我想帶你到漢城去。」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上尉，」他雙臂交叉，皺起眉頭。「為什麼你要帶我去漢城？我感覺意外。這是官方的意思嗎？」

「不是，辛先生。請不要誤認此事與軍方有關。這只是我一個人的意思，更確實點說，應該算是帕克的願望。你應該離開平壤，越快越好。」然後我告訴他聯合國的軍隊即將由北韓總撤退的消息。

「你是說你們要拋棄我們嗎？」他說。

「我們不打算在北韓停留。必要時我們甚至也要放棄漢城，雖然是暫時的放棄。但是無論如何恐怕也不會再北來到這座遠了。」我向他解說前線的一般情況，並且告訴他我已派了三分之一的先遣部隊到漢城去。他靜聽着我的話但是好像在想着別的事。

「我們是一種情報部門，多少是有一點行政性的單位，所以我們現在先行撤退。但是不久戰鬥部隊也要走了。退却會是很突然的，我負責對你說，一切已經計劃妥當了。」

「這樣我們就沒有選擇的餘地了，是不是？」

「那麼你同意和我們一起走嗎？」

「我還得想一想，」他說，「雖然照你所說的看來似乎是沒有第二條路了。」

「在漢城我有一個小房子，辛先生。幸好沒有為戰事所毀。如果你願意，我很高興把牠給你用，反正我自己用不着。」

「你實在很週到，上尉。我也有幾個朋友在漢城和釜山。我想我到那邊還不致有什麼大問題。」

然後我們談到在南方的熟人。我告知他漢城的現況以及南方一般的情形和太平洋戰事後那邊的一切。他也告訴我的熟人，大部分都是牧師，是他若干年前在日本神學院的同學。他還有一個姐姐嫁給釜山不遠處一個菓園的主人，在辛先生的太太故去後這位姐姐就會邀請過他去她家居住。「我現在打算接受他的邀請。」他說：「我盼望能過一種寧靜的生活。」

「我們定於廿五日離開平壤。很抱歉得教你匆促準備了。」我說。我又告訴他共黨游擊隊的破壞行動。「我們計劃乘卡車走，當然是武裝的車輛。卡車行動較慢但比較安全，我想。」

他沒有說話，我覺得他似乎沒有聽見我的話。

「有一件事我希望你答應我，」我說：「希望你不要把此事告訴任何人。」

「我了解，」他說：「當然。軍事行動應該保密。」

我告訴他我將於廿五日早搬到他的住處去。

「上尉，關於離開的事我還沒有十分決定，」他說：「我還得想一想。」

「不要想了，」我有點不耐煩的說：「沒有時間多想了，不能再耽擱了。一旦戰鬥部隊從北方與這一區域撤退之後，情勢一定非常混亂。除非在我們的部隊保衛之下，你一定走不出去的。」

我們並肩而立，傾聽着遠處教堂報時的鐘聲。天上烏雲聚集，寒風侵人。我們走回教堂，停在石階前。

「再會，上尉，」他說着伸出手來。

我握起他冰冷多骨的手。「辛先生，你昨天要對我說的是什麼事？」我問。

他沒有回答就轉身走上石階，消失於教堂裡。我聽見他咳嗽的聲音在空曠的教堂內部回響着。金屬的門鈕

卡的一聲關上了。

晚十時我和張上校通了一次電話，現在把我們的對話記錄於后：

上校：現在不要問我在那裡。你見過郭牧師沒有？

我：上校——我已經叫人帶話給他我希望明早和他見面。軍中牧師辦公室有一封電報給郭牧師——是否你安排的？你真是細心得很。

上校：承你過獎，上尉。你明白我為什麼要這樣做，是吧？過份的自謙往往會變成過份自傲的。

我：我認為這電報來的恰是其時。

上校：我不願意他有機會變成一個殉道者。我們暫時不再需要殉道者了，你說對嗎？辛先生怎麼樣？

我：還說不定。我今天才見過他。

上校：把他們兩都弄走。盡力設法把他們弄出去。好吧，上尉，祝你旅途平安。

我：謝謝你，祝你好運，先生。多多保重。

上校：你也要珍重。請代我致意辛先生和郭牧師。

我：好的。你的計劃進行得如何？

上校：好極了！不能再好了！一切都已佈置就緒。現在只有等待了。我還進修了中文呢，哈哈，哈哈！再會，上尉。

我：漢城再見。

上校：再見吧。

第卅章

第二天早晨平壤區司令通知我在我的部隊撤離後這座大樓將由前方醫院來接收，並教我與一位前方醫院的官員會面商定交接的事宜。當天下午二時許我和那位官員見了面。那是一位姓敏的少將，高個子，大約五十歲

的樣子，兩鬢花白。戰前在漢城做開業醫師。我帶他巡視了大樓一周。我的補給官在旁邊向他說明我們所能留下的和不能留下的物件。

我們三人回到辦公室時敏少將說：「很好！很好！只要留下所有的床和所有你們用不着的被褥就好。那樣我們已經暫時感到很富足了。告訴你，在前方真是一點辦法沒有；可憐那些病人整晚睡在帳篷裡，等我們忙到他們那裡，他們已經死了。天氣太冷了。啊，這裡好得很！病人將要大堆的擁來，不過他們還是很幸運的，我們有地方收容他們了。但是那些和潮般的難民又怎麼辦呢？我真不願意想這件事。主啊，在這樣酷寒的天氣中他們又到那裡去呢？他們吃什麼呢？」他的話停了。我看到他痛苦的目光。「他們一直跟着我們，可是我們撤退得太快了，他們跟不上。唉，真是一團亂！」

他準備離去了。「我不斷告訴自己要閉住這張大嘴，只盡力做事來拯救人命。但是我忘不了六月的清早醒來發現一夜之間軍隊竟絕跡於漢城了，把僅有的一座橋炸毀了，對人民無一語交代。我真不能相信這是事實！對此你以為怎樣，嗯？你安心的上床，因為軍隊告訴你他們不會拋棄你們。而第二天早晨醒來所看到的是無數的紅軍同俄國坦克滿街在打轉。你所信任的軍隊那裡去了？為什麼溜到南方去，像專門在夜裡辦事的賊一樣？告訴你，我真不知該怎麼辦！現在我自己從軍了，得了少將的頭銜什麼的，我也懂了軍隊那一套瞞瞞哄哄的方——法！——戰略，戰術等等。但是，上帝啊，為什麼我們不替那些可憐的百姓安頓一下？他們是決定追隨我們的啊！為什麼叫他們這樣饑寒交迫？我只希望在此地不要重演漢城那一幕了。」

我本想警告他此地的情形還會是完全一樣，但是我什麼也不能說。

「我到這裡來的路上看到我們的軍隊在掘壕。關於作戰我是一個大錢的事也不懂，但是看見他們在陣地上，總還令人有點信心。大批的槍枝都出籠了。我想我們會在此地站住的。這次一定站住了。」

補給官看看我，藉故退了下去。

「也許我不應該對你們情報人員這樣說法，」敏少將說：「我想我還是不慣於軍隊的做法。你不知道我多麼高興這座樓能讓我們。那麼，你們是明天走了？」

「明天早晨，」我說。

「回漢城？」

「是的。」

「很好，」他點頭說：「你已盡了你的責任。我看得出。我看出你膝部一帶有過毛病。你的兩腿有點不平衡，雖然並不太顯著。受過傷，我猜是？」

「迫擊砲，」我說：「榴霰彈片。」

「他媽的！到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停止這個瘋魔的軍事遊戲？」

「這是自從創世紀就開始了的，不是嗎？」

他搖頭說：「告訴你——人性中有種邪惡的東西。唉，好吧。」

我們握了手。

「這個戰事結束後，如果我還活着，」他微笑的說：「也許我們會在漢城再見。」

「誰知道？也許會。」

「如果你病了什麼的，來找我。我會好好給你診治。」他從記事冊上撕下一塊紙，寫了他的地址給我。「並且免費。」

「數日後我就到漢城了，」我說：「有什麼事要我替你做嗎？我可以找到你的家人，如果你願意的話。」

「不用。不過謝謝你，」他認真的說：「我的妻子被炸死了，很幸運我們又沒有孩子。」

我原預料早晨會見到郭牧師的，但是直到下午敏少將走後他才來。看他脫了軍服倒像很不慣了。他穿了一件双排鈕扣的上衣。

他的清緒很好。「我相信你已經知道我的請辭被核准了，」他說：「啊，看得出你不喜歡我現在的新面貌。」

「很抱歉我真的是不喜歡，牧師。」我說。

「不久你就會習慣我這個樣子了，」他咧嘴一笑說：「我先把辛先生的話轉告你，然後你再告訴我你有什

麼事找我。」

「你什麼時候見到他的？」

「大約一小時前，」他說：「我告訴他我要來看你，他就讓我告訴你明天不必要費事去看他了。我很高興你見了他，不管是為什麼。我並不願過問你們的事。但是你們倆是怎麼了？吵嘴了嗎？」

「沒有，當然沒有。」

「那麼為什麼他現在不願見你？而且明天是怎麼回事？」

「牧師，我們要離開平壤了。你願意同我們一起走嗎？到漢城去。」

「為什麼？為什麼你們的離開？我現在不能離開我的教堂。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要告訴你一件軍事秘密，你就會知道我希望你怎麼做法了，」我說。我向他解說總退却以及我的隊伍的撤退。「所以我要護送你們回漢城。你是當然要和我們一起走的，對吧？」

他毫不猶疑。「我不想和你一起離開平壤。並不是不願意要你的伴隨。但是你了解的，我必須照顧我的教堂和教會。」

「你確定了嗎，牧師？你決定留此嗎？你明白留此的後果，我希望。」

我遞給他那封電報。「這是給你的，請原諒我沒有馬上給你。」

他看了電報，抬頭看着我，又看電報，然後遞還給我。「你什麼時候走，上尉？」他平靜的說。

「那麼你要和我們一起走了，」我說：「明天早晨。」

「明天早晨，」他說：「原來就是為這個辛先生不願見你的。你也邀他同行了？」

「對了。」

「他不要離開，」他說：「我也不要離開，上尉。」

我又把電報給他。「這是命令，你不能怠慢。」

他撕了電報。「這樣，」他說：「你可以說找不到我。」

然後，「再見，上尉，」他說：「我得快點回教堂去了。我們正在為戰後的新生嬰兒施洗。今天晚上……」

「他停了下來，用他巨大的眼瞪住我，突然喊道：『原來我們要拋棄百姓！我的百姓！你以為我會怎樣做？跑掉？再一次？再一次背叛他們？你難道不明白我不能這樣做？』」他把手放在我肩上，顯然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緒。

「上尉，上尉，」他說：「在我心中陰暗的一角裡有一個大的聲音在說『走！為什麼要讓你自己在這裡受苦？走！你在別處會更有用，無論是在軍中或是在戰場上。所以——走！』但是我看到了，知道了當我走開時我的人民受了多麼大的苦。不錯，我也受了苦，但是我的苦比較容易忍受，因為我的痛苦上有光榮，希望與許諾。而他們的痛苦——那是一種寂寞的，無望的，醜惡的痛苦，令人心疲沮喪。」說至此他從我身旁走開到窗戶那邊去。「無疑的，到了情況最惡劣時我的教會裡有許多人會離開，但是也有更多的人走不了。他們能到裡去，那些衰老無依的人？沒有食糧，沒有錢，也沒有希望或者諾言，人們能對他們照顧多少？整個國家都在戰爭中……這裡就是我不須留下的地方。這就是我的地方，在我的人民身旁。」

電話鈴響了，是反間大隊打來的。那邊一位官員說他曾向軍方情報司令特別請求要我撥一人去暫時替他工作並且已蒙司令官允准。

「看起來我明早還不能走，」我掛上電話向郭牧師說：「又有命令叫我盡可能延長在此間停留的時間。」

他仔細的端詳我。

「我了解你，牧師，」我說：「也許比你所想的還要多。來吧。我要去看辛先生。如果順路，我可以帶你走。」

「不要，謝謝你，」他說：「我想無論如何你現在見不到他。他出城去了。他得去參加一個婚禮。一位長老的女兒結婚。你看，生活依然。他今夜回來。」

他好像要走的樣子，可是又似在猶豫。「我不明白，上尉，你好像對辛先生有一種影響力量，同時他對你好像有某種力量。那是什麼？我會跟隨他到所有的聚會去，而每次他都問我你去參加了沒有。事實你只去了一次。為什麼他要知道你去了沒有？每次當我告訴他你沒有去時他都露出輕鬆的樣子。為什麼？有一天我大膽的問過他。你知道他說什麼？他說有一點事，是一個問題，是你初次會見他時問他的，無論什麼時候他看見

你就想起那個問題，想起他還沒有回答你，因此他就感覺不安。『為我祈禱，』他說：『為我的靈魂，也為他祈禱。他的問題使我驚怕。』這就是他所說的。你問了他什麼？問了他什麼，上尉？」

我沒有，我不敢回答。

「我為他祈禱，為他的靈魂祈禱，雖然其實是應該他為我祈禱，」郭牧師說：「我也為你祈禱，上尉。」

五點十分時反間大隊的司令室打電話來告訴我本區指揮官請他和我兩人七點鐘到他辦公室去參加一個特別情報會議。

到那裡去以前又為反間大隊要我起草一項最近情報的報告，特別是關於平壤以南游擊隊活動的情形，而耽擱了好久。到了下午六點鐘，我的支隊正式停止工作，我們的交通工具也已不使用。

司令官是一個紅臉，矮胖的少尉。他簡單的和我談了幾句話。以後，他說：「很感謝此後你能和我們在一起工作一些時，上尉。因為我們一向是仰仗你們所供給的情報分析與說明的，一旦你離開了，我們即會感到非常不便。問題是這一帶的滲透情況有增無已，我們已捉到不少的敵方情報員與獲得甚多的宣傳資料。」

「上面給你的新指令是仍照原計劃遣送你的隊伍而另由你指派一人負責他們離此，你本人則留在我們這裡和我們一起撤退。所有的人都得離開。反間大隊將是在此停留的惟一單位，直接聽命於陸軍情報部。我們得堅持到最後一分鐘才走。我要請你把我們從敵方情報人員追問出來的每一項情報加以分析。」

我們一同去參加了會議。在途中我們決定如果醫院負責人同意則我仍在原辦公室工作。

「很高興你願意接受目前的職務，」他說：「你不會特別喜歡在反間大隊工作。有些在這邊進行的事你會看不慣也聽不慣。」

第二天一早我驅車去辛先生處。我的部隊馬上就要開拔了，我想再嘗試一次勸說他隨他們離去。武裝的車輛滿街巡邏，同時有一個人推著一輛牛車走過空濶的街道；另有一部憲兵的吉普閃著紅燈，上面收管機搖搖幌幌的，大聲在街角煞停了車。寒風捲起各種標語的破紙片吹落在店舖的窗上。

辛先生不在家。一個自我介紹是教堂看門的老者彷彿是認得我的樣子。

「對不住，軍官，」他說：「他教我不要請你進去。不過，他現在確實不在家。他一早四點鐘就出去了。我問他是否可以告訴我辛先生可能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他說：「我只知道有人要死了，牧師必須在那邊。」

第卅一章

我設法藉着重新整理物件忙碌來排遣沮喪的情緒。我的補給官留下了半打前方用的口糧盒，一張帆布床，和足夠用的被褥；我的傳令兵也留下了他蓄存的幾罐淡水，一大木箱炭，還有些零碎東西——一些蠟燭，幾盒火柴，烹調用具等等都整齊的放在我桌上。看見周圍這許多東西有一種特別的感覺，好像我就要動身去做一次長途，孤寂的旅行似的事。事實上我並非完全孤獨，我有一個電話可以直接與反間大隊聯繫，還有一架收音機。九點鐘時我已準備好去反間大隊。在那裡整整一個上午披閱報告，準備情報分析與判斷的工作。

約在中午時，因為我身體感覺不適並且也沒有什麼事要做我離開了那裡。我感覺微微有點發燒。我回去時看見已有一隊人在把那座大樓改換為一個暫時的野戰醫院。好幾個卡車在卸下床舖與臥具。我走到房裡，吃了幾丸藥，在帆布床上躺下來就立刻睡着了。

醒來後，發覺身上蓋了一條毯子，側身面向火爐看見一個人的模糊身影安詳的坐在溫暖而多塵的屋子裡。原來是辛先生。

「接着睡，」他說：「不要起來。」

雖然覺得有點疲弱可是我還是下了帆布床。「你來這裡好久了嗎？」我說。我的錶指著五點半。「我睡了一整下午。」

他說郭牧師告訴他我要留在平壤；他是在到一個教堂去引導一個晚間禮拜式的途中便道來看我的。「我沒想到你們這裡現在有一個醫院了，」他說：「我還是問了他們你是否在此地，一個官員出來把我帶到這間屋子來的。他告訴我你在發燒。他曾看到自己在這裡睡熟了。他還量了你的體溫，給你打了一針，可是你一直沒有動一下。你記不記得一點什麼？」

我搖搖頭。「不記得。真謝謝他。」

「你一定太疲倦了，上尉。你看來須要好好的多休息一下。現在覺得怎樣？」

我承認仍覺有點頭暈。

「那你還是上床去安靜休養，」他說。

「可能是餓了。」

「今天吃了什麼東西嗎？」

「沒有。」

「啊，那麼你一定得吃點東西，」他說：「要不要我替你叫什麼人來？」

我告訴他不用：我有罐頭，也可以自己泡點茶。我請他和我一道吃，如果他吃得慣罐頭的美國食物的話。

「你要什麼時間到教堂？」

「六點半，」他說：「我要在禮拜後和牧師們一道吃飯，不過我很願意和你一道喝杯茶。」

後來，我們安靜的坐在爐邊飲茶。室內只有燭光，外面很黑，風在咆哮着。我拉下窗簾。

「你可能已經知道，我得盡可能留在此地，」我說：「但是在戰鬪部隊撤退前被命令離開的，辛先生，我走時請準備和我一起走。」

他不回答。

「我答應了唯克要照顧你，」我說：「你住的地方有人幫你忙嗎？」

「有。有人照顧我的，」他說：「教堂的門房和他的妻子和我同住。沒有問題，我生活很舒服。」

「告訴他們我的姓名住址以便在你有什麼需要或是他們需要我幫忙時可以來找我。」

「謝謝你，但是我相信我們用不着來麻煩你。」

我給他添了茶。「辛先生，你怎麼不早來我這裡？」我說。

他站了起來。「現在我得走了，上尉。謝謝你的茶。想你是得上床去休息休息。」

我抓住他的手臂留住他。「你要告訴我的是什麼？為什麼瞞住我呢？」

他側過臉去，然後又注視着我。「幫助我！」他憤憤的說：「幫助我！」

「幫助你？為什麼？怎麼幫法？」

「幫助我！」

我放鬆了他的手臂。「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辛先生。為什麼？為什麼？」我喊叫起來。

「你的上帝並不關懷你的痛苦，是吧！」

他的眼灼灼的盯住我。「說下去！」他說：「說下去！」

「你的上帝，任何上帝，世界上所有的上帝——他們管我什麼？你的上帝——他不了解我們的痛苦，他不

要理會我們的悲慘，殘殺，饑餓的人民，戰爭，戰爭，以及一切可怕的事！」

「說下去！」他說，現在幾乎是狂亂的了。「說下去！」

「好的，」我大聲說：「我告訴你。我看不起你所做的，你對人民所做的事！謊話，謊話！為什麼？為什麼你要做那些事？你的十二位殉道者——他們無故的被屠宰了。他們不是為你們的上帝之光榮而死的。他們是

被人殺害了而你的上帝絲毫不關心。告訴我，那麼，為什麼要崇拜你的上帝！為什麼在人殺了人的時候却要去

崇拜他？並且為什麼要背叛人民？」

我們倆都緘默了。

「辛先生，辛先生！這一切都是為什麼？」我絕望的說。「這一切都是為什麼，為什麼欺騙人民，為什麼

當我們知道我們此時此地的痛苦除了在此世求解救外別無他途的時候還要欺騙人民？」

他緊緊抓住我的手臂憐憫的稍聲說：「你一定非常痛苦了！你現在一定還是痛苦的。我，也是，上尉！我

，也是，痛苦的！」

我不知該說什麼，只盲然的看着他。「那麼你，也是痛苦的，」我終於說：「你，也是，不相信……」

他用一個痛苦的姿勢阻止住我。「不要！不要說！」淚水充滿了他的眼睛。

「那麼……為什麼……」

「我一生都在尋求上帝，上尉，」他悄聲說：「但是我所找得到的只是人的痛苦……與死亡，殘酷的死

！

「而死後呢？」

「什麼也沒有！」他悄悄他說：「什麼也沒有！」

他那張萎頓的臉上顯現着極端的苦楚。

「幫助我！幫助我愛護我的人民，我可憐的，痛苦的人民，他們受盡了戰爭，饑餓，寒冷，疾病與對生之

厭倦的折磨！」他喊着說：「幫助我，痛苦攫奪了他們的希望與信心而把他們投入失望之深淵！我們必須指給

他們一點光明，告訴他們未來的榮耀在等待他們，使他們確信他們將來在天國會得到勝利！」

「給他們希望的幻景？在墳墓以外另有一個生命的幻景？」

「是的，是的！因為他們是人。失望就是由這種到處充滿了痛苦的生活產生的疾病。我們必須和失望作

戰，我們必須把牠摧毀不使這種失望之症腐蝕了人的生命而害他們枯萎得成了稻草人。」

「而你呢？你怎麼樣？你的失望怎麼辦？」

「那是我的十字架！」他說：「我必須全力背負。」

我拿起他顫抖的手。「原諒我！」我大聲說：「原諒我！我錯怪了你！」

「沒有什麼要原諒的，」他說：「你也是，你，也是，因為你懂得背負你自己的十字架！」

「別的人呢？」

「有許多人無力背負他，」他說，語氣突然變得柔和了。「就是他們需要基督。我們來給他們基督和猶大。」

「還有肉體的再生？」

「是的，還有肉體的再生！」

「還有永恆的天國？」

「是的，永恆的天國！」

「還有正義？」

「是的，正義——啊，人們多麼渴望正義啊！是的，正義！最終的上帝的公平審判！」

「而你呢？」

「我必須繼續忍受，別無他途。」

「多久！你必須忍受多久！」

「直到我們都死了永不再見！」他悄聲說。

自戰爭開始以來，我第一次盡情的痛哭起來，哭出我無法控制的眼淚，讓他們算做我的奉獻——給我的雙親，給我的同胞，也給那許多不知名的曾為我所毀滅的人。

「勇敢，」他溫和的說，手放在我肩上。「要勇敢，上尉。我們必須於無望中希望。我們必須抗拒失望而堅強起來，因為我們是人。」

辛先生走後不久，有人敲門，敏少將走了進來。我已經上床了；我想坐起來。他拉了一把椅子放在床邊，做手勢叫我不起來。

「我看見他走了，」他說：「所以我想我得進來看你。現在覺得怎樣？」

我告訴他我只覺得有點疲倦，別的倒沒有什麼。

「我告訴你的親戚你明天就會好了。」他說。

「我的親戚？」

「他不是你們一家人嗎？」

「不是。」

「哦，我以為是呢，」他說着聳聳肩。「我問他是否你的親屬而他說：『嗯，可以那麼說。』好了，不管這些吧，我倒是沒想到你還在此地。」

我向他解說了一番。

「我聽說有一個協助反間大隊的軍官要留在這座樓裡，」他說：「但是我再沒有想到就是你。歡迎你來。我是一個有遠見的人，對不對？還記不記得我曾答應你免費治療？」

我謝謝他給我做的事。

「不要客氣。你太疲倦了。沒有大問題。我想你應該休息一下。你很幸運的，正好在我們醫院裡生了病。我們還沒有安置就緒，明天就好了。」

我問他什麼時候病人要來。

他皺皺眉。「明天晚上。前線情形更壞了。我們好像跟本沒有一道防線似的，軍隊大批向這方面擁來。我們明天要有近二百個病人來，天曉得後天還有多少。」

「你要把他們留在此地還是送他們到南方去？」

「你要盡快的送他們走，不過實在太多了，」他說着搖搖頭。「一團亂！」他量了我的溫度，試了脈搏，告訴我不久就會好了。

「我住在隔壁房間裡，如果有什麼需要就叫我好了。我叫我的傳令兵來照顧你，所以夜晚如有人進來弄火爐不要吃驚。」

我謝謝他。

「不值一謝，」他說；然後，準備要走了：「哦，請不要見怪我好管閑事，你是基督徒嗎？」

「你問這做什麼？」

「好奇而已。我妻子是基督徒，很虔誠的基督徒。你曉得……那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在她活着的時候我只是容忍她的宗教熱，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我從來不了解她對上帝的歸依是一種什麼心境，而現在我倒積極糊糊有點了解了。」

「會不會是因為你看的死人太多了？」

「在我的職業中我見過許多死人。做爲一個醫生，我能解說我的病人爲什麼和怎樣死去的。但是天知道我在無法解釋在戰爭中死去的這許多人。說到頭來找不到一個合理的解釋。一點意義都沒有。可以又必定有種意義。」

「因此你開始了解你的妻子了，」我說。

「說得更確切些——」了解了她的需要，她對宗教的極端需要，對上帝的需要。好了，我不要害你不得休息。他是個牧師，不是。」

我簡單的向他介紹了辛先生。

「他大約在兩點鐘時來此。」他說：「他問我他可不可以留在這裡，所以我讓他一個人陪伴你。我在兩小時後回來，當然那時候我已忘記他在這裡的事了。然後我聽到兩次有很大的聲音從這間屋子傳出去。我想你已經起來了。我打開門看見你仍然在睡着。」

「除了他還有別人在這裡嗎？」

「沒有。是他在祈禱。我盡可能安靜的出去了。好了，晚安，上尉。現在睡吧。」他又搖搖頭，微笑一下。「你一定是一個大大的罪人，」他說：「他是在爲你的靈魂祈禱。」

第卅二章

我的體溫是不規律的。到了夜晚就昇高一些但是早晨就又降下去了。少將叫我不想起床。反間大隊的負責人也很好，他說他會派一個少尉來做我的工作以便我可以多休息一些。我覺得自己並沒有病的那麼重，不過我

倒很願意藉此不用跑出去。

又是一個陰沉淒涼的早晨，寒冷冬風，前線的消息都是令人不快的。一位少尉帶着一皮包俘虜的文件與宣傳物品來讓我研究。他停留了一小時的樣子才走。中午時少將的傳令兵給我拿來一盤午餐，後來少將又親自走來，給我量了溫度，並保證我已經好些了。

又是自己一個人了，我拿了一把椅子放在窗口，向外面看了一些時。有幾輛軍用卡車，上面的帆布篷積滿了雪正在向着橫跨大東河的橋樑緩緩推進。還有些人，有的是單獨的，有些是一群群的，匆匆的走在街上，有人空着手，也有人携帶着包裹。一輛救護車飛馳而過，上面的警笛發着尖聲。斜坡上教堂在昏黃的下午光線中變得越來越不清晰了。鐘樓上方一架飛機飛了一個圓圈，閃着紅綠燈光，很快的就飛速了。

過了一會兒辛先生來了。他不能停留。他剛參加了一個葬禮，然後還要和此地的牧師去開會。「我是從這裡經過順便來看看你的情形，」他說：「你既已好些了那就很好。」

我把茶壺放在爐子上，勸他同我一起喝杯茶。「你不應該在這樣冷天到處走的，」我說：「你的咳嗽怎麼樣了？」

「這些天我覺得很好，我想自戰前起我就沒有這樣好過了。」

「不過你還是應該看看醫生，辛先生，」我說：「你睡得好嗎？」

「哦，好的。事實上，我睡得太多了，」他說，微笑着。水氣從他打濕了的外衣和鞋子上冒出來。「你想你的部隊該還沒有到榮城吧，是不是？」

我告訴他他們曾在沙瑞翁的地方停了一夜以及他們應於明早到達榮城。

「本城擠滿了北方來的難民，」他說：「牧師們今天要開會商討我們能替他們做點什麼。我們要把教堂給他們容身。但是不知那裡去弄糧食來給他們吃。我的教堂裏已有五六百人了。有許多人是遠自邊疆來的。他們將來怎麼了呢？」

「他們中間基督徒多嗎？」

「是的，很多。他們從這裡又到那裡去？」他說：「他們能夠到那裡去？」

茶已經煮好；我給他倒了一杯。

他沉思的注視着冒熱氣的杯子。「我們葬了一個小男孩，十二歲。」他說。他的父親在我們被解放前不久爲共黨俘去，聽說後來死在北去的途中——一個死亡的行進。這個孩子快死時我陪了他一夜，在他臨死前他問我他死後是否能在天上和他父親相會，我說，是的，他會見到他父親；天上不會有那些共黨的警察來再把他父親帶走呢？我說，當然不會。他的母親呢？將來也會有一天他能見到他母親嗎？我對他說，是的。是的，他能，當然他能，你知道那個孩子眼睛裏充滿了渴望的望着他哭泣的母親，我看着她也哭了。而今天那白色棺木，那雪，以及那黑色潮濕的泥土——完了，完了。這些年來做爲一個本堂牧師我已經使很多人於平安中死去。是的，我也使那個孩子於平安中死去。但是有兩次我失敗了，上尉；我有兩次洩露了。」

他的眼睛又露出那可怕的痛苦神色，那是我從來沒見過的。「我結婚很晚，」他說：「後來在同一年裏埋葬了我的第一個孩子，一個男孩，同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死在那男孩死後幾個星期時。她病了，她把孩子的死歸於於自己，歸於於她的罪，於是她整天祈禱，齋戒。而我——我雖然也很傷心但是我有我的工作得做，她也有她的工作要做，我很氣憤她那樣盲目的崇拜上帝，那樣無益的祈禱，我竟敢——我竟敢告訴她我們死後不會再見了，我們也再見不到我們的孩子了，並且也不會有死後的生命了。我不幸的妻子，我受了驚的妻子——她受不了這種思想，她無力承當我這可怕的真埋。她不能沒有希望的生活，她不能沒有那種許諾，說是她在死後的生命裏可以見到她失去的那種許諾而生存下去。她變成了一具活屍，而且失望的死去。」辛先生呻吟着，像是一個受刑的幽靈。「我允諾，」他苦痛的繼續說：「我允諾自己永遠，永遠不再揭露我的真埋，我秘密的真埋——一個令人發狂的真埋出自上帝之僕的口中。但是我又一次失敗於韓先生。帕克父親臨終的情形已經震撼了那個可憐的年輕人的靈魂，而我，受了誘惑的，再宣洩給了他有關我的生活的秘密，失望因之攫獲了他的身心而把牠們撕成碎片。」辛先生興奮得坐不住了，他從椅子上跳起來在屋裏踱來踱去。

「後來你來了，又以致命的一擊直刺入我秘密真埋的核心。」

我爲他的自白感動得無話可說。

「被棄守嗎？」

「我不知道。不過我會很快就知道的。」

「前方情形怎樣？」

我向他解說了戰爭的情況。

「那麼不會太久了，」他說。

「是的，」我說：「也許只是幾天的事了。」

茶壺在嗡嗡的發着小小的聲響，偶或也嘩嘩的慢慢流出水滴到火爐上。外面廳廊上有脚步和說話聲。地板在我脚下吱吱的響得比以往似乎都要分明。敏少將進來告訴我他要帶些人去火車站接病人去了。當我走出屋子的時候，一個人也看不見；這座樓又沉寂起來。樓下什麼地方有電話的鈴聲，沒有人接聽。我離開大樓步行到辛先生的教堂去，好像爲磁石吸引着似的。

在那寒冷的教堂裏幾乎沒有轉身的餘地。長條檯堆得高高的靠在牆邊。難民們擁擠在光禿的木板上，有些坐在那裡，穹着背依附在懷裏的包袱上，還有許多捲曲的睡臥着。教堂充滿了人體和食物的氣味；青菜湯的味道飄浮在潮濕冰冷的空氣中。時而有嬰兒的哭聲。孩子們跑來跑去，高聳的教堂屋頂回應着他們的叫聲，哭聲。一個老人，一面搖手，一面在大聲喊一個女人的名字。矇矓的塵沙在昏暗的燭光中低懸在模糊的人群身影上。我側身向祭壇走去，辛先生正在那裡忙着分配食物給一列難民。一個小女孩，裹在一條破棉絮裏，嘴裏嚼着一點乾魚，注目看着我，然後挪到一個正在給孩子喂奶的婦人身旁。她先躲在那婦人身後，後來又把她汚跡斑斑的臉埋在婦人的裙子裏哭泣起來。婦人抬起她疲倦的眼瞪目注視着我穿着軍服的身軀。

我在那裡一小時左右的樣子，聽到辛先生對難民講話，却沒來得及等禮拜式結束。是他讀讚美詩時我感到一陣寒氣，然後就發起抖來。我的熱度又昇起來了。辛先生立於講台上兩個顫顫的燭光之間正在說：

……主是我的巖石，我的保壘和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我的巖石，藉着他我可以得到庇護，他是我的盾，我得救的號角，我的要塞。我呼喚主，他應得讚美，我便可自敵人處得救。死亡之索環繞着我……

我感覺暈眩，因之我離開了教堂。回到醫院時裏面已擁滿了傷兵。救護車匆忙的來去，廳裏有許多回音；到處的門拍拍的響；電話也不斷的響；擔架下載着人在廊子上走來走去。我勉強拖着身子到樓上我的屋裏。

「啊，你這個傻子；」敏少將進來時說：「像這種天氣往外跑。現在靜靜的睡睡吧。今晚會有很多鬧聲。我們要盡快給他們施手術。不要為此煩燥。我會叫傳令兵給你送點藥來。」

我謝了他。

「你現在不能病，」他說。

當敏少將正要回他自己房間去時電話鈴響了。那是我的電話。

是反間大隊打來的。我掛上以後敏少將把電話機仍放回原位：「有什麼新消息？」他問。

「中國軍剛剛擊潰了我們整個防線，」我說。

第卅三章

第二天早晨我醒來大約在七點鐘時，發現有人在屋子那一端一張床上睡着。我以為是少將的傳令兵。屋子裏很黑，惟一搖曳的亮光是自火爐口那裡。我頭痛，全身軟弱無力，很想再睡。我安靜的躺在床上聽着外面喃喃絮語之聲，燃盡了的木炭細小的陷落聲以及偶然那張床上睡着的人的重呼吸聲。過了一會兒我聽見隔壁的門開了，然後我的門也打開了，敏少將悄悄的走進來。我坐起來，他走到我這邊又回頭看看另一張床。

「你覺得怎麼樣？」他悄聲說。

我告訴他我覺得可以起來了。

他點點頭。「那邊是你基督徒的朋友，」他說：「你看到沒有？」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就是那天來看你的牧師。我們昨夜十一點時把他弄到這裡來的。」敏少將說是昨晚大約十點半時有人來找我。「他說他是教堂的看門人。他的牧師在祈禱過程中昏厥了。顯然他是曾經受命於必要時來找你，所以他就來了。可是，你的身體情況並不能幫人忙。我驅車去教堂，因為剛好我才做完了幾個手術略有空閒。那教堂亂成一團。你也許知道。他們打算把那些難民怎麼辦？我把牧師接到這裡放在你這房裏。希望你不要介意。現在簡直沒有空房間了。他在被高燒。他的心臟跳動異常不均勻，而且他疲倦極了，我也沒什麼辦法，只好給一點安定劑和注射點維他命。等他醒來我再看看，不過我恐怕他是有肺病的。他咳的很利害並且吐了些血。」

「很嚴重嗎？」

「要等仔細檢查過才知道。」他窺視一下手錶。「他應該睡到十點或十一點時。哦，你怎麼樣？」

我告訴他睡得很好並且我覺得可以去反間大隊了。

「你的感冒很重而且你十分衰疲了，但是如果認爲你應該出去辦事，我想也可以。只不要在外面太久，也不要太累。」然後他主張我到他房裏吃早點。

離開屋子時，我看了看辛先生；他細聲的呼吸，面向壁。

下午兩點鐘我才從反間大隊回。來辛先生已經起來了。他沒有光過面的臉看起來發育。他靠近火爐坐着，穿一件白袍在睡衣褲外面；他一個人單獨的在飲茶。他微弱的笑着招呼我。

我在他對面一張椅上坐下。

「再也沒想到我會在這種情況下來這裡，」他說：「很高興你已好了。你昨晚突然離開教堂使我非常耽心。」

我告訴他昨晚我是因爲身體不舒服才離開的。「我並不是故意在你禮拜的中途走開。」

「我知道，」他說：「我看到你的樣子不對。你本不該去的。我現在覺得好多了。昨天我一定有點累。」

了。」
「你應該留在這裡，辛先生，一直到我們走的時候。你需要好好的休息和醫生的照顧，而在這裡你都可以得到，至少暫時沒有問題。」

「但是我已經好了，上尉，」他微笑的說：「我想等一下我見過少將後就要趕回教堂去。昨夜有一百多個北方來的難民到我們那裡。他們離此後能到那裡去呢？」停了一下他說：「昨夜來的那些難民——他們突然使我回憶起我去鎮南鋪時所見的一些村民。那時我以為使我屈服於身為牧師而終身侵擾着我的那種誘惑力的時刻大概是到了。我的失望太大，有時我簡直拿不出力量和勇氣來愛我的人民。後來我去看我一個朋友，他是在一個小村子的教堂裏做本堂牧師的。我和他以及他的朋友一起住了幾天。我看見失望是怎樣的癱瘓了他們的精神，怎樣把他們陷入厭倦的生命之黑色監獄中。那個村子在三個月中兩次被轟炸，砲擊，劫掠，幾乎是夷平了；他們著實受苦了，上尉。他們孩子在戰爭中失去了；他們的女兒，姐妹，妻子，母親都被姦污了；沒有的吃，沒有醫藥——完全是人間地獄。我看到人在沒有希望時能夠變成什麼樣的野獸，在沒有許諾可以得到時會變成什麼樣野蠻的人，是的，那永生的幻景的許諾。沒有希望，沒有正義公道的諾言人是忍受不了痛苦的。如果希望與諾言在此時此地得不到——這裡是沒有的——那麼就在別處也好，在天堂，是的，在上帝的王國裏。所以我又回本城來了。」

「而你希望，你的許諾在那裡？」

「在使許多人不再為失望所奴役的生活，在使許多人能夠有目的地忍受他們在人世的痛苦，在使許多人能夠安寧的，有信心的，帶着歡愉的幻景死去。」

傍晚時辛先生的體溫又升起並一直是高的。他太衰弱了，終於不能再堅持回教堂去。敏少將告訴我他沒有判斷錯誤；辛先生是患有嚴重的肺病。

晚間七時左右我請敏少將叫他的傳令兵來陪伴辛先生，因為我必須出去。

十點半我回來時看見傳令兵在扶持着辛先生，他正坐在床上喘氣。他剛剛咳出許多血來。當他看到我蹲身在探視他，他把搗在嘴上的手帕拿開發出笑容。他眼睛下面深陷的黑圈使我驚心。我拿起他的手。「你的手很冷，」他小聲說：「你一定是出去了。」

我點頭。

「我以為我要死了，」他說：「我太蠢了，不是嗎？」

傳令兵和我把他放平了，給他蓋上毯子。然後我叫傳令兵去看看敏少將時，如果他得空就請他來。

辛先生睜開眼說：「剛才有一會兒我害怕了。」

「試試看睡一下。」

「你聽得見病人的聲音嗎？我聽見他們在哭，在呻吟，我一直聽見他們的聲音。」

「請不要為他們煩心，」我請求他。「試試看睡一下。」

「他們要死了嗎？」他小聲說：「他們有很多人要死了嗎？」

「沒有，辛先生，」我騙他說。敏少將告訴我兩天中已有十四個傷兵死了；有廿個正在危險中，其中一半大約也要死掉。

他沒有再說什麼，只閉着眼。

傳令兵來告訴我敏少將正在動手術，不能來。

我在辛先生床旁坐了一會兒然後到我的帆布床上穿着衣服躺在那裡，睡不着。

過了一些時我聽到辛先生無力，吵啞的聲音喊我，我走去他那邊。

「如有不幸發生，你替我祈禱好嗎？」

「你會經祈禱過嗎？」他問。

「向基督上帝？」我問：「有過，在我小的時候。」

「那就可以了，」他說：「你的聲音會被聽到的。」

「我會試着做，」我說。我不知道還能說什麼別的話。



潘劍津譯

『腎臟移植成功』

由於自屍體或活人身上移植新器官在實質上有顯著的進步，對染患腎臟官能疾病的人延長其生命的希望也大大的增加了。

大約有三十位患者經過「腎移植」手術後已經多活了一年以上。此外，據七位在俄亥州克里夫蘭醫療基金會從事是項研究工作的醫師稱：研究結果顯示凡染患終期腎疾病的人，生命的有效延長是可能的，約佔患者百分之三十與五十之間。

今年初這七位醫師在英國醫學雜誌上刊登文章披露自一九六三年元月至一九六四年六月間對二十四位病人從事二十七次腎移植的實際報導。參加這項研究工作的下列七位醫師：喬治·且尼亞；薩多魯，那

卡莫圖；瑞夫，史特拉芬；朱里奧·斐吉拉；安東尼·凡沙西；馬薩卡諾·西巴卡其和威廉·考爾夫等。二十四名病人中，至今尚有十人仍舊活着。

史特拉芬博士是克利夫蘭醫療基金會泌尿科主任，他說到去年底止他們一共為四十位病人施行了四十六次的移植手術，其中二十二人至今仍健在。

同時史特拉芬博士更指出他和他的同僚們也會從屍體中將腎臟移植到活人身上來，結果優異。

「利用屍到器官來移植，」他說：「只有好處而沒有甚麼壞處。這時候你完全可以不必考慮活的奉獻者有關倫理，道德和宗教等傷腦筋的問題了。」

史特拉芬博士更進一步說明如果利用屍體器官，則可能同時從事雙腎移植。問題在於如何得到合適的腎臟。前述二十四名患者中在成功的移植後大部份都能夠過着正常的生活。

移植後頭幾個星期是最危險的時期。過了二個月以後，情況就會逐漸改良而病人至少能夠活上一年的機會很大。

『雷達測量月球距離』

在到達月球以前，火箭必須航行 23895616 哩，或 384,400 公里。

這個地球與月球間之平均距離是由美國海軍研究實驗所的科學家們利用自月球表面回彈的雷達波加以測量的。它介乎 221,463 哩與 252,710 哩之間，確實數字需視月球在其軌道中的位置而定。

科學家們就根據這個距離（其準確性可高達十分之七哩）發現地球在赤道處的半徑為 3,693,393 哩或 6,378,167 公尺。

這項利用雷達測量地球與月球間距離的工作是由亞浦里博士，諾爾斯博士，夏比洛博士和克雷格博士等人（Dr. B. S. Yaplee, S. H. Knowles, A. Shapiro & K. J. Craig）經過好幾個月的工夫才得到的結果。耶魯大學觀測所的布勞威博士（Dr. Dirk Brouwer）也曾參加這項研究工作。

『五萬哩不用換油的汽車濾油器』

一九六二年，美國邁亞米州柏斯特朗工程公司（Bergstrom Engineering Co.）的一位雇員由於一時好奇心的驅駛竟將一個原設計用於飛機的濾油器改裝到他自己私家汽車上來，這輛車子後來一口氣跑了三萬多哩都沒有更換一次機油（一般在六千哩時就要換一次油），而引擎本身却仍舊保持在極佳的狀況下。這項意外的發現使得該公司當局感到十分驚奇和興

趣。

這種濾油器設計簡單，沒有濾網和濾片，它是利用離心力使得較重的污垢，水份及其他雜質與油分開以達到淨化的目的。它可以取代一般車用的濾油器。長九吋，直徑四吋半，重五磅半，輕巧便利。它原為柏斯特朗公司一貫產品之一，於一九五七年獲得專利權，應用於飛機滑油淨化系統，非常成功。

為了證實這項意外發現，柏斯特朗工程公司，大眾科學雜誌社和佛羅里達州大德郡警局於去年聯合舉辦一項實地試驗工作。由柏斯特朗公司提供二套前述的濾油器外加必要的配件，將其分別安裝在大德郡警局兩部巡邏車上以取代原有的一般濾油器，然後至少讓其中一部車子連續跑五萬哩不換滑油看會有甚麼樣的結果。（主試驗車後來實際跑了 49,949 哩）。

為了易於辨別起見，我們將主試驗車定各為「試車一號」，另一輛則定各為「試車二號」。「試車二號」是準備萬一「試車一號」發生故障時可以代用，俾免試車中斷。

除了以上二輛試驗車外還準備了一輛裝着普通濾油器的「控制車」，每行駛四千哩換一次滑油，同時濾油器中之濾網或濾片亦予換新，以資與前述二車作一比較。

以上三輛車子都是一九六四年Plymouth廠出品V型八缸轎車，幾乎是全新的。

「試車一號」由警長親自駕駛作公路巡邏用，故意粗心大意的猛開；「試車二號」則作長距離高速行駛；「控制車」則照常情形使用。

這項試驗實在是靠運氣，有點像在拉斯維加斯賭輪盤一樣。因為在飛機上用離心力使滑油淨化是一回事，在汽車上採用同樣的方法是否能行得通，那又是一回事。

飛機引擎是長時間在一定速度之下運轉，而且高空中空氣也是很乾淨的。地面上跑的汽車則不然，它必須一下子開一下子停，一會兒空轉一會兒高速，操作情況複雜得多，況且地面空氣中含有大量的雜質。儘管如此，這次試驗我們還是做了，我們並不是頭一個從事這項試驗的人，在加拿大已經有人將這類濾油器裝在柴油卡車上試驗過的。

這項試驗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結束，經分別檢查三車機件，得到如下的結論。

「試車一號」不論在汽門，搖臂或是曲軸箱裡都集結了大量的污垢。

「試車二號」在行駛三萬五千哩以後其引擎不但比「試車一號」乾淨而且也比「控制車」來得乾淨。

吊橋名稱

舊金山金門大橋	主吊距 (英尺)	兩側吊距 (英尺)	完成年份
密契根州麥金奈克橋	四、二〇〇	一、一五五	一九三七
紐約喬治華盛頓橋	三、八〇〇	一、八〇〇	一九五七
福斯路橋，英國	三、五〇〇	六、一〇〇	一九三一
紐約Verrazans-Narrows橋	三、三〇〇	一、三四〇	一九六四
塔加斯橋 (Tagus) 里斯本，	四、二六〇	一、二五二	一九六五
塞凡橋 (Severn) 英國，	三、三二八	一、五八六	一九六六
漢柏橋 (Humber) 英國，	三、二四〇	一、〇〇〇	一九六六
	四、五八〇	一、三九五	計劃中

「玻璃潛水艇」

這標題乍看起來有點奇怪，但一艘設計在海底三萬多呎深處從事研究工作的船隻將採用一種潛航愈深強度愈大的玻璃來做船體，則是事實。這船體是用美國康寧玻璃廠 (Corning Glass Works) 出品叫做Pyroceram的玻璃—陶瓷所做成。這類自由潛航的船隻曾被取名為班索斯 (Benhos)，希臘文意深海居住者。

班索斯的外型有點像魚雷快艇，長八英尺，是一聯串設計用於深海探索無人操縱的玻璃和陶瓷潛艇中之第一艘。

「試車一號」管集聚了大量的污垢，但引擎却未曾損傷。警方稱：在這二部車上他們將繼續使用這種離心式濾器。

據製造廠家稱：一九六四的Plymouths裝了一種叫做「曲軸箱通風閥」的設備，規定每隔半年或是每隔一次換油時應將它清理一次或予換新。但在前述試驗結束時，雖然裝在試車一、二號上的「曲軸箱通風閥」分別經過五萬及三萬五千哩的行程，其情況仍甚良好。

柏斯特朗公司對實驗結果極為高興，因此他們宣佈對車用離心式濾油器將加速進行研究與改良。如果一切困難問題獲得解決，希望能在一年內正式出品問世。

「世界最長的吊橋」

目前世界上幾座最長的吊橋全由美國一手包辦。去年秋天由英國女王伊利沙白二世親臨主持落成通車典禮橫跨南北昆斯法利的福斯路橋 (Forth Road Bridge) 在歐洲算是首屈一指的，但也只能勉強稱身於「世界之最」的行列中。下面這張表搜集了已完竣，未完成和計劃中的幾座世界最長吊橋的有關資料，作一比較。

交通道數目	完成年份
六線道 (外加二條人行道)	一九三七
四線道 (外加二條人行道)	一九五七
十四線道	一九三一
四線道 (外加慢車道及人行	一九六四
十二線道 道各二)	一九六五
四線道	一九六六
四線道 (外加慢車道及人行道各二)	一九六六
四線道 (外加慢車道及	計劃中
人行道各二)	

班索斯號採用了四根玻璃陶瓷圓柱構成它的船體部份，這是由於Pyroceram玻璃陶瓷本身每平方英尺具有三十萬磅以上的驚人強度所致。這種材料在承受壓力 (Compression) 時是不會失敗的，因此愈是到了海的深處，它的強度也就愈大。它的理論強度—重量比值較現在海底船隻所採用的高強度鉛和鋼之合金還要來得高，其機械性質之優異由此可以想見。

玻璃—陶瓷是一種比較輕的材料，班索斯號採用這種材料可使它在浮力方面獲得改善，大約平均可得相當於排水量百分之六十的浮力。也只有靠一種玻璃的材料才能使得潛航於三萬多呎海底的船隻得到這樣

大的浮力。

『利用太陽能』

在美國空軍空氣推進實驗所指導下已由遜史特蘭航空公司設計並製造完成了一座世界最大的太陽追蹤設備。它主要之目的是在於檢驗為長時間太空任務產生電力的各種太陽能收集器。

這座三層樓高的設備裡裝有一具四十五呎巨大拋物線形鏡子。在它焦點處據估計將能產生超過華氏二千度以上的高溫。這種熱量如果把它轉變為電能的話，大約可以足夠供應美國三十戶人家一日之需。

據遜史特蘭公司的發言人稱：這座太陽追蹤設備在尋求對未來載人或無人太空任務中連續電力供應系統之長期發展上是一項主要的步驟。

使用時由對太陽有感應的儀器把這個二十二噸重的裝置隨時保持與太陽對準。這具四十五呎的集聚器可以把太陽強烈的光線集聚在一個直徑約為八英吋的小面積上，能夠在幾秒鐘之內把一塊鉛板熔穿一個洞。熾烈的熱力也可以用來把水變成高溫的蒸汽以驅動產生動力的汽旋機，再由它帶動發電機產生電力。

『世界漁業第一位——秘魯』

去年（一九六四）在全世界捕獲四千六百六十萬噸的魚類中秘魯以六、九〇一、三〇〇噸，佔第一位。自一九四八年以來一直執世界漁業牛耳的日本則退居第二位，其餘依次為中共、蘇聯和美國。在世界漁業國家中秘魯算是新進的一個。據國家地理協會的資料指出，二十年以前，秘魯的漁業僅能自給自足。自一九五〇年開始，秘魯人即用大網捕捉一種長僅三至六吋的小鯉魚，然後加工研磨，製成魚粉，一種含有高蛋白質的家禽和牲畜的飼料。

目下，漁業和魚粉生產要算是秘魯最大的單項工業。數以百計的工廠不停的將許多捕魚船隻的成果研磨成魚粉而後出售。秘魯漁業之所以能夠有今日這樣驚人的發展，實應歸功於秘魯沿海水流中含有豐富的微生物，據估計數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隻的小鯉魚以此等水域為其生長的溫床。

到目前為止魚粉多供作牲畜和家禽的飼料，相信將來亦可利用供人類食用。秘魯許多營養專家們已經成功的將這類高蛋白質的產品取代牛奶以作為營養缺乏孩童之食物。如同維他命一樣，將來魚粉可能使穀類的營養大大的加強。

『自動血液分類器』

紐約紅十字會及美國頭一個裝有自動血液分類器的血液捐獻中心。這種自動血液處理的機器叫做自動分析器能夠自動檢定A, B, AB及O諸血型以及Rh正和Rh負血型因子。

它是由紅十字會和紐約忒溫康儀錶公司共同發明的。其使用原理如下：先將捐獻者之血液樣品置於試管中，然後用離心機先將紅血球和血漿分開，再將這些試管置於該機器之轉盤上，由一個取樣的機械將血漿和紅血球各自分配到四個槽溝裡去。每四個槽溝中有一個是供核對用的樣品，另外二個樣品則供檢定A, B, AB及O血型之用。第四個槽溝裡的紅血球樣品用來檢定Rh正或Rh負因子，而第四個槽溝裡的血漿樣品則是用來檢定Rh抗體。

檢驗紅血球時是在一個樣品中加入抗A血清而在另一個樣品中加入抗B血清；如果樣品中之血球是A型的，則抗A血清會使它們蜷集起來；如為B型，則抗B血清將使它們蜷集起來；如為AB型，則兩種樣品均起蜷集現象；如為O型，則兩種樣品均不起蜷集現象。

在加入抗A及抗B血清檢驗後，樣品還要經過兩個串聯在一起的T型閥節，利用重力或泵浦壓力使蜷集的血球進入一個T型閥節中而未蜷集之血球則繼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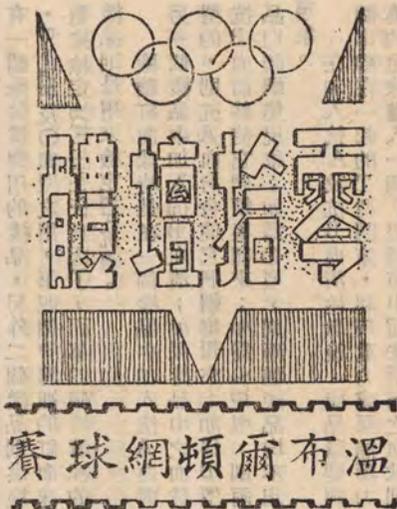
前進，遺留在槽溝內之血球則用一種溶劑如蒸溜水將其洗刷下來，呈紅色。在最後一個步驟時，一個檢色計憑藉一道光線將樣品中因游離血紅素存在而產生紅色的深淺予以量度並記錄在圖表上。圖上高峯處為顏色較深者顯示血球未起蜷集，低凹處為顏色較淡顯示會起蜷集現象。

如果加入抗A血清的樣品所顯示之顏色極淡或根本不顯任何顏色則該血液屬於A型；如果加入抗B血清的樣品情形和這相同，則該血液屬B型；如果兩種樣品都顯示大量色澤，則該血液屬O型；若兩種都不顯示色澤，則該血液屬AB型。

檢驗血漿時則採用相反的步骤。將已知為A型和B型的血球加到不知名的血漿裡去，A型血球在B型的血漿裡起蜷集現象，反之亦然。在O型血漿中不論A或B型血球均起蜷集現象，而在AB血漿中兩者均不起此種現象。

在樣品中加入抗Rh血清即可決定Rh因子的型式。

這種機若在正常情況下工作，由三個技術人員每天廿四小時分三班操作，則可檢驗七百品脫以上的血液，比純粹用人工時要快得多。



後 瑩 節 詳

前言——如果您對網球還有兩手的話，必然對溫布爾頓 (Wimbledon) 這地名不陌生。溫布爾頓網球賽，原名該是「全英草地網球錦標賽」，但以歷史之悠久，與會者又都是國際間的網球精英，至無形中便成了世界網球的祭壇，人傑地靈，溫布爾頓就以因網球而聞名於世了。

比賽程序依據以往的紀錄，選出奪標有望的一些頂尖兒球手為種子球員，以他們為單位分成若干組作一重重的淘汰賽，最後才選出每屆的冠亞軍。

及南非第一球手特雷斯第爾 (Cliff Drysdale) 竟未被列為種子球員。

女子單打則依次為巴西的布諾 (Maria Bueno)，澳洲史密絲 (Margarat Smith) 和透納，美國普查和莫非德 (Jean McHitt)，葛雷勒，及南非的西爾，法國布爾。

英國的選手們竟全部名落孫山，這還是第一次。今年大半種子球員，都是去年的舊面孔。

叱咤風雲的幾位名將——名將當然是多半出自種子球員內了。其中炙手可熱的人物，不問可知也就是今年問鼎有望的人物了。

二十九歲的艾默生是去年的冠軍，球路穩健扎實，出球有力，招架有功，淘汰對手都是直落三輕易取勝，堪稱業餘網球無敵霸。

史篤爾是上兩屆的亞軍及本屆法國硬地賽冠軍，當他穩扎穩打時，對手們也只有望風披靡的份兒。

二十二歲年青氣盛的萊爾斯頓，是美國指望能奪回霸座的人選，他以發球兇狠打法變化多端見稱，也是艾默生最強勁敵之一。他打球的時候，左右開弓，以能雙手交換擊球著名於世。

文雅的布諾為上屆女子單打皇后，也是一九五九及一九六〇兩屆的台盃保有者。

已有八十八年歷史的溫布爾頓網賽，以單打為主，而男子單打更是衆目所矚。在國際網球，誰能臻達溫布爾頓最後十六人，便已是一樁榮譽。

本屆溫布爾頓網賽在六月十四日隆重揭幕，開賽時間每天下午二點鐘，這還是因襲於十九世紀，當時是為了將就那些養尊處優的王公貴爵們而定的。

美澳執溫布爾頓網球之牛耳——在網球上與其他體育活動的大勢不同，十一年來，美國與澳洲一直合羈了網球天下，囊括了歷屆各種大比賽的冠亞軍。其它國家難望其項背。去年男子單打，冠軍為澳洲所握，女子單打后座則為巴西所得。今年美國秣馬厲兵，舊將加新血整個而來，志在雪恥；而澳洲的兩位縱橫天下無敵手的健將，正值巔峰狀況，銳氣難撓，絕無讓賢之意。所以今年網賽戰況之緊張激烈，不言而喻。

種子球員的列出——男子單打方面上屆冠亞軍澳洲的艾默生 (Roy Emerson) 和史篤爾 (Fred Stolle) 分別為本年第一及第二種子，瑞典響魁士為第三種子，第四為美國的萊爾斯頓 (Dennis Ralston)，其餘依次為西德布格特，澳洲紐肯比，和羅奇，及墨西哥的奧森納 (Rafael Osuna)。

今年最出人意見的是一九六二年亞軍和今年義大利硬地賽冠軍澳洲的慕尼根 (Marrin Mulligan)

史密絲為去年亞軍前年冠軍，實力很強，頗有艾默生那種咄咄逼人的雄風。

英國杜魯曼 (Christine Truman) 身過六呎，她不是本年種子球員，但風頭頗健，不是可等閒視之的人物。

展開了激戰的序幕——種子球員排出後激戰於焉開始，依慣例由上屆冠軍艾默生在中央球場作第一場比賽，大賽於焉揭始，往復兩個星期中球場上人山人海，碰到重要比賽時，在二十四小時前就大排長龍鵲候門外等座位的球迷，真不知凡幾。

首輪二輪的淘汰賽程都排出來了，嘶砍殺伐的戰況非常激越，有些新人一舉成名了，有些老将凋零了，正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不進則退絲毫都鬆弛不得。

法國不倒翁倒了一——法國網球不倒翁博魯特 (Jean Borotra) 這位已屆六七高齡的老將，四十四年前就活躍於溫布爾頓網球場了，至今依然是法國的當然榮譽選手，但他堅持與年前的後進們作公平的較量以取得選手資格。這回是他第一次未能為法國贏得榮譽，就連他參加的雙打和男女混合雙打，也都是節節失利，在第一回淘汰賽後就退出了球場。

蘇俄也參加了——蘇俄選手到那裡都背了個鐵幕，往年在網球上他們也不例外的搬演着不與南非選手

較量的醜劇，今年大會規定除非他們的選手能依規定參與全部賽程，否則不許參加溫布爾頓網賽，他們的選手李吉士在第一環淘汰賽中戰勝了南非。

美國的指望萊爾斯頓扭傷了拇指——美國第一號球手萊爾斯頓，在賽程才正式開始的十八號晚上玩打時，跌了一跤，右手大拇指扭了筋，又僵又腫，而抽籤的結果萊爾斯頓在第一環淘汰賽的對手竟是美國網球宿將雷察遜，一位最會以先聲奪人使對方亂了陣腳的強打手。

二十一號與雷察遜比第一盤球時，他的拇指纏纏着厚厚的繃帶。急雨耽延了賽事，第二天接着比賽，他的手已經解開了繃帶而表示沒有問題了，萊爾斯頓連勝三盤而晉級得參與第二環淘汰賽。

風雨中完成了兩環淘汰賽——二十一號起一連三天的滂沱大雨耽延了賽事不少，二十三號雨稍停，裁判吉布遜即行撤開場上的防水布，檢視各場裝就賽網，馬上開始了那排得緊緊湊湊的賽程。

對日本而言這真是場傷心的戰役，三位選手全在第一回合就被淘汰了。他們的第一球手瓦餘納北還蠻夠風度的，慨然承認風力影響他的發球雖是失分的因素，但他自己的低抽球實在也太差勁了。

菲律賓自龜提斯塔敗陣後，只好鳴金收兵。印度

特雷斯第爾對佛士，奧森納對史篤爾。

最後的四位幸運者為艾默生，史篤爾，萊爾斯頓及南非的特雷斯第爾，這位非種子球員給南非贏回了失去十六年的榮譽，對美澳的這三位種子，是很大的威脅。

六月三十日的兩場準決賽是艾默生戰萊爾斯頓；史篤爾對特雷斯第爾。

今年的美澳之戰——六月三十日美澳正式短兵相接。艾默生只花了十五分鐘就以六比一贏了第一盤，發球本是萊爾斯頓的得分之鑰，這回竟全然失態。

第一盤第一球沒把艾默生唬住，他自己却又連發了兩個壞球，艾默生一記漂亮的反手球再告得分，萊爾斯頓又一球碰網，就此輸了第一局。第二局艾勝來也是全不費勁，後來萊保持着他的發球水準贏回第三局。第四局兩人平手時，艾發了個壞球而巡邊員竟沒注意到，萊無可奈何的搖搖頭，心一亂又將球抽到網上輸了這一局。萊又發了兩次壞球失分，艾再來個攔網殺球，就解決了第五局。萊用長緩球企圖把艾逼離網邊，結果又被艾抽回又失去一局，最後一局萊還犯同一毛病，連發兩個壞球又抽球碰網線回，就此六比一萊輸了第一盤。

其它各盤戰況大同小異，最後艾默生以六比一，

克瑞許南是亞洲唯一通過第二環淘汰賽的球手。

女子單打誰勝誰敗也已眉目分明了——女子單打最後四人是布諾對莫非德(美)；杜魯孟對史密絲。

天有不測風雲——第三種子蘭魁士竟被美新手機士(Allen Fox)擊敗，他在雨後溼滑的場地上慘慘的跌了兩跤。佛士是今年的黑馬，出場以來，連破三關，又制服了義大利第一球手庇全基利而晉入最後的八人。

第五種子格特，被美選手雷察遜擊敗，他是繼羅奇和蘭魁士之後，第三個被淘汰的種子球員。雷察遜在以往最多只能通過第二關淘汰賽，今年竟參加了準決賽。

男子雙打，墨西哥的奧森納與伯拉佛士和澳洲艾默生與史篤爾，在一場馬拉松式的長賽之後，竟迫使這對無敵驕低首稱臣。

半決賽與準決賽——又出現美澳合霸天下之難型。今年男子單打到最後十六人時，澳洲佔六人，美五人南非二人，墨西哥義大利巴西各一人，經再一環淘汰後，留下八人進行半決賽。

抽籤的結果這四組半決賽是這樣的；

艾默生對戴柏林(南非)，萊爾斯頓對雷察遜。

六比二，七比九，六比一勝。萊爾斯頓反常得厲害，美國輸得不能不算冤枉。

看英雌們併戰——英國的杜魯孟果然一鳴驚人，晉入了決賽圈，也許是愛國心重的英國人鼓勵有方吧！觀眾給她的掌聲總是最多的，但也有一次例外，那就是當高頭大馬型的杜魯孟僅僅用了廿四分鐘就勝了義大利美麗的娜莎蕾諾時，這是最快的一場比賽，每當娜莎蕾諾得分時，觀眾都報以熱烈的喝彩聲。

準決賽的結果是布諾勝曾是一九六二年冠軍的莫非德。史密絲在三十七分鐘內擊敗杜魯孟，現在就剩布諾與史密絲兩人爭后了。

美國欣恨再失判州——艾默生蟬聯冠軍。自從艾默生降伏了萊爾斯頓，溫布爾頓，網球又是澳洲球手的天下，已成定局了。

七月二日艾默生史篤爾這對好友再度爭奪霸座，一開賽就看得出終局的大勢了。史篤爾發球不穩，抽球不夠勁，根本沒半點不可一世的樣子，而艾默生打來得心應手，直落三盤取史篤爾。蟬聯冠軍，重演去年的歷史。

女人單打布諾大意失后冠，史密絲為澳洲再增一個冠軍，自有溫布爾頓網賽以來，澳洲第一次囊括男女單打冠軍。

男子双打冠軍也被澳洲羅奇及紐肯比，亞軍也為澳洲所得。女子双打莫菲德與布諾合拍所得，美國不能獨享冠后的榮譽，甚至男女双混打的冠軍，也為澳洲包辦了，美國敗得夠慘。

我將再回來——這一對單打帶后都表示明年將再來。艾默生說明年再拿個第三次冠軍後，就不再經常

參加大規模的網賽了，他認為打了十年網球相當夠了。

史篤爾則表示不願再試了，他說：「很多人一定為我的失敗而感失望，我愈試愈糟。」他目前也不考慮作網球教練的問題，只求暫時輕鬆一下子。

——完——

一位旅客在美國拉斯維加斯看到一個倚在柱子上的無業游民，他就對他說道：「為什麼你不去找一個職業，把錢積起來，然後設法去投資呢？當你有了錢以後，那時候你就可以不必再做工作了。」

「我幹嗎要這樣費勁呢？」這位無業游民說道：「我現在不是就沒有做工作嗎？」

酒店老闆清晨三點給電話鈴鬧醒了。他舉起話筒，聽到有一個聲音說道：「你的酒店早上什麼時候開門？」

「十一點。」酒店老闆憤憤地把電話擱上。

幾分鐘以後，電話鈴又響了，還是同一個人的聲音說道：「你說早上幾點鐘開門？」

「我告訴你十一點鐘以前你不用想進酒店。」

「我不想進來——我只是想出去！」

老張對他的朋友說，他決定要對他太太宣佈，在家庭裡實施一點兒管制經濟，節省開支。

第二天他的朋友看到他有點兒悶悶不樂。

「怎麼樣啦？」朋友問道：「你的宣佈有了效嗎？」

「有效得很，」老張說：「我現在得戒煙，還得步行去上班了。」



洛克希德飛機公司

「無論那門生意都是禍福無常，在倒霉的時候，只要能夠沉得住氣，不放棄希望，總會有出其不意的機會出現而扭轉乾坤。

。一件事業的成功，鏗而不捨的精神與經營得法具有同樣的重要性。」這是洛克希德飛機公司 (Lockheed Aircraft Corp.) 故董事長羅伯特·格魯士 (Robert E. Gross) 在多年前所說的幾句話，也是他的成功之道。今天洛克希德之能與北美，波音，也是他動力三大公司齊名，而共執美國飛機製造業之牛耳。

這些成就，都是格魯士和他堅毅不拔的精神所賜。在創辦的初期，洛克希德只不過是一家年入七十五萬元的小飛機廠。一九三二年時，因受當時美國經濟大危機的影響而宣告倒閉。格魯士夥同了幾個朋友，聚了四萬塊錢，把這間瀕於絕境的工廠買了下來。經過一番整頓之後，再加上不斷的設計生產各種新型

飛機，在格氏接管的第一年，他就給公司淨賺了兩萬六千元。今天，洛克希德已是美國數一數二的大飛機公司，不消半天的營業就比它在卅年前的全年收入還要多。

按照去年幸福雜誌的商業統計，洛克希德在全美的大企業中居於第二十位，一九六三年該公司的營業額是十九億三千萬元，為各大飛機公司之冠。去年，波音和北美兩公司在噴氣客機的市場和太空計劃方面佔了上風，而使洛克希德的收入減為十六億元，在營業上次於前述兩公司而居第三。

三十多年來，洛克希德一向以生產性能優越而劃時代的新型飛機著稱。由名聞卅年代的西留式 (Sirius) 和維加式 (Vega) 機，到今天時速達二千哩的 A-11, YF-12A 噴氣機等莫不均為一時之選。

一九六〇年，由於本身的失算，而致於洛克希德在該年度連遭兩項重大的打擊。一是該公司問世方兩年的渦輪式客機 Electra 因噴氣客機的出現而被逐出

了民航市場。其次是軍方突然打消向該公司訂購小型 Jet Star 的計劃。這些挫折使洛克希德一共損失了一億八千餘萬元，因此在該年度的營業帳上出現了四千二百九十萬元的赤字。

羅伯特·格魯士在一九六一年去世，由其弟柯爾特·格魯士接任洛克希德的董事長。柯爾特就任之後，感到在目前高度發展的太空和軍事工業中，如果不能追隨時代，則隨時有被淘汰的可能，乃進而向新的科學與技術上開拓途徑。這新境界中包括了北極星飛彈的裝配，以及愛琴娜太空車 (Agena Space Vehicle) 的建造與發射等。此外，洛克希德在電子工程，核子動力，和用於太空航行的巨型固體燃料發動機等方面的研究也不遺餘力。而其他諸如登陸月球，深海資源的探掘等方面，該公司也積極的在爭取官方的合同。

如今此極星和愛琴娜的黃金時代已成了明日黃花，今後洛克希德的發展目標都集中在政府的幾項發展計劃上。其中有四項都是十億元以上的生意，因此更是洛克希德所全力爭取的對象。本年度該公司在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上已投入了七千五百萬元，冀能在研究發展上搶得先機，而在爭取官方的合同上獨佔鰲頭。

，其目的乃在於使人能在運行的軌跡太空車中工作，生活，和自由出入。雖然目前此一計劃的進展已告停頓，但一旦政府認定它確有軍事價值而付諸實行時，所付出的發展經費當在十億元以上，因此馬丁，波普，道格拉斯，北美等數大公司都已與洛克希德展開了暗中的角逐。

四是一種類似北極星飛彈的計劃。洛克希德早就開始研究發展一種是名為 B-13 改良的長程飛彈。這種飛彈將使艦隊的武力比使用 A-13 型北極星飛彈增強一倍以上。在這個計劃中，僅僅飛彈的價值就有十億。中於北極星飛彈所樹立的聲譽，因此這筆生意看情形是捨洛克希德莫屬了。

除了上述幾種航空工程界所謂的「大牛」(Big-blue chip) 生意之外，洛克希德對幾種「小牛」(Little blue chip) 生意也在積極進行，雖然名之為「小牛」，但每件都是上億元的生意。

去年九月雷德南的洛克希德推進器公司完成了一個固體燃料推進器的試驗，這套機器有七十五呎高，三百五十噸重；燃料部份的直徑有一百五十六吋。在試驗時，該推進器可產生一百廿萬磅的推力。這是今天世界上力量最強的推進器。

洛克希德在這方面已經投入了二千萬的資本。他

在這些計劃中，第一項是超音速客機，早在一九六三年，故總統甘迺迪就決定要發展一種高速的民航機，能以二千哩的時速作越洋飛行。預計全球的市場大約是二百架，每機的售價在三千萬至四千萬之間，全部製造費用是六十億至八十億元。在這件工作上，波音正在與洛克希德逐鹿中。

其次是簡稱為 HLS 的軍運運輸機，這個計劃的目的乃在於生產一種巨型運輸機，能承載陸軍的重裝備——如坦克車，巨炮等——作越洋飛行，而使陸軍的空運能力達到百分之一百。這種飛機的載重量有一百二十五噸，或是乘載五百至七百名的兵員，在滿載情況下的時速可達每小時五百至六百哩，不用中途加油而能一舉越過大西洋。於一半的載重量時，其航程可達六千哩。這類飛機於滿載起飛時其總重會高至三百五十噸，引擎的能量將達四萬磅的推力。這些數字都相當目下噴射機設計限度的兩倍。

這種噴氣運輸機並不只限於軍用，同時也可供民航貨運。其龐大的容積，將使運輸費用大為減低。如果此一計劃付諸實施的話，軍方將會提供二十億的費用。目前波音，道格拉斯在這方面與洛克希德的競爭非常激烈。

三是國防部的所謂載人太空實驗室 (簡稱 M O L

們認為液體燃料引擎已經沒落，尤其在太空發展上，不久就會被固體燃料推進器所取代。到底洛克希德能從這裡賺多少，那就得看美國太空發展的情況而定了。

另外兩項都在飛機部份。一是一種小型噴氣運輸機，這種飛機能夠垂直爬升，起飛時所需的跑道極短，起飛後就能以一般噴氣機的速率飛行。另外是一種小型的研究飛機，裝有一套特殊的排氣設備，能應用噴氣推力來作垂直升降，洛克希德在喬治亞州的馬內塔工廠正在進行對這類飛機的各項試驗。

在直升機的發展上，洛克希德也不甘後人。目前該公司對固性轉子直升機 (Vigid-rotor helicopter) 的研究已頗有成就，這類新型直升機，其性能遠較以往的鏈動轉子式 (hinged-rotor) 要好得多。它的特點是操作靈活，飛行平穩，而時速也倍於現在所有的直升機。洛克希德正在爭取軍方承購該型機供武裝直升機用的合同。如果再經過一番改良，這種成本低，用途廣，構造簡單而起飛迅速的機械，不久將能大量使用於民間交通上。

按照中央航空署 FAA 的預定計劃，在明年初之前，在超音速客機方面，政府將會有所決定。而今年八月左右，對軍運運輸機的發展也會有所抉擇。到今天為

止，洛克希德在這兩方面已經投入了數千萬元的資本，並動員了近千名技術人員的人力，似乎是志在必得。因為在這兩項競爭中的成敗，就代表了它在未來的得失。所以不得不全力以赴。

十年來，洛克希德一向在軍用運輸機的市場上佔第一把交椅。例如該公司生產的 C-130, C-141 等運輸機，至今仍然壟斷運輸機市場。而 A-11, YF-12A

SR-71，等高速噴氣機的問世，却使洛克希德成了惟一生產三倍音速飛機的公司。再加上其傑出的雙三角翼 (Double-delta wing) 設計，和含鈦合金耐高溫材料的實驗成功，都使該公司在巨型運輸機和超音速客機的競爭中居於有利的地位。如果洛克希德能贏得這些競爭的話，在它的營業史上將會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紀元。

美國加里福尼亞州的一位先生家裡的電話響了，他拿起聽筒。「趕快過來，」對方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我在給孩子們煎一些糖果，不料熱度太高，現在燒起來了。」

「那麼你是誰呢？」他問道。

女人最初說：「你的鄰居，」以後又報了一個街名，可是這位加里福尼亞州的先生聽來似乎不熟悉，因此他要求她說得更詳細些。

「紐約市，」女人在電話裡回答著。

「可是這裡是加里福尼亞州啊。」

「哦，我的天，」那位太太顯然是吃驚過度，所以當她打電話給鄰居時，不料把字鍵盤的次數撥得太多了，結果一直把電話接到了加里福尼亞州。

X

X

X

X

X

一個年青的謀職人懶洋洋地坐在未來的雇主前面應試。「你確實能夠擔任這許多不同的工作嗎？」他懷疑地詢問著。

「我當然會，」年青人回答道：「我在過去一年裡面就擔任過十二種職業。」

拾穗譯叢目錄及價格

書名	定價
波城世家.....	24元
菁綺表姐.....	12元
滄海淚.....	4元
春闈夢裡人.....	7元
西洋歌劇的故事.....	18元
海狼.....	15元
交響樂的故事.....	20元
攻城拔寨.....	8元
石油的故事.....	9元
白衣女郎.....	25元
黑貓劫.....	9元
慘劇的預演.....	5元
糖的故事.....	6元
茶與同情.....	7元
北敦莊.....	7元
去巴比倫的第一班郵車.....	7元
葛蒂與樂曲的故事.....	12元
西德總理阿德諾傳.....	25元
朱門恩怨.....	25元
盲者之歌.....	25元
交響曲譚義.....	6元
南太平洋的故事.....	20元
高忠實與立體聲.....	12元
(Hi-Fi 譯叢繪訂本)	
大地狂熱.....	20元
認識自己的身體.....	7元
久病成醫.....	10元
第一批到達月球的人.....	6元
眾目睽睽.....	12元
新出叢書	
紐約都會傳奇.....	10元
飛向太空.....	8元
探測海底的奧秘.....	6元
精神與肉體.....	10元
科學家與發明家.....	6元
環球罪案.....	12元
室內樂.....	10元
國際冷戰.....	28元
國樂壇大指揮家的故事.....	14元
歡樂山莊.....	6元
女營.....	8元

電話：四〇一二四號
 行址：台北市承德路一七五號

金龍五金行

五金鐵材 · 鐵管 · 配件 · 機器

營業項目

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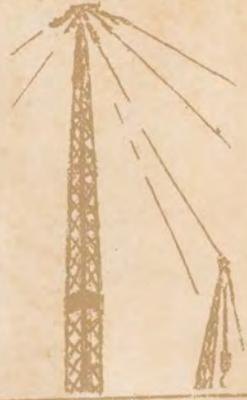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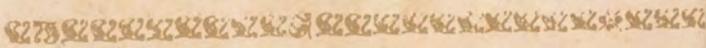
單款存款	姓名住址	人款寄	訂閱者：		自第	期起	管	截	日	局	理	元	角
			姓名	住址									
臺灣儲蓄第二五八七號 拾穗月刊社 左營郵箱 第四六號 截日局辦經													

查存局理管由經聯本

單款存款	姓名住址	人款寄	訂閱者：		自第	期起	訂	戶	姓	址	號	元	角
			姓名	住址									
臺灣儲蓄第二五八七號 拾穗月刊社 左營郵箱 第四六號 截日局辦經													

經辦員 局長

戶帳交寄後帳登局理管經聯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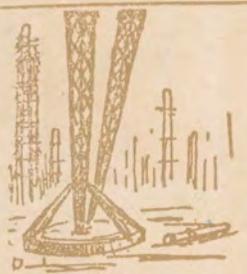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業務部

業務要目

1. 代理洽購國外化學工業製造方法之專利權。
2. 代理裝建實驗工場，以供製造方法之改進及產品品質之改良。
3. 代理籌劃現有設備之更新擴建。
4. 代理申請美援工業作投資分析及工程計劃。
5. 代理化學工廠作設計、安裝、試工、運輸等工作，解決工廠操作疑難問題。
6. 代理各項自動控制儀器系統之設計及儲器設備安裝等事項。
7. 代理各項油料儲運設備之設計安裝。（包括鋪設油管及建築油槽泵房等）。
8. 承辦釀酵工業用細菌之培養及供應。
9. 承辦單件淨重八十噸以下各項化工機件之起重安裝工程。
10. 承辦各種石油產品之品質分析及震爆測定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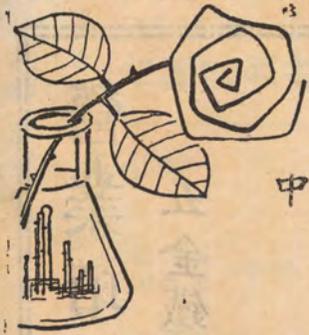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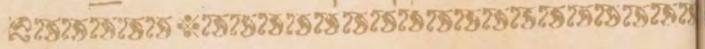


接洽處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13

本公司工業關係處

高雄市高雄煉油廠工程



榮譽貢獻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溶劑廠

石油化學新產品問世

工業界人士如對以上五種新產品有興趣，欲獲得詳細資料

請逕函

台北市中國石油公司營業處
或
嘉義市民生路嘉義溶劑廠

苯——是一種用途最廣的化學原料，可用以製造最優良的塑膠、人造橡皮、酚、清淨劑、殺蟲劑等。

甲苯——是化學工業上最重要的原料，用以製造人造泡沫樹膠、藥炸、塑膠、氯苯、苯甲醇、防腐劑、對位羧酸等。

二甲苯——是一種優良的溶劑，可從鄰位及對位二甲苯出發轉製聚酯樹脂和達克龍等。

水醋酸——專利方法製成之有機酸，除供調味及食品加工方面使用外，工業方面為染織、塑膠、藥品、香料、化工溶劑、凝固劑、脫水劑、軟化劑等製造所必需之原料。

正己烷——國產提油溶劑，品質符合國際標準，價格比外貨便宜。



如查詢**中國石油股份有限**
公司各種產品（包括各級潤
滑油）之性能，規格或
其他資料等請逕洽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處
地址：
臺北市中山北路
二段一一三號
電話：

四八六一一至
四八六一九